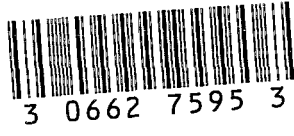


亞洲內幕目次(上卷)

譯者序	一
著者原序	一
第一章 日本天皇	一
第二章 日本的史話	八六
第三章 日本陸軍	八七
第四章 日本法西斯的特質	一一八
第五章 日本的財閥	一六一
第六章 二·二六事件	一八一
第七章 日本製造戰爭	二九八

第八章	試驗品的偽「滿洲國」	三三五
第九章	蘇聯的地位	二六一
第十章	巨大的中國	二八一
第十一章	蔣委員長	三四三
第十二章	宋氏家庭	三七五
第十三章	第八路軍	三九八
第十四章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四二六
第十五章	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	四三五
第十六章	中國的將領與執政人士	四六一
第十七章	【目次】	四九五

730.89
265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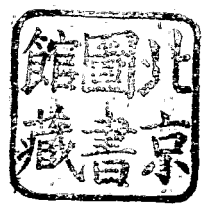


亞洲內幕

第一章 日本天皇

「國王的糟粕，勝於上帝的慈悲。」

— C. Evans —



日本天皇，亦猶人耳。他吃飯，他睡覺，他一切個人生活和我們一樣。他是呱呱墮地；他生兒養女；他也要死。然而有趣的是，他的通第人性，却被神道教的概念所遮掩了。天皇是「生自母胎」；可是關於他的出生確比我們草木之人有不同的傳說。天皇也要「氣斷身死」，可是他的死亡，也和他的出生一樣，都不過是日月升沉的無窮變化中一個過程而已。他是人類的一員，然而也被認為是一個真正天神。

日本的天皇，為神人，所以他不僅是一個國家的元首；他本身「就是」國家。照在

第一章 日本天皇

一

A389478

統派的說法，國家的主權，賦之一於「天皇的個人，並不限於其子孫」，也極關。天皇和人民是二位一體。不僅天皇本人，所有日本人都以為自己皇統的子孫。或一半是神的子孫；天皇是統治人民的天神，如嚴父之對子女，拿他威靈而光輝普照的身分，把全體國民統爲一體。

天皇的神性，是極難理解的概念，難於描述。首先，描述起來要生有神秘感。然而若不把日本天皇的地位先弄清楚，便不能理解日本。因為日本的天皇，由於宗教因素的推演，完全高出西方任何「人王帝主」之上。其次，描述天皇，會引起日本人的反感。因為在日本人看來，天皇的身分，不是適宜觀察與描述的課題。

忠君愛國的日本人民——這在日本確有一大部分的國民——認爲天皇端肅威嚴，不可懷疑。這種觀念，是現代政治上最奇特的一個現象。在西方人看來，這是一種閃爍迷離的現象。然而承受亞里斯多德和牛頓的傳統思想的西方人們，深信科學探討的效力的，深信自由思想之自由運用的，深信經驗的合理性的，必將發現日本的神秘觀念中有許多閃爍迷

離的現象。我所謂神祕觀念，並不是指個人成見而說。我祇是指出一個民族的天性，要把純粹智識過程所不能理解的現象，歸之於自然而然的現象，而默然接受。

日本國民大眾雖對天皇有無限的尊敬，然而很少有看見過天皇的。所以然的原因，是因為在舉行國家大典，天皇出巡的時候，國民都得目光下垂，嚴格說來，他們不許「凝視」天皇，可也自然有些個大膽的人偷看一下。這種習俗的來源，是由於見鬼見神的信仰，以為若直接望看『天之子』，是會瞎眼睛的。

天皇的像片，是比較少見的。傳統習慣上，臉上都是用紗網遮着的。

當天皇巡幸的時候，縱然要在日本國內走過幾百里，沿路的窗戶簾都必須放下——這足夠勤苦的警察忙碌一陣了。

任何人不得「從上往下」看天皇。東京新建築的警察廳的廂樓，總沒有修成，因為發現了這裏的窗戶，可以看見宮城的花園。（然而在另一方面，由於現代的需要，使這種規矩變了；例如在天皇召開議會時，新聞記者便在樓廳上「下視」天皇。）

一九三六年，『時代』雜誌 (Time) 在封面上刊登一個天皇像，編者却因此必須向讀者聲請，不要把雜誌倒放着，在天皇像上更不要放什麼東西。漫遊家、洛甫 (William Goode) 有一次在『時髦社會』 (Vanity Fair) 雜誌上，畫一個天皇的諷刺像——並不怎樣侮辱難堪。駐華盛頓的日本大使館，立刻發出一個正式抗議。『幸運』雜誌 (Fortune) 日本號，一個很好的特刊，被日本政府查禁了，理由並不是因為該刊的內容如何，乃是因為在該刊的封面上登載一個日本皇室最寶貴的象徵——菊花（奇怪的是，該刊所印的菊花爲十五瓣，其實當應十六瓣纔合乎規定，這或者是故意弄錯的，以巧避查封，但終未能倖免。）

當一位日本皇室人物，住在瀋陽的大和旅館時，他盤據在最舒服的第三層樓全部房間內。第四層樓上的旅客便因此而被驅逐樓下。

一位有聲望的外國大使，在他的日本秘書參加過皇家花園遊會之後，曾問他的秘書關於天皇儀表的意見如何。這不是一個普通的談論，但他的日本秘書拒絕答覆，却理由是：「惟恐一答就壞壞了天皇。」

有一次，一個交通警察，在一個鄉村舉行典禮時，把皇駕巡幸的路線指示錯了。他竟因此而羞憤自殺。（然而一般所說，倘若入皇的車延誤了，天皇的汽車夫或火車夫就得「切腹」，却不是事實。）

昭和天皇的父親和祖父在有病的時候，是不准醫生觸着身體的，祇有帶上絲質手套施行醫治。傳聞且說，連皇廷的裁縫，都得離已故的大正天皇相當遠的距離來量衣服長短。——這自然要弄得量的極不準確。

一個著名的法學家兼教授美濃部博士，在東京帝國大學任國家講座三十年之久，竟一旦遭受撤職，更幾乎遭受暗殺；因為發現在他二十年前所出版的書籍中，他曾提到天皇制度是國家的「機關」。

這一類的事情，還多得很多，以上不過略舉一二而已；然已足夠初步表示天皇身價具有神聖。我們必須把握住天皇的身價，加一番嚴密的研究。在寫這一類事情必須避免日本人認為有惡意的懷疑；以下所述，是相當尊重日本人的情感而寫的。

連的有生機的象徵，是日本命運的人格化。而日本的命運，或者就是亞
妻加一番全面公正的深刻考察。

要以日本天皇來開始對亞洲的研究。

昭和

現在日本的天皇，名為裕仁，是日本「萬世一系」的朝代中第一百二十四世天皇。他於
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十時十分降生於東京。他是經過導師特別教育的，曾肄業
於貴族學校，並曾到歐洲旅行一次。在一九二二年；當他身體衰弱的父親，被疾病纏身時
，他便作了攝政王。一九二四年，他與久邇良子公主結婚，以後生有子女六人。他在一九
二六年耶穌聖誕節時即位；一九二八年正式登基。

首先讓我們考查一下他的名子。據日本神祇學家和歷史家的推論，日本在過去二千五
百九十八年之中，祇有一個朝代；因此天皇不必有姓，也無需有朝代的名稱。照字面上講

來，天皇的名子「裕仁」二字，是「廣裕」與具有「仁聲」的意思。「仁」字是多數天皇都有的名子。祇有「仁」字之上的一個字，隨各天皇而不同。其他一切日本人，都不許在名子上有「仁」字，法律並不禁止人如此，但不可破的習慣強迫如此。據說有一個邊區的農夫，曾把他的兒子命名為「裕仁」；但在他發現這是天皇的名子時，他便把他一家都殺了，而自己也「切腹」自殺。

在一個天皇即位之後，便另起一個名子。這是他在生時的年號；死後他便以此名被稱。如現在天皇之父前一天皇，在出生時名為嘉仁；現在却祇用他的年號，稱為大正。現在的天皇的年號，稱為昭和，命名極為奇怪，是表示「光輝普照的和平」之意。在他死後，他的年號便稱為昭和時代，他自己也將被稱為昭和，而不曰裕仁。在日本，是用朝代紀年的；如一九三九年便是昭和十四年。

日本人從不稱天皇以名。倘若指着名子稱天皇，是絕大不敬。事實上，日本人要盡可能的不提到天皇個人；在不得已時，他們祇是說陛下(Helka)殿下(Daka)或天子樣(Ten

Imperial)。在一代天皇死後，纔能正式稱爲「天皇」(Tennō)。這類似一種死後諡號。日本人之恭敬與崇拜天皇，在天皇的生前與死後完全一致，正與崇拜祖先一樣。

『御門』(Mirado)一詞，在日本國內從不用以稱呼天皇。所謂『御門』一語，純粹是西洋人的稱呼法。照字面上講來，『御門』，是把『門』加以『御』字的尊稱，因而其義若說『天門』(Gate of Heaven)。這正像西方人之稱『崇階』(Sublime Porte)一樣。日本人有時稱『御門』，是用間接的稱呼說到天皇；正像倫敦人有時稱『朝廷』(The Court)，就是指喬治第六而言一樣。但『御門』之上，不能再加一種固定稱謂("The")。

「天皇很少自己簽署名子的；公佈法律時用天皇的名子，祇在一八六八年以後纔實行，現在天皇署名時，用『裕仁』二字，但普通都用印而不簽名。在公佈法律見於官文書時，祇用『御名』以代印信。在對外國人發給勳章獎狀時，天皇祇簽過英文名一兩次。

現代日本，共有天皇三人。所謂現代日本，就是說從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從新以世界罕見的發展速度，向全世界推進。所謂「維新」的天皇，就是天皇從無聲無

與的地位脫化出來，不再受「征夷本將軍」(征夷本將軍)之稱。這以現在被稱為期給天皇，名為隆仁的稱號。那隆仁天皇是應仁天皇的孫子，是應仁天皇的孫子。他從一八六八年至一九一一年繼續統治日本，在位共有四十四年之久。其子「嘉仁」，或稱大正，是現在天皇之父，而稱其為無賴。

然而現在天皇隆仁的家族，雖不離此三代。自應仁天皇隆仁以來，這一朝代經過一千五百九十九年之久而無變化，可追溯到元前六百六十年。(註)若再推算起來，尚可再佔一點的推測，因為應仁天皇是天照大神(天照大神)的第五代孫子。天照大神，是日本最注要的一個神靈，她還是別的神靈的母親，二條神靈的母親。天照大神曾派遣神武天皇到日本來，要在優秀的氏族中建立一個神國。但這些人是神話，因為日本歷史的遺傳及記載，在記號後五世紀之前，是不存在的。然而日本歷史家倘若這樣指出，

(註)一)神武天皇的女兒繼承人之一，很有希兒之明的家再(註)二)即神武天皇的孫子，即神武天皇的孫子。

英文 "Jingo" 一語，即贊成於將主編造之。

第一卷 日本天皇



便會失業的。主要之點是：正統派的日本人，雖然明知這是神話，然而願意信仰這種神話是真實的。例如神武天皇登基之日（依我們的紀年法爲二月十一日）便被日本人視爲國家大典的慶祝着。日本人是精細而有手段的人民，很注意細微節目。

這一朝代永未斷絕，垂治達二千五百九十九年。所以然的原因之一，是由於日本皇的
子孫繁衍，不斷絕後代所致。另一個原因，是因爲在日本過繼子女，和親生子女有同樣律權利。再有一個原因，直至最近以前，許多日本天皇都娶妾媵，一妻一妾制在十八九九年以前是未實行的。但無論如何，在今日尚有十五支不同的皇家血統。女子雖不得繼承皇位，但毫無男性繼承人斷絕的危險。值得注意之點，還不是帝系之自然繁衍，而是這一朝代永未被人推翻過。中間有幾世紀之久，天皇不過是有名無實，完全沒有政治實權，然而沒有一個跋扈者，大將軍或內臣，敢把這一朝代變遷。

日本天皇，並不行加冕禮，祇是登基即位，其實也無冕可加。天皇即位之後，立即發佈第一道聖旨。裕仁的第一道聖旨，便根據古昔的文章詞句，用以下的話開場。

「謹奉帝室祖宗之仁武，入續萬世一系之大統，執掌統治帝國之大權，用以鄭重警告登基即位，朕決意遵守國家大法，發揚傳統德性，並追隨祖宗之戒典，永世不廢。」

和舉行加冕禮有同樣意味的，是「御大禮」（即位禮）與「天嘗祭」二者。這兩種典禮，都在登基之後，於舊日國都之京都舉行。正如英王在韋斯敏斯德大寺（Westminster Abbey）之舉行加冕禮一樣，這一登基大典，是混合宗教儀式與人事慶節兼半舉行異國宗教的彩色尤爲濃厚。據畢阿士（Hugh B. Askew）在英文「日本報知報」（Japan's Advertiser）登載號的銳利描述：「我們看見他（天皇）以教主的神氣和種族的神靈作玄虛無謂的談話。這一神祕性與宗教成分，有如神經體系之交流於典禮中，可用以喚醒日本人民本性或面發揮莫大力量。這種典禮，不僅是爲好看的流風道俗，乃用以爲古時與今世的現身說法的聯繫。

這一大典的初步，是天皇到一個小而簡單的神道教的神社內，用以禱告其祖宗在天之靈，謂「業已登基。」第二步是天皇穿上橙黃色的大袍（「旭日初昇時的顏色」），聽取

上歐洲甚或在亞洲的其他國家罕與其匹。這表百姓。最後，天皇獨自一人，舉行大嘗祭，後居於一小屋中，與其天上祖宗默然神會。

大神器，就是神鏡、神璽與神劍三者。據說這三以象徵帝王大權的。就中尤以神鏡最爲寶貴，因不許望鏡裏看一下。這一神鏡裝在黑色盒子內，倘仿造的神鏡，則藏於東京宮城的「賢所」。據傳鏡內所反射之光，可把太陽猛烈可畏的眼睛遮住。

神璽的樣子，

或珠 (Waiphan)，用石頭做成，藏於東京。神劍在現

在祇有仿造的贗品存在；因爲原來的神劍，在封建時代的戰爭中，丟失。當新皇登基時，其第一項的特權，就是接受過來仿造的神劍，仿造的神鏡，和神璽，而自己保護着。

所有這些大神器，在天皇劉京都登基去的時候，都要攜帶去。然而原了娘傳下來」的真的神鏡，却永遠不能離開名古屋附近的伊勢神宮，這一神宮最稱神聖之地。真的神鏡，是有一個天皇在紀元前第三年放在這裏的。

伊勢神宮，供奉的是天照大神之位，在國家每有大事的時候，天皇即須往而告之。天皇赴此神宮時，伴以莊嚴的典禮，以國家大事，「稟告」天照大神。在他父親死的時候，他要去一次；在他往歐洲旅行，臨去與歸來的時候，都去一次；他結婚的時候，又去一次；倘若日本對外「宣戰」，他還得跑去一次。所有日本的內閣大臣或高級官吏，在受任之後，須立即赴伊勢神宮祈禱，並以其拜受大命之事，「稟告」天照大神。這是他們第一項的義務，非去不可。多年以前，有一個內閣大臣，名爲森的，到伊勢神宮去的時候，竟至大肆荒唐，用手杖揭開神幕，以造成絕大不敬事件。他便立刻被刺，刺死他的人更被敬爲英雄。

我再從「日本報知」新聞登基號中引證一段話來：

「伊勢神宮不僅是宗教意義上的神聖之地，更是國家本體的有形象徵。日本人對於這座神宮的態度，可用日語中的『誠』字（Makoto）表示之，這一字義，不能正確的譯成英文。愛國主義，國家主義，崇敬天皇，對天皇態度等，均以『誠』字代表之，但每一譯文又極不正確。忠，孝，重家庭輕個人，等類譯法，也是解釋『誠』字的一種譯法。日文『誠』字，包括所有這一切意義，但就中又沒有一個字能正確表示出來歐美人觀念中之日本人的意識。外國人的思想不能領略日本人對天皇對國家以及對為國家一分子之個人之虔敬，忠愛和尊重。

幾個月以前，記者曾站立在東京的明治神宮的門旁，看日本人祈禱，大約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情了。當天下午正在下雨，然而女人都穿着『着物』，男人都穿着寬大的『和服』，走過光滑的草路，登上石子鋪地的小路，冒着雨站在那裏。一切祈禱行動，都是站在門外的。一些善男信女進來的時候，深深的鞠躬，然後大聲拍手。這是表示把他所欲見的祖先的神靈召來的意思。以後和祖先談話幾分鐘，細聲迅速低語，瀝瀝可聞。然後再鞠

「躬，以銅板投於草席之上，並轉最後一轉，始行退還。

當我到日本的時候，我表示得極爲「老趕」，發生一個在我看來極爲簡單的問題：「倘若天皇本人就是神，那麼「天皇」又向誰祈禱呢？」

他的祈禱，自然是向着他的祖先的。但我又不敬似的發生一個複雜的神學問題。天皇本人就真是神嗎？自然，天皇是神聖的，但我要問他是否是「一位」神？是否他就是上帝？對此問題，各家的見解不同。照正統派日本人的解釋，天皇本身就是「一個「真正時」活着的神主。」（註一）別的日本人也僅以爲，天皇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是「日本天下中的最高無上人物，正如宇宙即神的哲學家，相信上帝在宇宙中的地位一樣。」

形成日本國教的神道教，是極難確立的一個概念。最近日本政府曾下命組織一個委員會，以確定神道的概念，然費時三年之久，而終於放棄此議。本質上，神道祇是崇拜日本

（註一）見羅伯林（W. H. Chamberlin）的大著「日本種行進論」（Japan Over Asia）頁一七五頁，題是

「隨處現代日本的靈話」（本書）

崇拜日本國家本身。這種教有兩種形式：一爲俗人信奉的，一爲僧人信奉的。所有日本愛國之士，都是神道的信奉者，但他也可同時爲佛教徒，甚或爲基督教徒。神道的主要特色，就是無益崇拜祖先與愛國二事爲一體；所有日本人，都是天照大神的後裔，都要崇拜他，稱爲祖考；全體日本國民，無不過是大家庭的一員，以天皇爲家長。在日本的多神觀念中，共有神主八千萬位。每一個戰場上的死士，都放在神祇內，享受後人的禮拜；倘若他不良的成神，至少也是宗教機構上固定的一員。

由受姆在其所著的「日本文化史摘要」(Sir George Satake, Japan: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的大著中，曾有極好的一段話：

「一切神道儀式的核心，祇是身心清白的觀念；一切神道信仰的核心，祇是繁衍子孫的觀念……在遠古的時候，在這「宗教尚未定名爲神道教時，這種教義似乎是一種粗淺的多神教。原始的日本人民，以爲一切自然現象都有神靈主宰；日本的宗教，祇是繁雜的崇拜自然；這種說法，便是對於複雜而難得確定定義的神道教的一種正確解釋。」

關於神道教的主要之點，就是比較最近以來，神道既爲宗教勢力，又一「復興」而爲政治勢力了。正雄天皇本身的政治實權一樣，神道教也經過一個黑暗時期，直到辛巳六月明治維新後，纔得復興。實行維新的人物，（註三）也逐漸發現這種宗教式兼愛國式的象徵主義，有莫大的實際效用。倘若信仰神道，則天皇不但是國家的元首，更是一個大家庭的家長。因此——坦白說來——神道教可用以完成最大政治目的，可造成國家絕對不可分的統一觀念。日本以光緒拜天皇，從遠古以來即已實行；但顯而易見的，這種崇拜近來又加緊而加重的實着起來。譬如明治天皇，便是第一個近代天皇，在登基時曾到伊勢神宮祈禱的。

當你若問一個具有現代頭腦的日本智識份子（例如問一個研究生物學的學者，或在外國留學的政論新聞記者）是否相信天皇爲神，他大概要回答——倘若把門關上——他並不相信。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所生的這一官方故事，是太難使人置信的觀念。然而大多數的

（註三）在下一章中，我便要敘述明治維新「事變」。

日本人，甚至少數具有現代頭腦的分子，都相信使日本國民大眾信奉天皇如神，是有很大用處的。所以，甚至非神謗道的人，都要鼓厲別人信神，總價自己也祇好「裝作信神的虔誠樣子，以達到其政治目的。

這樣說來，我們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天皇的神聖性，是在日本統治階級手中最有有效的政治武器。

天皇的私生活

天皇今日居在位於東京中心的深宮，這裏是世界極美麗的建築之一，在過去幾百年來是「將軍們」的堡壘和城堡；迨至一八六八年君權復興時它纔爲皇室所佔有。這地方的風景絕佳，象徵着嚴肅和雄偉的氣象。外面繞以很寬的溝塹（從前曾有過三道溝塹）溝內有綠油油的清水，把老樹盤根的兩旁柏樹映入池內，順着花崗石的大城牆流去。這是不規則圓形的宮牆，共有好幾哩長，中間有四廿幾個大門，更有許多彌樓，宮牆是用大方形灰色磚

深在壤成的。抹着泥塗的河岸，不用灰泥和膠泥，這樣可以防止地震的威脅。宮牆之內，有綠草地的花園，別墅，宮殿以及其他帝王住宅的點綴品，除特殊請來的客人外，普通人不能入內。

在夏季，裕仁和他的家庭是照例是到鎌倉附近的葉山溫泉去。這地方離東京約有三十哩路。天皇到這裏游泳（他是一個很好的游泳家）或他種消遣。他時常搜集海岸上的生物，以為試驗室的標本。他的海岸，自然是他私人的。但在附近地帶的海水浴場，男人也必須穿上身游泳衣入水，這在別處并不如此強迫的。天皇的家庭，在日本東部有散佈各處的別墅——大約共計五十多處。但這些地方，天皇不常去的。

天皇的經常工作，處理公務，都須依照古時的習慣，不能稍有出入。每年有二十一次神祇和典，並須他親臨的。天皇每年要到靖國神社去一次，該社是日本軍人戰死後埋葬的地方。他每年要參加陸海軍大學的畢業演習；他要親臨議會的開會式或其他典禮；他須接見總理大臣和軍事實權者來商討國政。他接見新任外國大使，有時也接見外國貴賓。

新任大使尚呈遞書牒，是特別莊嚴的大典。新大使接見時，祇準大使個人入內，不許幕僚隨員。他走向前去，行三鞠躬禮，並朗誦國書。然後天皇語答詞。此後可有數分鐘的沉默，天皇皇說的話，都由譯員譯出，譯員必須目光下視，一低聲譯出。新大使隨後又行三鞠躬禮，然後背向退出。

當美國副總統卡諾(Carver)往菲律賓去，路經日本時，曾以他一慣滑稽的口吻告訴他的朋友們說：「當他親見日皇時，他想要從袋內拿出一塊十元錢買來的錶來對日皇說：『陛下您這錶裏面是你的臣民那不能仿造來贗售的。』聽到這種話以後，所有居留日本的華國人極驚慌起來，告訴他在任何場合也不能作出此種舉動，因為倘若真有此事發生，所有在屋內陪侍天皇的官吏，都要以為天皇遭受了侮辱，而剖腹自殺。結果，卡諾終於放棄了這種會談——由於他發現了日本人模仿美國仁根蘇爾(Engels)牌所造出的錶，每隻錶裏面都有美金。

新譯本譯者以蔡元培譯見外國記者其人(註四)中，其中有一段名波漫(註五)譯

win)兩者，非以新聞記者身分被邀見，乃以法國貴賓的資格入覲。其餘二人，一爲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的蒲萊士(Ward Price)，一爲美國「史克利浦荷德德聯鎖報」(Scripps Howard)的荷羅德(Rev W. Howard)，雖得和善的談話多時，但未探得什麼新聞。美國的報館編輯經常出賞格一百金元，以獎勵能會見日皇神東京訪員。但這種機會尙無人得到。

然而天皇每年舉行兩次大規模的遊園會，一爲四月中中的櫻花會，一爲十一月中的菊花會，在這兩次遊園會中，新聞記者都被邀請，共有賓客七千餘人。請柬上並不註明「候覆」(R.S.V.P.)字樣，表示雖說邀請，仍是命令。賓客聚集一堂，都穿着午後的禮服，天皇與皇后由宮中慢步入園。男賓可以戴帽(在天皇經過是，自然都一律脫帽)，但無論天氣怎樣冷，都不得穿着外衣。最近幾年，古裝的禮服外套，可以穿上了；因爲這種服式，可

註四「星期六晚報」(Saturday Evening Post)的塔古森(Trac Maysen)，也穿着禮服，但當他

正爲皇太子時，而非爲天皇之時，

把身量遮蓋得多一些，不比燕尾服那樣的前身缺口太多，所以認為是可適融的服裝。這種遊園會在一九三七及一九三八兩年，因中日戰爭——或如日本人所說的「事件」——關係而停開了。

天皇偶爾也張席宴客，例如英國皇太子一類貴賓到東京的時候，便要舉行宮中宴會。若在一個大宴會席上，天皇便單獨坐在一個高臺上，比賓客所坐的地位高一些。倘若賓客不多，他的椅子也放在平地上，和別人一樣。天皇懂得一點英文和法文，然而他要用一個翻譯來傳話的。依照日本的一般習慣，從宮中出來的賓客，都要帶些食品走。古時，這些賓客大約真的拿些水果或米穀之類走，用以表示皇恩隆厚的意思；現在是每個賓客都給一小盒餅乾。這盒禮物，必須妥為保存。任何食物，在日本都是珍貴的禮品，歷史上，日本是一個飢荒的國家，所以纔相沿而有這種習慣。各國公使或大使，每年都接收幾個小茶碗以為禮物；所以要知道某外交官在東京駐有多久，祇要數他在飯廳中珍貴保藏的這種茶碗有多少，便可以曉得了。

天皇打網球與高爾夫球，然而他的主要嗜好，却是海洋生物學。傳說在宮城內有「相九洞的高爾夫球場，不過沒人親眼看見過。至於他打高爾夫球的成績，更要嚴守秘密了。由於他喜歡研究生物學，所以各處到來的著名生物學家，可以經常看見他；不過這種訪問，從不正式宣佈出來。宮城裏有幾間房屋，作為生物學試驗室，天皇最快樂的時候，總拿起顯微鏡來工作，檢視微生物和生機體，這些標本，是他自己最愛收集的。照像也算他的一種嗜好，這和一般日本人的愛好一樣。偶而他也喜歡騎馬，他有一個名爲「白雲」的壯馬，是很馳名的。

通常他每天六點鐘起身，晚間也很早的就寢。他不喝酒也不吸煙，據說他的體格還好，不過在兒童時代有點瘦弱一些。他是近視眼，這是每人都曉得的。奇怪的「事項」是：他從不把穿過的衣服，再穿第二遍，甚至襪子也不破此例。他所穿過的衣服，都送給下級官吏，和地方政府行政官員等人，一般都認爲這是很珍貴的禮品。在他遇有大典或親臨宮城時，便坐上綉紅色的車子；這種顏色的車，祇有皇家可用，日本的其他車子，都不許

抹殺楊純色。在他外出時，以激加威備，全屬警備，沿途各隊都裝模作樣檢查。

天皇在兒童時，曾跟過幾個先生讀過書，就中有一後戰爭時攻下旗願目的乃木大將。這位將軍在明治天皇死去的時候，就和他的妻子一同自殺，藉以表效忠天皇。因此，在天皇很小的時候，就學得了日本沿襲下來的殉葬風俗。此後做天皇讀書的一位先生，便是日本當代最大的英雄東鄉元帥。據稱，天皇在兒童讀書時，有很高的天資。他幼年所讀的書籍，有伊藤博文一書，在他不到十歲的時候，就被伊藤博文筆，自己編出些書言。在十一歲時，他便開始作日記，自後便永未間斷。當他在十三四歲，有人問他在日本歷史上，那一個人對他影響最深，他指關麟貽天皇來，因為這位天皇會祈禱過，說他願願自己犧牲生命，以避免日本之遭受蒙古侵入。問他祈禱最靈的詩句，他舉關麟貽詩道：

「日月無偏私，廣照人間世。」

在一九二一年，當他為太子時，曾出洋到外國去——這種舉動，是二千五百八十一條以來，日本皇太子所從沒幹過的。當他起身消息公佈之後，有一百個東京兒童隨從，說自

若他放棄出洋計劃，全體都要切腹自殺。他終於成行。或者這一百個兒童，現在還健在着吧！

關於天皇的一些瑣聞遺事——爲數並不甚多——大都是出自他的這次旅行的時期。在他所乘的軍艦上，有一個猴子吞下去一個螺旋釘。沒有人能想法子使這猴子把釘子吐出來，以後還是這位裕仁出的主意，給它一塊糖纔換出來它口中的釘子的。有一次在倫敦的地下道內，因日本習慣不許天皇攜帶金錢，以致裕仁沒有車票，但他對於查票員的責問，以「典型的從容冷淡態度」答覆上來。以及其他等而類此的事情。在直布羅陀時，他曾與人賭賽競走，結果他勝利了。泰晤士報曾引證一個在場的日本人的話道：「皇太子殿下，以小心機警的態度，拿過一束分數記錄，交給小栗大將（Ogata）使爲妥善處理。」

孜孜焉敏而求之——此外勇敢與嚴肅均爲日本人所稱道的天皇個性——天皇雖在今日仍繼續其研究工作。各種學術的專家，如藝術，經濟學，動物學，外國文學等方面的學者，都經常到宮城裏來講演，雖云講演，事實上就是天皇所要受的功課。教授人的名子與講

授的詳細情形，都要嚴守秘密。

想把天皇的舉動「人性化」的嘗試，真是小心翼翼之至。他永遠沒在廣播上說過話，他從沒有照過檢視工人住宅的薄片，也沒有在體育場上替選手鼓掌的照片，然而逐漸的——極其逐漸的——也把他表現在日本國民之前，爲天神而兼有人性的了。譬如在最近所發表的宮內消息上，也提到陛下檢閱軍隊時如何情緒熱烈，對政治工作如何努力的話，逐漸以「熱情，親切，與具有人性」的字樣，來形容他的日常生活了。這種作風是打破前例的。

天皇爲一詩人

每逢新年元旦，宮中的詩社，都宣佈本年詩歌競賽的結果，當選的幾首詩歌，便要在天皇的場面上高聲朗誦出來。日本帝國每個臣民，無論性別地位，每年可作「和歌」一首參與競賽，所謂和歌，是就一個題目限用三十一個聲韻作成，不許稍有出入。天皇本人及其家庭中人，都時常作歌參與競賽，但他們的歌是列入競賽之外的，並不得什麼獎品；天皇

的歌，要首先誦出，接着纔誦讀十名得獎人的歌。通常每年參與競賽的歌，足有一萬七千首。但去年却送進來三萬多首，所以有這麼多的，一般以爲前線戰士之多，也是一個原因。因爲這些戰士的呼聲，祇能藉此發洩其情緒以上達天皇，別無其他途徑可尋。

天皇在一九三六年所作的歌是：

當我走過紀伊的「潮岬」時，

白雲遠遠的飄過大海去了。

一九三八年，他寫道：

早晨的神社花園內，

是平靜的；

但願世界情況，

也如此平靜下去。

這幾個字風馳電掣似的傳佈到全日本國內，人們便據此以推測：天皇因戰爭當前，而

鬱不樂；天皇希望戰士歸國；天皇願意和平。

富有四海

雖然傳統的習慣，不許日本天皇親手拿錢，但從某一觀點上看來，他無疑的是世界上最富的一個人。因為他擁有整個日本。全日本都是他的。這種說法，或許有人覺得奇怪，然而日本的方家自有證明。例如一個內閣大臣名爲上原的，在其所著的「日本政治發展」一書中曾說：「一切東西都由天皇而出；一切東西都因他而生存；地面上沒有一件東西能脫離他而獨立存在。他是帝國的唯一「所有者」。」

天皇擁有整個日本的觀念，雖爲日本法律所明文承認，但並不嚴格遵守；若干日本的曠野地方，真是皇家的個人財產，也照私人財產的方式開發；至於農田，雖在理論上屬於天皇，但在實際上却是地主個人的產業。古時天皇以農田分封於封建諸侯，諸侯又以之轉租於佃農。現在這些佃農仍擁有原先的田地。日本國內完全是小農擁有土地，很少有大量

礦或大地產業。

日本的皇室費，並不甚高——每年祇不過四百五十萬日元，約合美金一百三十五萬元。但皇家自然要另外有些私人的投資。當伊藤博文到柏林去詢問畢斯麥對於日本憲法的意見時，據說畢斯麥曾告訴他，在君主立憲政體下，君主要能獨立自主，要富有資金。皇家投資的正確數目與項目，是不能正式知道的。然就深悉個中情況的人說來，天皇家庭是日本帝國內第三名或第四名的財主，在私人工業上有巨量的投資。

普通都說「帝國飯店」是天皇的股東。（這一飯店是到東京的外國人多要下榻的），然而這種傳說在日本國內是被人否認的。更有人說，皇家在南滿鐵路會社和日本郵船會社，都有大宗的投資。但在東京沒有人提起此事。在一九三八年冬季，天皇曾以七十件純金物品交付日本銀行，以鼓勵其他人民照樣做去。但他的顧問們必須在財政上謹慎將事，因為當時宣稱，這些金器或許在二年之後，重新「贖回」來的。

皇室

裕仁幾乎是在日本皇帝中最特殊的一個；他的結婚是戀愛的結合，更是從一千三百年以來的習俗中掙脫出來的戀愛結合。

在東京的一次宴會中，尙爲皇太子時的少年裕仁，遇見了久邇邦彥公的長女久邇良子。這個年青的公主，當然是有很高貴的血統，她的母親便是出生於『薩摩』名族，這一族是助成明治維新的兩大閥之一。然而久邇良子公主並不是藤原族的直系，而根據一千三百年來的傳統，祇有從藤原族中，纔可選出皇后。無論怎樣，少年的裕仁，竟愛上她了，而婚姻終於訂成。在古老一派人中，對於這種結合極端反對；不過反對的人，還不至於太覺悲傷，因爲久邇良子雖不是藤原族五大直系血統之一，也具有藤原族的血統。本來沾染藤原族的血統，是在日本貴族中所在多有的事。

皇后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女子。在她訂婚之後結婚以前，時常出現於公共場所，例如在

藝術展覽會的會場上，東京婦女俱樂部的茶會上，都有她出席。那時候，她總是穿着日本的衣裳；自從當皇后之後，便經常着西洋服裝出現了。但現在她外出的時候，却非常之少。她生於一九〇三年，所以比天皇小兩歲。她在音樂上有很深的造詣。在一九三八年日蘇邊境衝突之後，她曾作一首詩，和「包糖果放在一起，送給每一個戰死的日本人家庭」。

他們結婚以後，生過六個孩子。先前生的三個孩子，都是女的，已有一個死去。當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添生一個男孩繼宮皇太子時，全日本國民都熱狂的歡樂起來。以後又生一個男孩子，名為義宮親王。長女照宮內親王，現在已經十三歲了。現在女子貴族學校讀書，身軀很高，時常穿着制服出來。最近，經過一番絕大讓步，纔許她單獨坐在街上的車子外出，（但在她所坐的街車中，不許有別的乘客。

皇太子有他自己的住宅。依古代的禮節，他在三歲之後，便須離開天皇與皇后，而搬到自己的宮殿來住。他所住的宮殿，名為「大宮」，是在東京皇宮的另外一塊地方，與皇宮「隔離」。他經常去拜見父母，但並不和父母住在一起。下年度內，他就要入貴族學校

的幼稚園了。

在天皇家庭中，最受人尊敬的一個人，便是皇太后「節子」了。她是大正的寡妻，裕仁的母親。一般相信，在裕仁要和良子結婚的時候，是她幫助她兒子爭成功的；是她力排衆議，把反對這門親事的大官貴族——例如山縣公爵便是——壓服下來的。節子太是一位有學識的老婦人，具有敏銳的政治頭腦；現在她雖然不在公共場所出現，然而仍有很大的潛勢力。自從大正死後，他從接沒見過幾個外國人。現在的皇太子，雖然理論上是另外居住，但實際便是和他住在一起的。（註五）

天皇的二弟，秩父宮，是一個很活潑的人，喜歡運動與旅行，本性就富有民主思想，行動不拘細節，和軍部處得很好。他的夫人，勢津子（Seki-no）（本作「節子」，因避太

（註五）皇后屬於「九條系」，為一正牌的藤原族人。依藤原家族的傳統，現在的皇后（也和其他公主

一樣），在她出生七「天」之後，便脫離了她的父母，付與東京附近的鄉村農人家庭撫養五年

，該農民們照著她的情形，完全和照看他們自己的子女一樣。她養父母在田中耕作時，並把種子在背上。

后諱而改寫「勢津子」，但發音如舊——譯者）是松平恆雄的女兒，當其結婚時，松平爲駐美大使，現爲宮內大臣。松平雖爲日本巨族中之一員，但他本人則爲平民；勢津子於結婚之前，爲松平之一有爵位的堂兄弟所過繼，藉使這女孩子有適當的貴族地位。秩父夫婦沒有兒女；實在倘若天皇兄弟先天皇而有兒女，將認爲一大不幸。一九三七年秩父宮到歐洲去，曾爲希特勒的上賓，參加納粹的紐倫堡(Nuremberg)黨會——這或者是一件重要的發展。最近他從中國的南戰場歸來：據說「爲日光曬得很黑」。別人到那裏却曬得不像他那樣黑。

天皇的兩個小兄弟，高松宮，生於一九〇五年，三笠宮，生於一九一五年，他們過去都不大出名。高松宮在一九三〇年結婚，和最後一個大將軍的女兒成爲配偶，但與秩父宮一樣的沒有子女。三笠宮於一九三八年進爲騎兵少尉。陸軍和海軍的名義領袖，均爲皇宮中的親王，當一九三二年，兩宮都得到任命時，被認爲一種重大的革新。他們所具有的頭銜，等於陸軍元帥，雖然他們的職務不遍屬於通常性質。參謀總長閑院載仁親王，是伏見

老親王的第十六子，是皇后的叔父。他是在法國受的教育，很有些法國人的傾向。海軍軍令部部長伏見博恭王生於一八七五年，是由第九十三代天皇的家庭中而來，爲現在天皇的遠族堂兄弟。

皇室中雇用人員甚多，共有五千人在宮內工作；主要官員的名字，竟在人名錄上佔去了十一頁，而外務省的官員，尙不遍佔去十頁。宮中雇用人員的一部份，是管理皇宮的森林的；另一部份是音樂班，專司奏演古代宮庭中的音樂。日本的皇陵，共有一百二十一所，每所都要有人看管；還有一所陵墓，始終未能發現。再有奇怪的一點，裕仁雖然是一百二十四世天皇，而他的父親——大正——却正式稱爲一百二十二世天皇。理由是，在一九二六年決定把十四世紀時一個登基未久即行退位的天皇，加入到天皇的世系內，所以纔多出來一個天皇。

如果有人問：現在的天皇，雖然規模宏大，親戚衆多，但究竟他是否有幾個真正密切朋友呢？答案却是否定的。

「朕即國家」

根據一八八九年所公佈的日本憲法上的規定，天皇享有的法律權力，比一般「立憲」君主都大得多。正如一般國家元首一樣，他擁有陸海軍的最高統率權，有宣戰與媾和之權；然而他可以「決定陸海軍的組織與平時狀態」，他可以召集並解散議會，他可以創制並否決緊急立法，而且在緊急時機他可以停止全部憲法。

然而要緊的一點，就是天皇於政治上立於超然地位的慣例，也同樣在日本嚴格的樹立起來。根據不可否認的先例，他不能積極參加政治活動。例如在一九三六年的二月事件中，軍人所發動的政變，幾乎危及日本的國本，有許多人以為天皇必要挺身而出；祇要他騎上白馬，立於暴動者之前，叛亂的份子必能立刻解散的，然而他並未出此。在他左右進言的人，並不主張他如此。縱然在這種場合下，天皇「本人」也不能有所舉動。

於是乎發生了矛盾。日本並不「由」天皇來統治，乃是以天皇的名義來統治。天皇是

人，我們曾講過；天皇是神，我們也講過；天皇是象徵，我們又講過；總之，天皇是理論與傳統及威勢等因素混合體中的形體表現；然而他並不是一個獨裁者。他並不是大彼得，也不是史達林，更不在克林威爾(Cromwell)，又不是墨索里尼。

正如「幸運」雜誌所說，在日本，政治鬥爭的目的，是要「把持接近君主的目的」。明顯說來，「自從西歷五三六年以來，在日本唯一有真正意義的政治問題，就是：「現在是誰在利用天皇？」依據憲法，可以使任何強大而有野心的天皇，變成合法的獨裁者；但這種事情，從未發生過。天皇是國家；然而不是別人拿他的名義來運用國家。

「彼輩」是誰呢？

在我到日本不出二十分鐘以後，我就感覺到日本人對於「彼輩」二字的奇怪用法。我聽說、「彼輩」決定如何如何；「彼輩」決定戰爭到底。「彼輩」建議最近政策的改變；「彼輩」決定國家應當做這樣，不應當做那樣。「彼輩」決定任用藤原系的近衛爲首相；

「彼輩」對於他相當的滿意。

最近一位首相林大將，爲一件例行公事去到宮中求蓋國璽。他回來之後，告訴閣員們說內閣已倒。「彼輩」已先到天皇那裏去了。

「彼輩」是誰呢？

這是在日本最難解答的問題。其比較呆板的問題——如「日本的法西斯性如何」——却較簡單而容易答覆。沒有一個人固定的知道，所謂「彼輩」，都是些什麼人；因爲連「彼輩」自己都不正確的知道，彼輩是否在「彼輩」之列。日本的統治階層，是動盪而帶有韌性的；然而他們的政策，却具有相承不變的特質。「彼輩」爲誰，或在不可知之列；但他們所作的事情，却是顯而易見的。這正如一個皮球之忽高忽下，忽左忽右，但終能回復過來，而保持平衡。在某種意義上，所謂「彼輩」有如羅馬教廷中的紅衣主教會院之有人無會——祇不過這些紅衣主教們變換得更快一些罷了。

日本人自然可以說是最喜歡間接政府的。自從一一八五年至一八六八年中間，日本二

向是在一般世襲將軍們，立於世襲天皇的背面，統治之下的。這積習漱間接形態的統治法，已達到登峯造極的地步。例如山受姆寫到十三世紀的某一時期內曾說到：『這樣說來，我們看到一個國家的奇怪的現象：就是高高在國家之上的，有一個名義的皇帝，他的殘微的職權，既被一個業已退位的皇帝所剝奪去；而他的真正權力，又在表面上付託於一個世襲的軍事獨裁者，更由這一獨裁者的世襲的顧問來專斷行使。』

正如每個人所知道的，在現在日本內，所謂『彼輩』的主要分子，是日本的軍部。這一值得注意而情形特殊的軍部，我將在第三章內討論到。

然而若以爲單由日本軍部一方面來完全支配天皇，雖在今日之下，仍不能說是正確的觀念。軍部是佔有絕頂重要的一個單一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

與天皇相接近的，『仍然有』一群文官與顧問之類，這些人自然都和軍部一鼻孔出氣，所以彼此用不着發生什麼衝突，但他們終究是軍部一意孤行的一個牽掣。在某種意義上，這些人是立於朝廷，軍部，與人民中間的裁判員。

讓我們簡單一述這些宮庭中人物，就中至少有兩個人是立於特別重要地位的。

宮庭中人物

資深望重的重臣，最後一位元老，西園寺公望，自然是要居首選了。這位老人生於一八四九年，在他六歲的時候，就會作維新以前的天皇的御前侍從大臣，在一八六八年時，他會身穿綠鍔手執紅旗的，作一次推翻幕府將軍的奮鬥；他會作過首相三次；他在法國住了十年，結識了他所羨慕的蓋姆貝塔(Gambetta)；他是醉心自由與民主的人，至少在日本的定義上是如此；他曾在歐洲幾個國家內作過大使，並簽訂了凡爾塞條約；他曾經逃出過五次暗殺。

西園寺資椿之老，可用畢阿斯的一句話來形容：就是『在他一生之內，親身經過了封建時代，而為二十世紀。』西園寺最早的政治努力之一，是主張用槍砲來訓練軍隊，而辦桑弓箭的！

一個著名的外國記者到東京後，曾請求謁見三個人：一個是天皇，一個是偽滿「皇帝」，另一個是西園寺。外務省的發言人聆聽之後，說是在這三個人中最難見的，要算是西園寺了。

所謂元老，是在明治維新時代長老政治家會議中的人物，以後這種會議便變成對天皇建議的非正式機關了，這一羣人，在憲法上毫無提到，並沒有什麼法律地位；然而實際上却是一個最高無上的內閣，有建議選任首相的特權。元老中人物既死之後，便「不」再任命他人繼承。軍部願意元老都這樣死亡下去。在最先的元老會議中，有最大的首領與手造日本的人，如伊藤博文，井上馨，山縣有朋，松方正義是。西園寺是最後加入元老之內的，是現今唯一活着的元老。

西園寺現已屆八十九歲的高齡，已不能再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了。他的健康還很好，住在一個名爲興津的漁村中的小屋內；他不到東京去已經有好幾年了。但有事仍須向他諮詢，例如在一九三七年近衛之出任首任，便須取得他的同意，不過他現在已不再直接影響國

政了。他正如若干老派的日本政治家，精通法文，他的政治思想，大都是由法醫而來的。有一次他說：「除掉能在巴黎學到的東西以外，其餘什麼都不值一學。」幾年以前，他開始讀法文譯本的馬克斯的資本論。（見亞細亞雜誌，一九三六年五月號。）

另外一個長老政治家，雖不如西園寺歷史之久，但在現代却有些威望，這人便是牧野伸顯伯爵。他生於一八六一年，出生自貴族家庭（他的父親就是薩閣領袖），曾任宮內大臣多年，因而熟知宮中情形，在宮庭內擁有巨大的勢力。當大正天皇稱病時與裕仁攝政初期，事實上便是牧野與西園寺二人「統治」着日本。

牧野是一個自由思想者。軍部很厭恨他。他曾幾次逃出暗殺，在一九三六年的軍部政變時，他也和西園寺一樣的險遭不測。牧野也曾作過內大臣，在他爲宮內大臣之前，曾作過政府文官，地方官，外交官。倘若「彼輩」決定要元老繼續存在，他便有資格作元老的。他稱爲日本的魯特（Elihu Root）。（按魯特爲美國老政治家，歷任陸軍部長，國務卿，駐俄大使，華盛頓會議代表等職，名重一時——譯者。）晚近以來，倘若西園寺有什麼

諾說，都借牧野之口傳述。

我會提過日本人之酷嗜收養義子。西園寺與牧野二人便是爲人養子而代表着這兩大族的。據烏特萊女士（Mrs. Uterley）所述（見所著「日本之泥脚」一書，第二六五頁），西園寺是屬於著名「公卿」系，這一系人都慣掩獨身主義，好以養子爲繼承人。牧野伯爵也是爲人做義子的；他的一位兄弟是大久保伯爵，現爲日本最大銀行之一的橫濱正金銀行的總裁。

松平恆雄，現任宮內大臣，爲秩父宮的岳父，也是一個纔要人物，曾任纔要官職。他曾作過駐英駐美大使。他的身材很高，體格碩大，看來復像一個中國人。他是舊日大將軍家族的子孫（將軍家族的夫人，也如皇后一樣，是由特殊五大家族中選出來的，但與皇后恐家族不同），從小時候，便願以平民終其身，現仍爲平民。松平於一八七七年生於東京，曾在東京帝國大學讀書。他作外交官的事業，曾赫赫一時。他的高爾夫球打得很好。他常自命爲自由主義者，一般認爲他是宮廷中自由派勢力的代表人物。

湯淺倉平伯爵，生於一八七四年，現任內大臣，一般認爲他是現在在日本國中最與天

皇接近的人。沒有人知道他很清楚。沒有人知道他所代表的人物或思想。湯淺生而爲平民，東京帝大出身，後來又作文官。他在內務省供職很久，並在一九二三年大地震時，任東京的警視廳長。在一九二四年曾有人謀刺天皇；湯淺對此事雖無個人責任，但必須引咎辭職。後來他又作過朝鮮的政務總監，帝國審計局局長，再後爲內大臣。他的主要任務，爲逐日作天皇的政治顧問。

最後有一個平沼麒一郎男爵，乃前任樞密院議長，他所代表的觀點有些不同。平沼爲一武士之子，生於一八六七年，是一個法學家，曾任法官，司法大臣，以及大審院院長。他是一個過激的國家主義者。多年以來，他便是「國本社」的社長，這一社團是富有武俠性的有力組織。平沼男爵是宮廷顧問中最反動分子，而與軍部則特殊接近。他被人公開呼爲法西斯主義者。在一九三九年初，始出任首相。

帝國大本營

一九三八年一月，當南京陷落之後，中國仍進行抗戰時，日本天皇曾召集一個御前會議，這種會議是在一九一四年以來第一次召集的，而在日本全部歷史上，也不過是第五次。在這次御前會議中，決定不承認蔣委員長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爲交涉對象，大概是因爲他不肯中途妥協的緣故吧。

大約在同時又成立了一個「帝國大本營」，以爲非常期間的天皇經常顧問機關。上一次「帝國大本營」的成立，是在本世紀初葉日俄戰爭的時候。或者可以說，這一機關就是統治日本的「彼輩」之最終的具體表現。現在每一重要決定，便都由這一小團體中產生。

顯然的，陸海軍部主要人物，都包括在「帝國大本營」內；無疑的，最重要的文膽大臣和宮廷大官，也都在內。但值得注意之點是，一直到現在，仍然沒有人能正確指出這裏都有些什麼人物。然而他們所做的事情，都是些國家大計。而我們也知道他們都作些什麼事——本來價錢得多了。

第二章 日本的史話

『國家有黑暗或光明時代，正與國內之有黑白人或黑白人羣相同。』

——H. Vere Redman——

『日本』一詞，也和其他若干日本事物一樣，是來自中國的。照字面上講起來，中國字『日本』，是『日之本源』的意思，中國人讀之爲Nippon，日本人的讀音則爲Nihon，由Nihon才有Nippon之音。日本人曾於『日本』二字之下，加一結尾語『國』字，而自講爲日本國——『朝日初昇之國』。這一國名，顯然含有多量情感作用，但日本人對於他們這一耐人尋味的國家，還正有些別的名稱呢。就中之一爲『大和』一稱，這是日本原始的國名，還是未接受中國影響以前的名稱。更有些國名是異常華麗的，例如日本人自稱爲『豐葦原之千秋長五百秋之瑞穗國』，意思是說，『在豐盛的蘆葦的平原上，有一千秋又五百

秋之長的，祥瑞的穀穗的國家」。(註二)從這一點上看來，日本這一「朝日」，是指着秋後晝短的朝日而言。

何謂日本？這一問題的答案要牽涉到各方面去。日本是一個羣島，島上有四千零七十二處火山，極易遭受地震的襲擊；例如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一個月內，就有六百次地震的記錄——自然都是些小地震。日本是一個擁有七千二百萬的繁密人口的國家；國民生殖率爲三一·六三，是世界上最高的，每年人口增加之數爲一百萬。日本是一個帝國，在萬里，滿洲，蒙古，中國本部等地，擁有大量的土地，更進而想吞食全中國。日本是一個擁有絕大的現代政治勢力的國家，這一勢力是由神聖的帝國運命思想中發出來的。實則，日本是無所不包的。

我們必需扼要的把日本的政治背景，敘述一二段。在紀元後第三世紀以前，關於日本

(註一)見貝西爾，赫爾，張伯倫著『日本事物談』，("Things Japanese," by Basil Hall Chamberla

可)第一卷，大正歷五十年前出版，但在今日仍爲合乎時代之作。

的一切，是沒有信史的；到元後第三世紀，日本這一名稱，纔出現於中國的史書上。在第五世紀以前，日本是沒有逃出野蠻的境界的。一些日本的原始人種，蝦夷人（*Emiya no hito*），現在仍然存在在遠方的島落上——這不能不說是由於日本人的閉關自守性太大所致。這種血統的來源，是為許多學者所爭訟的，但原始的日本人似乎主要的是蒙古利亞種，並具有多量的太平洋上人種與馬來人種的混血。最先的日本人，是亞洲大陸與海洋人種的混血兒；日本政策，到今日還反映出向這兩方面發展的傾向；日本現在仍然具有這兩方面的祖傳根性，一則謀向亞洲大陸上發展，再則謀向太平洋方面發展。

在元後第六世紀的時候，中國人到來了。中國人的侵入，基本上就是一種文化現象，而不是武力的。（但即便在那時，日本就已經具有武力擴張國勢的傾向了；神功皇后在元後二百年時，便曾進攻過高麗）。中國人的到來，把日本生活改變了。他們默默中給了日本一種啓示，帶來了我們現在所說的日本文化。不說別的，他們首先帶來了一種文字，一種字母——這是日本現在仍然應用的。牠們給日本帶來了一種佛教形式的宗教，這一

宗教仍然堅強的在日本存在着；許多日本人在今日仍是佛教徒，固然他們也可以同時是神道教的信徒。據林語堂博士一篇動人聽聞的表中所列，中國曾把下列各種東西傳給日本：

陶器

畫

唐詩

綢緞

油漆

喫茶

印刷與書法

花草與山石花園

窗戶紙

油燈

幾個國家節目

爆竹

孔教

在文化上與宗教上，在藝術上與手藝上，在文字上與哲學上，日本是毫無疑問的承受了中國很大的恩惠；然而這一點，却在今日之下成爲兩國不睦的基本心理原因了。日本人激烈的反對會受中國的恩惠。他們忌妒中國的高尙文化。他們所以卑視中國的，一部分是因爲他們所欠中國的人情太大了。他們所以要對中國作戰的，便是在他們下意識之中，想要表演一下給中國人看看，證明他們雖然承受過中國文化，然而現在他們却比中國人強。

在十六世紀以前，日本的歷史是一混沌黑暗的時期——其實歐洲在這同一時期內，也是一樣的情形。那時日本歷史的事蹟，大半都是些封建大族起伏的情形，封建勢力的鬥爭，鬧得不可開交。內戰老是繼續不斷着進行。天皇成了一個傀儡，僅具有名義上的威權，自從紀元後十一八五年以後，實權便落在一些「大將軍」之手，世襲相傳着統治日本。這些「大將軍」們的權力，是建築在刀劍之上的，再加以他們搜刮地皮所得的財富，用爲統治基礎。在「大將軍」之下，還有些互不相容的封建諸侯，稱爲「大名」；他們的扈從力士們——實在從事作戰的——稱爲「武士」(Samurai)（按此字原意本是「侍從人」的意思）。

一個義俠式的法典，於以發展出來了，就是所謂「武士道」(Bushido)，就中規定出來武士們處事的準則，更特別注重服從，紀律，忠實等幾種德性。武士們一見着對他們表示不敬的農人或平民，就可以把他們殺頭的。依照日本浸染已久的傳統，一個享有特權的人，可以對違犯者逕予處分而不受法律制裁，這種習慣，在現代日本歷史上，還發生很大的影響，我們以後可以敘述到的。

一五四二年，西洋人方才衝進了日本，首先是有幾隻葡萄牙人的船隻，在日本海面上遇難。西方人特別是商人和傳教士們，就接踵而來了。西班牙的傳教士聖佛蘭士，擇威（St. Francis Xavier），開始來勸化佈道，有些日本人便改信耶穌教，但因其餘的日本人憤恨這種西方信仰的侵入，竟釀成一種激烈的宗教流血競爭。日本統治階級的諸侯們，很用心的看出來：在宗教侵入之後，必要繼之以征服的狂潮；他們更看見了菲律賓人是怎樣屈服於西班牙之下的。以後耶穌教各種派別的傳教士，又自相爭吵起來。於是日本人便立刻認定西方世界是一個初害物，並決心把這一害物全盤剷出。在一六三七年，日本政府接二連三的下丁幾道勅令，強迫所有外國人退出日本，（註二）從此便把日本一點風聲不透的封鎖起來，一直和西方世界斷絕往來，達二百一十六年之久。在這期間任何日本人都不能許離開國內；任何外國人都不許進來；倘若有人造來能達到鄰國海岸的船隻便要罪至死刑的。

但在一八五三年，一個美國海軍軍官彼理司令（Commodore Perry），來敲這個上封條

（註二）祇有一小部分耶穌教的荷蘭商人為例外，他們仍得居住長崎附近的小島上。

的大門了。他的使命，本來要求日本對於美國人在日本海島上觸礁的船隻，予以較好待遇；但他在暗地裏却是希望達到通商目的。彼理所得到的命令，本來也是禁止使用武力的，但當時地位動搖的日本大將軍，竟至納款投降了。接着，英國人又繼美國之後，要求分得一樹。在一八六三年，聯合艦隊曾攻擊日本海岸——顯然因為有一些打先鋒的西洋人被謀殺了——日本被迫而自行開放了。這樣，終於使日本在快快不快的心情下，又與世界相接觸，加入西方政治角逐的範圍之內了。可是日本不久就學會也用帝國主義這套靈丹妙藥，來進攻西洋了。

這時在日本，是在征夷大將軍德川的統治之下。自從一五九八年以來，德川氏便在日本當權。他這時的政權，既已腐敗凋零，所以西洋的暴風雨一經吹入日本之後，便把這一統治摧毀了。因為這種統治的形式，不能擔當起來歷史上的新任務，於是便由素與德川氏為敵的兩大名族，薩摩與長州二閥，聯合起來建立新秩序。但他們需要有一個偶像，需要有一個名義的元首，結果便把一個絕妙的人物——當時無人注意而幾乎被人忘記的天皇蓋

出來。於是，他們廢止了大將軍的制度，重新把天皇作爲最高權力的主體。這時適值一個還在童年名爲睦仁的新天皇即位，遂於一八六八年重使天皇歸政，並頒佈了一篇『五箇條御誓文』。這件事——睦仁的年號爲明治——便是鼎鼎大名的『明治維新』，堪稱歷史上的一大奇蹟。

這樣一來，日本便以使人不敢相信的速度，效率，與成就，而雄飛猛進起來。西方人強迫日本人把祕密門戶打開了；日本人便走出來——難道爲報仇嗎？——伸起拳頭要打西方人了。這真像把日本由潘都拉的箱子(Pandora's box)放出來一般，結果弄得放它出來的人自找虧喫。在維新以前，日本還停留在中世紀的荒涼情況之下；可是十年以後，却很迅速的變成現代國家了。誠如英國學者威爾斯(H. G. Wells)所說：『在所有歷史上，從沒有一個國家，像日本這一步邁得大。……日本這一彌興，要使一般以爲亞洲將自然而然的無可奈何的要落於歐洲之後的信念，完全消滅下去了。相形之下，歐洲的一切進步，都被日本比得是龍鐘慢步徘徊却顧的了』。真的，日本是一下子就邁過歐洲幾百年的試驗與錯誤

階段了；它是從封建時代一步就跳到現代工業文明的機構之內了。

這種打破前例的過度發展，這種由一國家的幼年時代直接進到成年時代，而不經過少年過渡時代的經驗的上昇法，便成爲日本今日大部困難的根源了。這樣，以幼年人的心情，突然要適應於成年人，中間毫無經過青春發動期的苦悶和熱的預備階段，實在要使人心理震動得太厲害了。日本從沒經過二八妙齡時代啊。

日本人與中國人

我曾經說過，日本由中國傳授去許多東西；但若以爲現在日本人與中國人相像的地方很多，却是一種錯誤。我們總以爲這兩種民族應當很相似的；其實中國人與日本人之不同，至少也要像英國人不同於俄國人的地方之多。中日兩國人民，彼此互相仇視，他們很能覺得出來他們中間的不同點來；中日兩國人民互相通婚的事，異常的少，幾乎像白種的美國人和黑人結婚的那樣少。

中國人和日本人，都是亞洲人；都是黃種人，都是蒙古利亞人種，都很重視家庭制度，都是有節儉的思想，又都崇拜祖先。他們相互間大致通用一種宗教；而日本人更使用中國文字。日本人多半能讀簡單的中文，但中國人却多不識讀日文。中國人和日本人，都喜歡領小孩子到戲園子去消磨一整天；都喫多量的稻米，並都使用筷箸（但兩國的筷子形狀不同）；都喜歡和朋友在一起相處；然而除去了這點之外，兩國人民的相似點，就告結束了。

大多數日本人是身材短小的；而中國人却有些身長六呎之高。許多日本人長着嚙嘴像的厚嘴唇（傳說是日本的母親們，節省乳量，對嬰兒哺乳期間太長，以致嬰兒的牙齒呈畸形的發展，更因日本人不用傢具，多年蹣跚在草席上的結果，以致腳踝長得很寬，大腿長得很短；而中國人則大都沒有這些特徵。日本人在和長輩與外國人談話的時候，要發出一種沉重的噓氣聲音，作嚙嚙之響，用以表示敬意；而中國人又不如此。

日本人喜歡喝酒，並且很容易喝醉，尤其是喝啤酒的時候，許多中國人也喜歡喝酒，

但腦力胃力都好，很有酒量。日本人穿着腳趾分開的襪子，爲露出地方好使大腳趾夾木屐的帶子；中國人則不如是。日本人喜歡衣服上帶有鮮豔顏色；中國人的衣服，則通常都作深沉之色。日本人對於運動很見長，喜歡打棒球網球之類；中國人則以爲運動是無聊的。中國人時常把他們的名字西洋化；日本人則永遠不幹這公當，中國人使用洋溼濱式的英語；日本人則否，日本人買的貨物，有百分之九十是日本造的；中國人買的貨物，要有百分之九十是外國貨。日本人喜歡中國的食物；中國人則厭惡日本的食物——其實日本的食物看起來倒很好看。日本人微笑起來，並不表示什麼意思；而中國人因爲他們爲人和氣，所以常常微笑，而且天生喜歡大笑。在我到日本的時候，有人告訴我，永遠不要對日本哨卒或士兵發笑；這種和氣的代表，很容易被誤會爲有冷笑的意義。但對於中國哨兵，則可以微笑打勸之。

日本人比中國人懶強得多，而理性少得狠。中國人確較日本人缺乏效率，但比日本人更切實一點。在中國，名片的作用，要比護照還大；在日本，護照却比名片重要得多。日

本人所具有的習性，在輕傲者看來，或以爲過於呆板；如勤苦與好潔成僻等習性是。反之，中國人則有些莫名其妙的缺點。中國人喜歡閒情逸致，樂於談天以消磨時間，喜沉思，好賭博。日本人雖不吸食鴉片，但賣鴉片給中國人來賺錢。日本人是穿戎裝的人物，手裏拿着機關槍的；中國人是穿便裝的人士，心中想着什麼時候會下雨，假若你問一個日本人，說是讓他後半身住在一個小島上，是願意帶一個中國人去，還是帶一個英國人去呢；大約他要選擇一個中國人，更將把這個中國人作爲他的奴隸，反之。若是一個中國人，在同樣的場合下，便要合一個英國人同去，更要把這個英國人教育成和他平等的人。日本人是狂徒。中國人幾乎是說不出來的有理性。

若說日本人瞧不起中國人甚呢，還是中國人瞧不起日本人甚呢，實在說不出來。日本人稱中國人爲「僵死之人」。我聽到一個抹殺事實的日本人對四萬五千萬中國人深惡痛絕的說：他們統統有花柳病。中國人並不願浪費時間去作辯論。他們祇呼日本人爲「倭寇」或「猴賊」。在慈禧太后與日本的官文書中（約在一九〇〇年）就曾稱日本人爲「島國猴民」。

。這種稱呼，是由於一個古時的傳說（并不可靠的）而來，依據這一傳說，中國人可自尊爲日本人的祖先，因爲中國最偉大的一個皇帝，（秦始皇，在紀元前三世紀時，即曾派遣一艘俊美的童男童女往日本去求長生不死之藥，）秦始皇以爲日本是「日之本源」的地方，當可有這種妙藥。但這一艘人從沒回來。這些童男童女便和猴猿相交而生出今日的日本民族。

中國的諺語說：『老鼠咬住虎尾巴——自己找死。』老鼠大概就是指日本吧！

『日本事物談』一書上，引證過一個日本青年寫的信，表示他對於中國的態度：

『有一個身軀高大的老人；他的年齡大約有四千歲，他的名字便是中國。他的自傳上說，他是在東亞的原始時代產生的。當他在嬰兒時代是笑容可掬的，在少年時代長得也很有出息。當他長成以後，他會有過許多豐功偉蹟；他和一個甜蜜的女郎結了婚，生育出藝術的科學的美麗子女。然而他逐漸的老了，又跛又瞎，變成老朽昏庸了。我對於這位老先生和老鄰居的苦境，是很替他抱歉的。』

這種感覺，從滿鐵總裁松岡洋右的最近言論中，也可以相當的反映出來：

「中國和日本，是兩個弟兄承襲一塊很大的房產名叫東亞。……這個「不肯」(？)的長兄，變成一個不可救藥的「惡棍」和「浪子」(？)；然而這個小兄弟——消瘦，強悍，有大志——却想把這一門第的昔日光榮恢復起來。現在日本這個小兄弟，正在沿街賣報來供給家庭生活。而中國這個老大哥反到想對於他的小兄弟手中辛苦所賺來的幾文錢，有所「圖謀」(？)，或更把他賣給公共的敵人(？)。於是乎這個小兄弟，在盛怒之下，就打起他的哥哥來，想教給他哥哥「知恥改過」(？)。」

據山受姆(Sansou)所講，當紀元後六百〇七年，日本人第一次派遣使節到中國朝廷來的時候，國書上的第一句話就是：「日出國皇帝致書於日落國皇帝。」這是日本人最誇耀的，他們以為這是一千三百七十二年以前，就發出的正確預言，實在這一句話，也真有些不僧和的現代口音。

特點與個性

日本人是一種乖戾而執拗的人民。日本人的個性，充滿着反常的矛盾性。這，我們可以無盡量的數出一大串事實來。概括的敘述一個民族的國民性，本來是危險的；但對日本民族的個性，總歸可以數出幾個特殊之點來。

我曾提過日本人民的好幾種優點，但在此尚有許多優點可述。譬如說日本人的愛國心罷！日本人的愛國觀念，是具有相當神道意義的，依神道教義，國家是一個大家庭，是一個單位。再以日本人的效率之大與勤苦之甚而論罷，我們祇要指出大地震後，東京與橫濱重新建設的情形，便可以說明。日本人的細心處，對一點點微末的事情都不肯放過；例如在華日軍每人得有一個印好的明信片郵回家去，明信片上祇說是：『我很好。戰事很順利。』不久我就可回家去。『士兵祇要寫上住址簽上名便行了。再者，日本人對國家紀律幾乎有一種特殊的觀念，這種觀念是由武士的傳統遺留下來的，就是特別注重規律性與一體性；日本人大可說是在流風遺俗的羈絆下討生活的動物。他們大都永遠沒有夢想到如何會不守規矩；從來就不必需有警察來使日本人循序站排。拜阿士（Hottel Bas）曾說：『個日

本皇后死去的奇異小故事，說是從前有一位皇后驟然間在一個鄉村別墅中死了。但照規矩說，所有皇后都應該死在東京。所以便把她的屍身依皇家服制全部裝束起來，謹慎的裝在一輛特製的火車內，運到東京的皇宮去，然後把屍身放在床上，纔循規蹈矩的宣佈她的喪事。

日本人不能忍受缺乏紀律的行動。一部『叛艦喋血記』(Mutiny The Bounty)的電影片，在日本演出時是改名爲『南洋英雄』的，而且經過嚴格刪剪之後纔出演的；這一事實，大可寫一篇文章來論述。

關於日本人創作力之大與機巧心之深，也可以寫出一篇專論來。日本人不僅有很好的顯明模仿性；他們更有一種直接而原始的實用才能。例如，他們在瀋陽用一種簡單的方法，把全城馬車的馬屁股上都拴上一個小兒子——那裏的車子是用馬拉着的——因而解決了街道清潔問題。看這些小兒子在大街上跳躍，實在是使人有點恍惚迷離。

許多日本人是缺乏溫雅美德的；許多日本人似乎缺乏沉着，風趣，寬恕，與幽默感，

，而這些性格，都是中國人的顯著特點。然而對日本人的堅忍心與勇敢精神，却不應否認。『肉彈三勇士』的故事，已經爲人所熟知；說是有三個日本兵，爲打穿中國的鐵絲網，竟斷然的以炸彈自焚。我看見過日本士兵登車開赴前線的情形，而在同一車站上，第二趟列車便卸下一大堆小白箱子來——死亡士兵的骨灰。女人們對他們丈夫說喜見，子女們露出來不安的情緒。

山受姆曾寫道：『在日本思想史中，個人的罪惡感覺，佔有極微末不足道的地位；這在西方人中，却由於此一感覺而造成種種的清淨純正的觀念，而驅使個人臻於極境的自強不息的作檢討工夫與表現失望心緒。日本人則對於善與惡的抽象觀念，極少注意；但對於行爲問題，却總是不肯放鬆，誠因個人的義務問題，對於他自身的關係很小，遠不如對他所隸屬在內的社會的關係來得大。』

日本人的清淨純正觀念如何，實在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到東京觀光的人，看到了夜會的大字招牌『酒，女人，歌舞，及其他』，或者要印上很深的印像；然而當你進一步的知

道了下述事實之後，你也將要發生一種印象：那就是在外國人常到的飯店內不許跳舞，酒店裏要在中夜關門，在跳舞廳內不得喝酒，各種賭博——甚至擲骰子賭酒喝——都在禁止之列。有一種法律，可稱為「反交頸」法，規定凡在晚間九點鐘之後，一切街上攬生意的汽車與帶棚子的汽車，都必須在車內燃着燈。這樣，日本人的清淨純正觀念，似乎是極嚴厲的了。但日本的娼妓，又是世界上最普遍的；每年都有成千累萬的少女——甚至小女孩子——由她們父母出賣為娼；一種職業性的妓女，通稱為「藝妓」，是日本生活中很顯著的特色，在日本，對於賣淫制度，是沒有什麼可咀咒的，如果一個妓女幸運的話，她可以最後積蓄下許多錢作嫁粧，然後回到家鄉去結婚。日本的妓女，像蘇聯工廠中的工人似的，有一個「文化角」，每星期都要上一次倫理學的課。在日本的娼寮中，都禁止喝酒，賭博和音樂；怕的是這一些附帶花樣，要減少她們演奏的效率。賣淫不過是一種營業——一種正當營業——政府要依之而課稅的。

在東京有一個美國攝影員，想要找電影片的材料，最後和一個日本朋友訴苦，說他找

不出來日本生活的光明方面來攝取。他問：「普天下到那裏能找出一點材料——譬如說罷——來表示日本人在星期六晚間在家裏作些什麼呢？這個日本朋友回答道：『我勸你還是找出我們可靠的統計來研究一下吧。』」

日本人另外一個反常的矛盾點，就是神經過敏的國民特性。日本人的這種異常神經過敏，其一部分理由，或許是他們所吃食品特殊的關係；原來在他們吃生魚的過程中，吃進去的磷質元素過多，而他們的甲狀腺喉頭軟骨也呈現過度的發展。然而，儘管他們神經過敏，他們所時常製訂出來的政策，却顯然給人留出若干攻讐的縫隙。正如年青人作事似的，心中總在小心着怕人斥責，並且不願意人斥責，但同時在他們的行為過程中，却始終不能免於遭受斥責。

此外還有一個矛盾之點，表現在紀律的問題上。紀律原是日本人所極端重視的，尤其是在軍隊裏；但日本軍隊中却有一個奇怪現象，就是一個少壯的大佐，可以斥他的長官命令。再有，在日本人的性格中，本是極趨向民主主義的，這種傾向，即現在現在仍繼續

大。日本在一八六八年以前是封建國家，現在則爲軍人寡頭政治的國家；但所有日本人都平等的感覺——這是最表現反抗性而最重要的一點——日本有許多政治家是由極低微的地位中顯露頭角的。

日本人大有分工合作的觀念。當工人挖掘道路的時候，他們舉起斧頭的樣式都是一律的，彷彿像在做柔軟體操的樣子，人都說，在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像日本單個人那樣蠢笨，更沒有一個人能像日本人兩個在一起那樣妥當。他們喜歡拿出全力來作事。這種分工合作的本性，是由於一律性的要求而來的；並可用以說明，爲什麼日本人的目力雖然不濟，但在結隊飛行的時候，都是很好的飛行員，祇在單獨駕駛時，却缺乏了創造力。

幾乎所有受過教育的日本人都帶眼鏡，顯然可以說這種目力欠佳是由於日本文字特殊困難所致，並非他們目光有何根本缺點。日本兒童在學習讀法時，便已經把目力消磨盡了。當兒童在十歲或十二歲時，便需要學會三千個不同的字；若想把報紙看明白，須念到五千多個字。字的形式是中文，但文字語法却與中文不同。爲使漢字的註釋簡單化，日本人

發明兩種解釋文字的字母，稱爲「假名」(按一爲片假名，一爲平假名，類似一種注音字母)附印在漢字之旁。這種混合的辦法，使日文爲世界上最難理解的文字。我曾請教過曾到牛津留學的東京外交部一個年青屬員，請他翻譯日本鄉村中大街上的店鋪招牌；他竟不能對答——不能讀他本國的文字。因爲解釋文字的「假名」，沒有附註上。

日本人之注重教育，是極其熱烈而可嘉許的；日本在教育上的紀錄，是其他東方國家所一致遠遜不如的。幾乎每個日本兒童都要上學。日本教育至少在理論上是自由的與義務的。我們美國人很誇耀我們在菲律賓的成績，因爲該處的識字人數已有百分之六十，但日本的識字人數——縱然有些街上招牌的字義曖昧——則爲百分之九十五。與印度比來，則印度之識字人爲百分之十五；與中國比來，則中國的識字人數爲百分之十或不到百分之十。

日本人有一個奇異的特性，就是缺少機智。例如一個美國軍官，在日機轟炸巴納號(Barna)軍艦時曾受重傷，事後到日本去，并訪問幾個日本海軍中人物，這些人堅持着要看看他的傷口——要看他們所動手造成的傷口！另外一個美國人，在巴納號上曾受過強烈

的震動，事後極力避免和日本人在一起。他的日本朋友們硬要約他去喫飯，表示以巴納號一事忘記不提爲默契。但當時邀來的藝妓，在那一晚上一味的對這美國人說：「巴納號啊！巴納號啊！對不起！對不起！」

日本的文學趣味是很濃厚的。一個美國記者在中國東三省旅行。他無意中對一個日本人——一個大連英文報紙編輯——說道：「我盼望天氣很好。晴朗又暖和。」說着，他就敲起木頭來。這個日本人請他解釋敲木頭的意義。（按西俗敲木頭，乃求避免好運遺喪失之意——譯者）第二天，該報的天氣報告上就說：「晴朗而暖和，敲木頭。」

日本人之缺乏幽默感，是盡人皆知最出名的。當美國詩人麥利許(Archibald MacLeish)在東京的宴會席上。曾提到他編輯『幸運』雜誌(Fortune)日本號時，搜集材料困難。他說由於這種困難。使他想出一個故事來，說是一個紐約人跑到握蒙(Vernon)去，到來的後便說道：「這裏有這許多巖石！這裏西是從那裏來的呢？他們在握蒙種植巖石嗎？」握蒙的農人回答道：「這些巖石是由大冰川攤上來的。」紐約人問道：「冰川又怎樣了呢？」

「據某人說道：『冰川又退回去搬取巖石去了。』在場的美國聽衆不禁大笑起來。但沒有一個日本人理解出這話的妙趣來。」

一個著名的故事說，有一個美國報館記者給他的一個朋友寫信道：『我不敢講這封信能否到你手去，因為日本的檢查人員或許要拆開這封信。』一星期後，他由日本郵政局裏接到一封信說：『你信中所說的話不確。我們從不拆人信看。』

與文學趣味的特性緊相連接的，與缺乏幽默感和想像力一脈相承的，便是日本人特殊習慣中的呆氣。『這是幼稚與自欺的混合體，因而稱戰爭爲『事件』，解說他們所以對華作戰是因爲他們是『中國人民的朋友。』這在日本報紙上，隨處可以找出例證。最近一個例證，見於『日本時報』(Japan Times)上面說：『所謂遼寧戰術，將擾亂日本在中國維持『和平』的努力。』日本人以爲他們前日光可以節省時間，現在使在華北建立起『友誼時間』來。正如一位東京朋友所說，『日本人作什麼都說是致力和平。』

這裏有一個例證，說話的人不是別人，就是日本的新首相平沼。閃開眼睛看吧！

「日本的和平政策，是在我們國家一向所遭遇的大問題上，都可以顯然看得出來的。中日戰爭，日俄戰爭，以及最近在滿州的衝突，無一不是證明我們國家維持遠東和平（原文如此！）與安定的願望。」

然而——這是切須牢記的一點——這種說話，與其說是虛偽與口是心非的例證；毋甯說是日本人的特殊而強烈的自欺性的例證。

日本人——與其他若干國家的人民一樣——有一種殘忍好殺的習性。美國的官員會親眼看見過日本水兵，在心神半呈昏亂狀態時，對一羣放爆竹玩的中國人開槍射擊。最近在東京報紙上，我讀到一件消息，說是有個二十二歲的兇手，橫衝直撞，殺死了二十八個人。故事描寫，幾乎是切斷這有大屠殺的成功；縱然說他是個怪人，也要把他形容得有如英雄。在最近的『日本時報』上，我看見一篇社論，說有三十萬中國軍隊被包圍住了。故事述說，『日本軍的用意，在把這些陷入牢籠內的中國人都殺死。』我曾親眼看見過盛怒之下的日本士兵——穿着制服，大約是受過訓練的——打中國婦女的眼睛吧，脚踏中國的老

年人，用竹竿子插在苦力的頭上。當日本攻下南京時，據說有四萬中國人——許多都是老百姓——被處死，有幾千婦女被姦污。

日本人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多疑性，全國都佈滿了密探，簡直是發生密探狂。現在在東京買不到一本日本地圖或東京市圖了；警察廳最近到一家藝術店去沒收了一些十八世紀的印刷品，因為就中有描寫長崎港的書籍！幾年以前，美國花旗銀行(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險些陷入重大的麻煩，因為該行為收集一些完全不相干的宣傳材料，曾在大坂分行的屋頂上攝取影片。這些間諜們——大都很有禮貌的——在所有火車上都要檢查旅客；偵探們——態度和藹，可為旅客嚮導——是在東三省與朝鮮到處駐屯着的。幾乎沒有一個星期，不發生一起新奇的「大偵探案」。最近有一個丹麥人被捕了，因為他有一些可疑的照片。最後發現所謂可疑的照片，乃是一塊破碎肋骨的愛克斯光照像！

日本已自行封鎖起來，和外面世界隔離。短波無線電機，能接到菲律賓或中國電台的，都被嚴格禁止了。(註三)日本的警察，正在致力於他們所謂「思想統制」，已有成千累

萬的男女被捕，他們所得的罪狀，並不是夾帶軍火或攜帶不合法或政治書籍，乃是因為他們具有『危險思想』。日本人的祕密性本能，多疑的本能，顯然是由於他們長期的被禁止和外國人往來的結果。這種根性也是直接由於日本的現代政局所致，即如日本海軍造艦計劃的要點，都是在祕密中進行的。

最後，可以另外提出日本人的一種特性，那便是所謂日本人的愛國狂病。這種特點——以及其他若干特點——是日本與德國所共有的。祇若忍受痛苦是爲的天皇與國家，日本人真的感覺這種痛苦是一種享受。日本人緊一緊他們的肚帶說——原文幾乎是這樣——『感謝上帝、我們今年肚子餓了！我們樂於爲祖國而忍饑挨餓！』

八十六年以前的那一天灰色的早晨，彼理司令在橫濱灣把閉關的日本開放了，該是具

(註三)然而並不是由法律明文來禁止。日本人很有點間接行動的才能。日本憲法上本有保障公民自由的條文；但警察方面，在維持治安法之下，很有充分的取締大權。對於發給無線電收音機許可證一事，可以制出種種條例來限制。但對於能接到遠處電台消息的無線電收音機，不發給許可

有怎樣重大的意義呢！

切腹

有一天，我在「密勒氏評論報」上，看見了下列一項消息：

「滿載日本士兵之大卡車一輛，當經由江灣路（上海）時，突有穿著制服之士兵一名墜車倒地。該士兵當即坐起，伸手取刀，以斷其喉。適有一外僑路經該處，見狀大恐，急謀救止之，但爲時已晚，該士兵終於造成自殺。」

這便是日本「切腹」——遵循儀式的自殺——的現代實例。這個士兵是因爲恥於從車上掉落下來而自殺。然而這還不能算「切腹」的代表作，因爲照正當辦法，應由自殺者剖開自己的小腹，並不是割斷喉管。「切腹」在日本至少有五百年的歷史背景。溯其來源，一部分是因爲日本人感覺若被敵人俘虜時，如其受刑罰而死，不若自殺痛快；另一部分理由是因爲在武士的法典中教人以毋寧自殺，以避免受人侮辱。縱然在日本軍隊鐵的傳統上

，限制軍官被俘虜後必須自殺，但現在切腹之風也逐漸有些不時與了。

日本人通常不稱『切腹』爲“hara kiru”，慣例，依漢字音讀法稱爲“Sappuku”。大多數日本人喜歡把他們的這一國體依漢字音讀法來讀，實乃是一種心理作用。更有興趣的，這種切腹一類的根深蒂固的日本國民性，或者不但對個人適用，也許有一天要對他們國家來應用一下。我並不是說，日本人現在在中國是正在自殺。可是我聽見好幾個日本人說，與其他他們敗於中國人之手，毋甯進攻一較強大敵人——例如蘇聯——而毀滅於真正的第一等烈焰中。

日本工廠

在日本最有興趣的一個問題，就是：日本人怎麼能把他們造出的物品賣得那樣賤，賤得使一切工業競爭者都望塵莫及；日本造的綢緞，玩具，電燈炮，照像機，棉織品，人造絲，瓷器，罐頭食品，以及其他等等，怎麼能在外國市場中，比外國所能造出的貨物，都

要精呢？怎麼能使日本在紐約出售的自來水筆，祇賣一角美金呢？

日本人有如英國人——也是一個島國人民——是以輸入原料，製造成品，出賣於國外為生的。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日本人由印度某處買到了棉花，在印度海口的孟買，納上運輸稅。再從孟買運到名古屋或橫濱的紡紗廠中，納上一筆運輸費。然後在日本把棉花製成襯衣；又由原路運載到印度去，還要受不平等的關稅待遇，在孟買納上入口稅，最後在印度賣出襯衫來，還要比印度造的襯衫賤賣二分或三分錢。不僅賣得比英國蘭開夏或埃及造的襯衫賤，並且比印度自己造的襯衫還賤。

日本人怎麼能弄得這樣呢？自然其中有個理由，那就是日本的工資過低。但這並不是唯一的理由；因為印度的工資，還要比日本工資低呢。答案是很複雜的。另一個理由——至少在某一時期內成為理由——就是日元的貶值，以致日本出產品在國外能賣得賤；然而現在這種貶值結果，却要發生相反的影響，有損於日本經濟，因為日元的價值太低，要使日本購買原料的用費太大。再一個原因，就是效率。日本國內已有了最新式的工業設備，

裏外都是一色新，日本人已應用了各種現代技術；在最新式的豐田紗廠中，一個女工所作的工作，能起上二十個印度人的工作。還有一個理由，就是有購買原料的中央集權機關和受政府津貼的商輪。進而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在工業組織中的忠實行爲，在日本工廠中沒有腐化的情形，沒有經紀人從中分肥。最後，最重要的一個理由，就是大多數日本人之富於國家聯帶性的觀念，致使拚命工作一事，不僅視爲爲賺工錢而努力，更認爲是一種愛國表現。日本的統一性有如法國，在民族上，社會上，以及經濟上，都絲毫沒有國民間的隔膜。大多數日本人以爲他們是一架大機器上的一個齒輪。

由於這種抽象的論調，便可想像日本到工廠的實際情形，而日本工廠確是天地間最奇異的一種現象。

我們曾到東京附近的一家絲織成品工廠去觀光。在日本，新式工廠大都在郊外。這是有計劃的要把工廠置於城市之外，要在草原上建築起來工業區；我們所看見的這家工廠，四圍建起來堡壘式的大牆，裏面滿植樹木叢草，看起來到像一個英國人的鄉村別墅。自然

Watson
Bridges

這要是一個「模範」工廠了；惟因其為模範，所以纔允許我們去參觀。其他工業場所，是不能那樣美好的。（然而不用說，大多數工廠都很整潔的。我從沒看見一件事，能趕上日本人那樣謹慎和熱心的作灑掃工作。在每一條街上，就是一些小樹枝子，都盤整齊齊的捆扎成束。）在日本的城市中，當然也有所說的「不景氣」區，但這裏很少有貧民陋巷。一朝完成工業化的日本，得以避免工業制度下的種種醜態惡習。在日本，從沒有像上海或孟買那樣說不出來的貧民陋巷。

我們走進工廠內部，知道該廠雇用女工九百名，男工一百名。這便是表示這是一個大工廠了；在日本的九萬五千工廠中，大都祇雇用少數的幾個工人而已。這些女工們立刻看見了我們。她們每三十人站成一排，都站在輕微搖動的紡紗機之前。她們穿着黑色的女工制服；她們不許隨便坐下。在每排紡紗機的盡頭處，或者掛着一個大雀籠，裏頭裝着鸚鵡，或者放着一個大水缶，裏面有金魚游泳——顯然這是要以戶外的動物，來點綴屋內的生氣。然而我立刻想起來這些動物也同樣是俘虜啊。

這些女工們每日工作十小時，由早晨六點鐘起，至晚間五點鐘止，每天可得工資八十五錢，約合美金二角四分。午飯時可佔去半個鐘頭，更有兩次休息，每次十五分鐘——並用此餘暇來強迫他們體操！這些女工每隔一星期休息一天，但很少能允許她們由廠中跑到東京去遊玩的。在下午五點鐘以後，一直到晚間九點鐘熄燈以前，算作她們自己的時間，她們可以穿上帶色的花服，紅紅綠綠的在大花園中擺來擺去；但仍不許她們走出大牆以外。食品是很簡單的，但很豐富；這些女孩子們看來還很健康。她們住在宿舍內，睡在木架上，每屋住六人或八人。屋中那一件東西，都很整潔。在就寢以前，還給她們上課——由監督人員講述花草佈置法，奉茶禮節，倫理學以及其他。

這些女工們，都是依照日本的特殊制度雇用來的。大多數來自鄉村；她們被經紀人從她們父母手中雇來，普遍都是訂立合同一年，而她們的工資，一部分是要用以償還她們父母的債務的。這些女孩子們在合同期滿以前，是不許離開工廠的；這種合同期限，時常要延長到幾年。在這個工廠中，我訪問過這些女工，她們大都由十六歲起，要一直工作到

二十或二十一歲止，屆時她們或可以積蓄下三百日元，約合美金八十一元。（註四）然後她們在理論上，便可以自由了，可以隨意回到鄉村去，把她們的積蓄用作嫁粧。其中大多數要結婚，並迅速生下子女，再繼承她們的同樣工作。

這種制度，自然附帶能產生一種可怕的現象。然而我們必須指出，由於這種繼續不斷的勤勞力推演，在日本的婦女中，沒有永久的工業上的無產階級。這些女工們，祇是由鄉村中跑來跑去。我們看了這種暫時奴隸制度的罪惡，是要不勝其長太息的；正如萊德曼（Redman）所云：『在一自由意志盛行的社會中，使一少女出賣勞動力之形式，面劍奪其自由意志，明明是一種暴行。』我們看到了這種制度，是不能無動於衷的，是要嚇煞的。然而當一個少年日本人，知道在歐美有多少男女工人想工作而找不到工作的時候，也同樣要感到驚異。因為，像西方這樣的失業情形，對於他們之無可忍受，正如日本制度對於歐美人之無可忍受是一樣的。在日本誠哉沒有失業問題。

（註四）依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的折合率計算，日幣五元在紐約值美金二角七分。

★ ★ ★ ★ ★

日本的工資是低廉的，但經理人等的薪金以及物價，也是同樣的低廉。在第五章中，我們要檢討一下日本的財閥，以及他們在日本全國收入中所佔的崇高地位；在這種機構之下，日本人民大多數，都是過着極儉樸而窮困的生活。依一九三八至三九年度的所得稅所示：在日本祇有七十人每年收入在五十萬金元以上。一個熟練工人的平均工資，是每日八十錢（合美金二角一分六釐）。據一位張伯林（W. H. Chamberlain）所估計，在全體日本國民中，祇有十分之一，每月入款超出一百日元（計美金二十七元）；又據『幸運』雜誌載稱，祇有百分之二·五日本人民，每年入款有三千金元。

日本的首相，年俸為九千六百日元（合美金二千壹百九十二元）；其餘各部大臣，年俸為六千八百日元。一位大學教授，每月薪金由一百七十五日元至二百八十日元；一個分行經理，或可得月入二百日元。一個青年人，新由大學畢業，在工業界中開始服務的，若得月薪六十日元，便算很幸運了；政府中的常務官員，所賺或者更少。一個警察每月可得

四十五至八十日元。一個好廚師，若月得十日元（合美金二元七角！），便要很高了。一個花兒匠也大約得相同數目。

然而物價也同樣的低廉——雖然這次戰爭把物價提高好多。一所整齊的五間房屋的住宅，每月可用三十日元至六十日元租到；一家四口的伙食費，據估計祇須每日七十五錢（合美金二角）。電車費為七錢（合美金八厘十毫）；飯館中的「定食」每餐二十錢；第一等電影座位，價祇五十錢（合美金一角三分五）。一元日本錢（合美金二角七分），可以買到二十枚蘋果或二十五枚雞蛋；理髮費，連電臉，刮臉和修指甲費在內，共合不過五十錢（合美金一角三分五）。用十五錢就可以買到一雙木屐，三十錢（合美金八分）就可以買到一管機器鉛筆（我現在用的一隻很好的鉛筆，便是去年夏天在東京買的）。一隻很好的皮鞋價洋十二日元，一套西裝，有百分之四十毛性的，要由二十日元至四十日元。一件日本式的女人服裝是由十日元起碼的。

最近有一個日本青年記者，跑到他老闆那裏，要求援助他的結婚用費。談判的結果，

可以供我們看出日本家庭財政狀況的真相。這個青年人所需要的結婚用費，共洋四百五十日元（合美金一百二十一元五角），分配如下：婚禮費一百日元；對介紹人的報酬費以及照像和戒指用費，共一百六十日元；新娘宴客費，七十日元；度蜜月費，六十日元；傢具費，六十日元。但新娘另外可以給他嫁粧錢，五十日元（合美金十三元五角），這使他需款實數減為四百元。然而這位青年的全部資金不過二十日元，他的月薪祇是八十日元。如是這個老問給他收集了一份同事助金三十日元，贈送他的結婚賀儀五十日元，借給他下剩的三百元用費，預備將來由薪水中按月扣還十日元。

★ ★ ★ ★ ★

日本的經濟情形有如法國，在理論上工業和農業幾乎是十足的平均發展。全國有百分之五十五屬於工業，百分之四十五屬於農業。然而日本的農業，却呈現着嚴重的恐慌問題。日本的人口密度極大，但可耕田不過是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一五·六；平均每個日本人不過分得半英畝可耕田地，這是較之世界上任何國都低的比例。大多數土地是在小佃農的

主裏，這些農夫要把每一塊可耕地都種植起來。日本國內，祇有幾個大地主。最可靠的收成是稻米，據說日本的歷史，便是一部稻米生產史。幾乎三分之一的稻米收穫，要拿出做稻米酒的。

日本的農業，隨工業化之猛進而愈形嚴重影響。在日本的九萬五千家工廠中，有三萬家之多，是在一九一九年以後建立的。農人須納重稅，以助長工業發展；這一島國，幾乎正在轉變爲一個巨大工廠，影響所及，還是要農人吃虧。另外一項困難，就是日本人恐怕食糧缺乏，多多種植稻米，結果米價太賤，以致嚴重的摧毀了產米的農人。耕種稻米，已經弄得無利可圖了。

然而日本的食糧，已達到了自足的境地。假若產米不夠，日本人或者要攪到海裏，找生魚吃去。若要封鎖日本，使日本困於饑饉，是很不容易的。

今日之東京

到日本去的人對日本第一個印像，就是東京的富麗堂皇與現代化，正和若干東方都市的喧嘩吵鬧相反——這裏有的是廣闊的林蔭街道，聳立的摩天大樓，紅綠的霓虹燈（現因戰時經濟而減少亮度），地下鐵道，輝煌的店前玻璃窗。然後若和一個日本朋友一同進餐，可又要回到十世紀以前了。東京似乎很西方化了；可以看見日本人在地角上打野球！可是反轉身來，就可以聽見一個日本婦女講述她父親怎樣給他一柄短劍，作為婚禮，以備她若對她丈夫不敬時，好用以自殺。

一個西方旅行者，可以立刻感覺出來，東京祇管現代化，但却是最難摸索的一個東方大都市。因為最近有一位內務大臣，爲過度表現國家精神，把用外國文字標出的街道名，完全撤除。在若干東方城市中，街道名稱和火車站名，大都用英文或法文標出；但在日本，却祇用日文標出。（後來，因為西方旅行者感覺太苦惱，於是，有些英文標記，得以在火車站出現了。）日本當局，甚至對於日本小孩子用「爸爸樣」字樣來稱呼父親的半英文式說法，也不禁皺眉不快。（註五）同樣，外國式的娛樂，也說法滅除。最近由尼崎發來的遺

訊上說，該地正成立一個「消滅舞廳和西方跳舞」的委員會。

東京已深深感到戰爭的壓迫，街道上擠滿了人，店鋪內滿滿的人都在忙碌着，令人感到由於戰時經濟的初步刺激所形成的一種奇特的人爲緊張情形。在緊張的背面，便是一種頑固的深沉狀態，一般人均感覺到戰爭將是長期的，必有大量犧牲。東京的內面，充滿了淒涼的氣象，但沒有失敗主義的現象。最近政府某一省在和「東亞服裝設計委員會」的合作之下，發佈一種命令，強迫所有男人均着用一種類似制服的灰色服裝，日本人的性格，是不喜歡這種顏色的，因為他們最愛有色澤的衣服。然而他們甯願屈服於這一命令之下，因為戰時特殊情形，要超越任何愛尚之上的。

戰爭的消耗太大了，首先可於非必需品或人民奢侈品方面表現出來。沒有鋼鐵或銅器

(註五)「爸爸樣」的「樣」(よう)字，是日文中敬語，有介乎「老爺」和「先生」之間的意思，用於

一切人名和事物名稱之後。日本人通常稱他們的「富士山」爲「Fuji-san」，而不曰「Fujiyama」。

(即因山之音讀爲Fuji，與「樣」同音，可用以表示敬意——譯者)。

，來供給私人建築物；沒有皮革或棉花，來做打拳手套或野球；爲買書籍或雜誌而購買外匯，要受到嚴格的限制。私人汽車，每日祇能買到汽油一加倫，所以火柴（）都減短了。○二九肘，這一來每年可以省下價值三十萬金元的木料。對於煤，洋松，鉛，銻，錫，鎳等類出產品的分配，都絕對由政府統制。代用品原料，正隨科學家發明之迅速，而在飛快的發展；鯨魚皮也用作皮革，最近更宣佈，東京的一萬五千警察，此後即將着用代用品做的皮靴。今後將有二十二種橡皮製造品，除軍用者外，一律不許製造，就中有橡皮鞋，橡皮手套，橡皮管，橡皮帶，橡皮運動品以及（原文如此！）口香糖。在家庭紡織品中不許使用棉花（這對於日本人是一個嚴重的打擊），除數種例外，都須改用木漿所造之纖維以代之。

但若，以爲日本最近將有崩潰危險，則又爲祖心的不確之談。或者有人要問，日本的統治階級，能夠減低他們人民的生活到多久，而不致使日本人民因激忿填胸爆發革命呢？可是這個問題的說法太壞，幾乎成爲毫無意義的發問；在發這一問時，應當要考慮到日本人民的特殊性格，考慮到他們的國家觀念和紀律觀念以及他們的愛國情緒。平均每個日本

人或者不願意戰爭，然而他感覺既經發動之後，便必要把這件事完成下去，不能中途而廢；他現在所咬下來的這一滿口東西是太大了，但必須竭力嚥下去，否則便中毒身死了。

日本的財政統計——就現有的而言——實在是足以驚人。屆至現在止，這次戰爭已經消耗了二十五萬萬金元，這要有日俄戰爭的消耗三倍有奇；現在每月戰費約為五萬萬日元之多，即每日戰費約四百五十萬金元。這似乎是一個巨大數目，然而日本的全國收入，據估計每年可有一百六十萬萬日元，這表示日本縱然每月化去五萬萬日元的數目，還可以支持相當之久。由一九三八年四月至一九三九年四月，日本預算中的戰費，為四十八萬萬日元，就中除四萬萬日元外，其餘皆須由公債填補；這種預算費尚不計及二十八萬萬日元的一「平時」預算，據估計就中尚有不足之數六萬九千萬日元。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度的預算，達到日本有史以來的最高峯，就中平時用費為三十六萬六千九百四十萬日元，戰時用費為五十萬萬日元以上。在八十六萬六千九百四十萬日元的總數中，至少須有六十萬萬日元，要賴公債彌補。這就難怪日本的公債要寫成赤字了。

日本的國債，由一九三一年東北事變前的六十萬萬日元起，至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開始止，爲一百零五萬萬日元。現在的公債總額，約爲一百六十萬萬日元；換句話說，在八年之間，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五十。這也是一個可驚的數目。但我們從德國的經驗中，可以知道極權國家能怎樣玩出些財政的幻術來；我們由美國本身的經驗，也可以知道國債的巨增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日本的最不祥數字要算它的出口貿易了，日本的出口貿易在一九三九年初，便已減落了百分之二十——雖然就全體說來，日本貿易仍爲出超。內債問題比較說沒什麼關係，但出口貿易減低，却爲一嚴重問題，因爲由於日本現金的大量消耗，現在祇能以出賣貨物於國外，來償付基本原料和戰時工具。日本這一朝日並未西沉——至少在尙沒有表現出來。倘若它果真西沉的話，出口貿易的降低當爲其原因之一。

說到這裏我們再談日本的軍事機構，檢閱一下消耗了這些大宗現金和信用借款的日本軍事機構。

第三章 日本陸軍

「爲天皇而死，乃是長生。」

——日本陸軍手冊——

正如日本其他制度一樣，日本陸軍制度也是奇特的，在若干重大節目上，都和其他國家的陸軍不同，首先，日本陸軍和天皇發生異常特殊關係；其次，日本陸軍是一個代表着封建傳統和現代技術的奇異混合體；再次，日本陸軍佔有重要政治地位，非任何其他國家陸軍所可比擬；又次，日本陸軍有一強烈的「社會性」的衝動和野心。此外，還有一個宗教性，當一個士兵開赴前線作戰時，要和他的同伴說：「我們在靖國神社再見罷！」原來靖國神社是東京的一個大神社，若有一個士兵戰死，便把他的骨灰供奉於內。

巴黎 Excelsior 報的記者，最近得到機會問過九個日本士兵，問他們爲什麼來中國作戰。（這位記者，怎樣得到允許能和日本士兵談話，我是不曉得的；對日本軍人直接發問

，有如以硬紙開罐頭鐵盒之難。）回答的語是：

- 一、這是天皇的意志。
- 二、中國人破壞和我們所締結的一個條約。
- 三、本師團奉令開到該處。
- 四、日本人口過剩。
- 五、沒有意見。
- 六、中國人進攻我們。
- 七、天皇命令我們作戰。
- 八、日本的榮譽遭受了威脅。
- 九、我們要恢復中國秩序。

（見 *Sechen King Hall* 的新聞信，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在昔封建時代，一直到一八六八年以前，日本士兵都是「大名」——封建諸侯——的

屬從；每一勢力雄厚的「大名」，都各有其自己的軍隊。日本「軍官」便是武士階級的化身，更須記得在一八六八年時，日本的武士門閥，竟有三十萬之多，自後到一八七二年時，纔將軍隊收爲國有，強迫兵役法始得實行——爲時僅在六十七年以前——從此以後，分門別戶的軍隊，纔化爲國家的軍隊。新的徵兵法，把舊日的門閥系統消除了，逐漸更以新產生的職業軍官，代替了舊日的武士。然而武士的精神，仍然強烈的存在着。結果：日本陸軍形成雙重發展。正如一柄中世紀的寶劍，以現代的方法製成的一樣。

日本之成爲軍國，至少有一千年的歷史；在大多數國家中，軍隊都是國家的公僕，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但在日本，軍隊却一向就是國家本身，理論上縱不如此，實際上確是這樣。然而，大約說來，由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一年之間，在華盛頓條約起，至瀋陽事變止，在自由主義的基礎上，由文人執掌政權的政府——西方最優越的一種舶來品——確曾得到成功，足以壓倒軍人勢力。那時候真是黃金時代。文人出身的大臣，雖然未能把軍人勢力完全消滅，但總算可以超出武人頭地之上。在那個時期裏，日本似乎要走向和平的途

程上。可是終於一九三一年到來了，侵佔中國東北了；自後，日本軍部便一貫的操縱着日本政策，以至今日。

現今日本陸軍的階層——和其他徵兵制下的陸軍一樣——必急於要反壓到人民大眾的階層。日本陸軍，并不像舊日德國陸軍那樣構成一個特殊階級。徵集來的士兵大半，都是由田間與小村中而來，正可代表國民中之主要成份。每年有十五萬的二十歲青年入伍，服務二年。一般把軍營看作學校，用以訓練這一國家的人力；正如蘇聯的紅軍一樣——日本人看見這種比擬必要喫驚——服務兵役，被認為教育的一部份。事實上，日本陸軍自己說「精神教育」是軍事訓練的動機所在。在陸軍中服役二年之後，大約可相當於美國的文學士或哲學士。

日本每一男性國民，在年逾二十歲後，必要經過一次嚴格的體格考試。這種制度，是普遍而嚴厲的；任何人受不到優待，任何人也不能避免。每年所徵集的十五萬人，是由「絕對適合」的一羣人中，用抽籤法選出來的。這種全憑機會的把戲，也是更嚴格執行的。

每一城市，每一鄉區，都有固定的額數；從田畝中來的農夫，從城市中來的書記，外交官或世襲王公的子弟，都一齊到來，平等的聽受選擇。其間毫沒有階級、黨派、或特權人的差別。祇由健康和抽籤法來決定誰應入伍。

至於軍官，在現在——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已不能再代表一種特殊階級了。在日本已經沒有「軍官階級」了；最大多數的日本軍官，都是由低賤的家庭中而來，因軍功而逐步上陞。武士的精神，或者仍然顯著——這有其優點，也有其劣點——但武士的血統，已經不能再操縱軍隊了。今日之下，由貴族或武士門第出身的日本軍官，幾乎少得沒有十分之一了。軍隊是人民的軍隊，代表國家的人民大眾；軍官更是人民的軍官。大體說來，日本軍官，絲毫不像美國冷泉 (Coldstream) 衛隊那樣的修飾邊幅。許多日本軍官，都不過每星期刮一次鬍子。他們所得的薪水也不多。一個正牌的大將，每年不過得六千六百日元，約合美金二千七百八十二元。

軍官的選擇，是經過一個很有趣的程序的。考入日本軍校——包括相當於美國

Point 軍校——的學生，分爲三種。第一種，任何年達十四歲的男童在完成其初等義務教育以後，均可以立時考入軍校中的初級班。校中不收任何費用，所以貧窮家子弟也得入內；選擇標準，是根據競爭的考試制度。第二種，一羣「名義上的候補生」，在完成其中等教育以後，年達十六或十八歲者，也可以同樣考入軍校。第三種，由徵兵而來的普通士兵，祇若經過一種嚴格考試而及第，也可以入學，一直學訓到二十二歲爲止。這種給普通下層士兵以作軍官的機會，實在是現代軍事制度中最出色的辦法。「任何」軍官，在受委任以前，必須充當士兵八個月。

軍官的昇遷，主要的要靠個人功績如何而定，資格大小的關係較小，這又是出色的一項辦法。進級可異常迅速；有許多日本大佐，年齡都是極幼的，而且年達四十六七歲後，就可以昇爲大將。有趣的一點是，任何軍官除非在外國作過武官的，不能升爲中將。

陸軍本身就是法律——這已經由許多領受到教訓的政客們發現了。這是因爲有兩層理由。第一，陸軍大臣（或海軍大臣）有特殊大權，可以直接上奏天皇，這種權利是交職大臣

所享受不到的。這一特權，并非明定之於憲法，但爲習慣所承認，乃是由於天皇本人身爲陸海軍大元帥的關係而演變出來的。陸海軍的參謀總長也有同樣的韓嬸上奏特權。當然，日本軍官的誓詞，並非對政府而發，是僅對天皇而發的。

第二，由於一種鐵的慣例，日本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必須爲現役軍官——這又是日本的一種特異現象。因爲大多數日本軍官，都有進至頂端的野心，因爲他們知道在頂端上的軍官，要有政務性的職位，所以他們老早便發生了政治興趣和政治野心。陸軍大臣有絕大的權力，因爲他能把支職大臣的任何談判，都以韓嬸上奏來一筆抹殺。若找不到一個陸軍大臣，任何政客都不能組閣。軍部可用撤回陸軍大臣的方法來倒閣，更可以拒絕推薦陸軍大臣的方法，來阻止新內閣的產生。

另外一個要點，就是日本的陸海軍從沒有喫過敗仗——因而使他們具有不可批評性——至少陸軍方面是公然表示它們的使命，明白說出他們神聖的帝國使命，是征服東亞。在日本陸軍的心目中，總有一個所謂「黃種人的擔負」的意念，以爲他們是應當控制東方的。

現在我們可以進而談到日本陸軍的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了，這要另立一節來敘述。

陸軍手冊

日本的陸軍，不僅管打仗，而且要寫作。他們對中國人放出的是槍砲，對世界其他人放出的便是理論。他們的工作，不僅用唐克車和飛機，更要用鑄字機和墨水。

自從一九三四年以來，日本陸軍省的新開班（現已改爲情報部——編者）便開始發行成套的小冊子，用以送人或賤價出售，這些陸軍手冊充滿了全日本國。這些小冊子，便從此不斷出現。起先，這些手冊不過是說明陸軍的目標，或表示擴張軍事預算的必要，用爲國內宣傳；後來，這些東西却變成了陸軍部的正式聲明書，對各種問題都要發言。第一本手冊是討論日本的擴張主義的；最近在一九三八年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激烈的抨擊美國。一些手冊的名目如下：

亞洲國防論

從國防上觀察蘇聯

英法在雲南的活動

現代國防與經濟戰爭

紛亂中的歐洲政情

南洋羣島概況

進展中之日本與外強壓力

空防論

「滿洲事變」三週年

據我所知，這些小冊子，還沒有完全的英文翻譯本。但日本的官方新聞機關，同盟社（Dohwa），便時常把這些小冊概括的譯成英文，登載在東京的美國日報「日本複雜」(Kaban Adu riser)上。此外，我還看見過一些私人譯本。

總括看起來，這些小冊子中最有興味的一點，就是書中主張日本經濟秩序的改造之處

。日本陸軍堅決的信仰社會計劃經濟，這可以由他們在偽「滿洲國」的行動中看出來。作小冊子的人，要在全世界上收集材料，其所假借的理想，可以由柏拉圖以至於邱斯（Socrates）（Chrysostom）所用的名詞，時常是由莫斯科的真理報上脫化而來——雖然共產主義在日本是犯罪的——更大量引用法西斯國家極權主義的理論。顯而易見的，他們既不喜歡共產主義，也厭惡資本主義。書中對正統派資本主義，攻擊的不遺餘力。他們所主張的似乎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又帶有相當社會主義的成分。

自由主義者們，也就是認為日本是純粹法西斯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們，在看到了下列一類從小冊子中所引證的話之後，或者不能不為之震駭忿怒。

「日本現在正處於它的運命的十字路口上。在現在的制度下，是無法可以擴充必要的軍備的。若於此種制度下擴軍，便要造成國家破產，並要破壞國家統一。我們需要另外建立起來一種經濟制度……。」

「由於財富分配之不平均，以致造成許多人貧窮和失業的現象……自私自義，個人主義，唯物主義——這些都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時機到來了，我們要把根據個人主義而形成的現代文化，一掃而廓清之……」

這是誰說話的呢？斯達林同志嗎？不是的。再看：

「祇若經濟利潤——尤其是坐享其成的入款——僅被某一部分國民所享受，大多數國民便要陷入極端貧苦的狀態下。……由於這種情態的緊迫，我們需要從根本上立時調整我們的財政和經濟政策。……我們必須加以根本廓清，以造成全部社會的和經濟的安定。」

這三類言論，在一九三四年，在東京的財界方面，發生了重大的驚慌。在證券交易市場上，起了一個嚴重的反響，許多大工業家都擔心陸軍要發動改變，把這種改革方案立作實施。有幾家報紙竟敢出於嚴厲的批評，陸軍大臣便不得不減輕這種言論的嚴重性，以安定人心。

在一本小冊子上，他們正式提出建立極權主義國家：

「盛極一世的自由主義，現在已告死亡了。世界戰爭是由於帝國主義衝突所致，而帝國主義便是我們這一時代自由企業的產生物。……自由企業和政府統制之不相容，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之不能治於一爐，現在看來已是必然的了。」

（按極權主義一字在日文中是一個複合字，爲「全體主義的國家」，黑字就是全體國家機構主義。）

這些小冊子中，充滿了我們所說的日本人的自欺性。作者們，都是極盡口蜜腹劍的能事。例如：

「造成一個堅強海軍，使任何國家，倘欲阻止日本把遠東建成和平，（原文如此）繁榮樂園的高尚努力，都要遭受悲慘的痛擊，這對於日本是有絕對的必要。」

有一本手冊，提到×××之不能明瞭「日本真意」，竟誣之爲「執迷不悟」。他們不時宣傳日本奠定「世界和平」和爲「和平」計而復興中國的「神聖任務」。即如：

「倘若日本國不盡速完成其三大政策——所謂三大政策便是：中日合作，使僞「滿洲

「發展爲獨立國，以及增強軍事力量——那麼日本便不能維持遠東的（請猜下一字是什麼！）和平了。」

這些小冊子中，自然也充滿着救世主的思想，站在世界大同的立場上發言：

「領土，國富和人口之合理分配，便是國際和平的焦點。建立世界和平，一向是日本的目的。世界上再沒有一個國家具有拯救世界的使命，能如日本之大的。」

爲什麼日本軍人會具有這種半法西斯，半社會主義和斷然反對資本主義的思想呢？還有種種理由：

第一，日本陸軍多少反映着武士時代的傳統；在舊武士時代，商人原是鄙人鄙視的。軍人們把正統派資本主義，認作是比較晚近的產品，而不是日本地道的產品。陸軍對共產主義厭恨而又恐怖；有趣的一點是，他們認爲共產主義的產生，是由於資本主義的腐化所致。日本乃爲共產主義的指責資本主義，因而對二者都加以攻擊。

第二，大多數日本士兵和軍官，都是貧農子弟。貧農都認爲他們是爲城市中的商人而

犧牲，陸軍人員便把這種態度反映出來。

第三，軍官們厭惡日本金融資本的「國際性」。他們知道這些財閥，因為賴航海，保險，銀行和貿易而發財，故主張愛好和平反對戰爭，於是反對過度的軍事預算並支持內閣中的文職大臣。

第四，陸軍以爲工業界中人，以獲得利潤爲目的，必不能充分供給一個龐大戰事機構的需要。顯然，資本家們是要賺錢的。激烈派軍官們，以爲倘若以利潤歸之國家，則軍需品的生產，必更能經濟，日本國力將更能增強。

日本陸軍歷來是站在保守派的壁壘內的而竟具有這樣「激烈的」思想，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奇異的現象，在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指出：無論陸軍如何反對資本主義，尙未至攻擊資本主義的根本原則，就是尙未攻擊土地所有權，生產所有權，以及由勞動力中獲取利潤的權利。

陸軍中左傾思想的演進，自然要和日本的財閥，三井和三菱暗中發生激烈的衝突。這

一點，我們便要在後一章中敘述。陸軍中的激烈彩色，也會造成歷史上的一九三六年二月
的最大改變。這種情形，以後也要敘述到。

板垣與關東軍

日本的陸軍大臣，大約是天皇以下，日本的最重要人物了，現任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
中將（按平沼內閣瓦解後日本陸相已由畑俊六繼任——譯者），他生於一八八五年，降生
於日本北部的一個個農家庭內。他在一九〇四年任爲軍官，在一九三二年任爲將官，時年
在四十七歲。他曾作過關東軍的參謀長。一項奇異的事實是：當一九三八年，板垣任陸相
時，他的大名，尙未列入包括二萬五千人名在內的日本『名人錄』上。在日本，一個人可
以由完全默默無聞的地位，幾乎在一朝一夕之間，取得莫大權力。

板垣的重要性，多半由於他所擔任的職務的重要而來，由於他個人地位關係而來者較
少。日本陸軍中，沒有一個單一的英雄或領袖。明天板垣就許倒台；繼任的人或者也和拖

不相上下，而政策則繼續不變。慣例是由一羣軍人輪流任職；事實上沒有日本的毛奇(Moltke)或基深諾(Kitchener)，甚至也沒有日本的史利芬(Schliffen)。相反的，却有幾個半毛奇，半史利芬，集在一起工作，各以其專長貢獻於全體。在日本，統率通常是具有混合性的。

正如各國陸軍一樣，日本的陸軍中也有派系。就中最重要的一系，就是板垣所領導的駐屯「偽滿洲國」的關東軍參謀團系。這些關東軍系的軍官們，是日本陸軍機構中的「少壯軍人」派。他們自成一體，所謂關東(註一)，是遼東半島頂端的名稱，偽「滿洲國」的一部，日本駐軍於關東地方，已達三十四年之久，始於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結束之後。因此，關東軍的軍官，成爲日本佔領中國東北和全中國的急先鋒。關東軍並不成爲獨立的一支軍隊，乃由日本常備軍中各師團混編而成，正如英國常備軍之駐屯印度一樣；

(註一)在英文中，關東(Kwantung)和關東(Kwantung)兩個名詞，須分辯清楚，前者係山海關之

東，後者乃以膠州灣爲首之一省。

然而關東一軍，却具有極特殊的傳統，而成形單一的組織。關東軍的軍官們，緊密的團結爲一體。自從一九三一年以來，實際上並不僅是日本軍人統治日本，乃是日本軍人中的關東軍一系，統治着日本。事實上並不是全體軍人都有勢力，乃是此一特殊的關東軍中的軍官們，特別的佔勢力。在日本的五位死後大將中，有三位是屬於關東軍系統之下的。

主要的，這種事實所以演成的原因，乃是因爲板垣和他的關東軍系，是構成一九三一年滿洲事變的導演人物；由於滿洲事變使日本佔了中國東北，因而展開了日本歷史上最新的一頁。自此以後，所謂「滿洲國」的中國東北，便在他們的羽翼之下了。是他們發明出來「滿洲國」。是他們製造出來「滿洲國」。這些軍官，在當時尚不過是校官階級。他們是暗地操縱着參謀本部的人們。板垣便是其中的領袖。板垣的同僚中，尚有土肥原大佐和石原大佐二人，自從很有一番成就，我們就要敘述到。另外一點，關東軍是日本陸軍中最富於激烈色彩的。主持出版陸軍手冊的，便是關東軍少壯軍官；他們的激烈思想是書籍的。

據說關東軍司令官，並不以為他是向參謀本部或陸軍大臣負責的，乃是以為他祇向天皇個人負責。所以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因為關東軍司令官還同時兼任日本駐偽「滿洲國」大使；換句話說，他便是偽「滿洲國」的最高主宰者，而偽「滿洲國」又是日本的無上至寶。無論關東軍司令官是否和天皇發生這樣密切聯繫，但關東軍人却真的依此假想而行動。關東軍的行動，好像一個另外的機構，獨自形成一個最高軍事團體。

板垣是很負衆望的。他是日本人所喜歡的一個軍人，少說話，多作事，一個簡單平凡的人物。他是一個胸中擁有廣大政策的軍官，面面都能照顧到，所學不專於一，並不像石原之爲蘇聯問題專家，也不像土肥原之爲「中國通」。板垣被稱爲日本最英明的軍人，他的最大成就，不用說就是製造「滿洲國」；他更是「冀東自治政權」的發明人；由於這一特殊政權，致使中國關稅收入減少了數百萬元，這我們將在第七章中敘述。板垣很有一些濃厚的左傾彩色。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他曾說過：「日本政府必須實行計劃與統制的辦法，必須由輕工業轉至重工業，由資本主義轉至統制主義。他極力贊助關東軍的企劃局，由

於這一企劃局設計，致使偽「滿洲國」形成了一種極權主義的試驗所了。

日本的最重要軍官，次於板垣的，大約就是石原少將了。他曾作過關東軍的副參謀長，以後又作過參謀本部的作戰局長，現任舞鶴要塞的守備司令（舞鶴是隔海與蘇聯領土相對的一個港口）。石原生於一八八九年，爲山形縣人，四十七歲陞任將官。據說他是一個虔信宗教的人，他幾乎爲所有少壯軍官所崇拜；因有所謂石原「崇拜風尚」。他是對蘇作戰計劃的起草人。他相信日本的軍事目標在於北進，他極力反對侵華戰爭進至華北範圍外。他以爲——至少有一個時期以爲——進至中國南部是不安全的。日本之侵占內蒙，以斷絕中蘇關係，多半是依他的主張而進行的。

另一個佔有重要性的關東軍人，便是小磯國昭。他生於一八八〇年，在瀋陽事變時，任爲軍事局長，曾和板垣密切合作。他也曾一度作過關東軍參謀長，後來便作了朝鮮軍總司令官。小磯也和板垣一樣，是深帶「社會主義彩色」的，也是偽「滿洲國」經濟試驗的計劃人之一。他除屬關東軍系統外，也是另一集團中人物，即所謂「十二期」陸士畢業生

，原來日本軍官，在陸士同期畢業的，都要團結在一起——正如美國的 West Point 軍校一樣。小磯更有幾個出色的同期畢業同學：如前任陸軍大臣荒木大將，前任陸軍大臣杉山大將以及新任華中軍總司令的畑大將。最近小磯又作了內閣大臣。

此外，還有兩次郎大將，他是老派軍官中人物，現已編入預備役。他曾歷任關東軍司令官，朝鮮總督和陸軍大臣等職。他是一個肥矮而結實的軍官，具有槍彈式的腦袋，出生於九州的一個山村內，他在幼年時候很貧窮，他在十四歲時曾跑到東京去，立志要在將來作個大將。在他走向東京的途中，他曾有一次因飢餓而昏倒過去，但他爲預防不能達到目的地起見，便在頸上綁上了一塊招帖，上面寫着一個駐在東京艦援助他的朋友的名字。（按其用意爲使看見他昏倒的人，能依招帖上姓名，把他送到東京——譯者）。他是一個有堅強意志的人，日本人說他喜歡酒和笑。一位美國政論家雪銳（James A. B. Scherer）在他的『日本向世界挑戰』（Japan Defies The World）一書中，曾把兩次郎比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說他是隱而不現的但是實際的日本獨裁者，他是日本的真正統治者。曾兩次郎看到這

本書時，他的朋友說他是被人弄呆了。(註三)

在一九三九年，日本的關東軍司令官——自然也兼任駐僞「滿洲國」大使——是植田謙吉大將。他有一次因被朝鮮志士所刺，以致傷失一目。植田的地位，一般認為不甚重要，反不如他的部屬如東條英機等重要，東條原為植田的參謀長，至板垣任陸軍大臣時，纔把他昇為陸軍次官。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東條曾預測對蘇聯作戰，並曾說日本必須準備對中蘇二國同時作戰。

怪誕的土肥原

在日本國外，最著名的日本軍人，便是素稱為「滿洲陰謀家」的土肥原賢二中將了，他

(註二)日本頂不喜歡正式或隱匿外國記者或作家出境，但他們也同樣頂不喜歡響鏡的著書。據說有一天，有人打電話找響鏡，告訴他最好即刻離開日本，因為他的女孩子在美國病了。響鏡在美國本沒有女孩，但他明瞭了這種暗示的涵義。這是日本間接行動的一個代表作。

曾主持日本軍部特務機關多年，由於他和中國人屢屢進行秘密談判，以致使他幾成爲神祕人物。土肥原生於一八八三年，爲岡山縣人，幼年時候很貧窮。他在軍校中名列第一，以後成爲中國語言專家，中國話說得極好。他是很好交際的，性情活潑，具有自信的儀表，孜孜於談判不倦。他在四十九歲時，晉爲將官階級。

土肥原的主要任務，在於造成紊亂局面，然後於謀紊亂局面的解決中，使日本佔着便宜。他是一個「糾紛安定人物」。他的技術，是專於跑到糾紛不清的地方去，利用當地政治情況的不穩，和當地的人往來接洽，取得他們的信仰，然後作成一種解決方案。他有接觸得到適當人物的天才，更使這些人物喜歡他。他有實際辦事的能力，對於任何困難問題謀實際解決，他都體安之若素。他有很堅強的「大亞細亞主義」的情感——雖然「大亞細亞主義」，是否是行得通的理想，仍待證於將來。

土肥原居留中國多年，學會好幾種中國方言，和中國的政客都很要好。他最早的一項任務，是接洽中國安福系領袖，使他對日本之踴躍進佔北京，更以過度的代價，盡其盡

轟動日本，當安福系倒台的時候，土肥原曾偷偷運走一櫃安福領袖——置其人於一洗衣籃之內。土肥原與中國軍閥們，不斷的眉來眼去，更到處收買中國武人，正在瀋陽事變（一九三一年）之前，他回到日本軍部述職，第二天，他便作了瀋陽市長。幾個月以後，他又在哈爾濱出現，充任當地的日本特別軍事使節團的團長。他到來之後，中國人便自相「打起仗來」，這使他感覺有以軍隊——自然是日本軍隊——佔領哈爾濱的「必要」。不久以後，幾乎同樣一件事，發生於長城以北的錦州，為時恰在天津趕巧「發生」暴動之後。

這次天津事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事變發生之時，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正當土肥原到天津之後不久。由於這一事變，致使前此安居日租界的清遜帝溥儀，「被迫」而脫逃。土肥原和溥儀兩人，是很好的朋友，因為幾年以前，當溥儀遭受基督將軍馮玉祥的威脅時，土肥原會把他偷偷運出北京。當天晚上，十一月十日，土肥原和溥儀在天津「失蹤」了；但不久之後，他們又出現於大連海濱上，正坐在日本的小艇，怡然自得。自後土肥

原便擁有了溥儀，直至時機到來之後，便把他作爲「滿洲」的傀儡。

土肥原偶而也有失算之處。有一次，他想使一個北方將領商震，脫離蔣委員長而自立。但商震不受其誘惑；在一次重要的約會上，商震曾托病而未與土肥原會面。他所托的病，是受煤炭煙所爛；說他因坐得離火爐太近而致病。中國人因此而大肆嘲笑，但土肥原却沒有快樂的心情。又有一次，他曾和山東已故軍閥韓復榘開始秘密談判，要使他投降日本。韓復榘跑到土肥原在濟南的祕密司令部內，但拒絕接受土肥原的條件。如是土肥原惱怒起來，嚴韓復榘若不接受日本的要求，便此生永不得走出這間房子去。韓復榘拿出錢來看「下說道：『那好極了。現在是十一點三十分。在我到此地來以前，我會告訴我的部下，說我倘若在半夜以後還不回去，便把城裏所有的日本人都殺了。祝君晚安吧！』這弄得土肥原毫無辦法，終於放走了韓復榘。

土肥原的最大成就，除利用溥儀爲「滿洲國」傀儡外，便是努力逐漸分化華北了。這雖的目的，在於使華北五省脫離中央而獨立，更不經過戰爭而使其成爲日本傀儡區域。這

着，險一些讓他大功告成。但他和板垣合作終於成功的造成「冀東自治區」了，他終於成功的成立了「冀察政務委員會」，這一委員會削弱了中央在這兩省的權力。他的辦法是陰謀和收買並用，然而他終究未竟全功。但在戰爭爆發以後，土肥原的工作，仍有價值，因為由於他的努力，致使中國人民的抵抗力量減弱了——至少在華北是如此。

戰爭開始後，土肥原調任為某一戰區的師團長。這一師團在山西戰場上遭受到了重大損失。土肥原在國內的名望，遠不如他在國外的名聲大。在東京，他的重要性，往往被人看得很低，但在這本書中，我們却要時常提到他。

其餘的軍人

在我執筆此書時——一九三九年四月——在華日軍共有四大部分。首先有關東軍，駐屯長城以北和蒙古一帶。其次為華北駐屯軍，總司令部設於北平和天津。再次為華中軍，沿長江流域作戰，以漢口為總司令部。最後為佔據華南頂端的廣州的一小部分隊伍。這四

支軍隊是不相聯繫的，沒有統一的統帥。每一支軍隊，都是獨立的，祇聽從命令於東京，由板垣來總其大成。這四支軍隊的衝突之處很大。

華北軍司令是杉山大將，他年於二八八〇年，曾任教育總監，並在第一次近衛內閣中作過陸軍大臣。他繼寺內大將之後，要為日本將官中最稀少的貴族出身的人物了。華中軍的第一任司令為松井石根大將，他已為退職軍官，曾作過一種流氓組織的『大亞細亞同盟會』會長。松井的身材很小，體重僅九十九磅，後因不為少壯軍人所擁戴，更因其作戰死亡奇重，而奉召回國。這幾軍人，過去以及現在，都不屬於關東軍系。

松井還有一點詩人名聲，他最近一首大作是：

未識長江何處源，

夢攀中國萬重山；

國際聯盟何擾攘？

「皇軍」直指王道前。

——亞細亞雜誌，一九三八年四月號。

另有一位軍官，他的重要性，雖在現在爲板垣所掩蓋，但有很大潛在力量，這人便是梅津美治郎中將。他以「商人派」軍官見稱，素來說不喜關東軍左翼的社會理論。他歷任陸軍次官多次，曾締結何梅協定，但他的大名，也不見於日本「名人錄」。梅津的爲人，有如英國的最上層文官，祇在暗中握有實權，他對陸軍省的常務官，擁有很大的控制勢力。他被稱爲「陸軍中最強有力的分子」，在一九三六年的叛變中，他曾出來任勞任怨的作肅清軍隊工作。他是一個極端謹慎的人物。日本人時常引用一句諺語說：「他在走過石板橋以前，都要敲一敲石板」，看石板是否結實，然後纔肯邁步。

日本海軍

日本海軍，却迥乎是另外一回事。陸軍是激烈的，毫無折扣；海軍却偏向保守的。大部陸軍軍官，都是個農家的貧兒；大部海軍軍官，則爲商人或貴族子弟。陸軍和海軍兩方

面的抗衡，顯然是很激烈的。

陸海兩軍所以這樣不同的，是有很多原因的。就一方面說來，日本海軍學校，祇收十七歲以上的學童，而十三歲的兒童，便可以受陸軍訓練，這便是說，入海軍學校的學生，必須來自能供給四年私費教育的家庭。就另一方面說來，海軍的建立，是由明治維新以後所產生的造船業而發展出來的，尤其是和操縱海外貿易的三菱財閥，不無脫離關係，因此之故，海軍人員一向富有國外貿易思想。再說，陸軍在開始的時候，是在長州閥的操縱之下，而海軍則多少帶有薩摩閥的彩色。此外，陸軍是一種擴張國土的動力，在偽「滿洲國」不得不從事於經濟試驗，而海軍則以自衛為主。由於這些因素的存在，以致造成這一情況：就是有一個重農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陸軍，面對着一個重商主義和半貴族式的海軍。

倫敦和華盛頓兩條約所規定的海軍限制條款現已崩潰了，日本正在盡其全力來建造軍艦，以達到英美海軍水準。在一九三九年之初，據說日本正在建築四萬噸的戰鬥巡洋艦，配以十六吋口徑的大砲，這或者要為世界上最強大的軍艦了。當探悉日本不遵條約限制之

後，英美德三國，便引用倫敦條約的「梯形條款」，將戰鬥艦的最大限度提高為四萬五千噸。

我們在這裏不能詳述各國海軍比例限制的複雜問題。但對於一九三五年倫敦會議中日本的政策，却要簡略一述，因為這一政策十足表現出來日本人的性情。會議破裂了，因為日本代表為表示國威起見，要求廢止華盛頓條約的比例，主張取消英美日的「五—五—三制」。日本所要求的為海軍平等，要求與英美有同一噸數的權利；縱然對這一權利置而不問亦未嘗不可，但權利要求則不能放棄。不過日本人却不稱海軍平等為「平等」，而發明出來一句「共同最大限度」的語法來說。英美代表拒絕日本的平等要求，顯然既云平等，便要失去限制的本意。英國提議互換情報，藉使實際限制縱不可能，而至少某一國可以知道其他二國的造艦計劃。日本人拒絕這種提議，因為他們方欲探悉英美的造艦情形，而英美不能發現他們的造艦計劃。這樣，日本以其力足保持海軍行動秘密的能力，而來要價還價。對於互換情報的代價，日本人便要求平等。他們真的說出：「如果你們要知道我與

的遺留情形，我們要的代價，便是共同最大限度。」因而這一會議，便在雙方毫無互信的情況下破裂了。

日本今日最著名的「政務」海軍軍官，便是末次信正大將。他在近衛內閣中，曾任內務大臣。因此他成爲日本最富有法西斯思想的人物；他曾創造出來一個「理論隊」，用以摧毀「危險思想份子」。末次生於一八八一年，是一個著名的戰術家，和潛水艇司令，但他却以大言不慚和政治過激彩色著名。他主張日本海軍採取南進政策；他是進攻廣州的發動人；他有一次會說，必須把白種人驅出於亞洲之外，一時頗震駭世人聽聞。有一時期，傳說他要在日本建立私人軍隊；有一次，他曾在海軍總司令任內，公然稱上校林德柏（Lindbergh）是「一個間諜」。

這位海軍大將，具有日本人的通常慣性，出言毫無忌諱。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在「日本報知」上，曾載有他一段談話：

「坦白的說，像美國這樣大國，儘有自給自足能力，滿不必擁有現在這樣世界最大的

海軍。美國若沒有海軍，對其國家毫無不便之處。其擁有強大海軍，不過是國脅他國而已。倘若美國沒有這麼強大的海軍，對於全世界將是怎樣一件快事！」

其餘的重要海軍軍官，有大角岑生大將，現為大本營的一員，曾兩次出任海軍大臣，是一個富有學識和廣有見識的人；另一人為永野修身大將，亦屬於大本營中人物，為前任海軍大臣，在倫敦海軍會議中為日本代表，風度性格，均有可取；再有一人為米內光政大將，乃現任海軍大臣，（按平沼內閣瓦解後，已由吉田善吾繼任海軍大臣——譯者），他在最近曾說，倘若美國在關島設防，實為一大「不幸」事件。

第四章 日本法西斯的特質

「日本的使命是在精神和智力上來領導世界。……日本將爲新救世主的搖籃。」

——

——松岡洋右——

前樞密院議長，於一九三九年一月晉任首相的平沼麒一郎，乃以法家出身，以官僚爲職業，更是十足的國家主義者。他現年七十三歲，歷任東京的檢查官，司法省局長和司法大臣。他爲人富有政治野心，是國本社的首領該社爲一愛國團體，是具有美國三K黨和美國義勇團（American Legion）的混合性組織，共有社員四萬餘人。據稱國本社代表着「天皇，日本主義以及國家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一切優點。」

當一九三六年，在他就任樞密院議長這一要職時，他辭去了國本社的職務。據說，元老西園寺公，多年以來就阻止他就任這一官職；這位富於自由主義的老公爵，決不能信任

平沼的法西斯觀點。但在一九三七年一月，西園寺曾建議以平沼爲首相——大約是爲的要把他驅出於樞密院之外，要把他推上動盪的政治舞台上。另一位宮庭中人物，湯淺伯爵，便到西園寺的別墅去討論『拜受天皇大命』的人選。日本的首相就是這樣『產生的』。然後湯淺拜訪平沼，請其出任首相，但平沼拒絕受命，理由是責任太重，不克肩負。……兩年以後，又選出平沼爲首相，這次他無可推辭了。

平沼充分表現出日本人的性格，他爲人勤儉而嚴肅。有人稱他爲『日本的希特勒』；這是毫無道理的。沒有一個日本人能比希特勒，尤其是像平沼這樣小心翼翼運用機智的人，更不能來比希特勒；他爲人狡黠嚴苛，而不以大言惑衆爲事，他富有法律的頭腦，更是軍部的一面擋箭牌。他每夜僅睡四小時，而希特勒一向是睡到日午。在某一次經過九十分鐘之久的會議中，他祇說過一個字，而這一字還是『否』字！他喜觀射箭與比劍的運動；希特勒却毫不運動。然而他像希特勒之點的是：他也是一個獨身漢，也是一個適酒不入口的人，更是一個素食主義者。

總理大臣住在一所特造的房舍內，據說這所房屋能「防彈暗殺」，防阻地震。這所房屋的構造，有如雷特帝國飯店 (Frank Lloyd Wright's Imperial Hotel) ——該店建築，即曾逃出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屋基是建築在動盪的基石上，以抵抗地震時的震撼，房內滿佈迷津式的走路和室內的橋樑，房屋之內，還有房屋。屋內更有各種防阻暗殺的設備，有祕密的出口，有防禦炸彈的門牆；傳說是——日本人要嘲笑這種傳說，其實也不甚可靠——倘若首相在夜間遭逢危險時；可一按電紐，便立時連床帶人捲入一個鐵窖內。當林大將作首相，搬入這所房內居住時，曾宣稱，縱然他自己夫人，也不知道他確定睡在那裏。這時正是一九三六年的大叛變之後，內閣大臣們仍然有些恐怖，但平沼之前任首相近衛，却極不喜歡這所房子，祇用以爲辦公室而已。

我曾引用過平沼所說的話，從他的話中，可以看出他的文筆，很有些「可觀」之處。爲求其筆調逼真，這裏還有一段他親口脫出的話：

「傳說日本國策是帝國主義的和侵略的，殊爲遺憾。(?)這種論調，是昧於(?)日本

真正的動機所在，以致造出這些無稽的謠言。(?)……任何讀過日本歷史的人，都該記得：自從建國以來，我們的目標，一向就是和平與安全。(?)……日本國策是以博愛為基礎，以求「全體的向上發展」。我們希望以此種精神，首先及於本國人民，然後傳之於遠東，第三步再擴大至「世界各處」。

文中引用號內的字句，是我所加的。這自屬當然。(註一)

平沼深知日本首相的任務，是要在激烈派陸軍和保守派工業家之間，作一個仲裁人——假若他力能出此的話。他尙不能感覺這是件容易的事。然而他以小心翼翼的姿態，正在力謀找出一個折衷途徑。最近他說，資本主義並不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罪惡」，但須顧及全社會的福利，不可用為私人謀利的工具。平沼心目中，正和若干日本人所想的一樣，要想創造一個新社會，但却又不敢拋棄舊社會。

(註一)這一章內所引用的話，都是從「日本報知」報中而來的，該報是美國人所經營，編得很好的

一種東京日報。

法西斯主義在日本

本報譯稱爲法西斯人物，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對法西斯在日本的地位，作批評性的檢討。日本是一個法西斯國家嗎？我們當然知道，在防共協定上，德國和意大利是日本的盟友。我們知道，日本雖然假借一些社會主義思想，而是激烈反共的國家，正與其他法西斯國家相同。其餘情形又如何呢？關於其他各項法西斯特點，這一專攻「效譽」的日本人民，還取得一些嗎？

法西斯主義是因樣迷離，極難捉摸的觀念。或者我們可以列舉出法西斯的各項特點，來看日本具有多少這些成分。第一，法西斯主義的特色，在有一個「全智全能的領袖」(Fuehrer Principle)，在有一個單一的個人作極權性的統治，要有一個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式的人物。在日本，並沒有這樣一個人。天皇祇有一個象徵，並不是領袖。第二，法西斯國家，乃是由一個唯一無二的大眾政黨來統治，例如德國的納粹；在日本却沒有這樣一個大衆

政黨。第三，法西斯主義，是由一個極權的私人軍隊來作保障，例如意大利黑衫隊；但在日本却沒有什麼衫隊的組織——有的祇是穿褐色軍服的正式軍隊。

通常馬克斯主義者對法西斯主義所下的定義說：法西斯是私人獨佔資本主義反社會革命的最近掙扎。我對於這種定義，並不認為十分滿意，因為這一定義，完全忽視了法西斯主義中的大部革命成分；完全忽視了法西斯主義抄襲多量馬克斯主義的事實，沒有顧及到法西斯主義至少要以重建社會秩序為藉口，而在新社會秩序下，若干資本主義的氣焰，都被滅煞不少。在法西斯主義下，資本與勞動，都置於國家的淫威下，要以國家為政治經濟威權的最高形體。從這種觀點上看來，日本自然是一個法西斯國家——雖然資本家仍在掙扎着。

再者，法西斯主義是講種族說的。在這一點上，日本是法西斯國家，因為日本人深信日本種族的純正。法西斯主義，只有國家主義在內，其存國時存亡，其亡國時亡國。這幾點上，日本的政教，尤以法西斯的特徵式。法西斯對進行戰爭，其存國時存亡，其亡國時亡國。

爭。法西斯要剝削公民自由，日本亦然；但公平說來，總得指出，日本政府並不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政府那樣壓迫人民之甚。日本的政客，仍在相當自由下，進行論辯；日本的工會仍然在舊日的模型下存在，罷工雖爲人所非難，但仍認爲合法；日本報章，雖在耳語而不狂吼，但仍能發出其呼聲。

法西斯是反塞姆特人的（反猶太人——譯者）。在這一點上，有一很妙的故事。日本人看見德國的反猶太人，很有用處（蘇聯之反富農，也發生同樣作用）；所以也想找出一個對象來攻擊，因爲對一羣毫無反抗力的少數人民，加以攻擊，是減少國內危機和增加國民熱情的最妙法門。如是日本人也在鼓勵反塞姆特的言論和表現。他們需要有一些人，不僅有中國人，來作攻擊的目標；結果他們找出來這一當然替罪羊，猶太人。（實在說來，他們很難來排斥中國人，因爲官方的言論，總是說日本正在「解放」他們的中國「朋友」。）然而反塞姆特的運動，撒頭撒尾的失敗了。理由是：日本國內並沒有猶太人，日本人民不明瞭反塞姆特人是怎麼一回事。（註二）自然，倘若日本人願意指出來他們所真正認爲

的敵人，倒也很容易辦得到；拿出白人來好了。從這一點上，發生出來一個矛盾點，白種人，也就是希特勒所稱的阿里安人，才是日本的猶太人。

最後，法西斯主義還有一項我們可以名之為極權性本能的特點，所謂極權性本能，就是在一種威權制度內，屈服於國家統一和一體性之下的本能。這種本能，當然在日本是存在的。事實上，極權性本能在日本存在的強烈，很可以說，日本人滿不必採取法西斯的補充理論。一種發達性制度，在日本是無必要的；因為無論如何，每個人總歸是服從的。法西斯的大規模訓練機構，是無用處的，因為行動一致的觀念，已經深印入日本人的國民性中。有陸軍和天皇，便足夠利用的了。

然而在日本却有幾個極端派政客，明目張胆的信奉法西斯的觀點。譬如以白鳥敏夫爲例罷！按白鳥曾爲外務省發言人，現爲駐意大利大使，將來或有一日成爲一個右傾的外交家。在他最近接見合衆社訪員侯握德（Anne Howard）時曾說：『我歡迎法西斯這一名稱

（註二）但日本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宣佈，任何由德國運出的猶太難民，不得進至日本在華佔領區內。

，正如我黨國體主義三詞相同。我們國內已經飽嘗盎格魯撒克遜的影響，現在便是我們和德意兩國相結合的時候了。美國的「琉璃宮」似的民主主義則與蘇聯的共產主義，手摯手的進行着。

★ ★ ★ ★ ★

在理論上，日本是君主立憲政體（屬於特殊一類），依議會民主政治的機構而運用。這一種裝飾品，仍然放在那裏未毀；日本仍然是實行公民普選制度（起自一九二五年）；有貴衆兩院的議會；有內閣與樞密院；並有政黨制度。但議會每年祇開會幾個月，更可依天皇意志——即接近天皇之人的意志——而開會；內閣幾乎可以爲所欲爲，毫不必顧及對於議會的責任。日本的兩大政黨，政友會和民政黨，都在沒落中；在現任內閣中，祇有兩位政黨中人物。此外，倘若陸軍不喜歡某次選舉的結果——例如一九三七年五月的選舉結果——則大有其獨立方法，以謀抵制。那一次選舉，在某一方面，是對軍人的一個責難。於是軍人便立刻挑動對華戰爭。

爲剷除議會制的軀殼，爲建立單一的法西斯性和極權性的政黨，以代替有以黨的運動，在幾年以前就開始了。站在這一運動背面的政客，有平沼男爵和末次大將；這一運動的領袖，便要屬之於後來作首相的近衛。這一機構的組織，假用一個漂亮名稱，名之爲『國民精神總動員中央聯盟』。但這種計劃瓦解了。近衛對於這種辦法，感覺有些難當，其餘各領袖也畏縮不前。顯然，他們恐怕日本尙未達到這樣正式實行極權制的步驟。其後便忙着應付對華戰爭，以致使這種運動有些不必要。

單一政黨的創始人之一，爲一出色的過激派少年軍官，名爲橋本欣五郎大佐；他在二九三六年的叛變之後，編入後備役，以後他的大名，又和『巴納號』事件同時出現。橋本曾組織過一個『大日本青年黨』的團體；這一組織，大概是有陸軍作後盾的。當時陸軍正在非常厭恨政治現狀。橋本大佐和其黨團的國際思想，值得一述。祇有不不斷的引用他的言論，纔能把日本這一要人的激烈觀點表現出來：

『英美法等國，正是西沉的落日……國社黨和法西斯，乃是懸在晚間天空中的新月。

蘇埃維乃是夜初的明星……但這一明星，祇能照耀天空的一角。一切都要取決於大日本的朝日……我正在高瞻遠矚，訪求純正熱血青年，爲帝國前途而努力，而帝國國策乃是要在八荒之中由熱火來寫成的。」

現在法西斯在日本的主要表現，便是國家總動員法，這一法案，雖然在議會中遭受若干大膽議員的激烈反對，但終於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通過。該法的性質，是授權政府行動，乃由陸軍所主張，意在使政府能完全統制全國的富源和生產力。起草機關爲政府的企劃院；依條文中規定，可使政府有下列大權：

決定工資和工作狀況

統制出口或入口

徵用貨物，工廠，土地，房屋，礦山和水利

確定運輸費

積存原料

製定職業統計

補助工業

檢査出版物

這當然是一種很完備的極權主義，但另一方面，幾乎一切政府都要在戰時採取極權主義行動。英國和美國，在大戰時也曾出此。現在總動員法所規定各點，還未完全實行。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對該法實行上，曾發生一度劇烈的爭執，當時大工業家和文人，唯恐其終於要社會主義化，乃集中全力，作最後一個堡壘的戰鬥，反對實行該法第十一條，原來這一條規定要由政府來統制私人利潤和公司紅利。戰鬥中，陸軍略行退守，結果成立一項折衷辦法，就是在戰爭進行中，限制任何企業的利潤，不得超過十分之一。（十分之一的利潤嗎？很不錯呢！）

另一種極權性設施，就是新近組成的『對華院』（按已改稱『興亞院』——譯者），該院將全盤統制日本在中國佔領區內的開發。這是根據統制偽『滿洲國』的前例而來，關

於「滿洲國」的情形，我們在後邊就要檢討的。

★ ★ ★ ★ ★

對日本傳統的政黨，略爲一言。籠統說來，民政黨（佔有一百七十九議席）是屬於「自由派」，而政友會（佔有一百七十五議席）是「保守派」；但究竟於二者之間，很少有什麼區別。民政黨是有點代表着商業，工業和城市社會，更有一時期，多少和三菱財閥發生些關係。政友會則完全是貴族和地主的政黨；有三井財閥予以支持，雖然在日本正盛行民主主義的時候，三井也從未幹過支持政友會一方面的孤注一擲的蠢事。

民政黨的領袖，爲已有七十五歲高齡的町田忠治。他是一個舊派的議會政治家，是武士家庭的子弟；他曾頭角崢嶸的作過私人銀行家，自後纔置身政界。他的左右手，是民政黨幹事長櫻內幸雄，這人的出身很低賤，幼年曾作過賣豆腐的小販。傳統上民政黨是主張對華和平，更堅持和平外交政策的，但在今日之下，它也要以其稍形不同的主張，與環境求適應，開始順風轉舵了。在一九三九年，民政黨也出而主張建立中日「滿」的「東亞協同

政友會在現在正在無組織的狀態下。自從一九三六年老總裁鈴木喜三郎博士退休以來，該黨便沒有一個單一領袖，祇設有一個包括四人的主席團；四人之中，尤以中島知久平最露頭角，他是平沼內閣的鐵道大臣，曾作過某一營業發達的航空會社經理。他雖是一個文人，然而他在軍事的觀點上，却可稱為陸海空「三角恫嚇」人物；他先服務於陸軍，繼入海軍機械學校，最後留學國外習航空。他是日本人中第一個在美國取得航空駕駛證的人。中島之為鐵道大臣，一部分原因，是由於他富有和正直。在他任為大臣時，竟有三位前任鐵道大臣，均以被控貪職而入獄。

在一九三九年初，據說前任關東軍參謀長小磯大將，將為政友會總裁。若得他出任，自然很可符合當前潮流的。

近衛文麿公爵

「在我當學生的時候，我是一個憂鬱無聊的青年。極喜讀西方的激烈派作品。」

——近衛文麿——

在亞洲今日最惹人注意的人物中之一，就是這一機警過慮而個性又極堅強的近衛文麿公爵，他自一九三七年五月至一九三九年一月間，出任日本首相——但他自始就未嘗願作首相，並極厭惡之——其後改任不管部大臣。去年夏季，我曾和他會面於東京附近他的「荻窪別墅」內。這一別墅窗前，正對着一座起伏的深谷，很有英國敘利郡（Surrey）或美國康內克州（Connecticut）的風味，祇是滿生荷花的池塘，有些不同而已。

在日本人中，近衛的身量算是高的，幾有六呎。因為他這樣高，所以他厭惡旅行；日本火車上床鋪，不能使他舒服的躺得下。面色光澤，容貌秀美，鬚剃精光，頭髮短剪，（他每隔五天到理髮店一次），這使人看來，顯得比他真正年紀還要輕。他在四十六歲，作了首相，這是日本歷史上最年輕的首相年齡（祇有一個例外）；以四十六歲的年紀而論，在日本還不算脫開幼稚時代。在日本和在英國一樣，是很重視年齡資格的；一個日本人

在五十五歲的年齡上，可認爲是後起的青年議會政治家，正如英國人的觀點一樣。

近衛是一個貴族。他的貴族式的手指，似乎有八吋長。他的儀表是很莊嚴的；頭抬得很高而歪着；他的目光由長長的睫毛下射出，大有目空一切之慨。他似乎有些像英國首相巴爾福（Balfour）的神氣；能給人以政治上愛美主義的印象，他似乎是缺乏氣力——或者是心中煩悶；在每一句話之後，都有一歎息和呼吸一停的聲音。他的沉着性很大，他的謙卑性也大。他是日本人中拒任首相的很少幾個人中之一；當一九三七年他終於負起大任時，曾宣稱他的才能不足勝任。他的幽默感是被認爲很奇特的。

他的朋友說他有些傾向於頹廢主義。當他在一九三四年到美國去的時候，曾在華盛頓打高爾夫球，但打過二三孔之後，他便歇手不打了。他在上午十一點鐘以前，很少會客，他的不守時刻辦公，往往使他的祕書們失望。有一次，正當議會討論總動員法時，他不願出席議會，竟假脫身體不適，足足躺在床上星期一；東京的新聞記者，稱之爲『躺下』罷工。爲使他最近一次廣播講演能準時出席起見，他曾在城內住了一夜，而不願從鄉下現跑

來。當時二十分鐘的旅程，以應上午十時的講演時間；上午十時在他看來，尙是喜傲的早晨。

他屬於日本的最大名族；他的血統之特殊，以致使日本的科學家，真個建議要試驗全國官吏的血液，以錄取「O型」血球的官吏；因爲這種型態的血球，便是近衛所具有的。近衛是出身於宮庭貴族的五大門閥之一，這五大門閥都是日本皇后所由選出的藤原一族的後裔。近衛一族，是來自紀元後一二〇二年。但近衛族中人，却把他們的祖先，追溯到古昔的時代，他們說，他們也和天皇一樣，也是神的子孫，他們的祖先「天兒屋根命」，曾歡迎過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降臨於世。

近衛於一八九一年十月，降生於東京。他是近衛篤磨公爵的長子，這位老公爵曾作過貴族院議長——有如英國的大法官（Lord Chancellor）職位。近衛老父，是元老西園寺公的知友，當西園寺適任駐維也納大使時，曾把這位老公爵攜帶去。三十五年以後，西園寺也同樣的把現在這位年青的近衛帶到國外去；原來在巴黎和會時，近衛曾作過西園寺的祕

書，這是西園寺培植青年的又一例證。

近衛的母親，在近衛出生八天以後就死了。他的父親，作了兩首詩，一則輓他的亡妻，一則歎他的幼兒，深歎這孩子「此後需由乳母來撫養了。」近衛老父，在四十一歲時死了。自從一九〇四年起，少年的近衛，便成了無父無母的孤苦伶仃的不幸孩子，手上也沒有多少錢。據說少年的近衛，是「悲苦窮困的，深以社會不公正爲念，因而吸收了馬克思的哲學理論。」

真的，近衛先是考入東京帝大，後來跑到京都帝大，去聽激烈派經濟學家馬克斯信徒河上肇教授的講演。近衛在這時，已受了托爾斯泰的影響，曾寫了一本關於社會正義的小書。他決定要放棄貴族頭銜，（註三）跑到美國去久住。他自己說：「我開始對社會科

（註三）親野的誤呼，他不按日本人所普通歡迎。我的朋友岡田君（岡田會）告訴我，日本的大政治家

河上肇博士曾經兩次拒絕貴族頭銜；這人是三井家中顯赫人物，現已被暗殺。最後他向憲法府

爲原爵，一部分理由是因爲他這一民主而文民主的人，討厭別人不斷的叫他博士（他是美國麻

省工學院博士）；但這種計算沒有成功，因爲自後別人更稱呼他爲「河上博士」起來了。

學感覺興趣了。河上博士給我兩本書，一本是史巴哥所作的馬克斯傳（*Life of Karl Marx*, by John Sharzo），一本是意大利教授勞利作的現代社會問題（*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 by Achille Loria）。『當我看見近衛的時候，我會問過他關於他的馬克斯「時代」的事情，他笑了，但他的祕書却紅着臉，怨我不該提出這個驚人的題目來談話。』

其後，一件關係重大的事情發生了。一次少年近衛去拜訪他父親的老朋友西園寺公爵。近衛這記着說：『我第二次見他的印像並不好，因為西園寺（至少比近衛大四十歲）拿我以長者之禮相待，一慣用「閣下」敬語稱呼我，而我當時祇不過是個青年學生而已。我以為他在敷衍我，所以以後我沒再去拜訪他。』在近衛畢業以後，又有一次去拜訪西園寺。這次，這位老人『以直言無隱的態度』談起話來。他看出這個青年人內心奮鬥的熱情，乃給他以安慰和忠告。『西園寺說我將來應當作府縣知事。他以為每一個人都能作府縣知事，因為他自己便在十八歲時作了府知事。當我說作府縣知事并不容易時，他便勸我加入政黨中活動。但我却沒有加入政黨的勇氣。』西園寺逐漸對這位少年人生起興趣，最後便

教他和他一同到巴黎去了。

近衛回到日本之後，把他的馬克斯思想一古腦兒的忘了，在貴族院中取得了世襲的議席，并在一九三三年作了他父親作過的貴族院議長。他除掉站在這一職位外，一直到作首相之前，在政治上並沒有什麼活動。

他所以能做得起首相的，首先因為他被天皇所寵愛，其次因為陸軍尊敬他，再次因為他在政治上是獨立的，沒有什麼黨派關係操縱他，不必去滿足某一部分人的要求。他沒有敵人，也沒有什麼個人野心。然而他并不願意居在首相位上，他因為處在一個有責任而沒有實權的不幸地位上，曾有幾次想要辭職，但戰爭到來了，他要再想退職，便怕有傷於國家體面。

他曾兩次的被迫而改組內閣，因為陸軍的政治要求越發壓迫上來。他曾辭退了外相廣田宏毅，更在一九三八年認可板垣出任陸相。幾個月以後，發生了總動員法的危機。他的文職大臣們，和軍人們公開的發生衝突；他的外相宇垣一成，因不主張成立「對華院」並

主張開放長江或說日本在華軍事壓迫，對英國謀步，而不得不辭職。陸軍要求對任何事，都有最後決定權。因此，經過相當時期之後，近衛也退職了。然而很難看出來，他和陸軍的意見有什麼「根本」不同之處。

近衛和一個高貴家族毛利尚範子爵的次女結婚。他有兩個弟兄，一個是詩人，另一個是著名音樂家，在一個奏演西方音樂的東京舞台上作領班。他有兩個兒子。一個是很活潑的孩子；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讀書，在校中是高爾夫球的選手，被全班推為最有希望的學生；但在畢業考試未能取得學位。當一九三七年十月，羅斯福總統在芝加哥演說，斥責侵略國家時，年少的近衛說：「這篇演說沒有什麼……或者至少我希望它沒有什麼。」當他又親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對議會發言時，他說：「說起來或者不敬，但父親的演說，並沒給我什麼印象。」這個少年現在東京，準備從事新聞事業。他父親的好朋友，同盟社社長岩永裕吉，給他一種第三決作事的職位。

近衛在首相任內，不願極大的壓迫，而努力採取折衷路線。他的主要觀念是要迅速

得帶帶的揚揚，雖在取消帝制南京政府之後，他仍願找出途徑，來和蔣委員長談判。祇要他能夠表示所謂「誠意」(？)。有一次，有人問近衛說：英法的團結，是否能使日本對德意結合的功量，減輕信仰，更是否能使日本看來，可以減輕反共協定的價值。他停了很久，然後提高嗓子答覆說：「噢！但我們也希望英國能加入反共協定啊！」

當希特勒於一九三八年十月，取得蘇台區時，近衛的賀辭，是最先接到的賀辭之一。

貴族與貴族院議員

日本貴族院的組織，是很特殊的。首先是世襲的公爵和侯爵；其實這一方面的議員很少。因為日本人祇有在具有爵位的父親死後，他們子孫纔能成為貴族；貴族子弟，並不像在英國那樣，先取得低級爵位，以等待世襲爵位的臨頭。其次是其下各級的貴族；互選貴族院代表，任期七年。再次是天皇任命的貴族院議員；多是一些著名的教育家，科學家等等，就中有的畢終身職，有的是任期七年。最後是每一府縣中由十五個納稅最多的人，互選

一人，任期七年。（按一九二五年以後日本貴族院多額納稅議員之選舉改爲：在北海道及府縣由百人中互選一人或二百人中互選二人——譯者）

日本的貴族，分爲三類。第一是皇室中人，他們都超出政治圈外。其下爲宮庭貴族，例如藤原和德川家族等，他們受有爵位已經有數百年。第三類是自從明治維新以後，所造成的貴族；這些貴族爵位的賜與方法，是仿照英國式的，由子爵以至公爵各級不同。大概說來，在七十年之內，曾創造出六百個貴族來；所以要造成這種種族制度的唯一理由，便是要摧毀昔日封建時代的貴族勢力。

在現在最出名的貴族，大約就是德川家達公爵了。他是最後一位「大將軍」的義子。假如沒有明治維新，現年七十七歲的德川，便要作現在的「將軍」，成爲日本的統治者了。這個老人，和近衛家的一位公主結婚。他作了貴族院議長二十四年——爲時正在兩位近衛作議長的中間——，在華盛頓軍縮會議時，他曾出任日本首席代表。他現在是日本紅十字會的會長，是日本「奧林匹克委員會」的主席；當陸軍取消一九四〇年將在東京舉行的

奧林匹克運動會時，他的家人最初把這一消息不讓德川知道，因為恐怕這事要使他傷心。

外務省

一個肥矮而具有堅決性格的人，紅潤的面皮，彈丸式的頭顱，身長不過五呎四吋，身寬竟也像和身長差不多，看去有三十歲的壯年氣概，在他向人表示敬意的時候，嗚嗚之聲有如鑼笛，言談幽默而清爽，這便是在一九三八年尾還做「本外相宇垣一成」大將了。（註四）

宇垣過去和現在自始至終是一個溫和派人物。近衛選他出來作外務大臣，本希望他能作文人和武人的中間橋樑。但他雖是陸軍中人，而陸軍並不喜歡他。因為當他在一九二四年作陸軍大臣時，曾裁減兩師團軍隊（約五萬人），每年減縮陸軍預算二千萬日元，來和

（註四）宇垣的名子，有時不作「一成」，而為「常雄」Kasasui。但「一成」二字據字面解來為「第一」之意。在宇垣入軍校時，即用此名，他的成績為全班之冠。

營原的和平外交淺趣。在一九三七年，宇垣曾拜受組閣大命，但他未能組成，因為陸軍中激烈分子，不替他找出來一個陸軍大臣。次年，他們又把他驅出外務省去。

宇垣是一個很有風采而受人敬愛的人，將永遠許有出山之日。他於一八六八年生於岡山縣，屬於「岡山系」，正和平沼相同。他的出身很低賤；少年時曾當過每月賺八日元錢的教員。他設法入到軍事學校去，以後頗有軍功，曾任朝鮮總督七年。他讀過很久的書，學識很有造詣，比一般日本人自有特殊處。他喜歡飲酒。

繼宇垣之後任外相的，乃是一個外交專家，並無聲望，為一般人認為更易受軍人操縱的前任駐華大使有田八郎。因為他是一個專門的外交官，所以也從未發表過什麼政見；他倒堪稱是一個「中國通」，他出生於一八八四年，曾服務於中國東北，暹羅，中國，華盛頓和布魯塞爾(Brussels)等處。當他出任外相時，日本的報章上說，這一任命「缺乏力量」——雖然他在從前外相任內曾簽訂過防共協定。

在東京最有興趣的一項玩藝，就是猜想外務省中的辦事人員，對於陸軍所頒發制訂的

政策，作何感想。可靠的猜測是：他們大都贊成陸軍的設想，但不喜歡陸軍的手段。他們的工作，多是對於陸軍所做之事在事後爲之辯護。

然而近年以來，舊式的外務省中人員，在東京是不被人重視的。一九三八年，有十四個現任大使和公使，被冷落起來，歸於另候任用之列。日本的軍人勢力，更有一特殊之點，它似乎影響了服務於日本的外國人。現在的東京外交團中，有五位是使館武官出身。其中有德國大使奧德將軍（A. O. A.）和墨西哥公使阿久勒將軍（A. O. A.）。

和霽的廣田

廣田宏毅，是一個明敏有力的人，曾在宇垣之前就任外務大臣。從前他作過首相。一些重視身分地位的人們，說他不該在作過首相的高官之後，又輕就外務大臣。對於這一點，廣田的朋友們說，他正是作自我犧牲，祇要有益國家，他可以就任何職務；對於這種說法，他的敵人說，他見利就圖，爲人太有野心——他純粹是一個心中無時不在想做官的

八」，我聽見有人這樣說過。

廣田生於一八七八年。他從前是一個窮孩子（註五）他的父親是一個石匠。廣田沒有貴族血統，也沒有武士血統。他自己奮鬥着去受教育，曾就教於國家主義大師頭山滿而深受其影響。他一度和頭山滿結為鄰居。他在一九〇六年開始入外交界，在國外到處服過兵役。他在華盛頓很有名聲。他被呼為「最誠懇」的人，他的唯一嗜好，是搜集慈菇花莖。

廣田生平的重要大事之一，是加入黑龍會中為會員；這一團體，是在日本深入民間的二百多種半秘密性組織中，最有勢力而又最勇敢好鬥的一個。黑龍會的組成分子，乃集合深信大亞細亞主義的少年而成，雖然很早就很穩固的組織，但在歐戰以後，纔發生了很大的重要性，原先是由「壯士」組成的，所謂「壯士」，就是失業的武士，他們在歐戰維新以後，在社會上毫無地位。在黑龍會的會員中，有的是流氓，軍官，無賴政客，正牌恐怖分子，很有身分的閣員以及在亞洲大陸特務機關工作的密探。恰好黑龍會的「黑龍會」

（註五）有一次，廣田曾要求為鼓動（Drumbeat）將軍作勳章，當時鼓動正是美國駐日武官。

稱字，正和『黑龍江』的『黑龍』兩字一樣，這是否是有意的命名，不可得而知，若依黑龍江得名，也大有意義；因為黑龍江正是偽『滿洲國』和蘇聯間的國境線，正是日本帝國主義野心的最高峯所所在地。

廣田的政策，顯然是『積極』的。他在外務大臣任內曾宣佈說：倘若日本人幾時把×××提到，必要予以『殺頭』(丁)。最近他說：

『美國對遠東的專情應當完全放開手，應當深切信任日本維持亞洲和平(又一個『和平』！)和秩序的努力。全世界應當分爲三部分，分別在美國人、歐洲人和亞洲門羅主義的勢力範圍之內。』

日本人時常援引門羅主義，來證明他們征服中國如何合理。這種比擬，當然是不倫之至。美國從未以武力侵入南美大陸，來維持門羅主義或其他任何主義。

極端派的人物

於此，我們不從荒謬不經的荒木敘述起。荒木貞夫男爵大將，於一八七七年降生於東京，生長於武士家庭內，從前作過陸軍大臣，現爲文部大臣（按現已辭職——譯者），是野戰的愛國狂者，是極端派典型人物。在日本，他是公然反對蘇聯的人物。他也是一個神秘人物，更或是類似哲學家的人物。

這個老將有一個暴躁的脾氣和敏捷的口才，由於他無所顧及的講話，尤其是對蘇聯所講的話，三番兩次的造成難堪局勢。有一次，「日本報知」報的訪員，曾引載過他的話，說他在暗示，日本之所以簽訂防共協定，是由投機主義的動機而發。日本官員立時起來抗議他的論調。如是「日本報知」報開始和荒木談判。最後，該報上刊載一段簡短的啓事說：「荒木男爵大將要求「日本報知報」對渠上週所發言論，加以擴大解釋。荒木之書曰：日本之加入防共協定，除因對第三國際有共同厭惡之意外，更由於日本對法西斯各國有某種自然的和精神的關聯性；考其加入之本意，並非出於「便宜主義」而爲某目的，以犧牲道德信條。」

此後不久，荒木又接見了聯合社的東京訪員，在談話中他說：日蘇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這種意見，本來是大多數日本軍官都要擁護的，不過別人決不至笨到公開說出來而已。蘇聯人看到了不禁爲之皺眉，並訊問聯合社，這一訪問是否具有官方性質。荒木却說道：『讓俄國人來和我抗議罷！』

有時荒木的話被人聽錯，因爲他說的話太使人難懂了。他喜歡東京方式的幻想方法和抽象觀念。他說出的話，多帶有譬喻和寓言之意。有一次，有一個美國記者拜訪他，雖有一個翻譯專家在旁，却對他所說的話一個字也不能明白；這實有其事，並無虛言。他在談話時——連珠似的脫口而來——在一塊紙上亂書濫寫，然後在這張紙上鄭重其事的簽上字，把它交給來訪問的人。有時他在紙上畫虎，有時畫偽『滿洲國』地圖，又有時畫裏明其妙的圖形。

他家裏滿佈着虎頭和虎皮。依日本十二屬的算法，他出生的那個月是虎月。他謹慎的保存着草料做成的鶴和龜，這兩樣東西是象徵着壽的意思。其餘的粧飾品，有中世紀的鏡

甲和盔甲。除了這些陳列品外，他的佈置都是很簡單的。他不好喝酒，要養威斯巴達人的精神。他甘心把他的兒子送到軍隊去，和一個普通入伍兵一樣。他每天早晨要對着一個機器人舞劍。

荒木雖是武士子弟，但在少年時却是過的極貧苦的生活。在他十四歲時，他曾作過一個大豆工廠的學徒。後來他進到軍隊去，參加過日俄戰役，在歐戰時，他曾加入到莫斯科去的日本軍事考察團；他學會了俄文，自此以後，他便注意到俄國，比注意那一國——日本除外——都甚。在他作陸軍大臣時，他時常去拜訪戰死的無名士兵的家屬；在臨去以前，僅通知他們，有一個「軍官」要來看他們。

他有一次和他的朋友說他不喜歡拿破崙，他管拿破崙叫作一個專門的戰爭製造者。他說：

「拿破崙除掉殺死他的敵人外，再不會做些什麼。從我的觀點看來，拿破崙是具有惡性而可厭的人；所謂我的觀點，便是日本皇軍的觀點，也就是世界和平（又「和平」！）」

使者的觀點。歐洲的軍隊，乃是執行黷武主義的工具……而日本皇軍所帶來的消息，却一向是和平的。」

有一次，一個共產黨人破壞了荒木的會議。一個十九歲的孩子，被認為匪首而被捕。這個孩子的父親，跑到荒木那裏去求情，於是荒木傳問這個孩子。據「日本報知」報上所載，經過如下：

「在荒木見過這個帶有懼意的學生之後，他耐心的聽這個少年對於共產主義的見解，並問他爲什麼信仰這種主義。然後荒木便和他作學理上的討論，結果說服了這少年，使他深信，他的激烈主義觀念，在本質上，和日本的國家帝國主義是一件事。」

據說，當李頓調查團，對日本佔領中國東北是「和平」的這一證明，拒絕置信時，荒木竟至哭起來了。正值荒木在陸軍大臣任上，陸軍叛變分子要謀殺文職大臣。他曾引咎辭職，但終被慰留而打消辭意。

★ ★ ★ ★ ★

另外一個具有神祕的日本右傾人物，便是不可一世的八十五歲高齡的頭山滿，他也是大亞細亞國家主義的壽星，被稱為日本的「超人」。有一時期，他祇是喫草根和樹葉。有一次，爲和一個禪僧比苦忍學而磨功的大小，他曾坐在那裏，不動，不睡，不喫飯，不喝水，寂無一言，支持了五天五夜。縱然在深冬時候，他也不在屋內生火，祇穿着衣服坐在熊皮上。有一次，一個政治反對派人物被炸彈炸傷後，他曾被捕。但終沒找出他犯罪的證據——祇發現了一束情書而已。

頭山滿是福岡縣人，和他的徒弟廣田的出生地一樣。有一時期，他的行動，祇限於精神方面和文藝方面，他似乎可說是日本的泰戈爾，「有志於蓋可能鸚鵡天性」。以後，他逐漸從事於亞洲國家主義的運動；他和中國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有很深友誼；他更把一個亡命的印度暴動分子鮑斯 (Rabindranath Tagore) 藏匿了八年之久。鮑斯在一九一五年逃到日本，英國雖要求引渡而無效。頭山滿想教菲律賓人，從他們的「壓迫者」手中，解放出來。此外，頭山滿更致力鼓吹十足十足的日本式的國家主義，更因其爲黑龍會首領之故，在

日本很專橫的，很有勢力。

雖由滿現在年齡太大，不能置身政界中了，他的勢力也要逐漸衰退下去。然而在日本很少有像他這樣被人尊敬的人。據說，在兩小時之內能召集羣衆五萬人的，只有金屋藏君這一人。

★ ★ ★ ★ ★

另一個福岡人，中野正剛，是日本唯一公開的法西斯政黨的領袖。他是一個具有極端觀點的少年國家主義者，曾作過新聞記者，曾到過歐洲，看見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回到日本之後，他在議會中成立一個東京分會，這一團體，公開承認爲法西斯蒂。中野是最稱頌該的青年人。他要求積極進行對華戰爭，更主張改革日本工業和社會機構。最近他的「黨」，竟和社會大眾黨宣告合流。

更有一個半法西斯性的政黨，名爲國民同盟，是由前任總信大臣安達謙藏所領導。這黨產生於二八六四年，綽號爲「選舉紳」。他經過十二次選舉，都取得議席。正如若干日本

的「愛國志士」，他是直接行動主義者，更好以神祕主義爲說，以解釋其直接行動之合理。當他是英俊少年時，曾以政治陰謀，作併吞高麗的準備工作；他被控以刺殺高麗皇后的同謀之罪，坐了一個期間的獄。後來，他爲參詣聖地的人們，建築了一個「八聖祠」，祠內供奉着他心目中的八大聖人：耶穌，釋迦，孔子，蘇格拉底，摩罕默德，老子以及兩位日本聖人——弘法大師和日蓮上人。

成敗未卜的松岡

「等待政黨進步，有如等待豬飛。」

——松岡洋右——

在日本政客中自成一派的人物，是松岡洋右；他曾一度作過英國西雅圖（Seattle）某廠的汽車夫，現在是滿鐵道——當爲日本帝國中最大企業——的總裁（按現已辭職——譯者）。松岡出身名門；他是長州閥中出色的一個人。他生於一八八〇年，十二歲時跑到

美國，由俄華崗(Oregon)大學中奮而出。自後服務於外交界，在日本侵略中國東亞時，他是日本在日內瓦的一個機詐而又善辯的代表。他比一般日本人都容易找着談話；在日內瓦他的談話有如鱗魚似的不能使人抓到要領，但在常態之下他的談話特別具體，他更是一個現時主義的人物。

聽他對於中日戰爭的高見：

「日本終於作了最後的一舉的決定……這一工作，需要施行英勇的外科手術……無論如何，日本決不能容忍外國的干涉……有如富士山似的一個歷史事實，決定了亞洲——沒有日本，便不會有中國(?)……我們可以公開承認，日本給它鄰國中國的麻煩太多。但試問任何一個擴充領土的國家，有能饒過它的鄰國的嗎？問一箇美洲的印地安人，或墨西哥人，少年美國曾經怎樣一度磨難他們來的……日本的擴張，正如美國一樣，有如一個小孩的自然發展。祇有一件事能阻止得在這個小孩的發展——死亡。」

「日本爲什麼而戰？爲了完成它的亞洲使命而戰。這便是全部的答覆。」

這樣坦白的說法，是在日本很少見的。

從日內瓦回來以後，松岡又置身政界，作了一個議會議員。一九三三年，在他羽翼豐滿之後，他辭去了議席，更辭去了他在政友會中的地位。他宣佈說，他已不再信任政黨，並成立一個消滅政黨的組織。他說：「假若求國家的再生，議會制度必須取消。我相信來日的日本在於……建設天皇政府。」自後他變成了一個「昭和維新派」人物，所謂「昭和維新派」人物者，就是更積極的來「恢復」天皇統治日本之大權之人。

松岡的運動，却是一個失敗。沒有人繼他之後辭去議席，不久以後，「昭和維新派」派人物，引起了各方莫大反感，因為一九三六年的陸軍叛變，曾借用過這一口號。松岡，在野幾年，屢次試驗組織單一政黨。「新日本主義」（這個主義所指很廣泛），成爲他的信條。自後他驟然間被任命爲滿鐵總裁，這是日本最大的職位之一。這一任命，被稱爲日本政治史上「一個最大的「官級復原」」。

在一九三九年，聽說松岡將辭去這一總裁職位。他是特別具有野心的。他之所以要

辭職，大約是又對政治活動感覺技癢了；據說，他將被俾以重任，來指揮一切「開發」中國佔領區的新設機關。

反政府派——若果有之

一直到最近以前，在日本等於英國的「陛下之忠君反對黨」的，便是社會大衆黨，這一黨有三十六位議席，在一個老教授安部磯雄的領導之下。這一黨在理論上是信仰最溫和式的費邊（Fabian）社會主義；在這次戰事中，它決定援助政府，因而失去了它的實際重要性。其後，更使人驚疑莫措的——真是幾乎任何事都能在日本發生——該黨竟於一九三九年二月，和中野正剛所領導的法西斯黨混合在一起了。

安部教授，今已七十三歲，是一個態度溫和使人敬愛的社會主義者。他的思想，主要的是三十年以前英國的費邊主義者所具有的；他說他的理想是「馬克斯主義減去革命」。他是一個老學者，在早稻田大學任教多年，他的志願，是在使議會變成一個「紳士教室」。

• 他在一九三八年春，曾被國家主義的狂徒所毒打，顯然是因為他反對總動員法。

至少要有幾行字敘述到日本的一個老人，一個老派的自由主義者，他在今日已被束諸高閣，在政治上已無活動，但他過去的事業，却有些值得歌頌的遺友。這便是「日本的魯特」(Eihin Root)尾崎行雄，他今年已達八十歲的高齡；自從有議會以來，他便無間斷的坐在議席上，這確是個獨一無二的紀錄。他有一次作過東京市長；他辯孫中山先生很重要；他提倡日本文字的羅馬化——現在這種主張已不時興了——另一個老練的自由主義者，便是石井菊次郎子爵，生於一八六六年，在歐戰時任外務大臣，在日內瓦僑過日本首席代表多年。

幣原喜重郎男爵，生於一八七二年；若槻禮次郎男爵，生於一八六六年；這兩位男爵，是在一九二〇年左右，於國際問題上主張和解和平——不折不扣的和平——的文職大臣的唯一健在者。他們的同僚，大都陷於完全無人問問的地位，或已被「愛國志士」所暗殺。幣原男爵，是現尚健在著的一個能幹外交家。在他外出的時候，無論走到哪裏都須由

警察保護，以預防爲暴徒所狙擊。幣原和若槻，被一羣無法無天的激烈分子呼爲「叛賊」；其實，在現在活着的日本人中，沒有能趕得上他們二位爲國家服務的紀錄。

另成一派的人物，有耶穌救世主義者，賀川豐彥，他有一時期，足可被稱爲甘地而無愧，但他的重要性已被戰爭所泯滅了。賀川是一個詩家，是一個致力於宗教者，更是一個社會改革家。他是很有錢的人，是武士的後裔；一個德國傳教士勸導他信奉了耶穌教，以後他便從事於社會事業。他反對暴力，這一點有如甘地，但他也曾領導過農人罷工；他組織了日本的勞動同盟，他是日本合作社組織的始祖，現在有合作社社員二千五百萬人。有一時期，政府官吏認爲賀川是危險的激烈分子，但他在一九二三年大地震後所組織的救濟工作，使人對他發生了「敬仰」。

賀川是一個激烈的國家主義者。他的詩有一首是：

嶄新的日子到來了，

嶄新的日子；

花苞在開放，

鮮葉在出芽，

從褐黑的泥土中，

油綠的草木在萌發。

★ ★ ★

上帝的日子到來了；

上帝的日子

從未有人想到

於今降臨。

★ ★ ★

在那一個偉大日子，

國際聯盟

葬戰公榜

都失去了光輝；

因為祇有永遠真實的愛

纔能夠榮膺

上帝光榮之冕！

在日本最有能幹的左翼人物；大約是加藤勳十了。他現在正在四十幾歲的壯年，在議會中博得了最激烈議員的大名，現為「日本全國勞動總同盟」的領袖。他並不是共產黨，但對共產黨的思想表示同情。在日本很少有共產黨；而且真是共產黨，也沒有人敢自己承認。加藤在一九三八年，被內相末次大將所檢舉而被捕了，這次一共檢舉了三百名至四百名的自由思想者和激烈分子，他們前此尙得逃出警察網，而這次要一嘗鐵窗風味了。

據日本半官報「日本時報」所統計，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之間，一共逮捕了五萬九千零十三人之多，均被控以具有「危險思想」之罪，就是因在政治上持異說而獲罪。

但在這些人中，祇有五千人左右被判以罪名；其餘各人，大約在經過警察審查以後而釋放，至於審判時間，也有簡短的，也有延長的。在五年左右被審判的人中，約有二千五百人置身於監獄內。日本人說，每個人在被逮捕之後，都有享受公開審判的權利，但被捕的人，也許等待幾月或幾年之後，纔能持有審判的機會。正式說來，日本也沒有『集中營』的。

日本社會革命的前途，是不光明的。激烈的醞釀存在着的，而且其發展之廣，比日本人所可承認的大得多，但這不能形成一個重大的現象，而這一現象縱然一旦出現，也會被殘暴的消滅下去。反對日本制度的激烈分子所以發展很慢的原因，是有多種的。一則由於在日本人沒有西方意識的階級階級，而日本人的生活程度雖然低，但不大有失業問題存在。再則，我們應當記得在天皇制度下的日本所具有的奇特的一體性；不滿意於國家，便等於對自己家庭發生叛變。最後，還有日本傳統中的一致性和紀律性這些因素存在呢。

假若日本人於對華戰爭中驟然慘敗，假若日本在戰場上呈現完全崩潰局面，或者大敗於其他列強之手者，那麼，革命或是有爆發的可能。

第五章 日本的財閥

日本人是矮小的。但從金融和工業的觀點上講來，日本國却是屬於巨人的領域。我們現在可以鉅述到日本經濟的「五巨頭」了，這五巨頭就是：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和大倉。這五巨頭集中財政大權的力量，是在世界上無與倫比的，他們在日本的公私生活中，都發生絕大作用。這五家擁有日本「全部」國富的百分之六十二之多。百分之七十的日本紡織業，百分之四十的日本銀行存款，都在他們的手中。單以其中的三巨頭——三井，三菱和住友——而論，足以操縱日本全部工商業四分之一，而三井一家就可具有東京投資的百分之二六·五四。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以有一個大公司在國家經濟上佔這樣重大的地位。三井是一個巨靈，如法國的杜邦（Du Pont）、英國的美孚油（Standard Oil）、英國的帝國化學廠（Imperial Chemicals）等組織與之相較，簡直都變成了侏儒了。

統計家可以簡單地告訴出來這一故事。據『幸運』雜誌日本號的分析，三井和其附屬

公司，操縱日本全部棉花業百分之十四，纖維業百分之十五，紙業百分之七十八，水泥業百分之十七，鑛業百分之十七，工程業百分之五，煤業和船業百分之十一，電氣化學業百分之五。三菱則操縱全部日本銀行業百分之四·六，信託事業百分之十，海險和火險業百分之三十九，船業百分之三十七，堆棧業百分之二十二，生命保險業百分之六，玻璃業百分之四十七，糖業百分之十九，啤酒業百分之十七，麥業百分之四十七。住友則操縱百分之廿的堆棧業，百分之三十二的電線和海底電線業，百分之十的信託事業。這樣大規模經濟無遺的壟斷，實在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

要探求對這些公司所以這樣龐大的解釋，我們必須再回到封建制度去。日本的工業，並不是由於幾十年來的自由競爭和自由發展所零碎湊成的。日本的工業革命祇完成於一朝一夕之間。當機器時代到來的時候，祇有寥寥辰星的幾個家族，操縱着財富，有機會從事生產，所以他們得以孜孜不倦的將展到各部門的工業上去。全國立時感覺到迫切需要——幾乎不容人有準備工夫——一個大規模的工業配備，結果祇有那些已具有一些經濟財力的

幾個商賈，纔能供給這種巨大的需要。他們抓到了這個機會，而發育生長，以至根深蒂固。

三井財閥

三井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很古去。正如一切日本事物相同，三井家也有它中世紀的根源，和現代的外表。傳說三井家是由藤原族傳下來的（和這樣高貴血統攀上瓜葛，自然是很便當的），但後來有一個青年關白道長（生於紀元後九六七年，死於一〇二八年），因不喜與藤原族發生關係，乃取其所居的村落三井之名，而為其家族姓氏。顯然他是由京都的宮庭中走出來，要在卑賤的環境中，以發現他自己，以開發他自己的靈魂。數代後，到十六世紀的時候，三井家中一旦缺乏了嗣子。如是乃認一義子，名為「高尙」，這人是從高貴的「源」族中出來的。從那時起到現在止，一切三井家人的名子中，都有一「高」字。三井這個姓氏，就是「三個井水」的意思。

大約在「高尙」入嗣到三井家的時候，這一家族的家長，不知道爲什麼厭惡了武士的生活——大約是因爲米穀欠收，或者是因爲他不願再以搶劫爲生——打破前朝從事工商業。這一舉，是一個叛經背道的大步驟。當時，工商業是沒有人重視的。但他所從事的工商業，大都是手工紡織業，後來却積健爲雄的發展起來。到了十七世紀的時候，三井家已經在京都有一布廠，在江戶（東京古名）有廿個原始式的百貨商店，並在大阪發展經營起來棉業。這時這一家族自然要成爲銀行家了。當然他們既運作貨物的買賣，也要作金融的買賣。專業上，爲使貿易容易起見，他們曾發明出來了貨幣而以金搗品的東西，來替代前此用爲貨幣的笨重的幾袋幾担的錢，俾爾自然發展，神們也發展起來了信用制度。

三井生出了名爲「高利」的一個人，他有十一個兒子。這時仍是十七世紀。他教養出來他的八個兒子，每個兒子都各自組織同一形式的家庭而爲家長。（其餘三個兒子爲什麼除外，我們不知道；或者是因爲他們年紀太小，或者因爲他們是不成器的子弟……）長子被選爲家族的族長。這八大家族，一直繼續到今日。他們都是依照三種家族典與廟聯結在

一起的，這一家族法典，成於二百多年以前，並隨時加以修改，現代的三井家人，至多在理論上必須遵守這一法典的每一條每一項的。就中有幾條規定的是：

、家族中人須互以緊密友誼和敬愛態度往來 一輩是一根繩子，很難易拆斷。

大體。不要忘記這一事實；要互相借合的使家庭財產日愈安全。

二、不要無盡無休的增加家族人數。什麼事情都有限度。須知過度的發展——這或者是你所貪羨的——足以造成混亂局面。

三、家族內各家庭的收入須提出一部作為公積金，祇有在這一公積金備妥之後，各家族始能分享餘款。

四、儉能富一家，奢能損一人。

五、結婚，借貸，或為他人借貸作保，永須依家族會議之建議行事。

六、每個家庭須選出一人為家長。家庭中一切事務，均須由家長指揮之。

七、家庭間禁止口角，揮霍亦在禁止之例。

八、每個家庭的家長，須對本家之事，無論巨細均須知之。

九、強將手下無弱兵。須使有能幹之人出任重任，則工作之人即無怨言可出。

十、所有三井子孫，須在公司中作事若干期間，並與其他雇用人員處於同等工作情況。

十一、人之一生工作，祇能繼續於其有生之時。因此，不可無理由的享樂和休息。作事中最要緊的一事，是要知道何時休息。

十二、經營事業的要訣，為雇用最有才幹之人，並利用其各人特長。任用有希望的青年，以代替老朽昏庸的舊員。

十三、生於神之地的你，須敬神，尊天皇，愛國家並盡到人民義務。

當三井家子弟成年之後，便須在一種半宗教式的典禮中，宣誓效忠於這一家族法典。宣誓有固定誓詞，其形式是在一百多年以前所規定的：

「為遵守予等祖先之箴語，為增強予等家庭千古不易之祖傳，為發展予等祖先所遺留

之大業，予謹於予等祖宗威嚴神靈之前宣誓：予既爲三井家人，自必須遵守與服從予等家族法典之規定，並不能恣意加以修改。予謹於祖宗威嚴神靈之前，鄭重當衆宣誓，並簽署予名於上。」

這裏可以充分看出來，三井家和歐洲的羅斯其爾德家（Rothchilds）的特殊相似之點。這兩個家族都是大約在同時發展起來的；都是先以商人，後以交易所人起家；都具有一種堅強的家族意識，並由幾支相同的家庭中發展起來，更服從一種家族法典。三井家族把國內信用制度大形簡單化；同樣，羅斯其爾德家族發明出來國際貨幣的交換和交易方法。他們兩家族都由於工業革命而大發其財。兩家族又都玩弄政治。三井因成爲政府的財政代理人，而鞏固其地位，這正是羅斯其爾德和幾國政府所作的。這樣，兩大金融巨族竟能依同一路線發展，發展時期更不差很多，而二者又地隔數千里，並一直到一六八八年前毫無互通消息的餘地，這實在是經濟事項中平行線的特殊之例，財政問題上相似點的奇異之處，並可表示種族無論黃白，其金融資本活動的慾望無窮則一。

一八六八年的維新到來了。前此的三井，不過是巨商而已。自此以後，他們成爲主要的國家組織了。他們曾經以財政援助過垂暮的「大名」；現在他們便要「以財政援助這一新興的帝國政府了。政府立即需要大宗現款，一部是要用作摧毀「將軍」的軍隊；三井便供給這項現款；而援助政府在內戰中戰勝。多年以來，天皇爲傀儡，三井便經營且徵收國課；在天皇復權之後，三井仍然保持這種義務和特權，並且擴大起來。新政府成立了兩個機關，一爲造幣局，一爲商法局；二者都由三井家人來辦理的。這時三井成爲政府的財政代理人了。有一時期，三井完全依賴這種關係致富，因爲它可以運用國庫金錢，不要抵押或利息。

維新之後的三十年內，三井歷史的燦爛光明，正像羅斯其爾德歷史之閃人眼目。因爲國庫的獨佔代理人，所以三井便致大富，並開始投資其利潤於工業，結果其工業和金融並行發展起來。他們成了工業家，商業家，又是商業銀行家。一八七四年，新紙幣開始運用不靈了；就有三井家有現款能使紙幣流通不廢，因此拯救了政府；自此以後，三井很聰明的不再和政府太找便宜了——這是一個開始。正如羅斯其爾德家一樣，三井家和各政黨

降還秋法，以靈活的收買手法，消滅了他們的競爭者，並支持有前途的政治家，更以金錢援助國家各次戰爭。元老井上公爵，便成爲「三井系中人物」。同時，財富之濫入三井的網袋內，有如從天下降溶金雨。

再有一點，是日本人特具之點。在這一全部非常發展的時期中，三井家的事業，並不是由三井家中人來作的，這種情形，一直到今日不變。我聽人說：「三井有如英王之統而不治。」這一七團組織的執行部領袖，從來就「不是三井家中人，祇是由外面找到的人，來任『經理專家』」。這種經理人，稱爲「番頭」(“Bato”)所謂番頭，就是「監護人」的意思。這些番頭都是由三井一家單獨出資的，(不容許外界資本侵入)，但却由雇用的人員來經營。這番頭下一級人執政的管理方法，正和日本國家的統治情形酷似；日本國在一八六八年以前，也是由「幕府」立於天皇的頂上而來統治，在今日便是由陸軍立於憲法之後來掌綱。

我們沒有精確敘述出來三井財團的複雜組織。甚至列舉這一家企業的簡單圖表，也要

佔一大頁地方；而且說出來，讀者必須備有一個活動的計算尺和一對兩脚規，纔能夠明白，我們祇能說出，這一六管理公司『三井合名會社』，是在組織的頂端上。每一支三井公司的首腦人，對這一首腦公司，都負有無限責任。該公司可以直接管理六大支公司（船業，保險業，銀行業，信託事業，鑛業，堆棧業）和十一個間接公司；然後再分門別類起來，一直可以有九十六個不同的『主要企業組合』或『關係公司』。其中有一支公司，『三井物產會社』，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公司，經營日本全部出口貿易的百分之十九，全部入口貿易的百分之十四。三井全部企業的資本，正式公佈為二，一四六，四〇九，〇〇〇日元。（註一）至於三井全家族所擁有的財產是多少，則沒有一個人能知道的。

（註一）倘若有投資專家願意知道三井合名會社的資本分配情形，請參閱下表：

銀行業和保險業	實業	貿易業
百分之二〇，八六	百分之二一，三三	
紡織業	鋼鐵業	一，一七五
六，六一	鑛業	五，七三
化學業	運輸業	三，〇三
一九，三一	電氣業	〇，六二
堆棧業	雜項	二，六四
一，七四		

在一九三三年以前，三井家的族長是三井高峯。他在一八九六年，受賜爲男爵——他是維新後貴族的當然選定人——但後來他像許多日本人一樣放棄了這一爵位。繼他之後由族中選出家的是他的次子三井高公男爵，生於一八九五年。這一位三井，是由東京帝大政治學系出身，在三井家中爲一青年，從前沒作過什麼事情。他的夫人便是松平（Masaki）族人。

事實上，多年以來作三井家「番頭」的是池田成彬，他也是近衛的大藏大臣（財政部長）。池田是現代日本人中最有學識的一個，是一位引人敬愛的老人，早年游學於美國哈佛大學。（註二）作了一年新聞記者之後，他在一八九五年服務於三井——當時的人說，全國才智之士，或入陸軍參謀本部，或入三井理事部——後來終於機關球場男爵之終而爲

（註二）有一件事情頗堪稱述，就是在現在中日戰爭中，有一時期，雙方輪掌財政的人，都是美國哈佛大學出身的學生。中國的宋子文是哈佛的一九一五年畢業生。池田也是哈佛學生，不過他在歐洲學過政治及行政的地方較多，但從來到過中國或到過中國本部。這是三井家——的習俗。

「番頭」。他曾一度作過日本銀行總裁。被稱爲「金野市場之虎」——其實這一名號並不太當。他在盤口允諾中，很顯出他的不朽聲價，據東京日日新聞的巧妙且有美國化的辦法：「池田是一個蠱惑欺騙能手。各壘佔着的人們，坐在他一打，好跑回家來。」（喻其爲非常之人負非常重任——譯者）但軍部並不贊成他任大藏大臣，他終於走開了。

與陸軍的關係

現在的情形有點特殊。這是數代以來三井家第一次弄得這樣「蹩腳」，遇到一個比它還堅強的力量。顯然三井還是握有重大且堅強的勢力，顯然它在一個特殊範圍內還是一個不可侵的力量。陸軍需要三井，因爲祇有從工業巨頭手中纔能取得軍火。但這並未影響陸軍——尤其這些少壯激烈分子——對三井和三井所代表的一切的厭惡，以及要把三井國家化的暗示。軍部的觀點是很簡單的。他們以爲，假若陸軍自己能把這些利潤運用起來，吸收起來，做出更多的軍火，使日本更加強盛，爲什麼讓三井繼續的獲得鉅大利潤？對總動

員法第十一條的爭執和折衷案的成立，便是由此而起；依該條規定，縱未能廢止三井的和其他企業的利潤，也足有以削減。

結果三井和它的伙伴們頗懷懼心。他們一貫的是部分操縱政黨以影響國策；在政黨式微的時候，他們的勢力自然也要隨之減退。一直弄到現在，陸軍已經刁纏不休的攻擊到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身上來了。對於這種攻擊，三井便用各種手法來答覆。第一，它因『爲國效力』已作大宗儲金以收買名望；最近三井會拿出三千萬日元來作『國民幸福金』。第二，三井正在作愛國工作，大宗收買政府的『赤字』公債，這些公債從來就沒拿在公衆面前去賣過。第三，三井正在竭盡全力和軍官們敦睦友誼，尤其是要和具有保守思想的軍官們往來。（但陸軍却不做同樣的報答。最近有一聯隊兵，在開赴前線的行程中，竟駐在三井的家裏。這正像美國參謀本部要在一九一七年指示『老總們』駐在摩根（J. P. Morgan）的紐約住宅一樣。）第四，三井家人更竭力使他們財富不外露。例如現在的三井繼承者，年方十二歲，竟入普通學校讀書，所穿的都是極賤的衣服。三井家人最怕的是用錢——這一

點至少也可以說是奇怪現象。三井的「大八」——她的丈夫大約存錢一萬萬元美金——每次請客都不取用過八塊錢，也不敢在街上穿起來新衣服。

不待言的，要說陸軍是三井的傀儡，完全是無稽之談。這種說法，正像說希特勒是最近去職的沙赫特博士（Schacht）的傀儡，一樣的無意義。反過來，也不能說三井是陸軍的傀儡——至少現在尚不至如此。這兩方面，三井和陸軍，雖然有些嫉視和衝突，但仍能設法合作下去。二者之間的衝突，正在慢慢的而確實增長中。這種衝突愈增長，三井便要愈衰落，不管日本現在的權力分配情形如何。

三菱財閥

三菱並不是一個家族名稱，祇是一個商標名稱，意思是三個菱角。具有這一僅次於三井的三菱公司的家族——岩崎家，這一家族的起源是比較近一些。岩崎家沒有封建的或貴族的血統。他們所有的財富基礎，是在二三十年之內聚積的，這正像前一世紀美國財富積

衆的情形一樣。這一家族神祕，大都是由創業者一生所積蓄的，這位創業者便是已故的岩崎彌太郎，他已於一八八五年謝世。

三菱之不同於三井的，並不僅由於它的根基不深，更由於它經營的事業特殊，三菱的組織方法，也和三井一樣，在頂端設一龐大的管理公司（三菱的資本金爲一萬二千萬日元，而三井則爲三萬萬日元），但其活動範圍却有不同，三井公司，大都從事於棉花業，五金業，纖維業，與鑛業——基本工業；三菱則可特殊列爲金融貿易公司；它所專注意的企業是銀行業，船舶業，保險業。它管理着日本郵船會社（N. Y. K.）這一大航業公司，更由它建立起來日本的郵船。這種三井和三菱利益分開的辦法，是很有好處的。它們各自獨擋一面。

這一家族的創業者岩崎彌太郎，完全是一個賴自修而成名的人。他的父親是一個「浪人」——是一個無主人無職業的武士。他這位父親因和朋友口角而被禁錮起來，所以他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把父親從監獄中救出來；但救出之後，却把他自己弄到監獄裏去了。他

是一個激烈的少年人，據一家傳記所述，他長大之後，成爲一個「殘忍不仁，機謀巧算和完全自私自利」的人。從小時候他就對於船舶有興趣；他曾發現並開發幾個遠處的濱島。此後在他仍是青年時代，他曾組織一個沿海船舶公司，在明治維新時候，他的船便大有用處，可以輸送政府軍隊和「大將軍」作戰。在一八八〇年左右，他更進而作一些別的買賣，結果變成大富翁。他實在是財政上的海盜。正爲美國已故的羅克費勒（John D. Rockefeller），他的一慣政策是，在他不能用別的方法消滅他的競爭者時，便出資收買他們。他死於一八八五年，享年僅五十二歲。

這一位岩崎死後，繼承人是他的弟弟，名爲彌之助，他曾自己奮鬥着在美國讀書；據說當他在美國學校讀書時，他的唯一行裝，是一部字典。彌之助曾在東京的不動產上，大肆投機；他以一百五十萬日元的代價，收買了東京的大部分商業區。他的繼承人是彌太郎的兒子，名爲久彌，他現在便是這一家族的族長，不過實際管事的人，却是兩個年青的岩崎和他們的「番頭」。

三菱家之玩弄政治，恰和三井家族相同。三菱的出色人物，便是日本開闢元歲之一，後來曾被刺的大隈侯爵。多年以來，三菱都相當的操縱民政黨，該黨信仰海外貿易，因而深惡作戰爭的冒險。陸軍的激烈分子，對這一點不能忘懷，在今日之下，其痛恨三菱的程度，大概比三井還甚。然而三菱也和三井一樣的，對他們是很有用處的，因用種種適當方法來獲取他們的歡心。



關於其餘的幾大財閥，我們不暇一一詳細敘述。住友比三井資格還老，它的歷史更有許多奇特之處。住友是一個單一家族，沒有什麼平輩的支派；它的活動是集中於大坂，在東京的活動較少，主要營業是在工程業和重工業方面；它的經營方法，是以守舊式和「貴族」式著名。住友的一支家族，可以追溯到桓武天皇時代（紀元後七八二年至八〇五年），是由桓武天皇的幼子所建立的一族。傳過十九代之後，改以住友為姓。但在現在——這又是日本事物的矛盾之處——這一族，連一滴住友的血統也沒有了，因為現在這家族是

由一個宮庭貴族「吉左衛門」的苗裔所傳來，他在不久以前的一八九二年，被住友認為兒子，以致今日住友的血統顯然消滅淨盡了。

住友的財產來源，是由於它在一六九一年發現了大量的銅鑛和銀鑛而來。由於機靈的「番頭」們把這一基礎保存到明治維新的時代，當明治維新時代，若干財閥因為借錢給「大名」的緣故而被消滅，因明治維新摧毀了「大名」。住友的辦法，也和三井一樣，見勢不佳，便迅速丟開了「將軍」而援助新政府。這一家族的法典之一條是：「秘密必須為秘密」。住友和老公爵西園寺具有密切關係，因為西園寺是「吉左衛門」男爵的親屬。

安田家族之新，正如住友家族之舊。這一族的來源，是由放債業起家，他們在一八六〇年左右，開始營放債業，他們的領袖安田男爵，便在一九二一年，當他年屆八十四歲時，被暗殺了。安田銀行是日本的最大銀行——甚至比三井銀行還大。……大倉，是對界五巨頭中最小的一家。它的歷史也是比較近代的，他們專從事於貿易和工程的經濟。更有有壘強的「東亞」政策，想要在大陸上謀發展。

在舊派的財政家中，必須一途鄉誠之助男爵，他現在已屆七十三歲的高齡，身心壯健，具有獨立立場，更是一個自由思想者，鄉誠之助是出身名門，在德國和比利時讀過書，曾得過德國海代堡(Halle)大學的博士。他從沒在政府內執政，但他因為是日本工商業同盟會長之故，所以具有很大的重要性。他被稱為日本的「麥龍」(Andrew Mellon)。

暴發戶

鮎川義介完全是另一種的金融家，拿這一位富於資財的企業家和組織家來和三井相較，正如拿美國二十年前第特羅(Detroit)的青年汽車業者們比之於摩根(J. P. Morgan)一樣。鮎川於一八八〇年，降生於商人之家，曾到過美國學習鋼鐵業，有一時期，他在彼得斯堡(Pittsburgh)工廠裏當工人。他的重要性是在於他能完全打破舊例。就中有一事是，他把他的公司開放給公眾，招受千千萬萬的小股東來投資，而三井和三菱則完全為私人所有而不接收外資的。另一事是，他並很喜歡他，認為他明瞭「現代情況」並援助他打

傾其餘各家。最後，他現正在集中資本於偽「滿洲國」。

鮎川是一個大公司的總裁，擁有資本四萬五千萬日元，這便是所謂「滿洲重工業開發會社」。這一會社的分公司和聯合公司，便從事於鑛業，玻璃業，漁業，鋼鐵業，留聲機業，大豆業，汽車業，火柴業，脂肪業和橡皮業。在一九二七年，鮎川的大名，幾乎沒人知道，十年之後，他發動起來巨大的力量，因為他侵入到偽「滿洲國」和有歷史基礎的南滿鐵路發生了競爭。由於滿鐵會社和統治偽「滿洲國」的關東軍發生激烈衝突——這我們以後將要敘述到——的結果，致使關東軍人以其全力來援助新興的鮎川。鮎川遂得以陸軍代表的身分，節節侵入「南滿帝國」的領域，完成陸軍欲破壞滿鐵操縱偽「滿洲國」經濟的宿願。

如果他若好自爲之，鮎川便將要在日本財政界中大露頭角。他實在是日本現代財政界中一棵光芒萬道的明星。最近他到美國去，到處要爲他在偽「滿洲國」的企業兜攬資本，但並未有多大成功。他想要成爲偽「滿洲國」的經濟總督。三井和三菱是很嫉視他的，但在某一方面，他也完成了他們的衷心計劃：他能擺脫陸軍對於經濟的操縱。

第六章 一·二六事件

一九三六年的二月二十六日，在東京一個很冷的早晨，大雪照灑在街道上，人們在戰慄的行走着趕往工作。正走着的當兒，看見稀有的大量軍隊集中起來，這使他們更加戰慄起來了。過了幾個鐘頭之後，誰也還不知道正要發生什麼，後來纔曉得原來是——兵變。原來是軍隊跑出來鬧事了！經過八十一小時之後，在戒嚴令中的東京是在不安的氣氛中期待著。以後，叛變的軍隊終於平靜的降服下去了。這一政變的故事，不僅有悲劇的場面，而且還有風味橫生的情景。它的重要性是，在這八十一小時的緊張空氣中，如前幾章所描畫的三角衝突，陸軍，政客和財閥的混亂且動盪的政權爭奪——在大賭日本國運之下——達到一次未分勝負的最高峯。

叛兵們刺殺了三個日本要人：子爵齊藤海軍大將，這是一位七十七歲高齡的內大臣和前任首相；渡邊錠太郎大將，這是一位陸軍教育總監，享年七十一歲；以及一位老手的大

藏大臣高橋是清，他已經八十三歲了，大約是日本最孚衆望的一個人。叛兵更重傷了天皇的侍從長海軍大將鈴木；首相岡田啓介海軍大將，僅因其內弟之代為而得免於難——這件事幾乎是好萊塢的一篇電影故事。另外幾個人的逃免，也幾乎是同樣的奇特，例如宮廷閣中人物牧野伯爵之得免於難便是。列入屠殺軍上的人，至少有二十四名日本名流——就有元老西園寺；三井，三菱，和大倉諸財閥的首腦人物；還有菅原男爵，鄉誠之助男爵，池田成彬，以及另外幾個內閣大臣。這或者要是現代史中最大的一件謀殺案了。

(註一)

叛兵們雖得殺死幾個要人，但叛變終於失敗了。以下是我們對於這一事件的簡短敘述。

★ ★ ★ ★ ★

幾個月以來，軍隊中的激烈派軍官，便呈不穩狀態。大藏大臣正在拒絕他們的預算案要求，同時在中國東北的軍事行動也靜寂下去。一些青年激烈分子，有的是軍官，也有的

(註二)有些金融界人，因在軍隊中極有偵探，得以即刻逃出城外。更有些人事後多日不敢進城。

是平民，都深信起來他們所謂「昭和維新」的思想；所謂「昭和維新」，就是以天皇名義「來」肅清日本，以抵於「王道」之境。他們自然不敢進攻天皇本身，但想取得天皇大權，以實行他們的目的。少年「社會主義者」北一輝著了一本書，名為「日本改造法案」，這本書便成了他們對政治經濟改革的南針。所謂「昭和維新」派，便在衆議不同之下，統一起來了。他們是反特權階級和貴族的，反國宮剝削者，反高級軍部統帥，甚至於反對接近天皇的人，他們以爲這些人是阻礙他們實現計劃。如是，在野火燎原的姿態之下，發生了「相澤」真崎「永田」事件。

在陸軍的內部，關於陸軍教育問題，發生了嚴厲的爭議。其後被刺死的渡邊大將，是站在保守派方面。他的前任陸軍教育總監，是真崎將軍。這人是一個熱狂者，是一個具有改革計劃的人，更是一個具有政治頭腦的軍官，很像雪利其將軍(Schlicher)，祇不過他是一個激烈派——並且是個危險分子。真崎之被革去其總監職，是因爲他有過激的表現。於是真崎的一個朋友，相澤大佐，便跑到另外一個保守派軍官，陸軍部要人永田將軍那裏

去發出了一些怨言。相澤便要永田變更他的政策。永田却以藐視的態度斥退他——說他不應以不遜的態度侮辱長上。因此，相澤取出了他的軍刀，刺死永田。

這件事情，發生於一九三五年八月。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即二月事件發生之前，相澤受軍事審判，這次審判，深切的激動起來全國輿論。相澤被認為是愛國志士和英雄。真崎站在他這方面出庭辯證，陸軍中更有強烈的一派來援助他。相澤對法官說，他在這次行動中無過可悔，他在作這件事之前，曾到過明治神宮祈禱。他說：

「天皇是主宰宇宙的上帝化身。生活的目的，在依陛下的願望而發展……這一世界已陷入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和無神論的傳局下……我感覺出來這些元老們，這些接近天皇的人們，這些有勢力的金融家和官僚們，正在腐化政府和軍隊……國際情形正在可憐的狀態中推演着……麻雀牌和咖啡店，竟成了全國的習尚……當我看到這種情形之後，我所受過的教育訓練——在緊迫時機要為天皇而犧牲一切——發生了火焰，迫使我不得不出之於行動。」

當相澤的軍事審判尚在進行中，爆發性的空氣却隨之而來，原來二月二十六日的叛變（日本入統稱之爲二·二六事件）發生了。

★ ★ ★ ★ ★

陰謀者是謹慎的但不完備的組織着。他們的基礎，是建築在第三近衛師團以及第一師團的策一和第三步兵聯隊之上。這些軍隊——使人不快的指出來——都是天皇的禁衛軍。這支軍隊正在準備開赴偽「滿洲國」的時期中，剛好取得了軍械，給養和軍火，以備作戰。由於他們在東京遊行了好幾天，致使他們在二月二十六日早晨與兵作亂時，減少了人們的疑竇。就中的領袖，最高級的軍官既是大尉階級。但他們仰仗軍八名流像真崎、顯人物，是他們的好朋友（真崎便在叛變之後受了軍事審判）。他們也依賴激烈派工業家，像久原房之助等人的援助，因為他向陸軍「思想」暗送秋波。後來久原便因這件事的牽連而被審判，但終得開釋。

選定了各種陰謀者來實行他們計劃中的暗殺中心任務。一羣叛兵跑到齋藤子爵的家中

，在早晨五點半鐘的時候就衝到了。這位老年子爵，正在前一天晚間，赴美國大使格魯（Lord C. Grey）的宴會。齋藤子爵夫人，跑出來抵擋這些暗殺的暴徒，高呼道：「我丈夫的生命，屬之於國家，如果你們必要殺；殺我好了。」他們果然向她開槍，但僅使她受了傷。子爵却被殺死了。在此以前，他逃出過的暗殺，已有六次之多。

另一羣叛兵去「拜訪」渡邊大將，他掏出了他的手槍，想要打退這些兇手；但他的子彈用盡了，他便在他的妻子和女兒的目視之下，被機關鎗所射殺了。渡邊夫人曾經想要救他。……第三羣叛兵，跑到老人的大藏大臣高橋的家中。（註三）他正在樓上睡覺。他的下女聽到外面的聲音，跑去叫醒他。經她一再的吶喊，他說道：「大約是雪落在屋簷上。」但實際他是知道怎麼一回事的。叛兵們便在他躺着的床上把他槍殺了。在他的手中，

（註三）高橋是清老人，是現任日本人中的第一個名流。他是個私生子，是由一個十五歲的母親所產生

。他跑到美國去當僱役，在秘密的組織中作過工，又作過英文教員，以後在政界，財政界和軍

界，很作過一些大事。

正拿着一份倫敦泰晤士報……海軍大將鈴木，也是在那天早晨，同樣的被襲擊。他不輕易置信似的看這些暗殺者的軍服，並要求一見他們的司令官，但他已經很快的被擊中了。奇怪的是，後來他又活過來了。

另一種人，離開東京，去找西園寺，要把他殺掉，但他已事先走開了。還有一羣人，跑到湯河原溫泉牧野伯爵的休養所去。牧野的逃脫，是很感動人的。他的護兵看見一羣兵跑來，便開槍迎擊，射殺三人之後，他自己竊被殺死。牧野（現年七十八歲）聽到了槍聲，便喚起了他的夫人，孫女，兩個下女，和一個病中的保姆，從後窗中爬出來。這一大隊人馬，都穿着睡衣，跳出磚牆來，往一個小山上逃跑；叛兵們便燒了這所房屋，希望牧野本人或未逃出。這一次是牧野在十年之內第三次逃出了暗殺。

然而最驚險的一幕，却是首相岡田大將的逃脫，他大約是歷史上第一個人物曾在生時參加過他自己的葬儀的。

在早晨五點鐘時，叛兵因天氣寒冷和任務重大隊長的來到下園的暗殺。他傳把守門

的四名警察打死了，一直衝進院來。官邸內不久前裝有警報鈴，於是鈴聲一響，首相的內弟，松尾大佐，便驚醒了。他和兩個下女，一直跑來告知岡田，但岡田的爲人却以具有呆氣出名，放縱任性，而有幽默感。岡田便在睡床上呻吟着不願起來，他說道：「若該然我們如此，用不着驚惶失措的。」

松尾大佐強迫岡田從床上起來，把他推進一種奇怪的大地下鋼室內，這種地下鋼室，在許多日本重要的建築物中，是用爲地震時避難的。隨後松尾便砰然一聲把鋼室的門關上了，恰在這時，叛兵進來了。他們誤認松尾爲岡田——二人的面貌，本極酷似——便把他殺死，而佔領了全部官邸。臨死的時候，松尾曾大呼道：「大日本萬歲！天皇萬歲！」

叛兵以爲真的把岡田殺死，於是也就漫不經心了。先是有兩個僕人會看見松尾把首相藏在地下鋼室內。他們靜靜的等待機會，然後把他救出來（他幾乎在鋼室裏悶死），偷偷的藏在廚房內，換上了粗布的衣服，使人一點也看不出來，於是他便極端祕密的躲在廚房內。此時他遇難的消息，便已傳播到全世界，連宮廷內部以最大哀悼的口氣，宣佈他業已

亡。

怎樣把他弄出去的問題，是很機敏的解決了。依佛教的規矩，葬禮需要立刻舉行，叛兵便很客氣的允許親屬們在第二天來弔喪。一個得免於難而且知道岡田活着的忠實的憲兵，設法得以接近這一位來治喪的岡田家庭代表。可是他祇有對他密談一句話的機會：他說：『不要表示驚疑』。因為這位家庭代表，看見了死人的面孔，知道不是岡田，幾乎要震驚得昏過去。但他立刻便清醒過來，靜靜的陪着死屍走出門外，其他親屬當時會要求一觀死者遺容。他便很敏捷的說道：『頭部已被子彈打得損壞不堪了。』

在和棺材一同走出去的送殯人羣中，有——岡田大將本人——他在這時毫無被叛兵認出來的危險。他穿着很舊的衣服，低着頭隨着送殯的人羣而溜出來，並公然向着他『自己』的棺材哭泣了很久。第二天，一種驚人的消息傳佈到東京——也傳佈到叛兵的耳內，他們原以為已經刺死了他，並且仍然估據着他的官邸——說他還是好好的活在人間。這種莫測的風雲，造成了日本的特殊困難。我們或者以為這位首相將要被人敬為英雄，或者至低限

度也要被認為機警的人物。然而事實並不如此。他竟而被人嚴酷的非難起來——因為由於他仍然活着，他苦腦了天皇，天皇本來借他業已死去！——終於不能不立刻辭去首相之職。甚至於還有人憤憤的建議要他「切腹」，好使他再參加一次死後的喪禮吧！

值得注意的，在這次叛變業已蒙難或幾乎蒙難的人中，有三位海軍大將。更有兩位海軍大將，也列在暗殺的名單上。這一叛變，是由陸軍所發動的；海軍方面對此則不能忘懷。

★ ★ ★ ★ ★

同時，一萬四千軍隊，佔領了東京的中心區。天仍然在降雪；叛兵們掣指吐嘲氣，在泥水中摸索。他們佔據了東京的警視廳，陸軍省，參謀本部以及內務省。他們築起了防禦工事，在街口架上了機關槍，並且包圍了宮城，然後他們便準備觀望——能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這時顯然看出來，叛兵在作完奪取政權的初步工作之後，他

們不知道再作什麼好了。他們靜待着：這一着，便是他們的致命傷。他們找到了陸軍大臣和箕崎大將，請他們指揮這次叛變；但二人都已拒絕參加。同時，政府軍已經逼進到叛兵的四週來；實際上圍繞宮城的有兩個圍圈，內圈的叛軍，逐漸被外圍的政府軍所包圍起來。叛兵並未敢進到宮城的裏頭去。

青年的叛兵們，仍然繼續的守衛着街口，而以光明磊落的態度，向走路的人散佈事前預備好的油印傳單。這些宣言，值得我們引用一部分出來：

『有如天國領域的日本國家的生存要素，在於天皇能以無上大權來統治……現在正是日本發揚國威擴充權益的絕好時機。但近年以來，竟有許多人，專以積蓄個人物質財富爲事，不顧及日本人民全體的幸福和繁榮……』

『元老，重臣，軍閥，財閥，官僚和政黨，都是國家的蠹賊，毀滅了我們的國體。當他們締結一九三〇年的倫敦海軍條約和在一九三五年撤換陸軍教育總監時，他們實在侵犯了天皇的統率大權……日本今日對於俄國，中國，英國和美國的關係，已呈極度緊張狀態』

倘有一着不慎，便是以摧毀日本的神地。除非我們以正當步驟來保障祖國，來殺死阻礙「昭和維新」的人們，以重興天皇大權，那麼帝國的工作便將失敗下去……

「撤消竊奪天皇大權的惡勢力，打倒元老重臣的集團，便是我們的責任。這是我們身為天皇陛下的臣民所應有的責任……」

經過八十一小時之後，所發生的事情是：軍隊的叛變，也以軍隊來消滅下去。然而謹慎的和分別的談判，仍有必要。進行談判之人深切相信，倘若借用天皇本人名義，叛兵便可以迅速解散，但他們並不願意把天皇威權這樣輕易的付之嘗試。於是他們就必須鄭重從事。一種特殊的日本式辦法拿出來了：把許多商業廣告上所常用的大聲氣球懸在軍中，上面標明各種愛國字句，呼籲叛軍降服。叛軍所遭受到的進攻，不是炸彈而是傳單，傳單上便勸告他們和平的屈服下去，不要使東京街上發生巷戰。最後，叛軍終於屈服了。一槍也沒有放射。



陸軍統帥部明敏將軍，對部下叛變陰謀的斥責，儘可能的從輕。祇有幾名小兵被處置了，軍部的佈告上，更和緩的宣稱，說他們是誤解了對天皇責任的少數人。政府宣佈其「敬畏和歉仄」之意，事實上政府祇命令這些叛兵回到原地去，告訴他們下次不可再這樣胡鬧。佈告上都一再加重指出，說叛兵的下層分子，是被幾個罪魁所欺騙，實質上，他們確也是如此。

一個叛兵軍官，實行「剖腹」自殺。但祇有一人。其餘各軍官便被逮捕起來，在經過長期審判之後，都受到嚴厲的判決。十四名軍官和三名文人，被判處死刑，就中被處死刑的有十五人是不冤枉的——這是二十八年以來，因「愛國」謀殺罪而被處以死刑的第一次。五名軍官，被判以無期徒刑，其餘四十四人，則分別處以較短期的徒刑。同時，刺殺永田將軍的相澤大佐，在重新審問以後，也被認為有罪，更使人吃驚的是，他也被執行死刑。大

註三：一個現役時的少年尉官——他和叛變陰謀，毫無關係——在看到叛兵大眾不從事自

(註三)他在審判時，曾自大的說，他不久即將置於死地。

變之後，便大形引以為恥，而和其妻共同舉行「腹」儀式。他說：「我必須以自殺來補償他們的恥辱。」一個和尚，也在明治神宮內實行自殺。

這一全部事件核心的天皇，據正式公佈說，深被這次事變所驚擾。十四天之內，他未嘗作何種遊藝，更「幾乎忘食廢寢」。至於陸軍方面，則可以說，他們從這次事件中獲得了許多便宜。他們變成了「根本改革的信託人」，事實上他們便採取了叛兵的方案不少。

「我斷然殺他」

自從歐戰以來，在十六位日本首相當中，有五位遭受暗殺而死——原，高橋，濱口，犬養，齋藤五人是。第六位便是岡田，險些遭受暗殺毒手，而且至少還有兩位首相曾處於危險之中。這不僅是戰後的現象；在歐戰以前，日本的首相，也成批的遭受謀殺，例如日本的最大元勳伊藤和犬久保，都不能免於難。暗殺的兇手，差不多祇受很輕微的處罰，至少有一個刺死首相的兇手，在受過短期監禁之後，現在已恢復了自由。由於這類指責的

演變，致使任何具有自由思想或表示讓步——尤其是關於對外問題上——的政治家，都有被刺殺的危險。在現在各國人民中，祇有阿刺伯人具有這一本能，以暗殺為政治武器。

一九二一年，首相「原」在東京車站上被刺身死了。他是第一個以平民身分作到首相的人。他曾為華盛頓海軍條約作開路先鋒，也便因此而為人所痛恨。

一九二一年，「獅子」首相濱口遭受槍殺，後來便因重傷致死。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深信退讓政策，他保證倫敦海軍條約的批准。這便犧牲了他的性命。

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一位前任藏相，井上，被「血盟團」中人所暗殺，這一團體是由迷信的和尙們所煽動起來的。

一九三二年三月，三井家的團琢磨男爵，被一少年海軍軍官所刺殺，他是在日本為人所最喜歡的人，也是最有勢力的一個人；但無論他的名望和勢力有多大，在厭恨他的激發分子心目中，都不能發生什麼作用。

一九三二年五月，首相犬養被兵士所殺。他深信對中國的和平政策；他是孫中山崇拜

的朋友。他死難那年，是七十七歲。在這次事件中，叛徒們也同樣要轟炸三菱銀行，劫毀警視廳，並要刺殺牧野子爵。

四年之後，爆發了二·二六的狂舉。自此之後，尙沒有發生什麼重要的暗殺事件。

日本雜記

在日本，打暖氣是一種寒暄。在日本，從事搏鬥的大力士，都是把頭髮高高束起，多年以來，女人不許登富士山；修指甲，要站着工作。若有一個日本政治家喝醉了酒，很容易很顯明的被報紙披露出來，因為，在日本，醉酒的事情是沒有多大不名譽的意思的。

在日本，一個院落的西北角，要用短樹掩蓋住，因為，西北角是惡魔所由進來的方向；在日本，沒有人願意住四號或四十九號的房屋，因為，這個數目在音韻上正如西人忌諱「十三」之數（日文「四」與「死」同音，「九」與「苦」同）。

處死刑，要用轆轤送上絞執行，因為一個普通士兵，在理不應親眼看着他射殺他上級長官。

在日本，一個人的年齡，是從他在母胎懷孕那日起算，並不由他出生之日算起；日文中的名詞沒有語尾或數目的變化，動詞沒有人稱變化；一杯茶，要恰好三口半喝下去；枕頭都是用木頭做的。

在日本，指揮交通的警察和小學校的學生，都戴着口罩，以防止灰塵和微生物的侵入；由女人「腰帶」的顏色和形狀，可以判別女子年齡和社會地位；報紙的號外用振鈴法宣佈出來；咖啡店的女招待；多被稱為「女先生」；乾湯是最珍饈的食品。

第七章 日本製造戰爭

日本的外交政策，是日本急欲擴張領土的意旨表現，這一政策的根據，乃由於三種因素而來。第一，國內經濟富源的缺乏。第二，人口的壓迫。第三，政治的思考，這包括論理的和半宗教的項目在內。

關於日本原料缺乏的情形，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嚴重。從各種觀點上看來，很難稱日本爲「無」的國家。它已吞併了中國的東北和大部中國領土，它現正感覺橫吞中國後的難於消化的痛苦，它已不能再說它是缺乏資源。日本在紡織品的出口上，是世界上一等一國家；在纖維品的製造與出口上，也是首屈一指；在絲綢品上是獨一無二；在玻璃版的製造上，也是甲於世界。在棉花紡績上，它是第三個國家；在造船業上也數到第三個，在水電發展上，它位列第四；在化學品上它也立於第四名地位。日本的糧食，足以自

給，這我在前邊已經說過，它所用的煤炭，也能自己生產百分之六十五。在石鉛，硫磺以及其他安全物品方面，日本也差不多可以自給。

從反面看來，在其他重要原料品上，日本却是嚴重的脆弱。形成日本大宗出口基礎的棉花，日本幾乎全部需要由外國入口。它需要百分之百的從外國購入它所要用的鑛與水鐵，而且——最嚴重的一端——它要購入百分之九十的煤油，百分之六十五的鋼鐵。在鉛，鋅，鋁，和銅等方面，它也是嚴重的缺乏。

自然，一個國家並不能因為它缺乏原料，就能認為它侵略行動是合理。瑞士和瑞典，都是「無」的國家；但是它們並不發動戰爭。日本人大可以普通方法，自由購買原料。沒有人反對以棉花或橡皮等物賣給日本。現在美國正以大宗原料——尤其是廢鐵和煤油兩項——去供給它從事戰爭。所以困難之點並不是日本人買不到原料，乃是他們沒有充分現金去購買全部需要物品。另一種困難——這一點，從日本人的觀點上看來，其侵略行動是合理的——就是在一種普遍性的戰鬥中，在「世界」戰爭中，原料供給的來源，或者要斷絕

時。

至於人口的壓迫，日本確屬無疑問的處於獨一無二的地位。日本人口的密度為：每畝「可耕地」有二千七百五十人，這是世界上最高的比例。(註一)日本的面積為十四萬八千方哩，這還不及美國加利福尼亞一省大。但在這一個小面積上，可耕地祇為五分之一，尚須供給大約有美國人口之半數的人民生活。我們對於德意兩國所謂「無」的國家，以人口理由來要求向外發展，很可認為理由不足，因為這種說法，頗有些詭辯之處；即如德意一再說它們「因」人口增加而要求向外發展，但它們在同時却盡可能的去鼓勵生育。在日本，情形却有些不同；節制生育是合法的——雖然沒有多少人注意這件事。每分鐘要出生四個日本嬰孩；倘若現在的生殖率和死亡率能以維持，那麼在一九六〇年時，日本的人

(註一)英國的人口密度為每方哩可耕地二一七〇人，意大利為八一九人，德國為八〇六人，法國為四

六七人。美國為二二九人。爪哇島的人口密度，固然比日本大，但祇以全部土地計算在內而論

是如此，若按可耕地而論，仍不出日本之右也。

四、將達九千萬之數。

日本的人口密度之大，雖然到了如此地步，但日本人却是無意出外殖民的人民。普通的日本人，都不願離開本國；除非跑到溫暖的地方去，能享受較高的生活程度，他們是不願步出國門的。他們不喜歡寒冷，日本北部一個島嶼北海道，就僅有一半居住着人民。許多日本人跑到巴西去，而且一直到一九二四年美國移民律法公佈之前——這項法律，使日本人受到重大刺激，因而也是『積極』對華政策的因素——他們喜歡加利福尼亞省。但要使日本人去到現在所有的殖民地地方居住，幾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就這一事實看來，單以人口壓迫爲理由，是否能表示他們侵略行動的合理，實爲疑問。日本自從一八九五年後，便取得了台灣，從一九〇五年起，便取得了朝鮮，但在這兩個地方，都很少有日本人去居住；在台灣，日本人事實上還需要輸入中國的勞動力呢。日本自從一九三一年以來，便據有了中國的東北，但於現在祇有一萬左右日本人移殖於內——儘管這地方既富庶而人口又稀少，儘管中國人千千萬萬的移入境內，儘管日本政府盡其全力以鼓勵而又津貼移民，

但日本人却總是故土難離。

超出並高出於經濟的和人口的因素之外，便是政治的考慮。日本所以要擴張的，是因爲它自以爲是一個世界強國，賦有統治東亞的帝國使命。這一『使命』，有種族的和宗教的彩色——這我希望在前幾章內可以表示出來——但主要的動機，却是政治性的。日本要擴張，爲的是要能強大起來可和蘇聯對峙，爲的是要驅逐英國出中國之外，爲的是要發揚國威南向及於亞洲和太平洋。日本人從沒把他們所謂『東亞』的意義下一界說，但他們對於亞洲的大部土地的看法，正像美國人在擴張時代，對於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態度一樣。最大『權力』的觀念，促使着日本躍躍而動。他們所要的是，主宰其所謂『大陸』的政治霸權。

讓我們指出，日本決不是近年以來唯一要蠶食亞洲的一個國家。頹廢中國，是大家都幹過的勾當。法國人之蠶食印度支那，正如日本之劫奪中國的東北一樣的沒有道理。法國在一八六三年搶到了交趾支那和東浦寨，這些地方當時都是中國的領土，在它搶取之時

也沒有耐煩一下問過誰的允許，後來更取得了安南。在一八六〇年左右，帝俄曾從容不迫的偷去了黑龍江流域和西伯利亞的沿海濱省。英國人在中國的威逼欺壓，幾乎有一百年之久。他們割去了香港，奪去了緬甸（到現在都沒有有人記得這塊地方曾經屬於中國）更「兼併」了幾個中國的次要地方，如布丹和尼帕爾，這正如日本之「兼併」熱河相同。戰前的德國，也曾取得了山東的膠州灣。

日本參與帝國主義的分肥，是來得太晚了，但它所用的方法或更魯莽一些，更殘暴而更直接一些。但在本質上，日本所幹的勾當，從沒有不是其他列強前此所幹過的。沒有一個歐洲人的手，是清白的。我們從前曾說過，日本人是性會摹仿的民族；現代帝國主義的技術一事，便被他們所迅速的學會了——並發揮而光大之。自然，並不能因為他們效仿和光大歐洲人的奪取和剝削制度，就使這種制度能有些光榮可言，也不能使剝削勾當更為合理。

關於日本外交政策的一般情形，已詳敘述的不少了。我們在第二章內，業已表示出來

日本對中國的一些特殊態度。我們現在便接着說起。

日本的擴張：第一過程

在某種意義上，多年以來，日本對於中國海岸的看法，很像一世紀以前，英國對於低窪國家——荷蘭和比利時——的態度。

在另一種意義上，日本之對於中國，很像德國對於戰前的奧國：一個強大而有野心的新國家，意欲奪取和它同種同源的老國家。一個地位很高的日本政治家告訴我：「你永遠不能忘記中國是一個『X』，日本是一個『X』，這個『X』是應當加以懲罰的」。〔？〕我問道，倘若這個『X』繼續抵抗還怎麼辦呢？「那麼」我的朋友回答說：「我們把她的臂和腿都割下來。」

此外，還有商業關係一項。日本全部的海外投資，有百分之八十，是在中國，為數約為六萬萬元美金；在滿佈貧民窟的上海之中，有百分之二十四的大工廠為日本人所有。在

平常時候，中國至少取得日本全部出口的百分之十；在中國全部入口中，日本貨物約爲百分之十六。在中國的全部出口中，在一九三三年有百分之一五·七，在一九三六年，有百分之二四·五是運到日本的。這種貿易，對於日本是很有價值的。其後由於中國抵貨和戰爭的關係，致使這種貿易額，大爲減低。然而我們可以推想得到，日本是希望恢復這種貿易的，希望恢復對中國市場的剝削的，因爲在蘊蓄量上看來，中國實在是世界最大的市場。因此，形成了日本政策的兩面：摧毀中國——以便強迫中國購買日貨；對中國作戰——但不把它殺死。剝奪中國的臂和腿——但留下中國有利可圖的身體。

有一很長時期，不能從中国人的口中得到，日本對華的『最高』政策到底是什麼，這正像得不到『東亞』一詞的界說一樣。（究竟菲律賓是否爲『東亞』之一部呢？荷屬東印度羣島是否在『東亞』的範圍呢？我們不知道——儘管我們怎樣能夠猜測。）有『很長時期』，沒有人知道，究竟日本得到華北五省就可滿意呢？或者還要征服南方各省？這不但外界不可得而知，連日本人自己也不知道。我們從前更不知道，日本是要在中國建立一個殖民

地呢？是要成立一個傀儡國家呢？還是要造成一個軍事保護國呢？更或三者兼而有之像現在這樣情形呢？到現在我們還不知道，日本的軍事行動，意欲走到何處為止？日本的力量到底『能』走到那裏？然而最近在一九三八年，由於聲明中日『滿』須變為一個單一的政治和經濟的集團，日本的企圖至少是公開的具體了。

我們在這一簡短的篇幅內，不能敘述到中日關係的全部歷史。我們祇能提到一類粗枝大葉的事情，例如第一次中日之戰（一八九四——九五年），結果中國被迫以台灣割讓與日本，更滿足了日本對於朝鮮的要求；又如日俄之戰（一九〇四——〇五年），結果使日本形成世界強國。這兩次戰爭，主要的是為爭奪朝鮮而起，日本要拿朝鮮作為向大陸發展的立足點。自從一九一〇年之後，朝鮮便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了。從政治上看來，這是兩千萬奴隸居住的地方。越過朝鮮之位，便是——中國。

在一九一五年，有著名的二十一條要求，這時正當歐戰期中，中國失去外援，日本當時的盟國——英，俄，法——都沒有時間精力能顧得到這方面的事情。我們不能把這二十

一條完全列舉出來；這一要求是對中國提出的四十八小時的最後通牒，實質上是要把日本主權建立於中國之內。日本要求操縱山東，要擴張東三省的勢力，要在福建享有特殊利益，並在各處要求開鑿和鐵路權利；中國大部軍火須由日本購買，許日本部分管理中國警察，並任用日本政治顧問。由於種種情況的演變，這二十一條的要求在被接受前，曾經減輕一些——一部分是由於美國嚴重抗議的結果，當時美國政府堅持『門戶開放』（各國在華均等）必須維持——但這顯然的劃出日本外交政策具有野心的一個新階級。

在一九二七年出現了——另一塊標石——田中奏章，據說這是出自日本當時首相田中大將的手筆，聲明了日本國家的殘酷目標。就中說：『爲解決東亞困難，日本須採用鐵血政策……欲征服世界，日本必先征服歐亞；欲征服歐亞，日本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日本必先征服滿蒙。日本必須於十年之內完成上項計劃。』日本人對於田中奏章的根據，全然否認，但無論這一文件是真是假，就中確含有相當準確的預言，日本忠實的依據這程步驟進行，正如希特勒從『我的奮鬥』行事一樣。（註二）

另外一塊大標石，便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所發生的瀋陽事變，此後全部遠東歷史，都由這一事變演進而來。

中國東北的糾葛

我現在再把中國的東北敘述一下。若不把東北的背景敘討一次，便無法專行敘述。現在所稱爲偽「滿洲國」的地方，是世界上最神祕的區域，這塊地方有兩個德國之大（五十萬零三千方哩），約有人口三千五百萬。多年以來，東北的主要特色就是兩條鐵路和一個軍閥。

從每一範疇上看來——在地理上，語言上，歷史上和移民衝突上——東北都無疑的是中國的一部分。它是「長城以外」的中國。（註三）但東北一域，實在是一不幸之處：經常的國際糾紛總是不可避免。它所處的地位，使它歷來就具有嚴重的戰略重要性，因為它和

（註二）田中奏章中之一節是：「欲征服中國，必先剝奪英國。」

蘇聯接壤，更易遭受日本的侵入。在現在，這塊地方的重要性，甚至更大起來了，因為時是中日蘇三國最關重大的一個經濟口岸。當日本在一九三一年取得其北時，確使日本開始走向帝國的道路上來。

稍微追述一下。我曾提到一八九四至九五年的中日戰爭。這一戰，實在是中國的致命傷。結果不但日本，即使其他列強，也要乘中國戰敗機會，來掠奪贓品，有如前節所述。最好的贓品，便在東北中，但這並不是唯一的贓品。主要的賊匪，是俄日之在東北。但德國劫取了膠州灣，英國也得了威海衛和香港對面的九龍半島，法國拿到了最南端的廣州灣。（美國所幹的是樹立門戶開放原則，手指還不算太懶。）

這時，俄日之爭奪贓品，正在最盛時代，其所生長出的幼芽，現在還可以看出来。這一故事，是很複雜的。第一，在東三省及滿洲原野地方中，不僅有台灣，而且還有最重要

（註三）從這一時期起，俄國與許多中國城市，俄國與日本部的斷斷，祇有到第十章之後，纔有圖

始，關於滿鐵一事見第十章「中國歷史的一瞥」一節。

的東北區域在內，即所謂關東半島或遼東半島——像一把劍之指向朝鮮和日本。

第二，列強看到日本將攫奪遼東半島之後，乃大為警怖，遂組成『三國團』（法俄德），要求退還該地。日本不得已乃將該地退還——但非退還於中國。理論上是退還中國，實際上是三國團之一——俄國——取而有之。如是帝俄將日本勝利後的主要收穫取而代了，這使深恩熟慮的日本人，對於白人的帝國主義方法，不禁發生憤恨。

第三，中國被加以大宗賠款，但力不能償付。遂運用法俄借款，藉以償付對日賠款，但交換條件，則為俄國以借款（俄國又利用法國的投資）換得極端重要的讓與權利。結果成立一個中俄道勝銀行，其主要任務為供給資本，以建築東北的鐵路。同時，中俄兩國簽訂一項秘密同盟條約，以反抗日本侵略，換句話說，這便是俄國和法國一方面替中國對日償付賠款，一方面又是俄國和中國阻止日本在中國再進而搶劫贓品，尤其是在東北。結果（在俄國佔領東北又伸入朝鮮之後）形成了一九〇四年的日本戰敗俄國。

我們現在須轉而敘述鐵路問題上，這一問題，也是有發酵作用。雖至今日，鐵路的

爭奪戰，仍在東北和西伯利亞一帶演進着。首先是中東鐵路。

這條鐵路是俄國在東北的路線，正是在上述情況下建築的。名義上，關於鐵路的管理，中國也有一份權利，但事實上則幾乎全爲俄國所有。這條路由東北西部邊界的滿洲里，到太平洋海岸俄國港口的海參威，大致是從西北往東南，一直穿過東北境內。在戰略的意義上說來，這一鐵路是具有極大重要性的，理由有兩層：（一）該路正和完全位於俄國領土內的西伯利亞鐵路平行，但由橫穿東北的捷徑走過，可以減少到海參威的距離數目的時間；（二）這條鐵路正是俄國侵入東北的生命線，具有各種鐵路附屬權，並駐軍權亦包括在內——切記這時的東北仍是中國的。加以此後不久，中東路又建築一條支線，由北而南，從幹線上的哈爾濱，經由遼東半島而至青泥窪（今之大連）和旅順；這時旅大二港已爲俄國租借地。

其次是南滿鐵路。日本在一九〇五年制服俄國之後，並依據朴資芬條約的規定，立即取回遼東半島（指旅大租借地——譯者），這塊地方的奪取，日本已在前此被阻十年之

久，此後這一半島便成爲它進侵東北的鎗尖了。再者——最關重要一事——日本要求並取得中東路的南行支線的大部，改名爲南滿鐵路，並立即改組而加以擴充。如是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個鐵路組織。南滿鐵路——通稱之爲「滿鐵」——遂在二十五年之間，成爲一切動脈的動脈，日本便經由這一動脈而往東北輸送錢——和血。日本取得了在關東半島和鐵道沿線的駐兵權，上邁關東軍的名稱，便由此而起。由於這一鐵路的關係，致使東北的南部成爲日本的勢力範圍；而俄國便不得不退還到北部去。

（說到這裏，我們可以簡單一述中東路的後部歷史；這雖係顛倒時間，但在此處說來，也很便當。日本入置其鐵路於南部，俄國人置其鐵路於北部，二者之間的衝突，多年以來便在劇烈的進行着。大戰之後，蘇維埃政府——其帝國主義性大減於帝俄時代——放棄其在中國的治外法權，並在一九二四年將中東路，部分歸還中國，其實這條鐵路本當屬於中國人的。但由於雙方競爭，仍在繼續的造成困難。第一，中國要求更多的管理權，遂於一九二九年發生一項專變，以致形成一度無結果的實際戰爭；並使史汀生引用起來凱洛克

非戰公約。第二，蘇日二國的激憤情緒，仍在繼續增高，中東路遂成爲無靈無休的「事件」製造場——時而刺殺路警，時而毀壞車輛，以及其他等等。在一九三四年，蘇聯遂以該路出賣與日本，爲時正在日本顯出中國勢力於東北之外。蘇聯要的價錢是六萬二千五百萬日元，結果拿到一萬六千萬日元，以及其他若干核算之數。日本人便立刻將蘇聯的寬軌鐵路，改爲普通寬度的軌道，並置於南滿鐵路的系統之下。這樣，世界鐵路中最濶多故的中東，於以消滅了。）

書歸正傳。當一九〇五年之後，日俄二國又磨刀霍霍起來，並強調其種種要素，致使東北地方政府祇在理論上置於中國人之手而已。但法理上東北仍爲中國之一部。那麼中國人怎樣來努力保障這幾個重要省份呢？努力很少——因爲從一九一三至一九二八年之間，東北是在一個半獨立的軍人手中，在一個剛勇可畏的張作霖的掌握下。對這位先生，我們得略進數言。這時因東北人口稀少之故，以致由中國北部人烟稠密各省，大宗移民前來。張作霖如何統治這些人民呢？大部說來，他的辦法，祇是拆衷於中國和日本之間。

張作霖出生於一八七三年。在中國所有各大軍閥中，他是一個最有風度的人。他是收人之子，曾一度爲人僕役，後來作了軍人，專後爲遊擊隊中的首領，曾爲日本人所雇用，以困阻俄人。他和日本人的關係，一直保持到他死時爲止；但殺死他的，却是日本人。在一九二二年，他當着一羣美國記者誇講說：在過去幾年內，日本人曾經給過他八百萬日元，若在事情辦完以前，可以弄得八千萬。他說，他直到最後一刻之前，總不替日本人効勞；而且即便在最後一刻，也在不可避免的情況下，纔替日本人略爲出力。在他死的時候，他至少能有私產五千萬元。有一時期，一個美國大銀行，軍是爲照顧他的投資起見，便設一個分行於東北。他的財產大部遺留給他的兒子「少年將軍」張學良，關於張學良的事情，在本書後幾章內可以敘述很多。

張作霖不通文墨；但頗彬彬有禮。他曾是一個胡匪，一個殺人者；但也雅好求知。他身材短小，好像祇有個肚子，更因吸鴉片烟之故，以致面色灰白；他的手特別小而敏捷，很以整潔自豪。有一次他在赴北平美國大使館的宴會中，竟帶衛隊二十五名之多，對這

麼多的人都鑿供膳食物，真使主人有點驚訝。一個僕人竟夜站在他的椅子前，不住的拿燃好的紙煙往他嘴上送。據說，他喝虎血以代春藥，這或者是傳聞之誤，大約是由於虎鬚的附會而來，因為當時東北正盛行把虎鬚束成飄盪的掃帚形，以為愛情的靈符。同樣傳說，某種鹿的角粉也是春藥，張作霖便很愛這種粉。

這位將軍是靠自己能力奮鬥出來的，長於駕御軍人，把他的軍隊弄得很好。他所聚斂的財富，自然是由鄉村中而來。一九一三年，他在東北作一省督軍；到一九一八年時，他便操縱了全部東北。他曾和造成中國革命的國民黨，若即若離的站在一條戰線上；他之效忠於那一方面，完全是依情況為轉移的。一九二四年，他以為東北地界太小，不足償符他的野心，乃決定進兵關內；結果取得了北京，作為他的首都，準備改朝換代做中國的皇帝。他曾自作帝王所用的瓷器（這可充分表示他有作皇帝的野心）；他曾在從前皇帝深居的紫禁城內祈禱；當他走出他的宮殿時，要完全淨銜，並用黃土鋪地。然而這時新民族領袖蔣介石將軍正趨與於南方。蔣張二人會遙相合作，但二人意見不同。蔣公的目的，在建立

一個統一的共和國，隨之，革命軍亦漸臨北京城下。張作霖的同盟者解體，他本人便不得不立即逃走，他對東北方面，仍然繼續其控制權力；所以，當北京的混亂時代告終之後，他決定跑回他的老家和他的舊都瀋陽。但他終未能回得去。

置他於死地的炸彈，是經過縝密的佈置。炸彈爆發地點，是瀋陽城外（時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恰在他坐在京奉路的專車，經過到大連的南滿路鐵橋樑之下。這個炸彈，全部在日本的鐵路線內，顯然是由橋樑上的日本哨兵用電線操縱縱炸的。當日看到日本工人整天在那裏異常的忙碌——用輕便甲車在鋼骨水泥的鐵橋保護下——並且據說有走到附近的中國人遭受殺害。當炸彈炸毀列車時，張作霖並不在他自己坐的車廂內，他正坐在其次一節車廂裏，但爆炸時刻，却正中在他的車上。由此可以推想該殺者，必有同謀之人坐在車上。……很少有人正確知道詳細情形，將來也未必能真像大白。

日本人——尤其是少壯軍人——因種種理由要消滅張作霖。第一，張作霖的權力太大；他是日本人謀取東北的最大障礙。第二，他們恐怕他雖然離開北京，但仍要和蔣介石將

軍妥協，而不和日本合作以開發東北。另一理由，是因為日本人本着所謂「愛國之心」，痛恨他消耗大宗東北收入於北京而不以之用於東北。他把東北搜刮乾了，他們便把他那矮小身體內的血液也吸取乾淨。

他的兒子張學良，把他死去的消息，隱藏了七天之久——雖然每人都知道曾發生爆炸這一件事，但不能確知他已死亡。這一來，張學良便可有充分時間，以鞏固其地位。此後，他却使日本人大為失望。他們本來對他抱有希望；但他竟在北京城陷之後，和蔣介石將軍成立一種協定，並在瀋陽樹起國民黨旗幟，藉以表示其隸屬於中國革命的系統之下。從此，東北一境便和中國中央發生更密切的關係，此種情形為近數十年來所未有。「少平將軍」便在國民黨政府接受一重要官職，一時關內關外全部中國，才構成事實上的統一。

這種情形，是日本人所最感不快的。他們曾製出種種新計劃。三年之內，他們大作一番角逐。在經過一個嚴重的緊張時期之後，便又來了一次爆炸。爆炸的聲點，是在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上；離炸死張作霖的地方不遠。時間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這次爆炸不

像上次爆炸那樣死了一個工作員，而乃是幾死東北。其反響波及於全世界上，回聲之大，直到現在還未停止。

事件製造家

瀋陽事變最奇特的一點是：很有可能不發生這一個事變。

據日本人所說，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大約在下午十時和十時半之間，中國「暴徒」或士兵折毀了瀋陽城北的南滿路的一段路軌，地點正在中國駐兵的北大營附近。（須知：除關東地帶和南滿鐵路沿線外，這時東北仍在法理上為中國領土之一部。）中國軍隊和日本路警，遂即發生戰鬥。爆炸的規模，是異常的小。所處提爾街路軌「被毀」的唯一證據，是一些碎片和渣滓，以及一個時鐘邊的百鎊重的路軌。當時不准任何人參觀肇事地點；所謂證據，或者是一「袋夾」搜集來的。最使人驚疑的一點是：總長春到瀋陽的南滿急行車，竟在下午十點半鐘時到達，毫無遭受損傷。起先，日本的解釋是說，這次列車是在爆

炸之前，經過被炸車軌的；後來，他們使人不能相信的解說——雖然路軌破壞了一種來長——由於重量的列車過速脫軌被毀了的路軌，致使列車毫無受到損傷。據聞，在火車上的乘客，沒有一個人聽見拉緊的聲音。

關於這一事件，已有許多著作。總括起來看，沒有一點證據，可以找出來表示中國人和這一爆炸事件，有絲毫關係。同時也找不出來任何「直接」證據來證明日本人的故意兇殺。我們乾脆是不知其詳。這次事件，正像德國國會縱火事件，由於這一次大火，使希特勒取得了政權；但沒有一個人能「證明」，是納粹黨人放的火（他們認爲是共產黨放的火）。他們和這一事件的關係，至少可說是有嫌疑的，而他們更由這一事件中取得了許多便宜。同樣，瀋陽事件，便是日本人佔領東北的警號。自然，確有一把火發生於德國國會內——或者是兩把火。然而對於北大營到底發生些什麼事情，我們却不敢絕對斷定。竊聽調查團首席代表李頓爵士，曾經嚴重的指出，說他的報告中從沒以爆炸本身當做一個事實來敘述，祇依事變全部以及後來發生的各種情況而立言。可能的是，全部事件是日本軍人「製

道」出來的。他們或者在路軌的後面，不相干的爆炸一下，然後在這裏放上一些炸毀的枕木和路軌。至於和中國軍隊武裝接觸一事，更沒有什麼證據存在。（註四）

若論這一事變發生之後緊隨着發展起來的事態，則有無限的充分證據。日本人抓住了這一機會而來利用，要比德國人利用國會失火的機會，還徹底得多。真的，現在可以完全證明，在事件發生之「前」，日本就會調動起來軍隊——即或不然，他們也確實知道要在當晚調動軍隊。在午夜以前，就有由朝鮮開往東北來的軍隊。日本在大陸上的軍事佈置，全部都是極端準確的情況下進行起來。到了九月十九日的黎明，在炸彈爆發後幾個鐘頭，日本軍隊便奪取了瀋陽城的中國軍營和兵工廠，同時並在南滿一帶整個動作起來，由大連直到哈爾濱，忙個不停。中國人毫末作抵抗。四天之內，日本之征服南滿，便告完畢。

關東軍首領所以要在這一時間發動瀋陽事變的，是有多種理由。第一，他們深知這時

（註四）關於「拆毀」南滿鐵路一事說明極詳，可參閱當時在場的鄧爾曼先生（Dan Doorman）的證

文。原文載一九三四年九月號的 *Harper's Magazine* 上。本文所論之根據均採自鄧爾曼的證文。

正是中國的重要關頭，『少年將軍』張學良正和中國國民黨緊密的合作着。第二，他們恐怕在東京內閣中大權旁落於文人之手。這裏我們可以全層肯定的說，當時日本外相幣原，對於這一事件的準備，絲毫不知道；大約他祇是看到早晨的報紙時，纔第一次曉得有這一事件發生的。日本軍人想要強迫退讓派有所動作，並認為這正是奪取東北的時機。第三，這正是國際情況方便之時，這一點我在後文可以述及。英美國家很不見得能在當時有所干涉。第四，軍人正在利用所謂中村事件的機會。——~~這~~備日本間諜中村大尉，曾為××軍隊在蒙古邊境所殺，因而憤懣和怒火正風捲於日本全國中。

關於東北舉變的國際反響，大半不在我們的做為範圍內。但我們必須談到國際聯盟會派一個調查團到東北去，並以李頓爵士為領隊；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曾於一九三二年一月，宣佈了不承認主義，因而使美國拒絕承認『任何違反威洛克——白里安非戰公約的局勢，條約和處置』。日本人被指為損毀非戰公約，至其違反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海軍會議時所簽訂的九國公約，更不待言，因該約曾明文規定，簽字各國——~~這~~日本在內——須尊重中國

領土之完整。在一九三二年十月，李頓調查團認為日本有罪。為阻止李頓的建議起見，日本人却忽運動作起來，把東北作成「獨立國家」，取名「滿洲國」；其後不久，日本又退出了國聯，這也就是第一個退盟的國家。

同時，日本發展其進攻，及於北滿。而野蠻的戰鬥也在中國本部發生。這一次，中國曾予以抵抗。在一九三二年之初，上海市內以及近郊，進行着激烈的戰鬥。這一事件的形成，一部分是因爲日本海軍方面，爲不肯落在陸軍之後，也要來一次冒險；另一部分是因爲中日關係之日愈惡化。中國人民進行着有教的抵制日貨，致使日本人憤怒之餘，而造成種種地方事件，日本人便利用此種機會而發動出無名的戰爭。中國十九路軍之猛烈而英勇的抵抗終歸無效，日本竟伸張其勢力及於上海區域內。這便是第二次中日之戰。結果締一休戰條約，一直延長到——多多少少的延長到——一九三七年。

不宣而戰的哲學

如是現代流行的「不宣而戰」第一次發生了。以後又有意大利之對阿比西尼亞和阿爾巴尼亞以及意德兩國之對西班牙。日本人爲什麼不公開的宣戰呢？這有種種理由。

第一，這次衝突，在原始階段內，是在國際的裁判中，當時日本朝實希望不遭受國際的譴責。

第二，「戰爭」一詞，終究具有醜惡的名聲，甚至在日本也是如此。日本人需要顧及他們國內輿論，日本對國願意在戰場上作戰，而不願在紙上作戰。明日獲勝的說是戰爭，在一九三二年的時光，不能認爲是高明的事情。

第三，日本人更需要顧及中國的輿論，在他們一再表示對中國人民祇有友誼，並願予以「解放」的當兒，而驟然宣佈戰爭，是很說不過去的。而且若公然宣戰，必將使中國或其他國家的抵貨運動，更見狂熱。

第四，日本不願違反凱洛克—白里安辭職公約。這一著名的文件，正像一種沒有牙的鯨魚，是毀掉羅德賴約；但它却是一個聲譽頹廢的條約，因爲倘若公然的撕毀這一條約，

說不定美國將要採取什麼行動。自從一九二八年非戰公約簽訂之後，在亞洲以及歐洲，便沒有人正式宣戰了。沒有人敢在法理上忽視它。事實繼續演進着的是，許多國家要把戰爭吞在口內，而不名之曰戰爭；若公開宣戰，却是使人在道義上感覺頭痛的一件事。祇若戰爭是不宣而戰，非戰公約便在理論上未被侵犯，而這一羊皮紙文件便算安全渡過。

第五，日本人怕被美國指責為違反一九二二年的九國公約；這一條約，他們固然確實違犯了，但祇若不經過宣戰，便算在法理上未予以違反。刁滑哉——日本人民！

在今日之下，日本人更有一個不宣戰的強烈動機；這便是一九三五年美國中立法。固然美國總統在發現戰爭狀態存在之後，便可發動中立法，但在正式宣戰之後，中立法仍發動，便具有強迫性，而失去了自由決定的機會，事實上若美國一發動中立法，則對日本有老大本方便之處，一則將使日本不能再從美國購買武器與軍火；再則將使日本祇有依「現購自運」的基礎來購買原料。加以美國總統便要把煤油廢鐵等類東西，置於禁運表上，這一來，將予日本以莫大不利。

柔術政治

從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中間，日本在華北施展了種種玄虛莫測的手段。一個擴張與進佔的新時期開始了。日本人的進攻，正和他們角力的大力士一樣，是用一種策略來緊緊纏住這一體大的對手方，用肌肉的合作來謹慎將事，並且深切理會到他們所要致力的目的。其各種不同的步驟如下：

一，日本擴張偽『滿洲國』邊境以征服熱河，這地方本是內蒙古部的山岳地帶，正位於舊日東北和華北之間。(註五)結果熱河也像東北一樣，不戰而淪陷於日本，當地軍閥『張作霖大王』湯玉麟狼狽的逃竄而去。這一故事，在斯諾 (Edgar Snow) 的『遠東陣線』一書中曾有敘述，該書的內容很好，可惜銷行竟不太廣。熱河的喪失，是位重要的一件事；不

(註五)：熱河在英文名之爲 Jehol，但發音則爲 "Ruh-ho"，但不要發笑。試問英文中如何讀 Chahno

ndalay 或 Chancester，又如法。中之語 St. Quantin 或 Khaim，都是發音和字面全不相類。

這一省的收入極富——尤其是鴉片一項，大可作牟利商品——更因在戰略上，這一個幾萬五千方哩的地方，打開了進至內蒙的孔道。熱河於一九三三年二月失陷於日本。斯諾對生列亞路發電說到失陷的最後一刻的難額曾譯道：『小老婆在宮殿出來進去，偶爾一陣電話，把睡着的傳令兵驚醒。湯玉麟現出方才已醒的樣子，他仍然說是抵抗至最後一個人，他……一問他的軍隊，他卻說他不知道他們在那裏。』湯玉麟是舊式軍閥中最壞的一類。他對什麼都要加稅，由榮錦以至水橋為止。

二，一九三三年五月出現了塘沽協定，由於這一協定致使東北的改警行為告終，而中國却放棄了長城以外地帶。加以這一協定更開放了通至蒙古的途徑，日本便在關內建成一個非武裝區域，以期收撫蒙古。由於塘沽協定的簽訂，日本人便可以在中國本部內要索新的軍事權利了。

三，所謂『天羽聲明』，於一九三四年四月在東京宣布了。天羽（現為日本駐瑞士公使）是東京外務省中的著名『發言人』，他把日本行動向世界上作欺騙的『解釋』。他在

一九三四年四月聲明中，告訴其他列強要退出中國，尤其是關於財政援華一事。（這件事當時正在大宗的進行着）他並要求中國償還舊日欠日本的外債（這種外債是依荒謬的條件而加於中國的），更在事實上宣佈日本在中國內地的「門羅主義」。

四，土肥原開始實行他分割華北五省的遊說，若武力尚無必要，便以陰謀手段進着。日本覺得時運到來了，首先是東北，其次是熱河，第三步便是華北本身。土肥原幾乎得以密成。他以談判的姿態（自然他主要的是和腐化庸懦的中國人物談判），不放一槍一彈，便「幾乎」取得日本軍隊二年以來血戰結果尚不能取得的東西。

總之，幾個步驟隨着土肥原的「分化」政策而發展下去。日本的天津駐屯軍（後者增加，其司令官多田宣佈華北五省獨爲自治政府，獨立於中國中央政府之外。齊委員長因在日方忙於剿共軍事而不贊成該議，如是形成了一九三五年六月的何梅協定。日本人強迫中國

（註六）日本之於天津有駐屯軍，是於子修協定成的。在一九〇〇年發生了一次著名的「拳匪亂亂」，當

時臺灣的中國人民去北平附近遊到了海外的最繁榮。其後中國賠付大案款項，更允許在北東沿

海邊內，各國自行駐屯軍隊；並許外國於鐵路沿線駐屯日本陸屯軍便設於天津海日。

的軍政部長何應欽接受要求，至於要求內容如何，則從未宣佈，但可斷定其必在北方大損中國的主權。結果中國不得不廢止中央機關的「北平政務委員會」，更禁止國民黨在北方活動。

六，分化的第一個具體結果，是在一九三五年底成立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冀省的河北乃包括北平和天津在內的一個省份；察哈爾為內蒙的一部。這一新的政務委員會，是由國民政府所「任命」的，在理論上是對中央「負責」，但默默中則為在日本操縱之下面實行事實上的自治。冀察政務委員會彷彿是一個傀儡國，不過實際上並沒成立一國罷了。委員長宋哲元，須受日方指揮——雖然他還繼續以蔣委員長為「最高」威權者。

七，日本人分割河北之一部成為獨立區域，這一區域連表面上都不對中央負責，這便是所謂「冀東自治政府」。這裏是由一個公開的傀儡統治着，名為殷汝耕，他有一個日本太太，他本人也會說日本話。冀東成爲了一個重要地帶，因為這地方靠着海，遂使日本人由此偷運貨物到中國來，而不納關稅。他們把華北弄得充滿了紡織和糖果的商品，不納二

文錢的稅；據說，這樣一來，使中國政府每年要損失五千萬美元。這是一個帝國主義的新策略：以「走私」進行征服。

八，一九三六年一月，廣田外相發表了中日「合作」的三原則，以爲兩國將來關係的準繩。第一，在中國停止反日行動，包括排貨在內；第二，由中國承認僞「滿洲國」，並進行經濟合作；第三，由中日聯合行動，以武力剷除中國共產黨——因爲共產黨已爲中國反日的主要份子。顯然南京政府不能承認這些要求，因而中國仍能繼續爲獨立國家。當時蔣委員長，爲爭取時間計，未作確定答覆。

九，日本開始以軍事行動進攻綏遠（華北五省之一，內蒙古之一部），進攻軍雖號稱爲僞「滿洲國」軍隊，但實爲日軍。這件事情的發生，是在一九三六年的冬季。進攻計劃，是石原政策之一部，正與土肥原以談判進行征服的策略相反。石原以爲日本之佔據內蒙，乃爲日本反蘇「自衛」的必要手段。這次進攻失敗了。接着就發生一個重大事件，把綏遠事件掩沒下去了——這便是蔣委員長在西安被難，爲張學良和中國共產黨所拘禁，因爲

他們對於蔣委員長之表示屈從日本要求，深為不滿。這一事件的詳細情形，我們後來可以鼓聽到。

五年來由於日本之實行進攻和賣弄手段的結果，使日本人有驕自信力太大了。而中國這一條龍，多年以來本已變成小虫，現在又開始呈現生龍活虎的姿態了。北方的學生，在朱慶齡夫人領導之下的救國會，都大為活躍起來。自後數月以來便呈震盪的騷擾狀態，到了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軍閥乃於北平附近發動了盧溝橋事件。大約這一事件，祇是日軍佔領北平一帶的藉口。但雙方衝突，則迅速發展及於南方。如是第三次中日戰爭開始。如是戰爭——一次真正戰爭——到來。這一戰現仍在進行中。

防共與反蘇協定

日本和德國，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簽訂了事後所謂之防共協定。這一協定的建築師，是德國駐東京大使和日本駐柏林武官，據說東京的外務省，對此事絲毫無關，並在面告

慘白之下度就這一協定的成功。同時，德國和意大利，成立了羅馬柏林軸心，意大利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加入德日的防共協定。如是羅馬柏林東京的三角關係，樹立起來了。這二世界上便出現了「法西斯國際」。

日本和德國至少是有重大的共同利益的。兩國都信仰種族關係，日本也會對於反塞米特運動透過秋波；兩國都是擴張領土的国家，都會經身列「無」的國家的範圍內；兩國又都在民族立場上恐懼而且厭惡蘇聯。日本也會依照德國的典型，創立國家憲法；其國體學校和訓練軍隊，也依德國的方法行之。移地而言，在日本，我輩咸稱「我」可以感德得一靈韻粹的宗教動機和思想。轉過來說，德人之崇拜國家，以希特勒為先知者，正如日人之崇拜神道和天皇。（卷七）一九三八年，德日曾簽訂一項「文化協定」，其結果之一——便是一結果很難置於文化的系統內——便是以日文出版全部「我的奮鬥」一書。至於經濟方面，德日合作却無多大效果，因為日本首先需要的是信用借款，這一需要，既不是德國，也不是另一同盟國的意大利，所能供給的。在一九三八年，曾有一個意大利經濟考察團到日本

來，但並未有若何成就，接着却於一九三九年，簽訂了一個「意日文化協定」。

防共協定，完全不是反對共產國際的協定，這一點，就是官方的日本人（經過辯論之後）也要承認的。實在這是一個反蘇協定。自從一九三五年，斯達林採用了人民陣線政策之後，共產國際便隨格爾特將軍（Goltz）而俱滅亡了；所謂人民陣線政策，便是容納外和有產階級政黨合作，而不發動革命行動。將來或許有一天，革命的共產主義又復出現，但現時德日二國所怕的，並不是在各該國內的共產黨的宣傳。因為號稱完整國家的德日，定全不怕潛藏的革命分子，他們所怕的乃是地理上和軍事上強大的蘇聯。正如這二國公開說出來的，它們都對蘇聯有所覬覦；所以它們便合力以對付蘇聯。今日的蘇聯，與舊日

（註七）所帶的有過的一點是：日本也仿效德國辦法，在世界上欺騙國民的熱情。國民訪問團曾到過日

本，而日本人也和德國人一樣，在巴勃斯租一處熱烈的贊助阿爾德人。所以然的原因，一部分

是反英態度所表示，另一部分則見之於對華政策上，因在中國有甚多回教人民——尤以接近蘇

聯境地的甘肅省一帶為多——日本人思有以鐵路之。

的帝俄，情況並沒有多大變化。無論「俄國」的國內政況如何，終究這一國家是俄日的敵國，德日之用「防共」一語，充分含有煙幕彈作用。

防共協定，在東京並不受人歡迎，但人民則以義務性質接受之。這一協定的存在，毫無其他意義，不過表示一種觀點罷了。進而在蘇台德區的危機時，却顯示這一協定連表示觀點的意義，都不存在了，這真使日本人疑懼不安而傷透了心，因為廣播宣揚出來的是，假若發生世界性戰爭，德國不予日本以「道義」援助之外，別無其他作用。而且據說，在日本進攻蘇聯時，德國不能援助日本。然而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却露出了防共協定將要變成軍事同盟的風聲。

時間性的感覺

日本人奇特的發展着他們正確時間的本能。例如他們發動九一八事變時，正是蔣委員長面對着一個新的內戰的時候，正是英國將放棄金本位的時候，正是美國困於經濟危機之

下的時候。

又如他們在一九三七年七月發動此次戰爭導綫的蘆溝橋事變時，他們完全考慮到，當時正在斯達林甫經蕭清濂聯軍隊之後。正是中國經西安事變結果而強固的統一起來，正是英國爲希特勒所厭惡而不能以及外面事情，而又正是在日本本國內軍部遭受了選舉的譴責之時。

在歐洲發生的重大事件，立時便在日本方面起了反響。當歐洲一掉轉身之後，日本人便靈巧的鬧起事來。正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慕尼黑協定之後，日本便佔領了廣州；正在兩個月後，巴薩龍納失陷之後，他們便取得了海南島；正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德國進而奪取捷克斯蘭餘的地方之後，他們便伸長魔手而攫取新嘉坡附近的新巴特萊羣島（Sembur）——這是日本敢於進攻的最前方的伸長線。

第八章 試驗中的偽「滿洲國」

「日本是『滿洲國』的宗主，『滿洲國』是日本的宗支。」

——日本陸相板垣——

我們現在談到了今日的偽「滿洲國」。正確說來，我們應名之爲偽「滿洲帝國」，不應僅名之爲偽「滿洲國」。在一九三四年，日本決定以爲單純偽「滿洲國」「獨立」，還有所不足；而必須使之進而成爲「帝國」，並以溥儀爲皇帝。若說偽「滿洲國」在事實上具「獨立」的，那完全是荒謬絕倫之談。這地方不過是日本的殖民地疆場，由日本人來經營，依日本人的利益而發展；所謂「獨立」，顯然是一個現代的虛構。

何謂「滿洲」？這二字的字本義，就是「清正」的意思。在歷史上確曾有滿丸的傳存，但在現代政治本體上，滿人已完全消滅。這詞起來，滿人是遠古所族或種的族詞後裔，他

們居住在豐富的東北平原上；至少在一千年以前，他們便已經和漢人通婚，大批漢人移居到此地來之後，逐漸把他們同化了。在紀元後一六一六年，一個有權力的領袖，努爾哈齊，崛起起來，與當時統治中國的明朝相爭衡；結果他推倒明朝的統治，首先於奉天，繼而及於北京。於是在一六四四年，便在中國開始了滿洲的朝代，一直到一九一二年為止。自後東北一地，仍為中國領土之一部。除掉邊小塊「星星點點」的，為李頓報告書所提及的區域以外，概沒有純粹的滿人存在。滿人之字，更成為歷史上的隙跡：總共祇有二百五十本皆是由滿文寫成。但卻是從漢文譯過去的。所謂偽「滿洲國」或「滿洲帝國」，百十年來，便是百分之九十五屬於漢人的。

我曾經提到這地方幅員的廣大，大部分為平原，有似尼布拉斯克地方(Nebraw)。這地方的富源如何，從未完全調查過，沒有一個人——甚至於現在佔有其地的日本人——知道這裏的富源，到底蘊藏着多少。然而無疑的這裏是大量的蘊藏着煤鐵，廣大的森林，豐富的金鑽，肥沃的耕地以及價值萬萬元美金的貿易額。這是大豆的出產地，這一遍地都

是大豆的農產品，是中國人和日本人的食料（更可製爲豆油，肥料，燃料等等），也是福特汽車廠發動機的動力。此外尚出產大量的鴉片烟，這一鴉片貿易額正在繼續增長着。

關東軍實驗室

關於偽「滿洲國」最有興趣的一點，就是我們第三章所敘述的關東軍，正在把這地方作爲一個社會和經濟理論的試驗場和實驗室。今日的偽「滿洲國」，已迅速成爲集體主義的「天堂」，日本陸軍雖然還遭受着另外一個意欲主宰該地的機關——南滿鐵路會社——的激烈的抵抗，但這並不能阻擋他們的意志。假若關東軍的軍官們以爲他們的試驗成功，便可進而推展極權主義經濟於日本——以及中國，這一偽「滿洲國」便是陸軍手冊的事實證明品。更是亞洲的一大試驗品。

關東軍已經取消了偽「滿洲國」的治外法權；（應爲領事裁判權——譯者），（應將把外商完全排擠出去。他們建立了一個嚴格的貨幣管理制度，並樹立了集股農場和工業管理

的計劃。有些農場已爲「國家」所取有，有些則仍爲私人所有，這樣可使陸軍當局看出那一種制度進行得好。陸軍會研究出來廣大詳密的計劃——尤在是關於水電網發展和礦藏上——並製出工業發展的「五年計劃」，正和蘇聯的五年計劃有若干點相同。

關於工業管理的權力來源，是由帝國命令第六十七號而來；該項命令於一九三七年五月公佈，其條文極爲廣汎。不得政府同意，任何新工業企業不得開始；至於現有工業，國家亦有權管理之。國家有權監督會計盈虧和營業計劃，更鑑定物價，並可創立和停止生產。換句話說，國家——便是關東軍——統治着一切。私人資本，若沒有訂定物價之權而開始新企業，是無能爲力的。

十種工業，完全列於國營範圍內：

發電和電力供給業

電信業

汽車製造業

煤油提煉業

採煤業

炸藥製造業

航空業

人壽保險業，限於保險券在一千日元以上者

教科書印刷業

鴉片製煉和販賣業

下列各項工業，雖不由國家經營，但由國家管理之：

飛機製造業

毛織業

水泥業

火柴業

第 八 章

試驗品的輸入與輸出

啤酒業

壓豆油業

糖業

啤酒業

麻業

汽車運輸業

最後，國家對下列工業參加管理：

業森林

啤酒業

金屬輕業

新聞事業業

液體燃料業

棉織業

肥料業

在所有這些企業中，國家可使「出產數量合理化」。所有原料，均視為國家的「國防富源」。最後，這一計劃中的各項工業企業，均有一股份公司以爲總經理處。據關東軍的企劃局所估計，到一九四二年時，全部投資需要資本二，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六六一，五〇〇，〇〇〇（美元）。

接着和滿鐵的衝突便開始了。滿鐵須於這一龐大數目中供給資本九萬萬日元。這裏的情形，有些特殊。原來南滿鐵路，不僅是一個鐵路公司；也是一個廣大的工業混合體，它從事於木材業和旅館業，更作些大豆，鋼鐵和化學品等經濟；它操縱着七十二種的工業企業。滿鐵總裁，一向視中國東北爲其自己領域，對這一新政策的極權性，表示恐懼，更對關東軍的包辦行爲，有些嫉視，並且恐怕他們百分之八的利潤，難得保全。然而——這是重要的一點——南滿鐵路，百分之五十乃爲政府所有。所以關東軍威要在東京賣之處以壓力，便可刺激它們的目的。松岡左右作了滿鐵總裁，他在許多方面都和陸軍很接近。事實

上，關東軍的軍官可以依兩個方向來制御滿鐵：一則可以就地行動從事，再則可對日本政府施以壓力，因日本政府一部為關東軍所操縱，而滿鐵又一部為政府所操縱。

陸軍的觀點是很簡單的。他們要使滿鐵退歸原地，專從事其本行的鐵路營業。他們要滿鐵仍在交通方面援助日本帝國主義，尤其是要建築戰略性的鐵路，但要滿鐵放棄其對工商業的關係。因而便組成一個日滿貿易公司的機關，以代替滿鐵舊有的銷售和供給部份，現在這一公司便從事管理撫順煤礦及其他鐵路礦產營業的出產品。貨品仍歸滿鐵出產，但陸軍——便是所謂偽「滿洲國」——則代為賣出之。同樣，如滿洲化學工業會社，昭和製鋼所以及滿洲電氣會社等滿鐵附屬機關，便經改組，而以陸軍統治之。但陸軍仍不能滿意。最近偽「滿洲國」的官方報紙曾經宣佈說，滿鐵是「中了時代錯誤之病，還要維持它自己的王國，而不能認識事變後的情況」，因而要求其「革新」。

總括起來：關東軍以為倘若偽「滿洲國」依合理的經濟路線建立起來，私人資本的力量，如滿鐵之類的全盤斷行爲，須完全予以粉碎。然而在現在的情況下，滿鐵也有它的

用處，所以也不能操之過急。

傀儡皇帝

偽「滿洲國」的現在皇帝，確是唯一一個人，曾在他一生之中，在三次不同的情況下，做起來皇帝的。

溥儀於一九〇六年，生於北京，他是慈禧太后的孫子。（註一）他在兩歲的時候，便作

（註一）關於這位奇怪的老婦人，特來還要敘述一些。她是中國向「凱沙林女皇」（Catherine The Great），她的一生事蹟是光彩奪目的。原先她爲人作妾；後來却統治了中國四十七年。她的策略，主要的是使幼子登基繼位，以便她在背後統治。她於一八六一年當權。在一八〇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她的姪兒，當時的皇帝，曾被她囚於頤和園內，突然發現白綾身死。這後隨即以她的孫子溥儀爲皇帝。第二天，她便嚴密的死去。當她年青時，在她進宮之前，她的名叫那那。然後又爲顯赫貴戚。作了皇后和攝政之後，便稱爲慈禧太后，當還是皇太后的時候，她願意人家稱呼她的全部官銜「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聖母皇太后」（見「中國史料全書」第六一四頁）

了中國皇帝，被呼爲天子，萬歲。他的父親（現仍活着，但已隱居無人注意）作了攝政王，然於一九一二年，滿清朝代便被推出於中國之外。當時溥儀年僅六歲，舉行攝位；對他毫無傷害，而善良的共和黨人，每年還給他四百萬元的優卹費，仍許其繼續居留紫禁城內。在一九一七年，鬧了一次複辟把戲，他便以宣統年號再度做了皇帝，但爲時不過數日。以後他還是平靜的住在北京，到了一九二二年，他和一個姓阮的滿洲女子結婚，這女人是由美國教士所教養大的。在一九二四年，他被驅出於紫禁城外，他的朋友士龍原，便把他偷運到天津去。在一九三二年，他被弄到中國東北，作爲「滿洲國」的執政，到一九三四年時，便做了皇帝。

溥儀的先生，多年以來就是一個有修養的英國人並精通漢學的約翰斯登(Johnston)。首先送一個網球拍子，腳踏車給溥儀的是約翰斯登。當少平的溥儀(蘇寶麟單輪的腳踏車時，宮廷官員們都大爲驚慌起來；他們說，騎這種車要損害他的入格。約翰斯登也送給他一個英文名「亨利」，這一名字便廣爲外國人所知；原來宮廷儀禮英國歷史

時，約翰斯登曾建議他取一個他所最喜歡的英國國王的名字。溥儀就選擇了亨利第八。自從他在偽「滿洲國」登基之後，他的稱呼便又改變一次，稱為「康德皇帝」；這個名號是由一羣思想家所選出的，意為「康整的道德」。(註二)有一些中國人現在仍然尊稱溥儀。在北平博物院內還存有一個溥儀少年時代喂狗的餅乾罐。

現在，溥儀的身量很高，幾乎有六呎長，但他體重僅為一百零二磅。他有一部林肯式的裝甲汽車，但若穿着全部皇帝裝束時，在車裏却坐不下，因為這種特殊構造裝甲車，把座位提得很高。後來這輛車又改造一下，把彈簧壓縮下去很多。溥儀幾乎從沒用過這輛車，因為事實上他在他的住宅內是一個囚犯。他的住宅是原先的國務署。他沒有宮殿，然而據說他的年俸却是美金五十萬元。日本人不許他接見任何一個人。他被禁閉起好像患流行性耳下腺炎的病人樣。有人說，他的僕人中有一個曾經說過：「他討厭日本人，正和我討厭日本人一樣之甚，但他越討厭日本人，他從日本人得着的錢也越多。」

(註二)本書作者過去曾發現其名子在中文中恰好譯為「康德」，當時不覺為之驚異不已。

不幸的，溥儀並沒有子女，這便是德齡日軍德主所以對他冷淡的原因之一。他們頂希望他能建立一個朝代。他很愛他的妻，很久以前便拒絕日本勸他納妾的要求。最後他曾納一妾，從媒人所拿來的像片中挑出一個女子來，然而經過一個相當期間之後，這女人便離開了他。他決心的拒絕再行納妾，這使日本人大不高興，因而對待他——和他的妻——比從前更不敬重起來。

溥儀是一個溫恭和藹而不幸的一個人，他的謙遜聰明的本性已經埋沒下去了。以言他的政治力量是毫不存在的。不敬的話稱他爲「傀儡」，實在也可以全屬肯定的說，他至少是一個世界上最沒有聲勢的君主。

政治情形

極權性的經濟，是要有一個大衆的政黨，以表揚其爲政目的的，而關東軍便致力造出一個政黨來。這是一種奇特而可露出本像的一點：普通的情形，是由一個政黨來創造政府

（例如德意蘇等國情形）；但在偽「滿洲國」却走着相反的途徑，乃以政府來創設大眾的政黨。我聽人說，這是「倒行的極權主義」。這一新政黨便是所謂「協和會」的組織。

此外還發現一種必要——這又是顛倒普通程序的一點——就是必須要建設一種哲學，一種政治理論，以爲新政黨從事的準繩。因而在真正的日本人效率性下，一個官方的哲學便製定出來了，藉使新政黨可以有所信仰。這種新思想是以復興孔教的忠孝節義等禮性爲目的，因而便採取孟子上的話，取名「王道」。

協和會的目的，在對現政權來開展援助的基礎，但其印刷品則皆爲日文，而非中文。其實在偽「滿洲國」的中國人，至少有三千萬，而日本人則祇有四十萬，並幾乎全爲軍人或官吏，他們總歸是不需要加以說服勸導的。協和會的會員，據說有三十萬，都穿着●聯色的制服（「國防色」），要到文化團體的集會去，出席運動會的宴會，宣揚種族協調，建立「國家」精神，並可免費到日本去旅行。協和會的信條，要求會員們從事「王道」工作，以「滅滅軍人制度的毒素」（這一組織是關東軍建立的！），並以「抵抗人民心理中

之具有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的思想」。皇帝和總理大臣，都是協和會的當然總裁和會長；但又說這是一個「私人」團體。日本天皇是永遠要予人以可乘之際的。

關東軍司令兼日本駐僑「滿」大使植田將軍（按現已辭職——譯者），是這裏無可非議的統治者（名在滄儀之下），最近他曾提到協和會說：「本會之產生正和斯國家同時。乃政治的，文化的和實際的國家固定機構。用以保障國家，並教育人民使知國家目的所在」。

依半極權基礎改組偽「滿洲國」政府的法律，於一九三七年五月公佈。這一法律集中了行政大權，以國務總理為所謂國務會議主席，並為唯一的國務大臣。在他以下，便是國務廳，一切重要決定，均須由國務廳商承關東軍行之。偽「滿洲國」的國務總理是中國人；但國務廳長則為一日本文人，名為昆岡直樹，凡事均取決於他。

一切好位置都歸日本人幹。事實是，日本人幾乎擔任「全部」機關位置。例如在保安部中，便有百分之八十二的日本人；在總務廳中，有百分之七十二；在外務局和內務局中

，有百分之六十三；在法院中，有百分之八十七；在國都建設局中，有百分之八十八；在首都警察廳中，有百分之六十五；在工業方面，有百分之八十；在民生部中，有百分之六十一；在省府內，至少也有百分之六十。

一九三七年七月，作偽『滿洲國』參議府副議長的日本人筑紫中將辭職了。他抗議說中國人任職的限制太嚴，太沒有作領袖的機會。他當時已經年在七十四歲，是這裏最年長的日本官吏。他說：『現在『滿洲國』政府的政策，並不由內閣來討論決定，乃是取決於『二個人意想天開的怪論』。使人奇怪的，這種反叛式的話，竟在日本自由的登載出來，但在偽『滿洲國』內這種言論仍然禁止。

偽『滿洲國』的第一任國務總理是鄒逆孝骨，死於一九三八年，時年七十八歲。他是一個舊式的中國學者，並是一個老官吏，曾作過保皇黨，而反抗中國的共和制度。有一時期，他和日本人周旋得很好，以倖又遭受日本人的痛恨，當他發現他的主人尊儀不過是一個傀儡之後，他便辭職了。他是極有成就的一個書法大家。當一九三八年春，日本在華北

造成僞國時，他們極力要使鄭孝胥出來領導；但他拒絕了。然而日本人却很尊敬他，當他死的時候，爲他舉行很隆重的喪禮。

現在的國務總理張景惠，是實望遠遜的一個人。據說他簡直是一字不識（或如中人的客氣說法，說他略識「之無」），正如他的已故領袖張作霖，他也是以盜匪出身的國人在中國省政府中，做過各種差使，在一九三一年後便和日本八勾結起來。他首先做陸軍大臣，後來又做總理。憑公說來，日本人也很難物色出有才幹的中國人來和他們共事；〔註三〕他們祇好就他們能取得到的材料中來應用罷了。張景惠生於一八七一年。

〔註三〕著于在爲「滿洲國」做官的日本人，似乎都是特選的：即如甘粕大尉，竟爲滿和會秘書長。在

一九二〇年左右，他便是激烈的國家主義者，曾刺死東京的勞工領袖大杉榮（Sugai Eiji）和

他的妻以及七歲大的兒子。結果他被判以殺死三人之罪，處有期徒刑十年。但有許多日本人認

爲他是真正的愛國志士，在一九三一年他到了偽「滿洲國」。竟成爲刺選帝國的一個人。

帝國主義是對錢的勾當

我會聽見一個日本人驕傲的（但有些遲鈍的）說出，僞『滿洲國』的新京（長春——譯者）之對於北京，將要如亞歷山大城之於羅馬。這實在是有點不祥的比擬。

帝國主義是費錢的。日本以外的其他國家，曾經本粗利大的幹下去，結果也發現出這一不幸的真理。估計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全部化費，是很困難的，但有一個很好的計算，便是在一九三一年以前，日本會化去二十萬萬日元，而專變以後的化費，則每年至少爲五萬萬日元（卽一萬三千五百萬美元）。但這並不是說所有這些錢都歸於損失之列，日本從僞『滿洲國』內也可以取償一些來，例如滿鐵的利潤，居民的匯款，以及出口貿易等。據遠東問題專家比森先生（T. A. Bisson）所估計，在普通一個年度裏，一九三六年日本在僞『滿洲國』內去了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而從僞『滿洲國』取回之數則爲四六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總計共爲二四八〇〇〇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但這一數目並不包括關東軍的用費在內，關東軍每年至少還要另外化去二萬萬日元。

化去這些錢之後，日本在現在也取回一些，並希望在將來更多取回一些。東北一地是重工業的儲藏所。是原料品的無限大的倉庫。是日本出口的市場。是中國的一個有力根據地。是反抗蘇聯的一個戰略性國防線。總之，它是一個帝國的領域。

日本也希望多得些土地，以處理剩餘的人口。然而，如前所述，以偽「滿洲國」為殖民地的企圖失敗了。屈至現在止，日本到來的移民，祇有兩大類：一類是極窮的人，他們因禁不住移民的少量補助費的引誘而來；另一類便是瘋狂的愛國者；兩類人合計起來，現在也不過祇有一萬人到來。這種不值什麼的移民數目，使日本人驚怖起來，最近便有官方督促移民的運動出現——但不稱之為「移民」，而名之為「種族大衆運動」——由「滿洲拓殖會社」所倡導，其資本金為五千萬日元。這一運動的目的，在於一九五八年時，能移來日本人民一百萬家——假定其人丁數目為五百萬人——這一計劃將要費去無限金錢的。佈告出來的話說：「『滿洲國』必須有一相當數目而分配均勻的日本少數民族，以領導各方面行動。」依此計劃第一批的五百移民，便在國立勞動學校內受過三星期訓練之後，

被送到一個面積有一萬公頃大的地方去。當他們到達的時候，這裏的氣候——東北並不是熱帶地方——是在零下三十八度三分。

偽『滿洲國』何以化錢這樣多的理由之一，便是由於新築鐵路之大量發展。日本人取得了舊日榮發南滿路的中國鐵路，更依舊日中東路而建築許多支線。這些支線中有三條是向蘇聯邊境前進的，就中有兩處是確實達到蘇聯國境，另一處則指向外蒙，這些鐵路的建築，顯然是具有軍事的目的。總括起來，日本人在七年之內建築了二千八百哩的新鐵路。在朝鮮，更發展了兩個港口，即清津和羅津——羅津是完全新築的——這兩個港口的地位，正在蘇聯的邊境之下，而靠着海參崴。由於應用這些新港口與新鐵路，可使日本人開赴『北滿』的軍隊——靠着蘇聯邊境——要比經由大連沿南滿路前進，縮短數日的路程。

另外一項化費，則用於所謂『剿匪』上，但此項費用已由一九三二至三三年之驚人的最高峯而逐漸縮減。日本人對於『盜匪』行動作過精確的統計，他們所製成的表冊，有如熱病的溫度表。把『盜匪』的行動逐日加以統計，把圖表作成上升或下降的格式。官方出版

的一九三八年『日滿年鑑』上，便有簡明的表格，使我愛慕得不能不引用一些：

第五表：偽『滿洲國』的『盜匪』行動表（一九三五年）

	一月	五月	九月	總計（一九三五）
劫掠次數	二，三二五	三，八三五	四，六二八	三九，一五一
『盜匪』人數	九三，八八〇	一九三，七三七	二〇五，四〇五	一，七八三，八八〇
『剿匪』次數	一，五〇二	二，二八四	二，八二〇	二四，一五〇
『盜匪』損失：				
死者	七六三	一，六〇〇	一，一五五	一三，三三八
傷者	八四七	一，一一三	一，二一四	一一，八一五
被捕者	二七四	二〇四	一六四	二，七〇三
軍械	四〇六	四六六	六三四	六，二六五
軍火（發數）	二，四五七	九，二五八	五，一三四	九一，七八〇

馬匹	六九六	四五三	六八一	七・二四八
俘獲馬匹	二六二	三五七	七三一	三八二
討伐軍損失：				
死者	六一	一三六	一四三	一・三六一

傷者	一〇七	一五〇	二七五	二・二七六
被俘虜者	三一	六六	八二	七五三

軍械	三四	二七	一七〇	二・四〇四
軍火(發數)	三六・七三七	二三・二九五	五・五〇三	二一八・六四四
馬匹	三三	三三	一一	五七二

平民損失：				
死者	一五〇	三〇八	二八一	二・五一二
傷者	二〇六	三〇九	三〇六	二・八〇九

被俘虜者	八三五	二，二八八	三，五六〇	二七，五三一
軍械	一二三	八二七	一五七	二，一八四
軍火(發數)	一，四四七	四三四	一，三七五	二〇，七二三
馬匹	二，八八二	二，四七〇	五，〇〇五	三六，八七七
毀屋數目	九六一	二，〇二八	一，八六八	一九，三二六
現款(滿元)	一二八，三三一	五〇，九四九	九四，〇七八	八〇九，九九八

另一個表，依「盜匪」省別分類，頗為詳盡；再有一類表(第七表)，是關於「盜匪」劫掠情形的：

第七表：「盜匪」幫數和劫掠分類(一九三五年)

	劫掠次數	由一人至 三十人者	由五十人 至百人者	由三百零一 至五百人者
一月	二，三二五	一，七四三	一三一	一三
二月	一，六一七	一，一〇二	一四二	七

三月二，六三二

一，九五八

一八八

一九

以及其他等等圖表。

這些『盜匪』曾經官方分爲四大類（『愛國的』，『宗教性的』，『舊式的』和『絕望之匪』，窮苦無告的農民），但現在祇能看出來有三種人：一爲共產黨，他們和中國的民族運動發生連繫；二爲國家主義者，他們是事變前的革命團體；三爲正式盜匪，便是耗身走險的匪幫，其行動並不以愛國之美名相號召。

有一時期，征服這些人是要用一種游擊戰的；即便在最近的一九三七年，還動員了八萬軍隊從事討伐。然而逐漸的發展出來一種新策略，這種新策略一部分是根據新築成的水道而得着手進行的，結果則使這些『匪徒』不得不退居於深山之中。官軍把未受損害的村莊都佈置下鐵絲網，實在就是把他們圍在網內。『盜匪』們終究是要到村內找食品和軍火的；倘要他們不能走進村內——更要有嫌疑的村民不能走出村外——那麼這一問題便達到解決的途徑上了。『正偽』『清湖團』內便可以以千村落，都完全用鐵絲網包圍住，並加意守

衛；這是一種奇特的現象，結果使游擊隊的總數大為減少。

日本『皇軍』——便是關東軍——從不作『剿匪』之用。討伐任務，都付之於保安隊和偽『滿洲國』軍隊，這些軍隊都是中國人，而以日本人為軍官。偽『滿洲國』的普通士兵，每人每日祇准攜帶子彈五發——雖然他們的行為屈至現在止都是『忠實』的。

政治暴動雖不見得存在，但中國的農人和市民，都有種種苦處。首先，他們遭受着強迫勞動。其次，農產收穫品的價格照舊，而賦稅則大形增加。第三，他們須加入『協和會』（年納會金二元五角），更須對內蒙的『獨立』運動獻金。第四，他們必須種植煙草以及其他出口物品，此外尚須種植交納出去的收穫物。縱然如此，除職業性的盜匪外，一般農民還是忍氣吞聲的屈服着。

逃出是非圈外的外國人

滯至現在止，偽『滿洲國』的『獨立』，僅為日本、意大利以及巨大的中美國家薩爾

瓦多所承認。甚至在日本，我也聽說薩爾瓦多之承認偽『滿洲國』，是由於錯誤。原來在一二年以前，當新年的時候，偽『滿洲國』官吏曾放適當的賀電於世界各國。在世界各處，除日本外，都依外交禮節，對這一賀電，嚴格的予以不理。但薩爾瓦多國外交部的書廳不知道這種情形，竟接受這一賀電。日本便立刻抓住機會，以為互換賀電是表示承認之意，並在任何人都不知道真像之前，即時宣佈說，一個光榮孤立的薩爾瓦多國承認了『滿洲國』政府。

意大利之承認偽『滿洲國』，也有其可笑之點。意大利以駐濟南領事被任為駐偽『滿洲國』公使，他便鄭重其事跑到『新京』去呈遞國書。他以為這一大典是要隆重舉行的，並要求要有護從騎兵。但不幸在『新京』並沒有騎兵。這位新公使說，沒有護從，便沒有國書。如是便召集一些警察，這些人都不是精於馬術的；他們從當地發喪用的音樂隊裏，租來制服，並從馬車夫手裏借了一些老馬。行列走起來一時似很威嚴，但不久便露出馬腳了。天下起雨來，騎馬的警察便滑掉下馬來，馬也逃跑了，軍服上的顏色也被雨澆掉了。這個

意大利公使是個很關強的人，便也同意草率了事的簽了國書。

德國對於偽「滿洲國」是很謹慎的。它允許要予以承認，但屆至臨牀時止，尙未從事承認。（譯者按：現已承認）

第九章 蘇聯的地位

「日本與蘇聯作戰，可以想像得到其如何受人歡迎，全世界均將爲雙

方的損失喝采。」

——Walter Duranty 譯，實爲 Demaree Bass 所引用之書

三年以前，我曾在『歐洲內幕』書內寫過關於蘇聯的事情。現在我想把我對蘇聯的意見修改一些（許多人也要和我有同感的），然而這本書並不是詳細敘述蘇聯的正當地方——雖然西伯利亞包括着亞洲的大部地域。這些地域大都在政治上屬於蘇俄（蘇聯本部）的，而蘇俄的問題和俄僑們，都已在『歐洲內幕』中討論過。這裏我祇能對於全部屬於西伯利亞的問題，略進敘言，分爲三層敘述：工業發展，少數民族以及鐵路建築。

在中亞細亞和西伯利亞，現已呈現着一個驚人的經濟發展氣象。克倫姆林宮的領袖

們早就看出西伯利亞蘊藏地的重要性質。這地方是在沙皇時代被人所極端忽略的，但在五年計劃中却對東方加以強烈的注意。蘇聯的統計上，對於這裏的富源蘊藏，拿出了龐大的數目字；例如蘇聯的東方地帶，竟被認為具有全部蘇聯的百分之八十五的煤，百分之八十七的銅，百分之八十五的水力，百分之六十的麥田，百分之二十八至四十的鐵礦。而且西伯利亞不僅是物產豐富；更是戰略上強固的據點，至少從貝加爾湖至烏拉山一帶是如此。我們須從大宗的詳細資料中選出一些來說說。在貝加爾湖地帶和亞庫特(Якут)地方的金礦區已大量的開採起來，並且據說這兩個地方的金礦區，立時便要每年出產一千萬昂斯之多的黃金。極北一帶都已開發起來，世界上最大的森林富源便在採伐着。自從第一次五年計劃之後，工業生產在中亞細亞增加了百分之二七七，在西伯利亞增加了百分之二八五。最後，在庫賚奈特斯克(Кузнецк)盆地上，更有大的進步，這裏的煤礦是環關係的產量之多，竟成爲蘇聯的第二鋼鐵出產地，可和烏拉爾的馬格尼陶哥斯克(Магнитогорск)相爭衡。一個新的鋼鐵出產地的城市，史達林城，建築起來了；而這一地帶的中心區域，諾渥塞伯

斯克(Nowosibirsk)的人口，竟在五年之內幾乎增加了三倍。衆信庫賓奈特斯克盆地，蘊藏着的煤量有四千萬萬噸之多。據說第三個煤鐵策源地，便將在貝加爾湖地帶上建立起來。總之，蘇聯已經掉轉頭來極力注意亞洲了。

至於對少數民族問題，蘇聯採用了一個很謹慎的政策。在西伯利亞，正如在高加索相同，是各種種族和民族的雜居地方。從莫斯科而來的政治上統治，是具有絕對性的，雖然依法理說來，主要的少數民族，都各有其自己的政府；一九三六年的新憲法，把全國分爲十一個共和國(就中有八個是在亞洲)，各共和國均享有地方行政的獨立權，並在語言上，種族上和文化上，具有完全的自由。蘇俄共和國又分爲若干自治區(就中有十四區是在亞洲)，各自治區又各有其獨立性。這種辦法是很有道理的。在蘇聯，除政治性問題外，並沒有同化非俄國人的企圖，並不像德國那樣要造成一個種族統一的國家。各少數民族也理會到這一點。他們的地方特色，都完全保存着。阿馬尼亞人(Armenians)，喬治亞人(Georgians)，土耳其人(Turkumans)，克扎克人(Kazaks)克爾及人(Kirghis)，達吉斯坦人

(Dagestanese) · 巴許克人 (Bashkirs) · 布習亞特人 (Buryats) · 克爾木克人 (Kalmyks) · 烏茲伯克人 (Uzbeks) · 韃靼人 (Tatars) · 亞庫特人 (Yakuts) —— 種種形形色色的非俄羅斯人——都可繼續保持(政治性問題還是除外)其非俄國人的特色。

第三，便是鐵路問題。我曾提到日本人在偽『滿洲國』建築下戰略性的鐵路，一直伸到蘇聯邊境的黑龍江上。這些鐵路顯然是在威脅蘇聯的安全，因為西伯利亞鐵路——該路是蘇聯交通的絕對重要的孔道——正靠着黑龍江岸上，在戰時將要很容易的被切斷。這一來便要把蘇聯分成兩部，使其孤立於太平洋區域之外。這種險象是克倫姆林宮當局所不能承受的。所以他們便動員了廣大的人力以建築新鐵路——在一九三九年的四月這支新鐵路尙未完竣——於哈伯利亞之北端而與之并行，把拜計地 (Taimur) 一個城(該城正位於伊爾庫次克和貝加爾湖之西)連接起來，更於太平洋沿岸海參崴之上建築一個新城市，這一城市更有許多名稱的，但普遍稱之爲康索木爾斯克 (Konsonomsk)。此外又建築一條支線，把康索木爾斯克和西伯利亞鐵路連接起來，連接的地方，正在蘇聯遠東軍總司令

部所在地的伯力。這一新鐵路，倘若運用成功，便可使資源和軍隊繼續在蘇聯境內通行，不為日本之西伯利亞鐵路所阻止。同時，西伯利亞鐵路也改鋪雙軌，並有些地方鋪設下三軌。

蘇維埃人與日本人

幾乎我所遇見的每一個日本人，都以為對蘇作戰終究是不可避免的。蘇聯空軍根據地的海參崴和伯力，離東京以及日本工業中心地，祇有七百哩路程；這表示，甚至在現代數學發達的今日，東京和日本工業中心地，仍然離海參崴和伯力祇有七百哩之遠；換句話說，便是日本各大城市是極端具有遭受空襲的危險。日本人不能冒然的說他們唯恐蘇聯進攻。然而他們深切知道，這一世界是具有爆炸性的，而遠東更是感覺特別靈敏的地方，何況，他們的思想終於要向外擴張的呢。他們除非把蘇維埃的邊境推到貝加爾湖之外以後，是不能滿意的停止的；他們除非把他們的寶貴京城東京完全脫離任何可能的空襲危險後，是

不能滿意的停止的。

在今日之下，有些人或者忘却了，日本曾經乘俄國內戰的機會，在一九一九年佔領了西伯利亞的沿海濱省，並遠海參崴在內，一直到一九二二年之後，始行退出。一九〇四至〇五年的日俄戰役之後，日本併吞了俄國的庫頁島的南部，這裏廣有煤油的蘊藏；歐戰之後，日本人又取得該島的北部，一直到一九二五年之後，方始退出。

一般人以為日本在三四入中國泥沼之時，要進攻蘇聯，似乎是不合理的。然而我曾提到日本人「腹切」的國民性。曾經有人指出說，日本軍隊既以為對蘇作戰終究有一日是必要的，那麼便寧願選定現在來發動，而不願再行遲延，因為在中日戰爭的過程中，蘇聯是越發強大起來，而日本却在愈益的軟弱下去。倘若在中國的戰爭仍然呈現膠着狀態，日本軍人或將畏懼文人派由於不滿於對華戰爭的狀態而加強他們在東京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武人們或者以為必須在別處再行發難，用以恢復其威望和權力。在另一方面，日俄戰爭由於歐洲危機的波動而發展起來的成份，要甚於地方事件的衝突而發生的成份多，這是

一般日本人所深信的。

蘇聯人民是現實主義的人民。他們知道日本有朝一日必要和他們戰爭。那麼蘇聯人民爲什麼不乘日本捲入中國漩渦內的機會便發動戰爭，藉使在日本人不能充分自衛之時，予以急風掃落葉的痛擊呢？答案有兩層。第一，蘇聯之全部國策爲自衛的，決不願作無利益的首先發難的戰爭，其不願作戰爭禍首的程度，正和英法人士相同。他們和每個人一樣，願意在現在的年頭內把大戰放在家裏。第二，假若蘇聯進攻日本，蘇聯便也要被日本夥伴的德國所進攻。蘇聯有兩個國境，兩方面都有敵人。若蘇聯人和日本人糾纏起來，則恐希特勒要從背後上來。（譯者按：作者屬稿時，係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之前，今日情形當有不同。

和平與戰爭，有利益的，而行動起來則對日本爲必要。這便是真正情況所在。蘇聯政府之爲自衛的，並不一定說蘇聯都是老實人，而是自衛行動在國策上是合理的。在面對着日本的現況之下，他們祇有一個策略，那便是使他們自己儘可能的強大起來，而又盡量

延遲下去。現在他們的空軍已加倍擴大起來，並在黑龍江國境築起防禦工事，海參崴佈滿了潛水艇，以及在伯力集中着大宗的軍隊。蘇聯知道，倘若日本進攻，必在貝加爾湖一帶發難。所以它把這一地帶加強起來，然後便什麼也不作，祇有靜待而已。

蘇聯（我們以後可以談到外蒙問題上）對於他們在遠東的和平紀錄是很驕傲的。他們能面對着日本的無窮挑釁而忍耐下去，其自制力是很大的。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蘇聯便幫助中國的革命；然後他們又退回去，直至一九三二年以前沒和中國恢復正常關係。大約在與中國復交的同時，他們提議和日本成立不侵犯協定，但爲日本人所拒絕。蘇聯會因中東路問題與中國衝突，並侵入中國東北以謀清算；然而他們立刻退回去，雖然他們佔據這裏的藉口，更比日人一八事變後佔領中國東北的藉口大的多。最後，他們曾冒很大的損失而出賣了中東路。

在現在的中日戰爭中，蘇聯曾幫助中國，但爲力並不太大。當我在漢口時，那裏有一些蘇聯的飛機。這種情形給中國的鼓勵，我想是很大的。當日本人表示怨憤時，李維諾夫

會以譏諷的態度，用日本說邊的話來請他們回去，他說，到底日本還拒絕承認戰爭是在進行中，既無戰爭可言，那麼蘇聯飛機便不會參戰的了。蘇聯對於中國的供給，可以有無限量的價值，但這種供給是很不容易運進來的。經由蒙古的道路，已經斷絕了，而現在的載重汽車便要沿駱駝隊的舊路由新疆而來——這是很艱苦的一件事。他們從土爾其——西伯（Turk-Sib）鐵路——另一比較新建築的而有特殊重要性的鐵路——的一點上，經由烏魯木齊而到蘭州。這個路線，至少需要十八天的路程，而載重汽車直至現在以前，還需要自己攜帶汽油，一來便使汽車上再沒有多少地方來載貨物了。其實蘇聯對中國的最大援助是在間接方面。這便是說，日本因為預防和蘇聯發生糾葛，所以必須以大量軍隊經常動員在蘇聯的邊境上。現在至少有三十五萬用作對華戰爭的日軍，便這樣的成爲廢物，苦悶着無事可作。

糾紛中的海水

國際關係年年都在糾紛中的，便是日蘇間對漁業問題紛爭執了。這一問題的焦點是這

樣；日本漁人多年以來便在蘇聯領海內的庫頁島和克不其克（Kamchatka）附近捕魚。關於這些漁人的權利以及專為日本人所指定的漁場等事，曾簽訂一項條約，這一條約曾於一九二八年批准，但已於一九三六年滿期。當時日本正和德國簽訂了防共協定，這使蘇聯很不高興；因此——有些是由於貨幣的兌換率而起，有些是由於漁場的拍賣而起——蘇聯當局拒絕將這一條約像日本所希望的那樣去長期展期，但它對祇是一年一展的辦法也感覺不安。日本說，蘇聯想要把日本的漁人從這裏驅逐出去；蘇聯說，日本在蘇聯的領海內防礙它的國家主權。一九三九年四月，一項新協定又簽訂了。

漁業是對日本有莫大重要性的，日本的捕魚量是在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國家。魚產是日本有價值的出口貨（每年獲利價在三萬萬日元），而且最重要的，魚產更能補充日本的食糧自給。

相聯帶的一項爭執，是關於庫頁島的油礦。日本不僅從他們自己那一半島子上採油，更由於一九二五年條約的規定，在蘇聯所領有的北部島上獲有讓與權。日本希望這種讓與

權能更擴大而展期，但蘇聯則要保證其油的供給。

兩國不時衝突

在蘇聯和偽『滿洲國』的邊境上——長約三千二百哩，大部沿黑龍江和烏蘇里河爲界——無疑問的要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時常發生危險『事件』。在十年之間，依官方記錄大約發生過二千多次『事件』，由邊境上吶喊笑罵起一直到殺人盈野止。或者有人發生疑問，爲什麼以河流爲國界的邊境上，會這樣容易發生國界不明的糾紛？然而黑龍江却是個不好辦的河流，泥沙淤積，廣有島嶼，半年結冰；而且（這是中國河流的特殊習慣）又時常改道。這些事件，大都是由日本的挑釁而來。在一件嚴重衝突發生之後，蘇聯每能獲得一個日本俘虜，被運到蘇聯國境內，而蘇聯人之在日本領土爲俘虜者，却稀少得很。

最近有兩次著名事件，一次是一九三七年六月發生於黑龍江上，一次是一九三八年七月發生於偽『滿洲國』東陞的張鼓砦上。一些專家們說，這兩次爭端都是由日本人所首先

挑起來的，若不是爲的政策理由而發難，也是爲的要澈底試驗一下蘇聯的實力。事實如何，雙方均有不同的敘述。

一九三七年的事件，據說是由於蘇聯軍隊想要在蘇聯的布拉哥夫許欽斯克（Bragovskan Chank）（這裏正面對着日本新建鐵路的一個名爲黑河的車站）城市附近的兩個小島上登陸，日本人硬說這一城市是偽『滿洲國』的領土。日本人曾開槍射擊，結果有一個蘇聯小艇炸沉。蘇聯便急遽的把兵退去，讓日本佔據這兩個小島。由於這一事件，日本人的推測以爲蘇聯正困於國內人民的不滿，又弱在幾次清黨上，毫沒有作戰的意志。如是發生出這一事件的重要性：由於這一事件的發生，便間接造成了對華戰爭，因爲日本人想要在事前確實知道蘇聯沒有出而干涉的力量。

十三個月後所發生的張鼓峯事件，則完全發生一種不同的結果。日本人說，蘇聯佔據一塊重要據點，其地正在偽『滿洲國』的境內。這一山峯確有重要的戰略性，而蘇聯則認爲由於舊日中俄條約的規定，這塊地方是屬於蘇聯的領土。接着便發生了激烈的戰爭，延

長到十日之久，雙方傷亡約有數百餘人。許多人以為第二次日俄戰爭開始了。蘇聯作激烈的抵抗；紅軍似乎奪回了這一山頭。日本結果退讓下來，以談判方式結束了這一爭端。現在蘇聯便佔有這個山峯。

布留希爾(加侖)將軍

蘇聯的遠東駐軍，多年以來便具有獨立性和自發性，在現代一個能幹軍人，英勇的布留希爾元帥(Насий К. Блucher)統率之下。但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正在慕尼黑危機之後——蘇聯的國防人民委員長伏羅希洛夫(Voroshilov)跑到伯力去，不久蘇聯政府即行宣佈遠東軍已不再具有獨立性，和布留希爾辭職的消息，後來盡傳他已被處死刑。這種傳說，雖有多人相信，但未能證實，據中國人傳說，布留希爾現在蒙古的某地，大概是在那裏作放逐悔罪，也許是在那裏組織軍官軍隊。總之，他是不出頭露面了。

布留希爾於一八八九年生於伏加河附近的亞羅斯拉夫在(Varoslavl)城內。他的德國

曾的名字，是由於附近的俄德混合人種的地主而來，但他却是一個純粹的俄國人；在這個區域內本有許多俄國人取有德國人的名字。他曾作過工廠內的工人和機械士，在一九〇五年，當他仍是小孩子的時候，便參加了革命。當歐戰時候，他應徵而來作戰。他曾受過傷，並以英勇著名，於一九一七年，便在列甯格勒城幫助組織最先的蘇維埃軍隊。他昇進很快，在內戰時期，統率過各種軍隊。他在西伯利亞邊界上作過戰，並在事實上拯救了遠東，使仍歸蘇聯的版圖內，因為他所率領的軍隊，打敗了犒爾恰克(Kotchak)和謝米諾夫(Semionov)等白俄首領，並擊退日本人到海參崴去。

有一時期，他曾回到莫斯科去，幫助托洛斯基在內戰後組織紅軍。但他的主要興趣，却在遠東方面。他曾率領一個考察團到蒙古去。後來在西伯利亞鐵路火車上，碰見了——完全是機會——一位中國少年軍官——蔣介石先生。這兩人便成爲朋友。蔣先生邀請布留希爾到廣州去（這裏蔣先生正在重新組織一個軍官學校）；他接受了這種邀請，從紅軍中請准了假，便開始他的偉大的中國生活。中國人稱之爲加命。如是便發生了這人究竟是難

的『疑團』。在中國的外國人呼他爲(Cat或Callant)將軍，因而多年以來他便以『加倫』一名爲人所稱，『布留希爾』一名却不大爲人所知。蔣介石將軍最初幾次勝利，大部分是他的功勞。當蔣介石將軍和共產黨分裂時，加倫便逃走了；他跑回莫斯科去，後來又被派到西伯利亞來。在一九二九年，他作了蘇聯遠東軍總司令，遠東紅軍的建立，多半是他的功績。他建立了伯力城。

遼遠的蒙古

『歐洲似乎要安靜了，但是現在我們對亞洲又要感到不安了。據驚人消息，日本人已侵入外蒙，要在蘇聯的窗前，來執行『和平』』。

——Howard Brubaker——

我有一個古怪的脾氣，就是不願意描寫我所沒到過的地方，但到蒙古旅行，因戰事關

係未能實現。然而坦白說來，在過去十年之內，至少外蒙古地方，是很少有人到過的；這地方真可稱之爲『處女地』，與此相較，西藏還可說是『遊客盈門』的盛地呢。蒙古共有兩個，內蒙和外蒙，這種區別是很大的。外蒙古是蘇聯的勢力範圍，而內蒙古的大部則現在已入日本的統轄內。但我們要首先敘蒙古的一般情形。

蒙古人是自成一個世界的。他們並不像他們鄰居的滿洲人那樣爲漢族所同化；他們幾百年來，都保持着他們種族和語文的特徵——雖然他們是遊牧民族，雖然他們會與外族結婚而散佈了『蒙古利亞』種於全亞洲之上。雖然他們出而侵蝕別處的程度不深，但他們確曾在歷史上侵蝕內地域很廣。他們主要的是遊牧人，破壞者，而不是創造者。許多歷史家說，曾致力毀滅羅馬帝國的匈奴人，便是蒙古人；我們知道在成吉思汗和帖木兒的領導之下，蒙古人曾經瘋狂的東征西伐過歐亞二洲，足跡所到，會遠至西方的匈牙利；我們知道他們會伸到印度去，並於印度歷史佔一重大的角色。許多蒙古人變成回教徒，因而他們的向外擴展慾望又添加了宗教的熱火。在日本人中，在中國人中，在暹羅人中，以及在東

印度羣島的太平洋人民中，都有蒙古人的遺傳。

現在他們的城堡，祇是外蒙古一地。外蒙古地方之大，幾乎不能使人相信。共計約一百萬方哩——幾乎有加拿大面積的三倍。這些地面大都是沙漠，尤其是在戈壁一帶；地方的人口很稀，全部人口大約不出八十萬。在地圖上，外蒙古一慣列於中國的領土內。自從一九二四年以後，外蒙古便幾乎完全是蘇聯的勢力範圍。在蘇維埃人當權之後，蘇聯放棄了對中國的帝國主義性的條約。然而在外蒙古地方，還可以說是有很近似「蘇維埃」帝國主義的事實存在。

俄國人之侵入蒙古，正如侵入東北相同，乃從帝俄時代為始，遠在一九一五年的時候，外蒙古便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便在法理上隸屬於中國主權內，而同時又在俄國的保護之下。在一九二一年，正當俄國內亂之時，白俄冒險家——「瘋狂貴族」史坦堡(Dunbar Saulsberg)，曾經從俄國跑出來，取得了外蒙古首都庫倫(現稱為烏蘭布托)，並建立了歷史上最殘忍嗜殺的統治。蒙古人起來反抗他，組織一個革命政府，而蘇聯的紅軍也來幫助他們

。「瘋狂貴族」便被消滅了。自此以後，蘇維埃的勢力就大形增大。先是，蒙古政權都在喇嘛的統治階層手內，在一個號稱活佛的人統治下。這位活佛死於一九二四年，自後便成立了共和。這裏的情形，很像當時俄國的演進情況：分配土地，經濟發展以及創立一個半蘇維埃式的政府。在一九三四年，和蘇聯締結了一個互助協定，雖然這一條約從此便已存在着——實際上就是軍事同盟——但時過二年之後方始宣佈。

當一九三六年，在一次著名的接見記者時，斯達林細細的告訴了侯握德 (Roy Howard)，說是蘇聯將要以戰爭手段，來防止日本之侵入外蒙。那時候，日本人——誠如拉提木爾 (Oven Latimore) 所說，深知「侵入東北不過是爭奪蒙古的先河」——便在「滿」蒙邊境上，造出許多事件。自從斯達林的聲明之後，日本便有意對外蒙古不再垂涎了。

外蒙古政府，乃置於一個所謂「大呼魯爾丹」(Daurian) 人民會議手中，其國務總理名爲成丹 (Gan Dan)。他並不僅是一個傀儡就完了，他的政績都很斐然可觀。在這一遊牧人民所居住的地方上，並沒有鐵路，所有貿易——羊毛和皮草——大部經由駱駝家道駱

遷往蘇聯國內。

在外蒙古的附近，有兩個蘇維埃小國家。一爲坦壽多瓦(Tannu Tuva)，凡是郵票搜集家都會知道這一國家彩色鮮明的郵票。據說這地方是在亞洲的正中心地點，這地方人民便宣佈爲一獨立共和國。另外便是一個名爲布羅畢德姜(Briobidian)的自治區域，地在黑龍江的上遊，蘇聯用爲它的猶太人的殖民地。

★ ★ ★ ★ ★

內蒙古去中國本部較近，所以要比外蒙古更容易受中國的——和日本的——勢力統治。內蒙的正確疆界，是很難劃分清楚的，雖然普通都予以之包括中國長城以北的三省，察哈爾，綏遠和寧夏（前二省乃在華北五省內）以及現被劃入偽「滿洲國」內的熱河省。在中日戰爭之前以及現在，日本人會侵入察哈爾和綏遠，這裏廣有煤鐵和羊毛的富源，一部分土地已爲日本所掠奪去。寧夏一省則仍爲中國所有。

關東軍是日本在內蒙佔領區內的最高主宰者，他們更利用傀儡以進行統治。這地方已

被分裂爲幾個傀儡國，在察哈爾南部有一個，在山西北部有一個（在長城內）——這裏已發現有大同煤礦——以及一個所謂『蒙古自治政府』。所有各傀儡組織，均各有其國旗，各有其行政機關——但在關東軍之下。日本想要在將來把它們都連在一起，成爲蒙古聯邦，所以在現在這種年頭內，便又要有一個什麼『蒙古國』的新『國家』出來了。日本人的策略，是要使蒙古區域作爲對付蘇聯的第二個緩衝國。內蒙古被稱爲『大陸進展的孔道』——內蒙古的領袖，是一個出色人物，是成吉思汗的嫡派子孫，名爲德王。他現年三十七歲，最近作了『內蒙聯邦自治政府主席』。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他跑到東京去，並被日皇所接見。他是一個略形肥胖的青年，對於西方世界沒有什麼經驗。他從沒剪去他的髮辮

★ ★ ★ ★ ★

這樣，我們便把北部的事情敘述完了，此後我們尙不能丟開日本人不提。但轉而一談中國本部的偉大世界的時候到來了。

第十章 巨大的中國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孔子——

廣大而堅韌的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具有人類歷史中最悠久的文化。它在四千多年中曾不間斷的永遠是個政治和文化的完整實體，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超越這個記錄，當昔日希臘民族還在年青的時候，中華民族就已經很老邁了；在亞歷山大威凱撒前幾世紀的時候，中華民族就誕生了位孔子；當歐洲還是個中古時代的修羅場的時候，中華民族的發展就已經壯大成熟了。中華民族的歷史的開始至少要回溯到紀元前二千八百年。喀羅門的生，蘇格拉底的死，耶穌的生，查理曼大帝的死，牛頓的生，俾士麥的死，完全都在中國是同一的民族的時間內。我們不確知中華民族的由來。他們是永遠在那裏存在着

他們似乎比是更爲還要古老些呢。

中國的歷史既如彼其悠久，而幅員又如此其廣袤。把中國的地圖鋪在北美洲的地圖上面；使賓慶正對着芝加哥。那麼北平就要與魁北克（加拿大的）一個省份——譯者——的地位接近，東北四省的極其部正落在拉布刺達（加拿大的一個省份——譯者）上面；中國的南部邊疆大致與經由得克薩斯（美國的一州——譯者）跨過田納西（美國的一州——譯者）的一線相當；新疆的西境幾乎相當普熱海峽（在華盛頓州的西北——譯者）。在西北外蒙與蘇聯的交界處河與撒喀其萬（加拿大的一省——譯者）的極其部相當。中國全部版圖，包括西藏，新疆，和蒙古在內，是四百多萬方哩，而整個歐洲纔三百八十萬方哩。

中國人自稱其國家爲中國，具有「中華」的意思。「中」的意義是從地理上說的，但也有表示道德意義上的「中庸」之意。沒有人能確知中國人口究竟有多少。我們必須依據我們對「中國」的假定和各種大不相同的統計來判斷。中國從沒有過一個確切的戶口調查。在一九三八年的中國年鑑——其權威性不在一般書之下——上載中國人口是四二六

〇三，二五八八。在世界曆書上載中國人口是四五七，八三五，四七五八。無論如何，中國人口總的說人類數額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之間。

如此蕃殖的中華民族，寄居於如此廣漠的領土內，他們的結合是很密切的，雖然可分為漢，滿，蒙，回，藏的五種不同民族。因為蒙族和藏族是在中國本部之外，又因為回族祇是宗教的分野而非以種的分野，所以回國的核必顯然是種族純正的。中國基幹是從中國的遠祖去宗發軔出來的，因而可以說中國民族從未被征服過；多少世紀以來，他們就保持着同一的社會制度，同一的宗教性格，和同一的文字。雖然如此，然而中國的南方人與北方人，回教的遊牧人民與上海的海力，還有很大的不同。不過大致可以說中國本部是比整個歐洲更屬種族純正，比美國則略有不及。

想對中國作個概括的說明是極端困難的。當我們談到印度時也會遇到這一同樣問題（雖然中國比印度是更一致些，大部因為中國文字統一的關係），所以然的原因是由於在任何人的任何敘述與說明裏，都會被發現許多例外事情的。不過，讓我們丟開各種疑竇，來

胡適對中國的敘述。

中國人的一些性格

「在西方，瘋狂的人是那麼多所以他們都被關在瘋人病院裏；在中國瘋狂的人是那麼少所以我們都崇拜他們。」

——林語堂語錄——

「我不信任中國外科醫生的理由，是因為我恐怕當一個中國醫生給我割肝取膽石的時候，他可以忘掉膽石而反把我肝臟置於油鍋裏。」

——林語堂語錄——

筆者以為，應當首先提圖來的，是中國人富有理性的最大特質。（註）中國人是一個理智特別發達的民族。他們對於門派之見表示懷疑；他們很少屬於激烈黨人；他們崇拜中

（註）讀者若從此處起細閱讀，請參閱以前第二卷內的「日之與中國」。

庸主義——就是折衷態度。這項中庸精神可以表現得過大；有時與美國報紙作社論的政策相接近，不作確切的斷語，總是離不開：「在另一方說來……」的一類話。林語堂在他著的「本清氣流暢而具有辨別性的書」我的國家與我的人民」裏寫着：「對於中國人說來，真理是永遠不能證明出來的；祇能提示出來而已。」有莫大興趣的一點是在中國的神話裏——神話本身却被認為很合理的——以為人類是「先」天地而生存的。總而言之，人類是萬物的主宰者；人是最尊貴的。而人的最尊貴的部分是理性，是意志的生命。

，發筆者粗淺的認識上，以為中國人並不像日本人那樣神祕。他們富有實際性和常識；他們對於具體事物以及他們自己的具體利益，有奇異的感覺。有個網球的佳話是很出名的。有兩個中國人在大熱天從英國俱樂部前經過，看見外國的運動家們汗流夾背氣喘吁吁。一個中國人和另一個中國人說：「顯然這些外國人不是窮人，他們為什麼不應用幾個苦力替他們玩呢？」

唯因他們富有理性，所以中國人是很有遠識的；他們的容忍力和忍耐力是很著稱的。

唯因他們富有理性，所以他們是安分守法，直至執拗。論中國是沒有警察的。唯因他們富有理性，所以他們願意對居獨處與世無聞；所以他們很早就憎惡白種人，呼之爲「洋鬼子」。但很顯然的中國人所以不喜歡外國人的首先原因是外人身軀長得奇異。西洋人發有另種氣味；中國人沒有。西洋人長個很大的——照中國人標準說——鼻子，在中國這恰是魔鬼的特徵。唯因中國人富有理性，所以他們都機警善投機。最後，唯因他們富有理性，所以他們對於政治爭很淡泊；最好的政府便是沒有人曉得的政府。

頂緊要的一項，由於中國人的富有理性的特質，以致引導他們走上和平主義的途徑上。這一美德的進行過度反而變成一種缺點。中國的格言上說，當一個人和他人廝打起來便是表示這個個人是不會講理的。在現時代中這種和平主義的傾向，是個很嚴重的政治問題；中國能夠達成統一或以武力抵抗日本侵略，確是意味着個很大的演進。中國不僅必須爲反抗殘暴的侵略者而對外抗戰，並且必須爲反抗他們自己的優美道德和文明本能而對內奮鬥。現在他們便在內外兩大陣線上放棄下他們的美德。多少世紀以來中國從沒有今日

這樣堅強，這樣統一，和這樣爲抵抗侵略者而戰鬥。

一九三八年春，在上海，筆者曾目睹中國區域被日本人殘酷的競爭人難於置信的那樣蹂躪摧毀着。可是不久，在廣東，筆者又曾目睹日本的財產很完整的被中國警察給封存和巡守着——以防被人損害。

甚至到今天，雖然戰爭如何緊張嚴肅，而中國人仍然在設法避免黷武主義。筆者屢內子曾訪問一個北平附近的鄉村學校，兒童們用唱歌來歡迎我們。我們請求他們唱個愛國的歌曲。兒童們都膛目無以對。我們發覺在這個區域中對於愛國歌是未之前聞的。這裏沒有美國國歌「花旗曲」(Star-spangled Banner)和法國國歌的唱奏曲「Marseillaise」。後來我們在燕京大學會請教幾位教授講幾位英雄的大名，我們很希望知道這些是中國的格蘭特(Grant)。誰是中國的惠靈頓(Wellington)。但我們的朋友們却要回過頭到千年前纔找出一個人來——尋找時還像很困難似的。

珍珠女士(Pearl Buck)講給我們一個很雋永的故事。教會學校裏的學生們被授以足

球之術，衣以很講究的制服和勇敢的被激勵着去爭勝於球場之上，隨後出發鄰棟與第一敵相遇旋。幾小時後他們歸來了——制服毫未污玷，兩手毫無擦爬痕跡，根本就沒有比賽。」「我們決定不能馬上到來就和他們比賽」隊長說：「對方實力是比我們雄厚呵。」

中國游擊隊擾亂敵人並使日軍暴躁得發狂，在許多其他理由中的一個理由，是因為游擊隊不注意到什麼戰爭「規則」。日軍殺掉他們的俘虜，於是聰明的中國人知道了假讓穿着軍服的人員被逮一定要被處死的，所以中國人僅簡單的穿着日常的便服，他們不穿軍服來作戰！

中國人的機警性，特別明顯的表現在迷信觀念中，因為中國較西洋標準是個落後國家，所以在中國迷信的觀念特別深刻。雖至今日，許多中國人還是怕鬼。筆者初到上海時，以為上海的建築物上所嵌畫的大字招牌是廣告呢，後來纔知道這都是些嚇鬼驅神驅魔的標識。中國人解決鬼神的問題是憑着他們一慣的實際主義為基礎；他們以為鬼怪走路是不會拐彎的，所以中國人在門內常置放一個纏着玻璃的屏風，所以橋樑的構造都帶個尖銳

的角度。中國人相信「風水」，以爲司風水之神，能給人帶來幸福，所以對他應當客氣些。一八七六年中國第一次建築鐵路，因爲鐵路觸怒了風水，所以必須把它拆毀；結果所有路軌，枕木，以及一切材料都被毀壞了。

中國人另個偉大的特徵是持久力，堅韌力。他們忍耐着不良的政府，水災，疾病，饑荒，貪污行政，難於敘述的貧窮，外來的侵略，多少內戰，苛捐雜稅，身體上的痛苦，以及世無匹疇的身體勞役——然而中國人却愉快的加倍的繁榮滋息着。但是，筆者以爲，中國人並不是馬左克色狂者（Masochists，按：這是一種性慾精神巽狀者，發異性奴使虐待或傷害而反感覺快樂——譯者），像許多日本人那樣；他們所以能忍受着那些恐怖和不堪容忍的重負，不是因爲他們呻吟於重負而不自覺，乃是由於他們太享受和愛護他們的生活而設法來征服重負的困難，就是不願重負的困難而生活下去。

中國人的另外一個有趣的特性是沒有階級的界限。當然，在中國也有貧富的階級，也有目不識丁的苦力和受過高等教育的學者，但在中國沒有貴族，中國人在血統上沒有階級

的區分。與日本有武士特等階級或印度有許多階層的區分迥乎不同。在古老的中國裏，有
四種社會範疇——士爲首，農次之，工商又次之，兵最後——但是這種傳統上的區分現已
不復存在。在古昔的中國裏，官吏和行政人員都是選拔出來的，選錄標準不以族系或財產
的資格爲轉移，而純以文章和才學的技能爲準矩，這種制度是舉世無雙的。每個官缺都是
以考選出的人才來填補。任何年齡的人都可以下考場；許多六十歲或七十歲甚或更老些的
人，在學生孜孜的準備之後，還下場考試呢。此種制度從紀元後第三個世紀那時起直延續
至一九一一年，此種制度在『清朝官吏』階層中曾給全世界首次創留下文官制度。

中國僅在一九一一年才推翻了滿清，而日本——總歸是更能接受西方影響的國家——
則已在一八六八年推翻了幕府，因而日本早中國半世紀就從事現代化的工作了。中國人還
有三個如畫般的特質，在過去幾十年內已經消失了。一個是髮辮；在一九一二年它被共和
國給廢除了，一如凱末爾之廢除土耳其帽（按係無邊緣而後邊有黑綴之藍帽，通作紅色下
壽者），蓄髮本導源於孝順和崇拜祖先，孔子已說得很明白：『纓絡，一個人的頭髮是

「受之父母」，不可毀傷的。一六四四年滿人入主中國，他們又將髮辮制度輸入到中國，並以此作中國人屈服的標識。第二是纏足，這種風俗的起源，是由性擇關係而來的；因為中國男人過去曾以為纖纖的畸形足是美麗的，所以女人纔纏足，並在舉止姿態上表現出一種特殊肉麻的樣子。足被纏毀了，婦女們走起路來總是搖搖擺擺的。第三個是磕頭。

或者筆者談論到中國人有些過譽了吧；他們，和所有人民一樣，有美德也有缺點。至少以美國人作標準，許多中國人是殘忍的；他們的容忍力可以支持到使人驚奇和發狂那樣長久；他們很少有時關觀念，在危殆嚴重的當兒他們常具有過度的樂觀傾向。他們不斷的說「沒有法子」，他們頗吃延宕遲緩的虧；「沒有法子」這一語幾乎成一全國性的特質像西班牙的 *Madama*。其他一般對中國人的批評是貪污或貪婪；一件基本的劣性，一般以為是「揩油」，這是當地習語對詐索和腐化方面所用的詞句。

一個外國人到上海聽「揩油」聲之多，幾如「好面子」一樣。凡們說，蔣委員長都無可如何，因為他向來不吝的在一揩油中，中國空軍不能有效的建立起來，因為存航空台

同裏也有「揩油」的勾當。從天空中談到地面上：有位朋友告訴我一個成衣匠走到他住的十六層樓上的旅館房間裏很可怕的幾乎都要斷了氣，因為他寧願走上來也不讓開電梯的人揩去一角錢的油。有個故事——假如屬實是很驚人的——說中國的××，假設不讓救護人員「揩油」，就得被棄留後邊，在病院裏，假設他們一文不名，就會受到冷遇。

不待言，「揩油」是導源於中國的極度貧窮而來，貧窮，不可爭辯的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每日工資的平均可能是五角錢（國幣）（註二）；一個農夫平均每月收入的可能是一圓國幣。但必須對「收入」這兩個字加上括號，因為農民終身都在負債中。中國每年大約有二百萬人死於飢寒。在一九三五年，通常的年份，買獨上海——世界大都會之一——的街市上就有二萬九千人由於餓死而被抬出去了，這裏包含有男人，女人，和兒童。許多女嬰被他們父母遺棄而餓死了。

（註二）想把中國的購買力或購買價值折合成外國幣值是件很難的事，按舊比中國法幣值二角九分五厘

約值元幣，法幣復快。到一九三九年四月，法幣等於一角六分的美元。

中國對於合同，無論對政府或其他方面的，常不忠實履行。筆者現在談個簡短故事可是沒有惡意的。一位中國朋友請我吃晚餐，席間他很莊肅的正式的介紹給筆者曾翻譯和出版筆者所著的「歐洲内幕」的譯者和出版人，並把中文譯本拿給筆者看。筆者對於這本書已被人翻譯的事實甚至於一點都不曉得。而關於合同或版稅問題在席間就沒有一個人談到一個字，中國的出版者的確是侵害人家版權利益。任何書籍與東方問題特別有些關聯的，中國的版本馬上就會出現，由於一種影印術的滲透翻印的精緻華美與原版無殊。（譯者按：中國人以著書傳世為美德；同時中國也沒加入世界出版保障法，自可無條件的翻譯外國論文和書籍。著者的這項責難，實未便領受。）

中國人比較是長於手工的優秀匠人，如在象牙雕刻，絲織品，以及陶器等部門中都表現出他們手藝天才。但是假使有人問筆者以為什麼是中國人的主要缺點呢，據筆者簡短期間的認識裏以為他們非常缺乏機械的意識。這使他們在現世界中處於不利地位。

但是談到中國人的優點，每個人可以提出許多來。中國人是儉樸的，特別憎惡奢靡。

他們是很體面的，很幽默的，很寬大的，很溫和的，並落落大方，不拘小節。有如維也納人一樣，他們也很和維也納人酷似——中國人精於審計和營謀並且深謀遠慮的，他們知道怎樣享受高超而悠閒的生活。他們愛好一切生命之美，他們充滿着美感。誰能怪中國人，想得出來給近居西邊疆上的生蕃野人命名，為「生蕃」？誰能怪中國人給城市命名為「無為」，祇因它是個岑寂幽靜的地方？

當筆者到上海的時候，由於筆者向位中國友人提出中國文具體的都包含些什麼的發問，使他表示驚悚。筆者知道昔日的中國曾以絲，紙，羅盤，印刷術等貢獻給世界。關於中國的繪畫，詩詞，陶器，筆者會知道一點——很少的一點。但是筆者願意知道中國文明的現在表現在那裏。為什麼會沒有一個中國人獲得過諾貝爾獎金？那些人是中國當代的著名的音樂家，哲學家，藝術家，和科學家呢？回答是：中國文明表現在兩個中國人在街道轉角處相會互道寒暄這類事實上。（？）

幾乎所有中年的中國人長的都像比他們的實際年齡年青得多。筆者曾會過一位五十歲

的中國人，可以說他是三十五歲。自然這僅能說明一件事：他總是善於養生。

好面子

好面子觀念在東方各處存在着（日本人也好面子），不過在中國最為強烈。面子的定義是不容易下的，因為它並不止意味著一項事物。它同時要具有尊嚴，威勢，和榮譽諸涵意。它並不單純指著光榮，一部分因為這是外在的因素；它的意義是說，他人對你如何重要比你自視如何，更關係重要。它也不單純指著對做，因為你可以不驕傲，而依然有很大的面子。我們可以說，面子與驕傲是有區別的。

打算下個定義，最好列舉些筆者曾發現的關於面子問題的幾許例證：

蔣委員長的一個外甥劉曉三曾告訴筆者說，在長途旅程中他不能吃他自己珍愛的炒熟的豆子。因為他為中國人以為倘若他不吃他們的食物，是會使他們不夠面子的。

有次筆者曾訪問吳鐵城將軍——當時是廣東省主席。其他訪問者都在外面鵲候着。當

筆者走出來時，一位中國朋友很羨慕的說：「你在裏邊停留了一個鐘頭，你得到很大的面子了。」

蔣委員長蒙難西安時會絕食多日，因為若吃拘禁他的將領們的飯，會丟很大的面子的。

筆者曾赴個宴會。筆者事前曾允許偕與同往的一位朋友臨時有事不能出席了，女主人傷感的說：「可是你想想我有多麼不夠面子啊！」

訓練蔣委員長衛隊的一位德國軍官曾責罰了一個士兵，因為當部隊由一個菓園穿過時，他偷了一枚桃子。在當夜那個士兵就自殺了。誠以在許多中國人面前，他公開的被一個白人給責罰了；面子丟的太大了，以致使他必須自殺，雖然自殺在中國人裏還很罕見。這類事件使軍隊的訓練上發生個很嚴重的問題。例如，一支軍隊雖屬於後備軍之內，而他們或者要拒絕編為後備軍的，因為他們以為不上前線是丟失面子的。對一個不能變成任務的軍官，有時並不執行槍決，祇給他掉換個新職，為的保留他的顏面。

筆者會屢次聽到說某某一個政客「沒保留下多少顏面」，雖然天曉得有多次人家都會給他保留過面子了。在這裏用來，「面子的意義是等於榮耀。一個女郎若被一個顯赫的政客攜赴咖啡館或飯館便是給她們很大的面子了。

我體重二百一十磅，我太太重一百一十磅。我很替我的洋車夫們抱歉，因為與我太太相較，我重得太多，後來纔知道洋車夫們是拿我當貨物看，正因為我重，所以纔願意拉我。能拉我這樣的大塊頭，是給他們增加不少的面子的。

個外國外交官曾告訴筆者說，他可以有辦法來促使中國外交部的行動，因為當一切辦法都失敗之後，他可以申請說，如其不然，他要對本國政府丟失面子的。

妙不可言的文字

每個中國字都是單音，並且中國人所能發的音還很少，總共或者不過六七百個字音而已。結果有許多中國文字，雖然各個字可以代表不同的意義（象徵或象形），却可以發同

一的音。例如「史」字一音（大英百科全書卷五第五六七頁）可有下列各義：

史、獅、使、屍、市、室、氏、示、始、誓、師、恃、實、賜、詩、十、勢、仕、石、世、死、

且可有四十一個其他字義。假設我們不忘記，英文也有音節混淆的字：如 *Vain*（失敗）、*Vain*（血管）、*Vane*（風標）、*New*（新）、*Gnu*（角馬）、*Knew*（知）等也都發同樣的音，而意義則完全不同。但中國音同義異的字比任何文字都得多。結果，首先中國人要瞭解字義須從上下文裏探討（英美人也得如此）；其次，他們四聲的區別（北方人發四聲，廣東人發九聲），由發音音調的低昂不同，來表示出不同的字義。

中國字的寫法是有區別的；如上述的每個 *sin* 字的字樣寫法都不同的（雖然它們可以分用同樣部首造成）。此外，每個中國字都是單獨存在的。每個字有每個字不同的形象。中國字沒有字沒有字母，雖然我們可以看到有許多中國字是由數部合成的。中國大致有四萬個不同的字，每個字都有它的字樣和形象，不待言想把這些字都記住，確要下很大的功夫。

呢。(對於這點，在美國也不過有十幾個人能精通每個英文字。)一箇中國人進入學校後到十歲的時候，大致可認識兩千個單字。普通報紙每天大致要用七千個字。大報館的排字房裏大概會有三萬個單字。

最重要的一點是：中國文字的發音雖然全國內一地方有一樣，但中國文字的形象却是各地咸同。文字的通用，能從東北到雲南暢行無阻。中國不像印度分裂成多少種語文，而文字的統一對於中國的統一佔有巨大作用。我們以數目字『5』為例，在歐美各處我們都認識『5』就是五個的意思，而發英文呼之為“Five”，法文為“Cinq”，德文為“Fünf”，意文為“Cinquo”，有各種不同的發音。同樣，在中國每個能讀書人都知道主要的字是代表什麼意思。(註三)

中國的『官話』，外人叫做“Mandarin”，中國人叫做『國語』，主要流行於北方。其

(註三)日本，我已提到，和中國的文字相同。但讀出音來很不一致。同樣的：英文中的“right”。

(註四)發音的“right”和“right”，只是發音不同，字義也不一樣的。

他方言很多，主要的有廣東話，是南方的「語言」。我所遇到的各種人士，對於怎樣使廣東全國各地的中國人的言語，都能互相瞭解的問題，意見特別分歧。沿海一帶的言語差異更大；內陸的差異，大體說來，不比美國各部的言語差異的程度大。近年來對於中國文言的簡單化，所謂白話文的提倡，有了很大的進步；這是由於中國文藝復興之父胡適博士的勞力所致。白話就是通俗的話，但很奇怪的他沒有文言那樣簡潔，因為簡單化是需要更多——不是少些——的單字。因而報紙都不很愛用白話。文言與白話的差別，大致是和莎士比亞的文章與赫胥黎的文章的差別相彷彿。國民黨的公文，仍用高度深遠的文言。相反的最現代化的紅軍，是用簡單的白話的。

中國文字是很困難的。它是如此其簡單，使拉丁文字相形之下都相當浮贅。因為中國文字沒有字母，要想有效索引些書籍，或查字典，都是極困難的事，而且直到最近以前，中國文字都不用標點。但是，因為一句話是拚合各字而成像一串連環圖畫似的，所以中國文字用不看文法；沒有單位或語尾變化。時間僅分兩類，字義像幅圖畫，就是說用最有趣

的總度來創造文字：如「姦」字象徵有三個女子聚談的意味。「俘」是象徵着一個人擒獲另個人。其他如：

婦——象徵着「女」人拿個掃「帚」

仙——象徵着「人」和「山」一起

獄——象徵着包含有兩個「犬」字

思——象徵「腦」(指腦字的「囟」部(譯者)下加「心」)

好——象徵着「女」人同個孩「子」在一起

信——象徵着「人」的「言」語

囚——象徵着「人」在「小屋」裏

雨——象徵許多「水點」

全——象徵包括「三」個「人」

乞——象徵着「人」跪倒了

家——象徵「豕」在室頂下

西——象徵着宿「鳥」歸巢

東——象徵「日」從林「木」裏升起來

人——象徵着有兩條腿

從西洋的理想，西洋的發明輸入到中國以後，中國文字努力把本身修正一下，同時再把西洋的理想和發明，收進來。於是利用湊集舊的文字把新的觀念表現出來。例如：

資本主義——是以「資」產作基「本」的政策

共產主義——是「共」同生「產」的政策

帝國主義——是「有皇」「帝」「國」家的政策（！）

民主國——是「以人」「民」爲「主」人的「國」家

獨裁制——是「獨」夫「裁」斷的形式

國會——是討論治理「國」家的「會」

共和——是「共」同的「和」平

政府——是「政」治的「府」衙

選舉——是「舉」手表示「選」擇

電話——是用「電」力傳「話」

火車站——是「火」的「車」前停「站」的地方

引力——是一種「力」量在吸「引」着

煙捲——是「煙」的「捲」

自來水筆——是「自來」墨「水」的筆

照像機——是「照」一個「像」的機器

我們祇有以讚美的態度來注意中國人的能使一句話極端簡明化，並使其文義具體化的天才，例如對上述各詞句的觀念的轉譯可見一斑。假使西方人以『獨裁制』來代替『狄克推託』（Dictatorship），以『共和』來代替『德模克拉西』（Democracy）並將此代替辦法保

持至一世紀或一世紀左右，我們心裏對於這些名詞的意義，可以得到很清晰的瞭解。在中國，文字是個工具，而這個工具又常是非常美妙的。用什麼來表現「銳怕布利克」(Republie)的意義，能比用「民主國」幾個字表現得更美滿呢？

中國的固有名詞對外國人似乎是困難得可怕，這有幾個理由可述。一個是——在以下蔣委員長那章裏還要提到的——大多數中國人都有幾個不同的名子。另一個是他們的名子儘可以發出完全不同的音來。例如，筆者費了很久時間纔知道英文中的 *Oong Wen-hao* 和 *Weng (or Wong) Wen-hao*，原來就是一個人，就是中國經濟部部長翁文灝他老先生。中華民國國父孫逸仙，也可以叫他爲孫文或孫中山，祇以在什麼環境和怎叫覺得合適爲轉移。在漢口筆者會到一個人姓「左」，但是在南方他的姓的發音則爲「周」而不爲「左」，在旁處「周」又發音爲「趙」了。在本書這些章裏常提到 *Mukden* (瀋陽) *Mukden* 是俄文名；在中國它可以呼爲盛京，奉天(舊滿清的名子)，或遼寧；日本叫它又完全另有一個發音，呼爲 *Hoten* (奉天)。西安在一九三二年曾被命名爲西京，不久以後又改稱長安。

Hsuehowfu (徐州府) · Suenowfu (徐州府) · Subsien (徐縣) · Tung'shan (銅山) 都是一個地方。

兩種稍微附帶的發音之例。第一，中國人的最後名子（按：就是中國所謂姓）是放在前頭。（註四）中國人要叫查理·迭更斯（Charles Dickens）爲迭更斯·查理，叫亞歷山大格海·柏爾（Alexander Graham Bell）爲柏爾·亞歷山大格海。假設你把蔣委員長當平民稱呼，英文中應爲蔣先生，而不是『介石』先生。第二，筆者一向盡可能的努力側重最後的名子，而省略其餘。修辭學家當然要持異議，不過讓我們來想想簡單的叫舊軍閥吳佩孚爲吳將軍，叫汪精衛爲汪先生，是不是好些。

宗教，孝道，家庭制度

（註四）也有許多中國人把他們的名子英語化；他們仿照英語的形式，把姓放到最後。例爲宋子文說拼

成 T. V. Saorngo

「余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

雖因中國人之富有理性，所以他們對於宗教問題是澈底的明瞭和現實。在中國沒有上帝，很多中國人不止信仰一個宗教，而同時信仰三個宗教。他們反對祇許信仰單一宗教的武斷主義，他們不瞭解爲什麼不能同時服膺孔，釋，道三種教條。這點約略的——很約略的——有些與一個同時宣稱他是天主教徒、舊教徒、新教徒的美國人相類似。中國人講：這三種宗教的每一個都有它的特殊價值，在某種環境下有它的精神上的刺激力，祇有偏狹的庸愚之人，纔狂熱的信仰單一教條而排斥其他。對每一個中國人而言，宗教都是他們自己可以隨意處理的問題，

中國人的特別驚人和特色的一點是，他們不認爲他們的先師和最重要的宗教偶像——孔子——是神化的人，事實上孔子所最被人崇敬的教義，可以說是超宗教的部分。這就是說，孔子是站在倫理的立場上而不站在神祕的立場，重在人的行爲的特質而不重在神學上

。他與一切宗教創始者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他的門徒會不談怪力亂神之說。中國人高倫理於宗教之中，並不以宗教弄得像變戲法一樣。他們對於上帝的態度是現世觀的。

孔子的確是位曾經生存在世的最赫赫有名的人物之一。他被稱為孔夫子，生於紀元前五五一年至四七八年，是現今的山東省人氏。顯然的他和「敵對」的中國宗教的創立者老子曾略微相識，他們二人曾在一個簡短期中復和諧的在一起工作過——與普通互相對立的宗教系派們迥乎不同。孔子曾是一位官吏并以教書為職業，他工作勤勉，注意一言一行。他曾作過好多年賢明的行政官吏，但他還尋求時間來刪訂中國經典，并從事自己的著述，他自己的著述也馬上就變成經典文獻了。有許多點他特別像柏拉圖。

孔子的學說，不能用幾句話就來概括。他最注重立身涉世之道。他堅決的相信文質彬彬的貴族政治，並相信有秩序的賢明政府。他把人類行動關係分成五種——君臣，夫婦，父子，兄弟，朋友。他最主張理智的；他反對神異的。他信服宇宙間的一種主宰，就是他簡單的所謂的「天」；他並不把「天」變為「人格化」，他不相信常生不死。林語堂引證

他最乾脆的幾句話：「嘗有人問孔子以死後的問題，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和許多主張貴族政治論者一樣是位傳統的保守主義者，他所深信的一串觀念是孝順、敬祖先、和家庭制度。這曾被着重的刻劃在他的教義中，迄至今日大部分中國人還堅信不移。山受姆（Sarason）說：「假說認為孔子學說是一個宗教，那麼它就是講求孝道的宗教」。中國自古至今，都以家庭為單位，而不以個人為單位。中國的家庭制度（文字亦然）在兩千五百年中成了中國的固定體制。它促進了保守主義，促進了死板的態度，也促進了社會生活的複雜典型。它也阻止了如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等的現代發展，因為每個中國人都祇向自己的家族盡忠而不向他的省或國家盡忠了，（註五）孝順與家庭制度必然要與崇敬祖先是有着密切關聯的。父親在活着的時候既被尊敬和服從；所以死後也應當被尊崇

（註五）關於中國的孝道羅素（Bertrand Russell）正確的说道：「或者這個原則使中國人口較為繁榮，

在這種情形下孝道對於生物學上是很重要的」。（見羅素著的「中國問題」第四十一頁）當然在歐

洲上與亞洲上也很關聯。

；實在說來，他們之尊崇死後祖先，並不認爲他們的祖先業已死去。這就是中國的葬禮所以如彼的喧闐熱鬧，形形色色，和笑趣橫生的原因之一。筆者第一次看到崇祀先人的典禮，就是呈現皆大歡喜情況的中國葬禮。

關於老子和道教我們沒有什麼可談。道教是一個古老的教義，是中國宗教的最早者，在紀元前第六世紀時老子學說曾風行一時，後來由於它高於形式與神祕之故，遂形式化了。老子比孔子澹泊，人們對老子知道的也較少；他的教義側重於人生的正常的規律，叫做「道」，他的教義不像孔子教義那樣具體，與倫理的關聯也沒有像孔子教義那樣密切。道教都以爲比孔教更「民主」些，更消極些，因爲一個道教徒是不需要遵守那樣的束縛行動的規律的。他是個異常自由而單純的人；所以中國人在本能上能同時信仰孔道兩教。

佛教在後邊第二十四章裏有個簡單的研討；它很投中國的所好，因爲它具有原始的合理性，並側重宿命論。回教也在後邊的第二十四章裏要討論，並且還在第三十二章裏，有個研討。約有兩千五百萬人都是回教徒，大部生息於西北和新疆一帶。最後談到耶穌教，

耶穌教在中國傳播的也很廣。中國是傳教師們——無論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的一個廣闊活動區域，許多教徒們過去以及現在都作着優美燦爛的工作，特別是表現在醫藥和教育方面。青年會有很大的勢力，一部份原因由於它以道德與行動相號召之故。

中國歷史一瞥

前邊已敘述到中國的歷史是始於紀元前二八〇〇年，大致正當在亞洲的另一端在底格里斯——幼發拉底流域中的薩爾恭一世(Sargon I)的同時。自然有文字的記載是在那個時候以後。顯然的在揚子江和黃河流域中的黃種人，在紀元前二十八世紀的時期，曾結合成多少模糊混沌的團體，不久就擴展開——用和平的擴展而不是用武力的征服——變成後日的龐大帝國。當皇帝變成『天子』（雖然中國皇帝從沒像日本天皇般被崇拜像上帝一樣）的時期，他們就進展到了『黃金時代』，一切祀祖、家庭制度、手工業、以及文字的總形都開始了。在紀元前一七五〇年第一個重要的朝代——商朝——出現了，它創立了中國的

初步統一，在商朝內文化的進展是很大的。繼起的是周朝（紀元前一一二二——一一二二）年）。它是個長久的封建的朝代。孔子和老子都生於周朝，它誕生了中國文化的經典年代，並發明了銅器的美妙藝術。在周朝的末葉就是著名的『戰國時代』，當時成百的封建小國都各擁權自雄。然而就在這些時代裏，甚至就在政治上無政府的時候，中國文化的根本姿態也被維繫着，具有很大離心力的中國文字也向外伸展着。

從紀元前二二一年至二〇六年有位世界史中最大人物之一的皇帝登極了。他雖僅統制中國十五年，但他確是個了不起的偉人。這便是始皇帝，朝代號稱秦朝，外人稱中國為支那，就是從這「秦」字一音轉來的。秦始皇為人有些像管理曼大帝，他想建立個政治上統一的中国。他是生氣勃勃，胸懷大志，愛國心切，和唯我獨尊的一位人物，他自稱為『皇』，因為他不能容忍在他以前還會有其他帝王像福特亨利（Henry Ford）一樣，他認為歷史是欺天欺世的虛偽記載。他想廓清在他的朝代以前的一切中國遺跡，曾下令焚燬所有書籍。在個性上秦始皇和納粹的宣傳部長戈培爾相去不遠，但他先於戈培爾而為焚書的發

明家。他想毀滅所有他以為妄誕的中國經書；僅寬赦了醫藥，農業，和星相巫卜的簡冊。（幸而許多書籍被僧道、學者、和隱士們給藏匿起來了；不然我們今日就會不知有孔子，也看不到其他中國文學的記載了）。能使這位皇帝聲名赫赫的另一件事跡，更是亘古不磨了。他曾修築個萬里長城。這項工程的巨大使人們的理想為之震驚。匈奴會永恆的乘機侵略中國；始皇真個決心要把他們擋於門牆之外。究竟這長城是怎樣修築的，我們不得而知；我們確知道現今西起蒙古東至海濱二千五百哩的距離中長城依然在那裏蔓延着，在中國人的憶念裏它是個巨大的不可徵信那麼悠久的紀念品。埃及金字塔若放在長城旁邊，則僅像些鼯鼠丘而已；在人類在地球上所有的創造中，若從火星上望看起來，祇有這一長城能被看得見而已。……由於他一面用左手焚書，一面用右手築長城，致令始皇窮瘁力竭，登極不久便爾逝世。他是近代中國的創始者。現在大多數中國人都自以為是他的嫡親「後裔」。

自此以後，出現了兩個極盛的朝代，漢（紀元前二〇六年至紀元後二二〇年）和唐（

紀元後六一八年至九〇九年）。（註六）漢朝時經書典籍都恢復了，佛教傳播進來了，雕版開始了，造紙術發明了。直到今天中國人還自稱他們爲「漢」人；在這時期內文武考覈制度開始了，一直延續到一九一一年。唐朝，甚至更進步些了，就漢朝穩定的基業更加以發展和延伸，大約在紀元後六五〇年的時候中國的疆域擴展到最大。這時候在歐洲正是一切都衰退的時期，而在中國的唐朝則發明了印刷術，推進了蠶絲的應用，創始了詩歌和美妙無倫的瓷器，並且起始有了繪畫。在中國歷史裏常以唐朝爲最富庶最燦爛。繼唐之後的是個較爲式微的朝代——宋（紀元後九六〇年至一二八〇年）——它在政治方面雖然衰微

（註六）本來 Tang 應讀爲 Tang（唐），就像 Chin，讀作 Chin（秦）一樣。在中國名稱上加「」符號者係指明如何發音之用。單純的 T, K, ch, 和 P 發顫音，若 T, K, 和 P 就發硬音。必需 Tang 才能讀作「唐」，若 Tang 就被讀作（Doang）的音。同樣 K, P 和 ch 若無「」符號在上就讀成 G, B, 和 J 的音。Kuning 就讀爲「Cooling」（冷氣），Tang 就讀爲「Bang」（磅），和 Chin 就讀爲「Jang」（勁）。

不振，但確曾貢獻出偉大的藝術，特別是繪畫。

在十三世紀，在歐洲發動十字軍侵略亞洲的另一角落的同時，蒙古人風馳雨驟般的衝入長城，推翻了宋朝，佔領了中國的大部。成吉思汗（一一六二—一二二七）曾三次遠征中國，在一二一四年進據北京；他的偉大的繼承者忽必烈（一二三五—一九四）建立了元朝，疆土幅員南達福建。然而中國的文化却頑強的存在着，馬哥波羅見聞記可資佐證。像龐大不朽的海綿似的中華民族，開始把蒙古的勝利吸收得一乾二淨。從一三六八年至一六四四年，真正的中國朝代，明朝，（明代的瓷器工業異常發達，為各種物品中之最有名者）奠定了天下，並且在一個繁盛時期後就衰微了。於是，我們曾經見到過的，北方另個民族集團進佔了北京統治着中國，這集團就是滿洲人也是中華民族的一部份。依次滿洲人也漸漸的分散消蝕了，但滿洲人的朝代却延續至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一年在中國出現了孫中山，出現了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的中國革命，出現了個戰鬥的共和國，現今的中國於以肇始。

日本人——從北方來的新的侵略者——是否也將步過邁這個戰勝的歷史而後來一再被人家同化了呢？我們以為未來的歷史也不會有什麼新異玄妙的問題呵。

帝國主義與瓜分中國

現在我們要激昂的敘述起來了，我們要一述西方白種國家的帝國主義的勾當了。關於帝國主義在以前我們已經談過，在本書中的以後我們還要提到。帝國主義的標準定義是：掠奪榨取落後的殖民地或外國市場，常常是採取武力侵略的步調。它是「向自己疆界以外擴張本國勢力的行動」，它是一種膨脹擴充的政策。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這個定義又附加上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一個附屬品，因為資本主義是需要繼續擴充市場。帝國主義是深入到亞洲各地。亞洲大部都是歐洲的殖民地。事實上，全亞洲僅有六個真正獨立國家——中國、日本、暹羅、阿富汗、伊朗、和蘇底·阿拉伯（Saudi Arabia），其中阿富汗與蘇底·阿拉伯稱它們是「獨立國」可以說僅是一種客氣的稱呼而已。

中國像是個肥美適口的甜瓜。它在地球上還是個無比的最大的未開闢的市場。很早以前西方國家對於中國就思染指；商人與傳教士曾設法寄居於中國沿海，特別是葡萄牙的商人與傳教士更熱心東來。不過同清廷建立外交關係，是極端困難的，這由於中國的禮節與它的閉關主義所致。例如在康熙年間荷蘭與俄國大使從北京回國而沒能會見康熙一面，因為他們不肯向康熙行磕頭禮。在當時正式的磕頭禮不懂得雙膝跪倒，而且得用力以頭觸地。不過有些代表西方幾個國家的其他使節們，特別是英國的使節，對於商業利益的重視超越了對於禮節上的羞辱。打通清朝的初步是很困難，然而初步確成功了。當一八〇〇年英國便在廣州奠定下堅固的勢力基礎，這是允許英人通商的唯一商埠。

在一八三九年爆發了所謂鴉片戰爭，這是全部歷史中最不名譽的戰爭之一。英國商業的基礎建築在鴉片上；東印度公司從印度向中國傾銷鴉片以換取中國的白銀。利潤是非常豐厚的。但是滿清政府突然決定肅清鴉片貿易；一位廣州的地方官吏（按：指林則徐）遵依這項命令，把停在廣州預備輸送內地去的大量英人鴉片搜來焚燬了。這個事件與當時

一世代前的波斯頓茶會（Boston Tea Party）事件相類似——自然不是絕對相似的。英國人即報之以戰爭。他們向中國進攻，強予中國以鴉片的毒害，並以「保護貿易權」。他們不僅侵略中國的廣州附近，而且侵犯到中國的北方，這個戰爭繼續了三年。清廷戰敗了，被迫簽訂條約，由於這項條約第一次把中國開闢為西方貿易的全體市場。撥出五個海口——廣州、廈門、福州、甯波、和上海——在那裏外國人享有特殊權利。中國的征稅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五，這就是說，外國得在極大的便利下推銷貨品。最後，英國又併吞了很關重要的香港。

於是，從一八四二年起，西方國家大量的並有「合法」根據的來剝奪中國。在前章第七章裏已曾提到，英、法、德、俄等國更進一步奪取中國的領土。然而領土並不是它們的唯一要求。外國在中國的海口和大的河流也取得和握有特殊權利，由此它們可以壟斷中國遼遠內地的交易。它們的目的主要就是貿易。它們會利用比直接征稅更便宜和更有效的武器，如「條約上的商埠」，關稅管理，超越這一切以上的還有治外法權的原則。

所謂「條約上的商埠」，就是——過去以及現在——外國人得以在他們自己的法律下從事營業的地方。起先有五個商埠；現今在中國本部就有了三十八個商埠了。許多商埠不止在沿海，還有深在內地的，如漢口是；許多商埠中包括着「租界地」，（如天津和上海），在租界裏中國任何法權都不能行使，雖然在法理上中國的最後「主權」還給保留着。在租界裏白人的軍隊就是警察；白人的官吏就是政府。租界地幾乎就不是中國的領土，一如馬賽和曼徹斯特不是中國的領土相彷彿。

關稅管理權 這也從一八四二年開始，並於一八五四年經上海中國稅務司正式批准承認。原則很單純：就是中國聘定外國官吏，使他們有處理稅務行政的全權。在法理上關稅的最後主權是在中國手裏，收入繳到中國國庫，然而須由外人管理。中國海關的主腦人從一八六一年起就是英人。當中國用款需要舉債時，自然可以稅收做擔保抵押。到一九二八年，至少在法理上，中國恢復了關稅自主。但是一直到今天中國稅收至少百分之三十一在充數以餉則大約佔全部稅收的百分之六十——須撥償外債。

治外法權

（按：此章所謂治外法權，應爲行專裁判權，下均類此。——譯者）治外法權是留居中國的外人——不止留居租界地或商埠的外人，連散居於各地的外人都包括在內——不服從中國的法律，而服從他們本國的法律。譬如說，一個美國人在福建或長沙犯了殺人或其他罪過時，並不受中國法庭的審判，而受本國裁判官的審判，通常多以當地領事爲裁判官。此種制度濫觴於古羅馬時代，當時有種「屬人法」的原則；一個人祇要是羅馬的公民，不管他留居何處，羅馬法律就跟着他到何處。治外法權曾在世界任何地方在此時或彼時都存在着過；曾有一時法國在新奧爾良也享有治外法權。可是，今日之下除在中國境內以外，其他各處的治外法權都已慢慢的消滅了。

在起初，治外法權是合理的。當時在中國就沒有名實相符的法律，沒有司法制度。在今日抗戰期間治外法權對中國人却有莫大的便利，成千成萬的中國人避居在外國租界地內，從事愛國工作，並且安全無慮。但是根本講來，這項制度對中國是個侮辱，並曾經產生過許多嚴重不幸事件。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和廣州英國巡捕曾槍殺中國工人；一九二七年，

英美的砲艦曾砲轟南京。在北京治外法權的制度，曾激起中國人民的騷動，不讓中國人居住在自己城市中的最好部分。（北京使館區的建立，却並非由其他不平等條約而起，乃是庚子拳匪事件的結果）。外國人雖可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但中國人却不能逃出於外國巡捕的淫威。在一九三〇年春，許多中國左翼份子們在上海公共租界被白人巡捕逮捕，並且引渡給中國當局了。還曾有過一個像「阿麗絲在仙人島」(Alice in Wonderland) 般的奇蹟，就是日本的軍官們——在中國的領土內——會很安適的指揮進攻中國的戰爭。

大家幾乎一致認為治外法權遲早必歸消滅的。假如中國戰勝並充分強盛起來，它必不樂於忍受外國軍隊駐紮在本國境內，縱然外國的軍隊都就像英美軍隊的那般客氣和龐大。（美國在北平有享有治外法權的警衛隊，和在上海公共租界裏有海軍陸戰隊）。一九三一年蔣委員長曾宣布「取消不平等條約」。由於中日衝突發生，這個宣布迄未實施。

關於外人在中國的情形，可以簡單的介紹一下。事實是：外人攜帶着財富到中國，而當他們在中國工作的時候，需要有保障；他們是從商業和工業發達發展中國，並不是發達

中國，他們應當要求安全保障以爲他們的服務的報酬；一個繁榮的、安定的、有效率的中國在文化貢獻上比一個腐敗的、僵化的、頹廢的滿清強的多。繼隨外國商人之後傳播來中國的有教會學校、大學、近代機械、衛生設備、公路、鐵路、棉襪、電氣化、電影、高度生活標準。外國人給中國帶來的是西洋的文化；他們所要求的不過是低微的利潤以及安全保障。不待言，在中國的許多外人都不自私自利的英勇慷慨的爲中國的福利而工作。您更一想到鐵路管理、醫學的探討如勞克費勒氏醫學獎學金(Rockefeller Foundation)之類，更特別的是關於饑荒和洪水的預防，就可知外人對中國的無窮貢獻了。

許多死硬派西洋人往往對中國人表現得很粗野，常好揮舞起白色的手掌來。試一讀，吉爾波特(Rodney Gilbert)所着的一九三二年出版的「什麼是中國的錯誤」(What's Wrong With China 1932)中的一節吧：「近年來英國……瞻望英國的馬首，已易最後通牒的方式而爲謙和諒讓的態度，因此中國人便單純的由於自滿而患了神經病，而蔑視外人，而在中國各處縱着仇恨外人的呼聲，因此不可避免的每年要增長增高的產生出仇害外人，

賴債，不正當的外交備忘錄，與維護「權利」等許多結果。」

在中國外人投資的數額是很難計算的。不過，近似的估計以爲英國的投資約爲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圓（想不到的，數額之鉅竟超過英國在印度的全部投資額），而日本在中國的投资若連東北在內也約等於這個數目。除掉在東北的不計，日本投到中國的資本約計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圓。美法投資約各計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圓。美國的資本是雜投在各種各樣的企業上，而主要的投到銀行、鐵路、航業、煙草業上。日本資本大抵投在航業，礦業、棉紗業上。日本與英國幾乎攔斷中國沿海航業的百分之五十。七。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比較少，大致年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圓之譜。

「不太開放的門戶」

門戶開放是個美國政策，是在一八八九年由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所發起的。簡單說來就是各國人民對中國或其他類似未被開發的地方的貿易機會要均等的；在一

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裏，在保障中國領土完整的九國公約中又重申這項原則，連帶的也就是重申保障中國獨立的原則。海氏原始宣布門戶開放背後的動機是很明顯的：美國不想爲爭奪中國市場而被捲入任何領土糾紛，僅充分想要維持它在中國的貿易權利。庇佛（*Nathaniel Peffer*）在一篇著名的歷史性的論文（載在亞細亞雜誌一九三六年七月號）裏，曾指出海氏的原則其實首先是被英國人提議出來的。因爲在當時門戶開放政策對於英國的目的是很方便的，因爲假設瓜分中國的威脅被去掉了，『沒有任何國家能在貿易或金融方面足與英國繼續對抗。在平等的條件下，英國是常能取得勝利的。』

日本已經把中國開放着的門戶（對於其他國家的）關得牢牢的；最近曾有人很俏皮的說，日本已『把開放着的門戶關得那樣的緊，甚至於在門戶裏連『一點縫或一個中國人』（原文用 *China* 一字語義雙關——譯者）都沒有了。』一九三八年末日本宣佈『東亞新秩序』原則，爲了執行這項原則日本把九國公約與門戶開放政策揚棄了——當時任何人都知道它必將這樣作的。國務卿赫爾曾提出抗議。日本當若罔聞，並以雙倍的躍動來獨佔中國

市場排斥外國商業，儘可能的嚴閉國鎖通商門戶。佔領廣州後十日，日本宣稱一旨在廣州的外國商業必將厲行排斥。

上海

這一中國面孔上複雜的政治瘡口，是需要另立一個簡短章節加以敘述。世界第六大會，在一九三九年幾有人口四百萬的上海，是中國貿易的主要市場，是漏稅者的優良庇護所，這裏有最惡劣的貧民窟，有最令人怖悸的工廠，有許多最富麗的別墅俱樂部，和有世界上最寫意的夜生活。筆者曾敘說過，在上海平均每年要從衙門中抬出去兩萬九千具死屍。在上海有每餐可以耗費六百元美金的大飯館。

上海的外國勢力地區是被個別的統治着。其中分爲兩部，公共租界（有一，〇二三，三〇〇人口）和法租界，兩部合佔一二·六六方哩。在租界以外，形成個人煙塵集的一半圓形，是個中國的最大城市（面積三二〇方哩），現被日本佔據着。公共租界由工部局統治

着，工部局則輪流向各國總領事負責。直到一九二八年以前，工部局內一個中國人都沒有；現在中國人於十四個董事員額中佔五名，然而他們是沒有什麼權力的。內中有兩個日本人——因此產生出許多複雜問題。工部局是被英國人操縱着；日本要求着更多的勢力。至於法國租界（有四七八，五五二人口）捨法理而言，事實簡直就「等於」是法國的一部。它與公共租界毫無關聯，由法國總領事統治之——到也乾脆省事。在上海大多數富商的外國人（許多中國的富人亦然）都居住在「法國城」——它常這樣被稱呼着。

英、美、意、日的軍隊與警察，在公共租界裏各有各自駐轄地區。一九三二年初日本人把他們的駐轄區——楊樹浦——變成事實上的日本「領土」。在一九三二年的上海之戰，他們就以楊樹浦為根據地進攻中國；他們既屬交戰國而又享有治外法權的利益，並已使他們的地位永恆的鞏固。他們既然把楊樹浦變成恰如東京一樣是他們自己的地方，而他們還繼續要求其餘公共租界的部份的管理權。有一次，由於美國海軍上校蒲萊斯（C. V. Price）的機敏行動，曾阻止了日本對於非日本駐轄區的公共租界的侵入。可是在一九三八年至一

九三九年，當大批的日本傀儡被逐居公共租界的中國人給暗殺了之後，日本又復企圖攫取公共租界。爲傀儡復仇並不是攫取公共租界的唯一的動機。此外，中國全部工業的百分之六十是在上海，中國海關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四一。五是在上海呵。但是日本還不太敢把全部公共租界搶過來，因爲那樣作會激起英美反抗的怒潮的。

已如上文所述，上海是富人的樂園。在這裏住下不要納稅。除掉極少的土地稅外，外人無論向他們自己的政府，向公共租界當局，或向中國官方是什麼稅都不繳納的。這不可避免的就產生出無恥的情緒，由這情緒而產生出煩惱；旭安(Vincant Sheean)曾說：上海是同等具有兩種特徵的城市，就是對於金錢的患得和患失。上海的許多富戶，是來自巴格達和孟買(帶着英國國籍)，並在幾十年前就定居在中國——如哈同(Hardoons)，伊拉(Ehrst)，薛穆(Shamons)，伊利(Ellis)，卡同利(Kadoories)等各家是；最近還有許多富翁們寄居在這裏，如色松先生(Sir Victor Sassoon)是。許多上海的大財產是依靠鴉片發的；以後就多從對地產，纖維工業，和土產工業的投資裏發的財。上海的瓦斯，自來水，和市

區交通等事業皆由英人經營；電氣，電力，和電話等事業皆由美人經營；許多土地都歸外國各宗派的教會所有，如法之天主教，與西班牙之天主教是。五十年前上海不動產可用極廉價購得。今日繁華區內的地皮，每畝可值一百五十萬美元之多。

一個人到上海覺到最特殊的，是西洋人憎恨中國人的現象。他們曾損害了中國人，曾由中國人身上剝削去財富；正因為如此，他們纔不肯饒過中國。在上海某一公園門口，顯的標識着『狗與中國人不准入內』。幾年前一個美國報人在他的辦公室裏款待孔澣熙這樣的要人，（現在的中國行政院長！）。旅館主人不准孔氏乘坐專爲白種人用的電梯；經過美國報人的抗議；結果報館竟全盤撤去。最近一個英國外交官，也是個馬球的運動家，爲了邀請一位中國人（上海市長）！到俱樂部場子上作馬球賽的評判人，因而遭受許多社交性的嚴重困難。筆者曾親自聽到一個領事館高級官吏在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國青年面前和他的秘書說，『把那個討厭的支那人驅逐出去』。

上海許多有錢的外國人竟致希望日本人戰勝，而不希望中國人勝利。

★ ★ ★ ★ ★

上海還是個有名的「老中國」（指久居中國之外人——譯者）的家庭。一個「老中國」的白人，在中國住了三十五年而不認識一個中國字。

經濟概論

直至一九三八年，中國所有產業工人的半數都集居在上海。半熟練工人每月工資的平均數約為十五圓（中國幣）。按現在折算也就是兩圓四角美金而已。常例每日工作十二小時，至於包工常常要工作十五小時至十六小時半。兒童在五、六歲的時候就有開始工作的，而且還以為這麼小就能賺錢而引為榮幸，生存競爭竟是這樣可怕的啊！大工廠雖半為日本人所有，在那裏契約勞工制現正實行着。有一個被呼為「經紀人」的代理人，跑到內地去，從父母的手裏買來一羣小女孩——代價或者是三十圓（合美金四圓八角）要作工三年——然後賣到了工廠裏去。然而，他不僅是個中介人；這羣女孩子們依然在他管束之下。她們的工

費須交付給他，直到他的三十圓的本錢攬足為止——然而三十圓錢往往是永遠也償付不了的！這種制度還不能單純以不道德的論據來反對。這羣女孩子們實際上就是奴隸。（註七）英國和中國的工廠的管理的好些，那裏沒有契約勞工的制度；事實上它們不過只是「較好些」而不是說它們就很好了。初步的工會運動存在着，並且繼續在強大着；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間各工廠屢次發生罷工事件。回溯到一九二七年時工會曾被粉碎了，因為當時它們表現的太左傾了；政府工會（被稱爲「黃色」工會）遂取而代之；而紅色工會確潛在的發展着，現已同黃色工會合併而形成統一戰線。

然而中國經濟生活的基礎，却建築在農業上。中國的生活就是田地的生活。至少百分之八十五的中國人是農民；雖各省情形不一，而大多數都是小的佃農。麥與稷是北方各省的主要穀產；稻是南方的主要穀物。在各處大地主都很少，經常的佃農——或自耕農——

（註七）在上海有個大工廠，存在着契約勞工的特殊形式，女工的薪資是極密的付給，並且不經過中間

人轉手，於是辯別僱內她們的中間人就不知道她們究竟得到多少錢。

擁有着他的家庭所能耕種過來的那麼多土地，數量大約是在一畝以上。精確的統計是沒有，據一位權威作者的材料，每一小農每年平均收入大約在一百圓（中國幣）以下，也就是十六元美金之譜。假設不幸擁着一位不好的地主，那表示第一他不從事於耕種，第二他還要剝削去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穀物作為地租。小地主們——佃農們也在內——常須繳納不合理的賦稅，特別在邊遠的四川農民都要預先繳納幾年的田賦。農業借款的方式很多——多得幾乎不可計算。我曾看到兩件事，這兩件事也是任何觀察者所能看到的。第一，中國農民與土壤結了不解之緣，與土壤共起居坐臥，以致他們的臉面都和土壤一色。第二，墳地：依中國習慣，死人都埋在地面上而為丘陵形，並不深埋入地下。這些墳地不規則的發起於地面上，據說中國農田的百分之四，為廟及坟墓佔地，荒廢而不耕種。

中國，雖然多年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基本上仍然是個未經開發的國家。依據斯諾（Snow）的調查，在中國僅有三五，〇〇〇哩公路（大多數是不相干的）而在美國則有二，〇〇〇，〇〇〇哩公路；在中國僅有六，〇〇〇哩鐵路，而在美國則有二七五，〇〇〇哩鐵

路。中國的國家預算照一個具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國家說，確是驚人的渺小。在一九三六——三七年度的支出是九九〇，七〇〇，〇〇〇圓（中國幣），在一九三七——三八年是一，〇〇〇，六〇〇，〇〇〇圓（中國幣），按現在兌換率僅合一六〇，一五六，〇〇〇美金。主要出口有蠶產，蠟、茶、生絲、生棉花、皮革、和錫。貿易是入超的。中國在一九三四年放棄了銀本位，遵循英國經濟專家李滋羅斯的建議，採行法幣政策。

● 中國的地圖

最後，在寫蔣委員長以及其他中國政治人物之前，我們要把中國的地理作個輪廓的描寫。（註八）

首先談談「中國之患」的黃河，它是世界所有河流中最不循軌道和最危險的；很規律

（註八）卡爾·克勞（Carl Crow）氏所寫的「中國手冊」（Hand book for China）是現代最好的中國指南，

我常備在案。

的河裏一充滿了淤沉的泥沙河水就會漫堤四溢造成幾乎不堪思議的水患。有史以來這個河道曾經根本改遷過十次；最後這次在一八八七年它突然的另開一條新的水道入海，距以前的舊道有二百里之遙。

沿着黃河有華北五省，這一「華北五省」的名詞，我從前曾提到過：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和山東。就中察哈爾和綏遠不僅在黃河之外，更在長城之外（寧夏亦然）並且是由內蒙古劃成的，已如上述。察哈爾約有二百萬人口，省會張家口是北方駱駝隊大道的著名樞紐。綏遠是產羊毛的省分，面積大小約等於察哈爾，也是日本在內蒙活動的中心。

河北，舊名直隸，煤（開灤煤礦是東亞的最大煤礦）、棉、鹽的產量極為豐富。它是這樣的一個省，人口有二千八百多萬都擁擠在一個類似美國阿利桑那州的（Arizona）地形中，這裏人口吃的是糞、生活是趕駱駝隊、看到的是些旅客。在河北境內有天津，中國第二大商埠，還有北平，因為它是最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許多名流甚至願老死在這美麗的北國

裏呢。(註九)

山東是個很大的省分，人口有三千八百萬，省會在濟南。孔子就生在山東；而近代許多軍閥們也生在這裏。這裏有高大而健壯的勞工，中國最大的廟宇，繭綢，健婦，和雞蛋，雞蛋一項每年就要出產一一，〇〇〇，〇〇〇枚。山東人天賦是良好的軍人，強壯的勞工。日本佔據了山東省的大部，並且在那裏也沒遭遇多少麻煩，部分的原因是在山東沒有外國租界的關係。

山西是個人口較稀的省分，是羊毛、鴉片、銀行家的出產地，在今日戰爭裏也是頑強

(註九)直到一九二八年以前九百年來北京都是中國的京都，到一九二八年蔣委員長總定首都於南京，

把北平貶居次等地位。並把北京改名爲北平。在這點有段新聞記者的小故事。倫敦太晤士報曾指

經以北平代管北京。它一直堅持了九年的時間，單呼爲北京。到一九三七年，日本又把它原名

恢復起來了。太晤士報並不知道如何把這歷史，因爲它永未向它的讀者承認北京這名字曾經

改變過呵。

第十章 巨木的中國

英勇的游擊隊的戰場。多年來山西省長就是現代軍人中最知名的閻錫山。山西人口有一千一百萬。陝西，不在華北五省內，但緊靠着山西和綏道。山西和陝西二省名稱的發音，頗易混淆。陝西雖祇有七，七一一，〇〇〇人口但實際是一個很重要的省分。陝西二字是「夾谷之西」的意思，它是昔日中國的中心；曾有四個朝代都定都於西安（西安事變即起於此地）。日本的舊京，京都就是模擬西安造的。陝西也是新中國的「中心」，因為它是第八路軍的大本營，關於此點以後當更述及之。境內大部土地是「黃土層」，這是幾世紀來的風沙所積聚的結果。

再往西北有兩個古老而疏落的省分，寧夏和甘肅。寧夏就是內蒙古的西端，現仍在中國手裏。甘肅是所有省分中之最貧瘠者，面積約等於新墨西哥州，人口數量等於紐約市；人民大部是回教徒，居住在黃土崖邊所鑿的窯洞裏。寧夏與甘肅都被「馬」家將軍們統治着。甘肅與其省會蘭州在戰略上很居重要地位，因為它們控制着，從中國到新疆與蘇聯的通商大道，舊日的「絲道」。

現在我們談談中國中部與揚子江流域的各省。揚子江，世界第四大河流，在上海附近入海以前，流經中國三一〇〇哩。它是中國所有事物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為它把中國聯接在一起，同時也是泰西各國侵入中國的要道。關於揚子江可以寫一部書，一如盧得威（Emil Ludwig）關於尼羅河所寫的那部名著一樣。它，除掉尼羅河與萊茵河外，在歷史與地理的價值上恐超過世界上其他任何河流之上。「揚子」的字義是「楊柳」的意思。（按：唐代於揚子津渡江抵京口，後置揚子縣於此，遂稱此段長江為揚子江，即今江都丹徒間之大江。西人通稱長江為揚子江已誤，而著者以「揚子」為「楊柳」之意更誤。——譯者）

河南實際並不靠揚子江，（它是在黃河南岸，所以它的名字就含有「河之南」的意思，它毗連着山西與陝西）。但可是「中部」省分之一。面積約等於美國的喬治亞州（Georgia），有三千五百萬人口；它是個產麥的省分，開封與洛陽都是它的主要城市。河南人是堅韌，保守，珍視自己的傳統，並且傾向於強悍的。河南是很富庶的，並常受水災。中

國大部分的花生都來自河南，它是第五個產棉省分。

河南之南是湖北，湖北之南是湖南。從北方往南方去，通過河北、河南、湖北、湖南、一條直線，是件很艱鉅的工作。湖北是常陰天是很富庶而繁榮的省分。生產最多的是棉花，它的省會是武漢三鎮——漢口武昌漢陽——簡單稱之為「武漢」。（按：湖北省會已確定於武昌）。湖北常鬧水患。湖北之名是位在湖（指洞庭湖）之北的意思。當我們到湖北的隣省湖南，我們就在湖之南了。湖南人民吃紅辣椒，本省出產鉛礦，人民聲音柔細，善製花爆，和富有革命精神。湖南被稱為中國的「巴幹爾」。人口有三千萬，省會在長沙。

由此往東，至揚子江的三角洲止，有三個重要省分：安徽、江蘇、和浙江，人口總數有八千五百萬。依據中國的傳說，安徽是中國兩種極端生活的分界地；具水牛與駱駝的分野點，是米食與麵食的分水嶺。美艦巴納號即曾被日本擊沉於安徽省無湖附近。江蘇是蘇人富的鄉，包括在上海、南京、蘇州，它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每方里有八七五人。

如上所述，江蘇便是中國的工業中心。浙江（意爲彎曲之江）是中國最小的省分，人民是最富進取心。世界到處都有浙江寧波的水手。在浙江有中國最美麗的女人，最芬香的旨酒，最精明的律師，最良好的公路，和最進步的養蠶術。在這區域裏有風光明媚的杭州（在浙江）和蘇州（在江蘇）。中國人簡單比喻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往南是福建，福建是個沿海的丘陵起伏的省分，位於台灣對面，廈門爲其主要海港；福建人的方言最複雜，民性好動，多爲優良的水手與漁人。福建是生產茶、橘、和糖的很大省分。福建的背面是江西，生產有樟櫟，鱒，樟腦，和煙草等。中國的共產黨在這裏萌生，而在這省裏的牯嶺上，也有蔣委員長的心愛的住宅。省會在形體重要的南昌，在一九三九年春爲日本人所佔領。

在往南就是我們所常說的「兩廣」——偉大的廣東（省會在廣州）和廣西——人口共有四千五百萬。中國第三大河流，珠江，貫注在這裏。過去有許多年，它們曾在經濟政務委員會的領導下脫離中國而獨立；人民是很頑強的，易感的，具有高尚的手工天才，和營

商的能力；他們被呼爲中國的愛爾蘭人。中國人在外國的大多數僑民，尤其是在美國的僑民多屬廣東人；他們寄回的家子會幫助穩定了中國的金融。廣東是孫中山先生的故鄉，是大部中國革命的策源地；所以有「任何新事物」悉來自廣東人之諺。廣東人的烹飪也最馳名。廣西人民比廣東人民貧苦些，落後些，但可具有更熾烈的愛國情緒。廣西出產有樹油，靛、銀；它是個多山的省，具有熱帶的氣候與景色。在廣西猛虎仍然是很常見的。

現在該談到中國西部的碩大的四川了，蔣委員長的大本營使由江蘇與湖北而西遷至此。中國的戰時首都就在四川的重慶，重慶的字意是「重新慶祝」的意思。四川有四三一，三〇九方哩的土地（面積大於法國），有五二，〇〇〇，〇〇〇人口；命名的起源，是由省內有四大川而來，多少年來它是中國本都各省中之最爲落後者，有很多較爲落後的人民，過去的四川雖有種種腐敗統治的情形，但現在四川正向近代化邁進，並負荷起它的艱鉅的責任。四川有最豐富的各種各樣的富藏；有「四川無窮人」之諺。它是——或將是——中國的銀行與穀倉；四川的鑛藏尤爲富盛，每年穀物可收穫四次。遶僻的四川，和密接的

雲南，是現代中國的兩大堡壘。

四川之下是承銀蕤躑馳名世界的貴州，和有決定重要性的一個省分雲南。雲南的字義是「雲之南」的意思，擁有一四六，〇〇〇方哩的面積，和一二，〇〇〇，〇〇〇人口；因為法國的重要的滇越鐵路從安南伸入本省，所以雲南多年來事實上是在法國的勢力範圍內。雲南也密接着緬甸，新的滇緬公路是中國現在輸入軍火的生命線。雲南是一個廣大的，肥沃的，雄偉的高原；主要出產是錫礦。雲南人過去對於中國革命雖無特殊貢獻；但現在抗日的火炬已燃燒到他們每個人，由於戰略地位和原料供給雲南僅次於四川也為中國最重要的地區了。像四川一樣，它也擁有大量落後的民族，如野蠻的攏攏族等。可是就是他們現在也都效忠於國民政府。

在四川雲南之西，在中國本部與新疆間的荒涼而多山的原野上，還有兩個落後而孤立的省分。其一是青海。關於青海情形，除掉僅知道有蒙古遊牧民族疏落的散居在那裏而外，其餘外間知道的頗少。另一個是西康。它是一個廣漠無垠蔓草叢生的高原，在一九三九

年一月西康始設有正式的省政府。青海疆員大於第一次大戰前的奧匈帝國，西康則大於今日的芬蘭。

中國本部以外的疆土

有極大一部分中國，不是屬於中國本部。假若把在中國統治下的外蒙古，內蒙古之一部，西藏，與新疆，劃出於中國本部之外，則幾乎可縮小中國一半，可由四百萬方哩的中國，減至二百萬方哩。關於西藏，我將在敘述印度時提及之，因其大部落在英國的範圍圈內。疆員遼闊的新疆，北部與蘇聯關係甚密，南部則於印度毗連，有英國的勢力存在。

新疆（新的疆界的意義）是世界上最大為外界所知的區域之一。疆員龐大——面積約有七十萬方里，幾與墨西哥或格林蘭（Greenland）相等——人口則僅四百萬。省會在迪化，近接蘇聯邊疆，貿易自然要經由蘇聯的「土耳其領」鐵路輸出國外。人民是屬於「土耳其」族，大部信仰回教；多為貧瘠的遊牧人民從事牧羊和剪集羊毛的職業。蘇聯技術顧問，

得中國新疆督辦盛世才的允許，現正在這裏爲發展經濟的「三年計劃」而工作着；阿蘇聯所簽訂的商業條約是從一九三一年開始有效的。

八位批評家的意見

關於什麼是中國的迫切需要的問題，筆者最近曾訪問過八位能代表一部中國人意見的先生們。八個答案如次：

- 一、大批具有人格的人。
- 二、更大的工業化；改良農業以增加財富。
- 三、崇尚誠實，斥詐索與好面子。
- 四、更多的技師與工程師。
- 五、取消舊日無計劃的，失敗主義的，消極主義的惡習。
- 六、大砲。

七、更多像蔣委員長和宋子文式的人物。

八、驅逐倭寇出境。

第十一章 蔣委員長

「平時多流一滴汗，戰時便少流一滴血。」

——蔣委員長——

蔣委員長，這一鄉村商人的普通子弟，現在變成一位四萬五千萬人民的領袖，是陸海空三軍的統帥，最高國防委員會主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航空委員會委員長，和中國唯一政黨的國民黨的總裁。他也是一位想像不到的那麼偉大的人物。

他是中國幾世代來一位最強有力的人物，最能嚴格遵守紀律；但他所饒恕的政敵很多，並一一與以職位；他的首要使命是統一中國，團結中國，的確他已把中國統一了（也是日本的侵略促成的），他是幾世紀中能真正完成統一中國使命的第一個人——但也由於十年之久的堅苦奮鬥而來的。他有些像捷克國父馬薩里克（Masaryk），一生甘苦備嘗——

然而在其他方面又不像馬薩克。他的領袖的地位很有些像斯達林和墨索里尼——然而他並不那樣玩弄政治手腕。他是位很堅強的中國民族主義者——然而却深受日本的教育。他是一位極端典型的中國人——然而却深信基督教與青年會。

印度國民領袖甘地，是一位善於利用神祕主義的政治家。傀儡式的日本天皇的神祕特質是被政客們所利用着。蔣委員長的神祕主義是特殊的。他沒有超世的成分。幾乎可以說他是超常的人物。他不像甘地和日本天皇，那樣爲宗教而服務；他使宗教爲他而服務。蔣委員長可以算是一位傳教師。他確定的是一位宗教改革大家。

前一章內，我對中國這一廣大劇幕，曾加一番描述。現在讓我們釘在這一劇幕上，一看委員長的莊重風度。

「介石」與「中正」

他的身軀雖不魁梧，確很挺直，堅固，優美的。他的舉止溫雅而嚴肅。他身體很高！

「五點九時」——兩腿比較短，喜好躺臥坐着姿勢的像片，或喜好穿着寬大黑色的外衣。他體重一百四十一磅。他常穿着一套茶褐色的簡單的軍服，並喜歡戴寬邊帽子。他的兩個眼睛是綠色的，深灰色；深灰，幽陷，刺人而炯炯，並且永不停息的流動着。他的面部表情，他的言語，都從溫和，不邊他的兩個眼睛，一睜開却使人有些生長呢。他現在很康健的。

他海軍得單——常是黎明即起——並辛勤工作至昏暮。他以為從黎明至早飯的時間，是一天中他最寶貴時光。午飯後他常作短時間的午睡，常在留聲機的聲中入睡。他最喜歡的片子是舒德特（Schubert）的「聖母，我祝禱妳」（Ave Maria）；當留聲機片停止時候，他的隔壁的友人儘說知道這入睡了。茶後他要作半小時的祈禱或沉思。他醒來也很早。他喜歡躺着，能在沙發上作所有他該辦那些工作。

他對於飲食很有節制，都有嚴格規定的。他不喝酒不抽煙，甚至於都不用咖啡和茶，多年來他經常的作詳細的日記。（說來日本當今的天皇也偶爾的具有這幾點習慣；他也黎明即起，作日記，不喝酒不吸煙。）很可以說，他的日記曾救出他脫離險地；因在西安事

變時叛軍會閱讀其日記，並其致蔣夫人書信，而得甚深印象，以致驟然改變了他們的態度。

（註一）蔣委員長中西餐都食用，當他節制飲食的時候特別常進用西餐。

他最喜歡的是詩詞山水，最愛的是他的夫人。他的理想中的真正快樂的時候，假使他能是如此良好機會的話，是在晴和的陽光下在四圍山色的鄉村中散步，或舉行戶外的野餐。他散步的時候常背詩句。假設他的朋友總允許陪同他到戶外遊行一日，幾乎能使他作任何事端。他最喜歡的地方是姑嶺，地在近九江的山中，在那裏他有座小房；從抗戰以來他沒有機會再到那裏去了。他的家庭生活很快樂，蔣夫人是他的親愛不可缺少的伴侶；然而他確定的是一位好靜的人，喜歡孤獨寂靜的人。他的密切的外國友人是婚納，一位澳洲新聞記者許多年來即為他的非正式的「顧問」。另一個好朋友是位美國傳教師，喬治，喜芬德（George Shepherd）。喜芬德曾敢告訴他說他的軍隊在江西紀律欠佳，並非難他。後來，他們就變成密友了。

蔣委員長爲人是感覺銳敏而有時是不很容易近人的。他很少與人作社交往來，永不隻身出行。他巡行各省時，常設個公宴招待地方首長，嗣後就不再接見他們了。他並不是所附愉快伴侶的一派人。當一九三八年三月千萬舉國的民衆齊集到他武昌官舍的門前尋求向他慶祝台兒莊勝利時，蔣委員長希望他們各回各家，並沒說一句話。他是不喜歡指衆意識中的民衆——並也不喜歡單個民衆。

但是蔣委員長和蔣夫人接見外賓時，是很彬彬有禮的。蔣夫人首先接待客人，經過一個簡短的寒暄後蔣委員長就進來了，茶也隨之端上來了。常常蔣先生停留在客廳裏半個鐘頭就出去了；還由蔣夫人繼續陪同客人說話。他同外賓說話時由蔣夫人給翻譯，因爲他懂通的外國語是日文；不過筆者以爲他了解英語的程度要比他自己承認的限度高些。蔣夫人翻譯得如此其流暢，幾使人難於決定誰是在講話。夫人（在中國各處都簡單地稱爲夫人）對於他的心意如此其透徹，以致在翻譯的時候常常沒有停頓或間斷。蔣委員長不是個浪費時間者。當他到某處時，他先向主人表示歡迎，馬上就請客者就座飲

局情勢」說「一兩」句話。筆者就了解到的以對。他說話的聲音很動聽，有時他的話爲極尖銳的聲音所隔斷。他正式接見新聞記者的時候很少；筆者是從抗戰後他曾與長時間談話的第一個外人。談話結束後，他送給筆者一份中文譯的書面問答，並當面揮毫簽上他的名字。

有時他的警衛很森嚴——例如，他的汽車上的窗子是裝着一吋厚的避彈玻璃——但有一次筆者證明，說他沒有堅強的武裝護衛就不出門，說他本不在羣衆中出現的一些傳說是不確實的。筆者同筆者的夫人，離開他的公館，去拜訪孔院長於中國銀行大廈。地址在漢口江邊，風景彷彿類似太陽士河畔。蔣委員長正在這裏步行，看來的確是獨自步行，他是剛從孔院長那裏歸來。他在羣衆裏走一點也不惹人注意，所以他看着我們而我們還沒看着他呢，他停下了並招呼我們。當他向碼頭整然的走過去時，我們看到有些衛士跟隨在他的後面，但有二十呎遠。沒有人能知道蔣委員長就在這人羣裏呢。

蔣委員長的騎選衛隊的正式隊長是司汀尼斯上尉（Walter F. Stenner），他是位具

有殘廢的德國軍官。他在看特勤登台前是位有名的突擊隊隊員，並曾有一次他爲反對戈培爾而暴動。後來他又同希特勒衝突起來了，被下獄多時，輾轉的來到中國。他是一位燈籠的軍官。蔣委員長自用飛機——道格拉斯式的——的駕駛者是美人李仁得（Royal Looma）。李納得曾是張學良的司機者。蔣委員長喜歡坐飛機。

蔣委員長的名字很多，他姓蔣，小時候名子叫「瑞泰」；中國的兒童通常是有他暫時小名的，長大後若願意更換就換掉——這是個很有意義的習慣！蔣委員長到成人年齡後，決定自己名子要叫「介石」。英文譯名，慣用「介石」二字之廣東發音。

當他成名後，他又採用另外一個「正式」名子（許多中國人如此），曰「蔣中正」，是「中庸正義」的意思；但仍不像若干中國人那樣的連原姓都廢掉了。他採用「中」字很明顯的是想藉以指引自己走上中庸之道的。舉凡佈告的署名，公式上的簽字，甚至在書籍上，都是用「蔣中正」三字。

在談話裏，他常被稱爲委員長或總司令。在黨裏，據蔣夫人所說，他被稱爲「蔣先

生」；許多舊日的軍官又稱他爲「老蔣」。他會訓練過的黃埔軍官畢業的軍官們，是他的無窮的力之源泉，他們團結成個很堅固的派系，形成他的軍隊的核心。有時他被呼爲「老蔣」，乃極密切之稱。蔣夫人經常的呼他爲「介」；端納不耐稱呼 Generalissimo 的全稱，而僅稱「Jissimo」。

蔣委員長曾數任行政院院長，便是中國政府的首務，雖然他現在不是行政院長了；他曾一度任國民政府的主席，中國的國家元首，但現在他已不是了。他的主要職務，像他的主要嗜好一樣，永遠的屬於軍事方面；從一九二六年起，除有一度短期間隔外，他就作陸海空軍總司令，作各軍軍機關和委員會的主官。一九三八年三月他充任國民黨的總裁，這個位置僅手創國民黨的孫中山先生會擔任過。這個位置的重要性超過表面的聲勢，因爲這是蔣委員長第一次充任黨政軍各方面的領袖。換言之，國民黨與國家合而爲一了。

蔣委員長，除讀書外，別無嗜好或消遣。他不好運動，惟好讀書，特別好讀中國歷史。他最喜歡的一章書是：

「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關於蔣委員長許多性格之中，首先而特別應當提及的是他的剛毅不撓的精神。這位中國的標準模範軍人是相當嚴格的。他是不用圓通的辦法的。任何八他要讀過蔣委員長的西安半月記就會知道了作者言之非妄。

他是機警，緻密，和精於談算的，但可不過於使用這些天才，另一方面，他的身體的與道德的勇氣是很充沛的。他不止一次表示是不懼怕死的。

另外一個特質，也是他的所以成功的要素，是他特別對於國家的責任的觀念。他不斷的加重說明紀律的意義，他以為在上者必須對下級僚屬的行爲負責。所以在西安事變時，他還以為叛軍的行爲是要他負責的。

很使人驚佩的，他能利用他的敵人。他有法子能使他的敵人爲他效力。他能夠雍容大度的寬恕他的僚屬們加予他的譴責，甚至就是他們企圖要背叛他也被寬恕着。他寬恕他們

——可不忘記他們。他所以要寬恕他們的，不僅因爲在動盪的中國政局下，他要估計他的敵人或者將來可變爲有用之才，也是由於他的不可多得道德態度使然；蔣委員長覺得他自己是對的，也願意等待旁人也都覺悟到他們自己的錯誤，承認他是對的，然後來到他面前表示悔過。他願意任何人，甚至於他所不喜歡的人，都依附著他。他如此自許着他相信他能夠轉變任何人，或任何行將拂逆的事。所以有許多軍閥政客們，在背叛了他以後，還蒙優容，付以鉅款，使他們到海外去「恢復健康」。(註二)

(註二)例如在一九三五年廣東陳濟棠首率兵反蔣，曾發動個反X的「討伐軍」，然而由於廣東空軍飛到中央政府這方面來的影響，亂事很快的被救平了。陳氏亡命到廣東程界裏，一隻英國砲艦把他接到香港。蔣委員長怎麼辦呢？他開始磋商，對這位叛將不予責罰，僅請他好好的出洋。蔣委員長知道陳濟棠有錢，當抗戰軍興，蔣委員長從陳氏那裏擠出來幾百萬圓錢用以充實國庫。然而這一件事也留下個不幸的結果。陳氏去後隨分是處境的一部分，蔣委員長曾同意指定人口口爲廣東軍事領袖。若沒有廣東軍事蔣委員長決不能把這位置給他的，而這位口口約先生對於後日廣州論陷要負一個責任的。

他的另外一個性格是無限的忍耐力。他是徐圖發展的。一九三四年春他在駐滬軍官學校作過三次講演，在今天都變成驚人的讀物了——事實上也就是這驚人讀物過去曾被惡意的批評爲虛偽的不兌現的言論呵。這三個講演當在當時曾被保持秘密，現在已經公開出版了。在講演的當時，多責難蔣委員長屬屬於日本的進攻與要求之前。說他丟掉了東北；丟掉了熱河；坐視日人向華北伸張勢力；坐視內蒙古被威脅；而他多年來抱持不關痛癢的態度，不抵抗，不談抗日，並且縱容從事抗日的人。他的許多親信將領爲他的懦弱態度，親日政策，與從事內戰而表示心灰意沮。然而蔣委員長依然無所作爲。後來一九三七年的戰爭爆發了，蔣委員長纔奮起抗戰。可是那三篇講演辭諷刺他在一九三四年說說諄諄告誡他的親信將領說他們必須打日本；他說日本是最惡毒不可避免的仇敵；他激勵他們準備必定來臨的抗日戰爭而奮鬥；他以全部心肝致意於一點——必須爭取勝利。這種顯然的矛盾怎樣解釋呢？祇可假定蔣委員長深知從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六年之間，中國的勝利抵抗是不可能的；在任何犧牲下中國也必須滿足安定日本，一直到中國準備好了，找到能戰勝日

本的機會爲止；在任何犧牲下，在任何喪失尊嚴的條件下，中國也必須使日本不進攻中國，一直到最後一刻爲止，到最後一刻中國就有戰勝的把握了。

這三個講演辭說明蔣委員長把握住了歷史的動向，洞悉中日兩國的情形，和深厚的愛國情緒。蔣委員長公開發表的文章很少；這三個講演辭的確是極爲重要的國家文件。

蔣委員長的幽默感，可以說是少有的。他不常笑。有次在西安，在很嚴重的時期，端納從口袋裏掏出一副紙牌，向委員長說，「來我們玩玩紙牌吧！」（有時端納同蔣夫人在一起玩牌或打高爾夫球。）蔣委員長爲之一驚，以致放聲大笑。有次他和端納同車到浙江去。端納突然的說，「天哪，那個混帳東西把英文的指路牌給拿走了！」蔣委員長蹙額而笑，端納反莫明其妙。其實正是蔣委員長命令把英文指路牌撤去的。蔣委員長喜歡搜集蘇格蘭的笑話，他常引用這些笑話來說端納。

有時幽默得過火些。有次端納說：「你應當把漢奸和盜賊統統的殺光。」

蔣委員長嘆息道：「不幸我沒有充足的軍火呵。」

對金錢的態度

蔣委員長每月薪金是一千圓（中國幣）。沒人相信他的私產怎樣多；至於老宋家的財產那是另回事；宋家是中國最大富翁之一。蔣委員長和蔣夫人用不着多少錢，也不用花多少錢。當然他們的生活也不像勞工，然而他們確是很崇尚儉樸。

蔣委員長在他的故鄉溪口有一所房，在奉化附近的山上有所簡單的別墅。他的上海法租界的住房是很樸素的。他的牯嶺上的小房，他最喜愛的了，但却是從教會租來的。在南京政府給他修蓋了一所官邸，有如美國的白宮，但是蔣委員長却同蔣夫人在軍校附近所借來的一所平房裏。

中國人是不好顯露財富的。最好的房子通常也是弄個不甚雅觀的外表；這也是保護色的一種。南京有位大官在戰前會購置一部乳白色的汽車；他趕緊把它漆成黑色了——為防晝匪對他的注意。……在另一方面，中國人——最敏銳的人民——對於這成功的將軍必須擁

有雄厚的私產，不然他們就沒法給部隊發餉。金錢和政治勢力的關係常得密切——其實說來這現象在世界各國也都如此。

蔣委員長很善於利用金錢的。戰爭初起時他發明一種傷兵撫卹制度，這在軍事史上是空前的；他付給傷兵以卹金。在中國每名由作戰而受傷的士兵都得十圓錢撫卹金，這對士兵比給他們袖子上加一條金線還滿意。中下級軍官可得三十圓至五十圓，將官則可得一百圓。這種制度的成功馬上就顯示出來了。

對宗教的態度

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三日那天，蔣委員長受基督教的洗禮了。洗禮是由上海江牧師（Rev. N. J. Kiang）在宋家給執行的。宋氏全家都是熱心的基督教徒，蔣委員長的信基督教便是大部受蔣夫人的影響。當年蔣委員長向蔣夫人求愛的時候，他的求婚起先曾被拒絕了，因為他不是基督教徒，宋老太太要求他信仰基督教；一貫很倔強的蔣委員長當時說，

不要總他僅爲了結婚的可能性而就信仰一個新的宗教。宋老太太對他這句話很有些介意；後來蔣委員長又承認說，假設婚禮舉行了，他一定要拿一個長時間來刻苦的研究基督教，假設能對它有信仰以後他再正式作基督教徒。

他皈依爲基督教徒一事，並不像我們想像那樣嚴重。有人以爲這正像羅斯福驟然轉變爲佛教徒或如希特勒之突然歸化爲猶太教徒，這是不很正確的，因爲如前文所述中國人是不大注意宗教異同之門戶的。

據說蔣委員長是基督教的一個忠實熱烈信徒。他同蔣夫人每早晨起來第一件就是祈禱；每飯前必祝禱感謝上帝，更相當嚴格遵守禮拜日的禮節。在蔣委員長講演裏常不斷的提及耶穌；他在一九三八年有次重要廣播演說選「我們爲什麼要信耶穌」爲題。當他在西安蒙難時，他把他自己投送到主的懷抱裏，並從耶穌祈求新的力量；當蔣夫人到西安看他的時，他第一句觸動中懷的話就是引證聖經上所說的「事和奉要作伴新舊的事體，就是他愛一個女人保護一個男人。」（註三）

不過，蔣委員長像許多良善中國人一樣，還敬祀他的祖先。這裏發生一箇很有興趣的禱學上的問題，因為嚴格的說一個純正的基督教徒，他必須相信人死經過地獄中火的洗禮後就得超脫的，就不能再相信他的祖先宛然如生的來享受後世子孫的祈禱與祀奉。但是中國人的敬祖並不含有地獄，滌罪所，或一些罪惡意識在內，這也是中國人民所以老是那樣快樂無憂的一個理由。

教師式的領袖

在漢口，或任何蔣委員長所領導的政府所在地，每個禮拜一的早晨都要舉行個莊嚴的典禮。即此也可以銳利的透視出他的性格了。

大約有六百人下了揚子江的輪渡，敏捷的走向委員長行營附近的大禮堂，魚貫而入，鵠立以候。他們不必等候多久。蔣委員長是能守時刻的。他到了，踏上講台。軍樂隊奏起

(註三)這是見於美國出版的蔣委員長與蔣夫人合著的「蔣介石將軍」的小冊子中。

樂來，聽衆聚會精神的站着。

樂停了，大殿堂中每個人都脫帽向孫中山先生——手創中華民國的人——禮儀着三鞠躬禮。一——二——三。鞠躬禮行得整齊而確實。官長們復帽。於是蔣委員長恭讀孫中山先生的遺囑，他讀一句，聽衆俯聲朗誦一句。這恰像祈禱會和讚禮會一樣。

蔣委員長於全體默念三分鐘後開始演講，一講至少是一個鐘頭或兩個鐘頭以上。他開講軍事情形，歸勉文武官員要更進一步的努力，斥責懶惰者，指摘一切弊端，並給以精神訓話。最近一次蔣高國遠這樣一個題目，就是不領好的士兵應當訓練成好的軍官，而好的軍官也必須訓練成好的兵士。在整個講演中，聽衆們——包括有政府要員，甚至於各院部長——必須肅然而立。話說完了，蔣委員長並不說謝謝以再見一類話，僅僅捷的說聲：「完了！」

蔣委員長的一生

「我們不日亡，沒有國家能亡我們。」

——蔣委員長——

蔣委員長在一八八七年生於浙江省奉化縣溪口村。該處居民大部是漁民，商人之類，多少世代來他們就在外人勢力的觀視下。蔣委員長的家庭雖不甚富庶，可也不至於怎樣特別貧苦。他的母親，徽希特登、斯達林·凱末爾的母親一樣，是極着人注意的一位女人；至於他父親，在他幼年時即去世了，所以關於他父親的記載很少。蔣父生有五子，蔣公居長。他的家庭在很困難條件下送他入學讀書，當時尚未大露頭角。在一九〇七年他的髮辮就落掉了——這也是他處於「現代化」的象徵。

他大約在十九歲的時候，便去日本預備造詣成個軍官。因為他沒有滿清政府所正式介紹書，日本軍官學校不能進入校；於是他回國了，在北平附近的保定軍官學校入學。嗣後他又赴聞日拿，入日本士官學校。他曾在日本軍隊中服務七年；彷彿就像許多偉大的法

國革命者，曾作過德國的軍官，曾受過德國的訓練一樣。在日本他曾得到一種影響，這一影響注定了他的一生奮鬥途徑。他曾遇到一個人，這人比任何日本軍官都重要。他遇到了孫中山先生。

這件事是發生於一九〇九年，他已有二十二歲了。當時孫中山先生正流亡海外。少年的蔣先生深受中國民族主義的薰陶，自後他又留居日本兩年多，但他即時加入了同盟會——中國國民黨的前身，當時愛國志士們的秘密團體。在一九一一年滿清被顛覆了，中華民國誕生了，蔣委員長搭輪返國參加革命，縱然須因此而正式離脫日本軍隊，亦所不惜。（註四）他曾依照規章把軍服和軍刀繳回——可是由郵局寄回的！

從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六年，五年之間蔣公會參加各個小規模的革命戰爭。有次他的一團士兵曾救了孫中山先生的性命；於此人家都知道他是一個忠直機敏的軍官。他是孫中

（註四）在以後幾年中他至少又去日本兩次，要記得在那時候中國的學生、知識份子，和革命黨人是常

去日本的。日本戰勝了帝國，中國人談話為日本是爭脫西方統治的亞洲救世主。

由先生的忠實僚屬，可是一九一七年他突然脫離了軍隊而從事商業。這也是一種遠見。他的情形變與一週會決定從事政治活動的美國少年的情形相彷彿；他深知欲使政治事業成功必然先有錢，又有大量的金錢。他曾開始設法賺錢。最初他在交易所裏當書記。他的爲人一定是很被人注意的，他曾爲兩位有錢和有地位的人所「賞識」，這兩位也就是後來對他大有幫助的人。一位是陳其美，他提議蔣委員長加入祕密工作團體，專熱心於民族主義，陳氏後來被刺身死了；另一位是張靜江，他是一位富商，他曾幫助蔣委員長經營財產。

一九二一年蔣委員長又奔忙於軍事政治大業；這便表示他是位革命者。有次他在軍艦上會過了五十六日的的生活，同孫中山先生商談大計；在一九二三年，孫中山先生派遣他到莫斯科，他在那裏作了六個月的聯絡軍官；這是蘇聯與中國民族革命發生聯系的第一期。在莫斯科，他除見到許多人士外，更見到了托洛茨基。在蔣委員長的正式傳記裏曾記有托洛茨基氏向他談過的幾句忠告：「忍耐與行動是革命政黨的兩個因素，並且兩者是互相爲用的。」次年蔣委員長歸來中國，就任新近政組後的廣東黃埔軍官學校第一任校長。在蘇

的許多顧問中有加倫將軍。一九二五年蔣委員長被選爲中國國民黨中常會主席，孫中山先生死後，他繼任國民軍總司令職。

蔣委員長是很平易近人的。例如，甘奈特 (Lewis Gannett) 在一九二六年會見蔣委員長時有下列一段記載：

在廣東有次我去拜訪蔣委員長，在一個不甚注目的兩層近代樓房的門口遞上了名片；關者讀一讀名片然後悄悄的向樓上一指。在樓梯的上口我遇到一位儀容溫雅的少年穿着不帶階級的軍服。

『蔣介石將軍在那裏？』我用簡單的英語問。

『是的，蔣介石。』少年回答着。

『蔣介石在那裏，在那裏？』我有些莫明其妙，所以重複的問。

少年指着一個臥室；我走進去坐下了。不久陳樹人——以前利澤 (Lizé) 大學的學生進來並且說方維立副團長少年軍官就是蔣總司令。這是他的簡報臥室；也是他的辦公

屋……蔣總司令什麼也沒吃，並且以白開水替代茶。

（原文見紐約民族週刊社出版的少年中國第二八頁）

在這時，蔣委員長和甘奈特說，他要統一全中國，這個願望在當時看來似乎是個不能實現的幻夢；他又說，他想起消不平等條約（同外國訂的）和「使中國自由」。他曾說，「這並不怎困難；在一年兩年最多不過三年，就可以辦到。」不幸後來有許多事情發生使蔣委員長離開這一路線，許多事情中包括一個近代史裏的許多劃階段事件的一個。蔣委員長或者已統一中國——但已不是由於他當初所想擬的那樣方式了。同時也沒能把外國勢力逐出中國。

在一九二六年蔣委員長驚人的偉業開始了，這是個世界上任何人任何角落所有的驚天動地的偉業之一。他開始以武力來完成統一中國的偉大無際的事業。應該認爲：在當時國民黨的勢力僅僅促在中國極南部的一隅；在上海的民族革命戰士們都被目爲一羣烏合之衆的共產黨員而已；那時蔣委員長的被認爲不足輕重的「X X黨徒」，連孫中山先生也被詆爲

不合實際的幻想者。事實上可確有許多力量在支持蔣委員長的北伐大業，這一巨業是要使全世界震驚不置的。當時的中國是很腐敗和黑暗。軍閥們不停息的在混戰中。所以北伐軍隊沒遭遇着如何頑強抵抗。蔣委員長也就沒遭遇着任何大的障礙。雖然如此；他的成就是很足昭垂了。他用軍隊來作戰；他也用金錢來作戰。他的軍隊（他本人有時是在後方的）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佔領武昌；一九二七年二月佔領杭州；一九二七年三月佔領上海和南京；一九二八年七月佔領北平，北伐之役是中國現代史的胚基事件之一。蔣委員長使中國大陸變成個國家——現在總算是實現了。

自從，一件極端反常的事而發生了，他既經把中國統一為一個固定的現代形體之後，又致功敗垂成。他在戰勝攻取之後，又告失敗。勝利他是獲得了，但未獲得勝利的果實。原來十年之久的內戰開始了。爲什麼呢？

★
★
★
★
★

要瞭解這一點我們必須把正文停一停，來從事另一種工作——在本書中是常要這樣作

的；就是，檢討問題的背景。

孫中山先是在近代世界偉人之一，然而他僅僅成了一個預言者，在他的革命大業未完成的以前他便溘然長逝了。（註五）他沒成一個實行家。然而，他的識見是很遠大的；他手創國民黨作為落後的中國的革命近代工具，在歷史上，可以說，堪與發明回教的摩罕默德相比擬。（的確，蔣委員長可以說與回教中的開里夫·奧瑪（Kaliph Omar）相當。）讓我們佔用一節的空閒來簡敘一下孫中山先生的生平史蹟。

孫中山先生在一八六七年誕生於中國南部的澳門附近，幼鰥貧苦。他是基督教徒，在一八九四年從香港新式醫科學校畢業；並且在該校第一個醫科博士。他曾在國內國外花費二十年的時間從事革命，他創造了國民黨。有一次他在倫敦街上被滿清代理人所捕獲，當時對他的贖願會贖費十萬金磅。像馬薩里（Marsy）杜克第一任總統一樣，當最後革命爆發的時候，他並沒有在他的祖國裏；在一九一二年他由英倫返國就任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

（註五）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在北平患腦病逝世。

德傳馬薩里於捷克建國後由華盛頓返回布拉格一樣。

中國人民並不是神祕性的民族，但對於孫中山先生的虔誠崇拜，却不淺於世界上崇拜任何偉人的虔誠，或者僅次於孔子。（中國人民對蔣委員長尙不能說是崇拜，祇能說是尊敬或敬畏；或者要待委員長身後，纔能達到對他崇拜的程度。）中山先生的陵寢是一個國家的紀念建築物；在中國，各處公園與街道常以『中山』二字命名。當他逝世後他的名子從「中國名人傳」(Who's Who in China)一書中被撤掉了的時候，有許多抗議向該書主撰者波威打(Mr. J. B. Powell)提出，請把孫中山先生的名子重新插進去；所以在中國名人傳裏祇有他是個唯一的已逝逝世的人。孫夫人——蔣夫人的姊妹——現在對於中國一切問題依然具有很強烈的精神上的號召力。

在一九二一年孫中山先生宣布他的三民主義，至少在理論上這依然是中國政治行動的主要綱領。三民主義(一)民族主義(二)民權主義(三)民生主義。依照三民主義孫中山先生認為中國必須由於取消外國租界和治外法權使中國達到民族統一和獨立；由於建立民主

原則，實行議會自由選舉，使國家準備完成自治；由於社會改革，經濟發展，和財富的再分配，使千百萬貧困人民大衆得到生活的保障。孫中山先生功績的偉大可以從這一事實證明出來，就是直到他發明民權主義以前在中國文字裏從未見過「民權」的字樣。孫中山先生說革命須由三個階段完成，首先是軍政時期，其次是訓政時期，最末是憲政時期。中國已決定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召集國民代表大會通過憲法開始憲政時期——但是由於抗戰爆發遂形擱淺。孫中山先生深知現代的中國都需要些什麼。他曾說過（好像列寧在蘇聯談到電氣化問題一樣）中國在首先沒有十萬哩鐵路，其次沒有一百萬哩公路以前，是不會富強的。

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孫中山先生需要外援——急切的需要外援。西方列強對於他的革命奮鬥分毫不加援助——實在說來，革命是他們所極端反對的。若英若法對民族運動是不太友誼的，因為民族運動會消滅他們利權的。他們不希望中國富強；他們不希望中國統一。於是孫中山先生遂轉而聯蘇。派遣蔣委員長去莫斯科，同蘇聯派來中國的第一個特使越飛簽訂一個條約。孫越聯合發表了一個重要協定，原文如下：

孫中山先生以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的情況。此項見解，越飛完全同感，越飛並且以爲中國最要最急的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業越飛並預告孫中山先生，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爲依賴也。（按係以中國國民黨宣言集中「與越飛聯合宣言」中之文字爲準，與著者原文略有出入——譯者）

論此蘇聯的政治顧問，如鮑羅廷等紛來廣東；應當着重指出的，雖然國民黨永遠也沒有變成共產組織，不過蘇聯的勢力確在國民黨裏滋長着。一九二七年蔣委員長攻下漢口，在鮑羅廷與共產黨的影響下組織政府，雖然這一政府並非「共產主義」政府。但中國式的共產主義大都如土地改革等法案，確會通過國民黨左翼的贊助推動，使千萬沒有土地的農民歡欣鼓舞。國民黨的分裂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國民黨右翼的人士，強調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中的第一項民族主義，越來越覺得和左翼大相逕庭，因爲左翼人士強調三民主義的

第三項、社會平等。裂痕在加寬着：分裂是不可挽回了；內戰於此開始了。漢口的左翼政府被推翻了（一九二七）。蔣委員長在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

雖在十年內戰期間蔣委員長的成就還是很偉大的。他乘着飛機幾乎飛遍了中國各地，（註六）一度有二十二個省份都表示擁護蔣委員長，他成爲最近中國史上的空前領袖。他聘請許多很有能幹的外國顧問：如甘米爾教授（Professor Kammerer Of Princeton）和李滋羅斯（Sir Frederick Loth Ross）幫助把中國金融整理好；他計劃着在南京造成個壯麗都市。他建築很多公路，組織合作社以救濟饑荒。他着手禁絕鴉片，並在蔣夫人的倡導下創行有名的「新生活運動」。他建立國防軍，這是前所未聞的，「並造成尊重軍人的風尚。」

（註六）有次較長的旅行是出於偶然的；在一九三四年蔣委員長在洛陽：這前曾說在三個星期以後，他要以到古都西安，蔣委員長從沒到過西安，這西安後備受熱烈歡迎。這粉又是聽到甘肅省會蘭州，這是一個有危險的荒涼的不甚著名的地方。蔣委員長同意了，他們還鼓的向前進行，幾乎蓋遍了中國西面。

要的他灌輸給全國以現代的政治意識，築成國民精神上的堡壘。

他是太成功了。至少日本人是這樣想。他前進得太快了。所以日本纔發動武裝進攻。

蔣委員長的家庭

蔣委員長在十五歲那年，在奉天娶滿清毛氏女。這個婚姻是由他的家庭總辦包辦的，在一九二一年他同毛夫人離婚了。在抗戰爆發前毛夫人寄居蘇州，直到戰事爆發後，纔移回奉化。毛夫人生有一個兒子，名經國，現約三十歲。

離婚後，蔣委員長在廣東遇着宋美齡，並且深深的陷於愛海中。她纔國不構的追求她好幾年，但纔曾表示拒絕，理由是她『不感興趣』；她的家裏也反對這一婚姻。然而蔣委員長仍然是傾而不合的追求着。他有時因此而拋掉了戰爭，間斷了××；僕僕於廣東，漢口，上海間；他是一位陶醉於戀愛的人了。

在一九三七年，孔夫人——蔣夫人的長姊——邀集了一小批新聞記者，她們想惹氣的

蔣委員長也在座。她介紹了蔣委員長以後，說，「這位將軍行將和我的妹妹結婚了。」接著就是一陣騷動和驚訝。婚禮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舉行的。起初先在來家舉行過宗教婚禮，由一位青年會的幹事給證婚，然後在上海大飯店裏聚集了一千多來賓舉行個體大的慶祝儀式，據說，這次婚禮蔣委員長花了五萬元美金。在孫中山先生的遺像上面懸掛着黨國旗，並且含有政治上結合的重要意義。儀禮過後蔣委員長發表演說，「我們結婚後，革命的工作一定要有更大的開展，因為自此以後我能心平意靜的負荷起偉大的革命責任。」

據說蔣委員長今日愛蔣夫人之情，和在他求愛的時期一樣。這是他的血液的一部；他的不可須臾離開的朋友，伴侶和顧問。她們沒有小孩。蔣委員長在西安當他以為他第二天就要有生命危險的時候寄給蔣夫人最後一封信，信中曾用盡身處外的語氣寫着：

現在假設必要的話，我已經決心為我的國家而犧牲了；請你不要為我而難過。我永不能作使我的妻子無面見人或不配作孫中山先生信徒的任何事。我為了革命而生，我也願意為革命而死。我將還給我父母以清白無玷之軀體。至於家山事務，我沒有可說的，祇希望

妳能親我的兩個兒子猶如你自己的一般以安慰我就夠了。

（見蔣夫人西安回憶錄第一五六頁）

蔣經國會離開他父親十年。他是個共產黨員，當中國內戰開始的時期到蘇聯去留學，後來就在蘇聯當工程師。一九三七年，民族統一戰線成立後，蔣經國便由蘇返國，帶來一位俄國太太和一個男孩。現任江西省保安司令。

蔣委員長的另一個兒子，緯國，是養子。他的生身的父親，一位國民黨員的政治家，請求蔣委員長照顧緯國像他自己孩子一樣。據說緯國的母親是日本女人。他現年約二十歲，現在德國——是柏林大學的學生，還是軍官訓練學校的見習員。

關於蔣夫人自己——以及她的顯赫的家庭——我們等到下章裏再講。

團結與力量

筆者曾經把蔣委員長的力量的源泉寫過很多。最主要的還是他已經成爲中國統一的鐵

記。共產黨員也擁護他；他們知道他是不可缺少的，沒有任何人能夠把中國牽連在一起，所以也擁護他爭取抗戰勝利。蔣委員長是統一與抗日的數一，人格表現和水門汀。日本也熟知這一點；他們已宣布過假說他們得到蔣委員長必將予以殺害；他們幾乎不惜一切犧牲，甚至於割讓出大部土地，以求消除蔣委員長而甘心。

從紀元前三世紀萬里長城修築以來，蔣委員長或者可以說是中國最偉大的人物了。現在他正在建築他所能建築的另一座萬里長城——把日本逐出這座長城以外，使中國得到真實的發展，使中國屬於中國人的。他的朋友們說蔣委員長現在比當初他們認識他的時候更快樂些，更鎮定些，更具信心些了。理由是不難想像到的，因為現在他是正在抵抗外來的侵略呵。

第二二章 宋氏家庭

「舊瓶装新酒並不是一件容易工作……我常常以百分之百的努力做得百分之十的效果。」

——蔣夫人——

像今日宋家的聲勢在歷史上不但空前也勢將絕後，雖然在中國的古時曾有婦女參與政治的前例。在中國婦女參加政治運動是起始於紀元前一千五百五十年；然而仍然沒有一個女人能比上今日諸位宋氏的地位。宋氏家庭的淵源不甚清晰；蔣位宋氏姊妹是不是知道她們遠祖的名子也頗成問題。正式的記載雖然都很直接的材料仍然是互相矛盾的。中國名人傳上載着孔夫人是「馳名商界的已故的K. T. 宋夫婦」的長女公子，但在孫夫人的傳記裏她的父親的名子又縮寫爲「C. T.」。蔣夫人說她的父親是「廣東人她母親是江蘇人」，但在其他

範戴裏說他們的家庭原始在海南島，在安南附近的一個島上。

這位父親，自稱為宋查禮(Charles Jones "Charlie" Soong)，是在一八七九年(十一)降者)當他還在兒童時移居美國的。(註一)雖然各方所述均有不同，但是宋氏家庭原不索封。宋父在美國有許多朋友，所以能得奮鬥着在美國就學，後來進入萬德畢爾特大學(Durham University)。他虔誠的信奉基督教，於是變成堅固的美以美教徒。他回國後一面作英文教員一面作傳教師，在上海協助組成第一個青年會，後來改行印製與出售聖經以為生。大約有五十歲的光景纔同一位倪(N)女士結婚，倪女士也是一位高度信仰美以美教的教徒。宋查禮和宋夫人現在全都死去了。但是他們確趕上飄眼看見他們家庭可驚的繁榮昌盛的景象了。

他們共生了六個兒女。長女，喬露，生於一八八八年，就是現在的孔夫人。在一八九

(註一)有一說是這樣：他是諾曼，被一位快結的船長給搶去帶到美國，所以他就跟着這位船長姓來

○年生次女麗齡，同孫中山先生結婚。三女美齡生於一八九八，就是現在的蔣夫人。還有三個兒子，長男子文，次子良，再次子安。兄弟姊妹六人都宗教的氛圍中長成，在美國就學以前都會入過中國的教會學校，並且全都——最重要的——從兒童時期就與中國革命發生聯繫。

孔夫人和孔氏家庭

孔夫人在宋氏兄弟姊妹中是最了不起的人物；實際也是位世界上了不起的女人。她是位意志堅強，具有極大才能，強烈的權力慾，機警，和有大志的女人，她是中國有力人物之一。若說他完全控制她的丈夫——行政院長——未免言之過當；但是很明顯的她對於她丈夫確具有很深大的影響。對於理財頗有興趣。她是第一流財政家，雅好經營與企業，她的機警，她的理財才幹，對於宋家的財富是有極大的貢獻。

孔夫人和孫夫人一樣，都曾在佐治亞洲 (Georgia) 的麥根 (Macon) 的威斯里安大

學 (Wesleyan College) 讀書。她回國後，參加革命，作孫中山先生的秘書。據說，孫中山先生最先曾向孔夫人而不是向孫夫人求愛，但後來她可同孔院長結婚了。孔夫人遇孔院長於赴日旅途中，孔院長當時在日本當東京青年會的幹事。孔夫人也是蔣委員長的好友。孔氏夫婦共生子女四人。

所有中國人都敬重他們的祖先，而健壯、和藹、和態度堅強的孔院長，也深深倍重到人人所敬重的祖先——孔子——的蔭庇。他是孔子一脈相傳下來的後裔，從孔夫子到現在已經傳到七十五世了。但是，孔博士可是一位基督徒。他曾就學於耶魯大學 (Yale)。他在中國革命巨浪中充任艱鉅者二十年，現在是以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

當筆者拜謁孔博士的時候，覺得他比較過去在意識上有些沈默點了。他很希望中國能統一，寧靜，發揚光大，保持固有文化的悠久傳統，不受新時代壓力的影響。似乎是相當守舊的。他談話中表示希望恢復中國固有高尚文化，說中國應當在宗祖觀念的統治之下。他一點沒有他內弟宋子文所強辯的現代精神。在一九三七年，他曾代表中國到倫敦參加

英皇喬治第六的加冕禮，在抗戰一開始他會遍歷歐洲各方談判借款。

宋氏姊妹中——除掉蔣夫人曾任航委會秘書外——沒有公開參加政治的。孔氏夫婦對蔣委員長是很重要的，他們知道，蔣委員長也自知。固然因為他們掌握着國家財政大權，另外還因為他們是非常有錢可資借重。當蔣委員長用錢的時候——自然是爲着政治目的而用錢的——他必須得走向孔氏夫婦說。宋子文也很有錢，也曾任過財政部長，但是這二人之間有時是不能十分融洽的。

孔登威 (David Hwang)，是孔院長夫婦的長公子，年二十二歲，現任中央信託局的理事，這是一個國家購買外貨的機關。在戰時，以如此重要地位賦予一個如此年青的人，自然要引起許多的責難。他剛從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傳聞所說，有一次，孔達威被一位稅警給攔住了，這位少年做開玩笑似的從腰裏掏出一隻六輪手槍向稅警射擊。幸而，一個人也沒被傷着。

孔夫人向蔣夫人很接近——但是對他的二妹孫夫人就有些不同了。

令人敬佩的一位婦人

有位偉大的婦人。宋慶齡。她是孫中山先生的孀婦。昔曾是位活躍而具有英雄氣概的人物，現在高尚其志的閉門息居了。假設把孔夫人比擬爲宋家的一隻「老虎」；那麼孫夫人就是一隻羚羊；假設把蔣夫人比擬爲宋家王冠上的燦爛奪目的「鑽石」，那麼孫夫人就是一回事；她是棲隱匿於暗隅的鮮花；是件美麗發光的瓷器；是力量和精神延續的源泉；現在雖然像片陰影可是却有熊熊烈焰在它的背後。無疑的她是宋家頂重要的人物，因爲宋家的一切勢力都是由她這裏發展來的；假設她不和國父孫中山先生結婚，其餘的姊妹兄弟們就不會有現在。

孫夫人是位身材嬌嫩面容美澈灑的婦人，說話聲音是難於形容的那樣動聽。她長的是很美麗的。當筆者拜訪她的時候，特別因爲她已跳出中國政治圈外十年之後，筆者很想從她身上找到些像退位而或者深居的維多利亞皇后的事跡，很想瞻仰一下她的孀居生活和

一類。然而孫夫人，雖然壽命天，儼然像位二十八歲的女郎一般。她的體魄和活潑，像她那樣的嬌娜，和修養適度的體態，會給人一個印象以為她不會是個歷史中的革命人物，而是位正在起始創造事業的少婦。幾乎所有中國人看着都比他們的年齡小；孫夫人也不例外。

她，像孔夫人一樣，在上海的高等學校畢業後，到美國佐治亞州的威斯聖安大學入學。回國後，任孫中山先生的私人秘書，後來就同他結婚了。直到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前她始終是他的親愛伴侶。當國民黨分裂時，孫夫人站在左翼方面，她以為這是紀念中山先生的唯一可能的工作方式；她參加了武漢的政府，脫離了家庭，當武漢政府顛覆後她又遠游到莫斯科去。她在國外留居了許多年，雖然假說她肯要求的話是可以得到任何職位的。她不願身體健康的任何虧喪，惟有從事於她所認為孫中山先生的主張而奮鬥。她放棄了家庭，放棄了財產，放棄了權利。任何婦人都不能比她再能不願犧牲的了。

現在孫夫人是徘徊於中國的政治圖的邊緣上。她現在化名隱居在一個香港僻靜地區的

樓房裏，地點在香港街市的最高處，空了，會見賓客，她的姊妹們到香港的時候，也去拜訪她，但是她們互相間並不如何親熱，不過，她對於他兄弟宋子文的影响是很大的。她是目前國貨救亡運動的鼓吹者，即所謂民族救亡團體的運動，她並且是另個組織的一份子，即堅主對日抗戰到底的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她的朋友們屢次主張給她購置一部汽車，讓她生活的好一點。她都完全表示拒絕了，並且把這所有的一點點的錢都拿出來捐贈給救濟事業。

在多年退休之後，於一九三七年春孫夫人忽然又惹人注目了，當時正值民族救亡團體中的七位分子因為他們的抗日活動在上海被捕。七個政治犯，內中包括一位女犯，被押解到蘇州舉行秘密審判。孫夫人繼而隨着她的朋友們也跑到那裏，在法庭前策動一個陪着坐獄的運動，後來不久七位政治犯也都被開釋了。

一九三八年抗日統一××具體實現了；這使孫夫人發見更容易些。她已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了。雪恩的「人物史」(Vincent Sheen's Personal History)中，曾

擁有一張孫夫人的照片，極爲美麗而態度高貴。

蔣夫人

「曾經創立一千架飛機的空軍的，就是此人嗎？」

——Frances Gunther——

現在我們談談這顆王冠上的金鑽石吧。蔣夫人是宋氏姊妹的最幼者，也是三姊妹中最顯赫和最有聲名者。她雖然容貌比不上孫夫人美，可是非常的好看；奇怪的很，她不宜於照像，她的本人比像片上的她，好看的多了。她也是很時髦的。蔣夫人曾在威力士雷（Wallisley）大學讀書，她比其他兩位姊妹更美國化一些，她給人家的印像好像一位有社會地位有辦事能幹的美國婦人；人們幾乎可以說她好像真正第一流美國婦女會的主席；她是極傲的，悅人的，裝飾很雅素的，言談很動聽的，辦事是有效率率的。像孫夫人一樣，她的手和背都很美，說話聲音極好聽。

必須立刻提出的，蔣夫人並不是中國唯一的最重要和最有權力的人，她也不是四萬五千萬人的無冕的「皇后」。她也不「操縱」着蔣委員長。相反的，她或者是中國的第二位最重要和最有權力的人。她的影響僅次於蔣委員長一人。位居中國偉人中第二位。固然部分的原因是蔣委員長相信她很深，也因為她的意見是很好的。蔣委員長讓她統轄着中國的空軍，不可諱言的就是深信她的原故。但是蔣夫人並不主使蔣委員長，也不決定他的主要大計。蔣委員長的主要大計是由他自己來決定的。她是蔣委員長的一位顧問，一位參議，一位接見外賓和研究對外意見時不可缺少的主要人物，也是蔣委員長甘苦同嘗的伴侶。有次筆者問蔣夫人她對於蔣委員長的勢力有什麼貢獻。（很有趣的她的答復是：「是他對於中國同胞的責任的感覺」。）筆者的夫人笑着，以手指着她，說「真堪敬佩的夫人呵！」蔣夫人對這類的頌詞句心裏很高興，但表面上復力持鎮靜的對這稱讚、敬意和慰藉表示不敢當。

她具有高度的西洋頭腦。這是她的一種力量，而和中國人氣質過於淺重的蔣委員長在一處尤為需要。據納會讚頌蔣夫人說：「她所想的和男人一樣！」（然而，她也是深具女

性本色的；例如她去西安時，營心中多麼上火着急，仍然攜帶着女僕。（她很寵顧及大體，很有設計的預備，她喜歡弄機械工廠和其他；當她最近到香港去，她很羨慕築在危巖上的高牆，她說她希望蔣委員長也能看見和羨慕這樣的建築。）

不過，雖然她行政能力很是驚人，可是她的政治意識似乎不太濃厚。她的朋友們說她把握西安事變的意義比蔣委員長來得更快些，然而她談起共產黨來，不僅顯然表示不高興的態度，而且也奇異的缺乏流暢的瞭解。她的確不瞭解張學良提向蔣委員長的八項主張。更奇怪的她永遠也不讀斯諾(Edgar Snow)所作的「中國紅星」(Red Star Over China)一書，因為她以為該書是偏執一方之詞的，(註二)其實這本書確是關於中國問題的一部有

(註二)蔣夫人最近嗜讀之書是斯圖特·切爾(Stuart Chase)著的「文字的錯謬」(The Tyranny of Words)。她所喜讀的雜誌是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婦女家庭日記。(Ladies Home Journal)家庭園。(Ladies Home Journal)。(Fraser's Life)家庭良言。(Good Housekeeping)生活雜誌。(Harper's Magazine)和論壇。(Forum) 偶爾的她也流覽佛教的現代評論。(Contemporary View)倫敦的「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禮拜六晚報。(Saturday Evening Post) 華盛頓民族報(New York Nation)。

價值的報導的著作。許多人以為——因為她從小時候起就受美國的教育——她是不太「熟悉」中國情形。

她的優點甚多。她的文句寫得雋永而生動。她會寫，「不僅上帝就是其他任何人也都站在強有力者一方面的。」她有句警語值得記載下來，她說許多外國人都以為「在中國男人穿裙子，而女人穿長褲呢。」她的應答是很機敏的。少年將軍張學良因為受了蔣委員長長的責備曾向蔣夫人喃喃不滿。蔣夫人立即回答說：「蔣委員長責備的人就是他寄存厚望的人。」當筆者進謁蔣委員長，他問到希特勒，筆者說我以為希特勒需要一個「消化的過渡時間。」蔣夫人在旁突然的問誰供給「國際的薄荷蘇打」來幫助他的消化呢。

她忠愛祖國和愛蔣委員長的熱情，她的才能，和她的勇氣是毫無懷疑餘地的。她走遍各地方；作過各樣事；她很像羅斯福夫人。當空襲到來後，蔣夫人常驅車到被炸地區，穿着很隨便的衣服，指揮照顧被炸傷的人民。僅有一次她的朋友看見她有些張皇着急了——當有次她乘飛機回漢口，機中的無線電壞了，駕駛員把飛機爬到一萬七千尺高空利用太陽

來辨別方向，冰雪從飛機的螺旋槳後邊飛過來打到飛機的窗子上。

轟的自信力很大，也很正當的。例如，她說西安事變假設有她在場也許就不會發生，的確也許是她說的對。（那次正趕上她有病；蔣委員長未與她在一起長途飛行那是唯一的一次。）

在漢口的軍事家們說蔣夫人對於技術問題的瞭解比蔣委員長來得快。例如，一位顧問報告蔣委員長說某師軍隊不可能在一定時間內到達指定地點，假設若不對蔣委員長的心意的話，他很容易固執成見而不承認這一事實。但蔣夫人立刻就明瞭了——常常是如此的。

她的成就是很偉大的，其支持者如復興鄉區。提倡教授簡單國語的運動，和創行新生活運動。新生活運動大部分是從青年會抄襲來的，在「內戰」時期企圖用這自助和改良以抵制共產黨的宣傳。村民們組織起來了，兒童們受到教育了，教育注重「守秩序，重清潔，習勤儉，和有禮貌」。全中國都舉行禁茶集會，標語口號都是反覆述講着倫理的和衛生的原則，例如「革攤販，結成行列」；「不吐痰地吐痰——清潔可以防止疾病」，和「不

酗酒，不嫖，不賭。」蔣夫人以爲新生活運動是國民黨所曾作過的事件中的最大的事件了。

她給蔣委員長到西安的最後一信是由宋子文帶去的，信中表現出她的許多性格：「假設子文三日內不能回來，我就要親自到陝西去同你共生死。」（蔣委員長讀信至此，記載着「我的眼睛溼了」。）但是蔣夫人並沒等到約定的三天日期滿；她於次日下午爲了蔣委員長而到西安了，蔣委員長的命就隨地自己的生命。

蔣委員長說他對端納祇有一件事不注意——就是端納曾教給蔣夫人發誓。不過誓言可從沒有比溫和的「若不……我就是混蛋」的字樣再嚴重的。

宋子文

諸位宋氏中大概宋子文的特点是最複雜的了。他身體不太高相當肥胖。面頰很光澤，但頭髮却很剛硬；作事有時勇往直前有時又趨趨卻步；性頗豪爽，但又不太能涵養；很勤

齋並且很誠實；很囑強，有時又很消極；極有才幹，並且是中國的最好財政家；很聰明很任意，最近很左傾——宋子文是位代表性格變化最多的人。他曾在哈佛大學讀書，後來又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在哥倫比亞很光榮的獲得經濟博士學位。他不常寫文章，因為他怕自己的見地或有改變，他每逢回想起十年前想要寫出來的東西現在覺得有些洩瀆危懼呢。

直至一九三三年以前，宋子文曾作過九年財政部長。他是官場中貪污廢化的真正敵人，他像拿着一個掃帚跑上戰場，以廓清一切貪污廢化。他的功績是很出類拔萃的；他把中國的財政奠定下西洋化的基礎，施行預算制度，取消國內病民的苛捐雜稅如釐金等語甚至能從韓復榘那些軍閥手裏提出稅收，建立中央銀行，統一幣制。他離開財政部長職務的主要原因，是蔣委員長不同意他的財政緊縮政策；他總想削減軍費，這也是蔣委員長所反對的。宋子文激烈反對政府過去的對日妥協政策。

的確在所有中國政治家，宋子文是貫徹反日主張最具光榮記錄的一人。他曾使他自己的稅警團參加一九三二年的上海之戰；他們全被殲滅了。據說在一九三七年中國決心抵

抗日本的時候，各將領們曾在宋子文家裏舉行第一次聯席會議。日本人非常佩服宋子文，特別因為他一變而為抗日統一戰線的主要台柱。

不是所有中國人個個都愛戴宋子文。但是在中國沒有人不尊重他的。

✱ ✱ ✱ ✱ ✱

宋子良，宋子文的二弟，像他父親一樣，曾入美國萬德華爾特大學讀書。他是一位很幸運的少年，直至抗戰以前他對於政治尚不聞問呢：在抗戰開始後他掌管着從廣東至國外間的關於戰時資源和補給的運輸大權，官銜是西南運輸局局長，是個很重要的位置。他還在青浦儲蓄委員會供職，也是中央銀行的董事。關於宋子安，宋子文的小弟，知道的甚少。他是哈佛大學裏的高材生，一度曾為國務總局的局長。

宋子文現在是中國航空委員會的代理委員長，他常說他自己是比較窮的，雖然宋家的全部財產在中國是無與匹敵的。他曾和朋友們講，他寧肯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一文莫名，也不願意在日本統治下當個百萬富翁。宋子良也很有錢，據說宋家的錢大部都在孔夫人手裏。

。孔家的財產，據有力的觀察者估算總有八千萬圓（中國幣）之譜。

端納

『良友與革命的基石。』

——偽經第六章第十六節——

用不着說，端納不是宋家的一分子。但是對於中國首腦人物的描寫，若缺了他，便不能構成全貌。他確是位特殊人物。

端納曾救過許多中國大使的性命；曾幫助推翻滿清朝廷，曾親自調砲把滿人轟出南京城外；三十年前他曾幫助宋氏姊妹梳過髮辮；早年孫中山先生的宣言曾經由他寫過好幾次；他首先披露出來日本對中國的『廿一條要求』，並幾乎單人獨馬的促使中國在一九一七年參加歐戰；他曾給少年將軍張學良戒絕過不良嗜好，曾在西安斡旋蔣委員長與張學良間的意見；他能給傳教師的兒童們唱催眠歌曲；他曾幫着推翻袁世凱一九一六年的僭帝篡國

的反革命陰謀；他會做過中國政客間的說合人，將軍們的心腹，軍閥們的幕賓，他知道報紙的新聞，消息，笑料，更重要的他知道許多的國家秘密，比任何會居住在中國的外人所知道的都多。

更要加一筆提到的，這位撲朔迷離的端納並不會說一句中國話。甚至連一句「請」或「混賬」等簡單話他也沒學會說。在中國三十多年他永遠不會食用過中國飯！他不管什麼問題，也不要什麼好處。他談話如急風驟雨，但從不洩露秘密消息。他是一位無比的健談家——實際他可不會參加過一次宴會。他是一位喜好獨居寡處的人——他可有成千的朋支。

關於端納與一切令人驚愕的事項相並行的，還有端納究竟是怎樣來到中國的。他在七八五年生於澳洲；幼年就立志作個新聞記者。三十餘年前的一個早晨他到悉尼(Sydney)每日電訊社的(Daily Telegraph)去上班，發見一封信是香港的一位主筆先生寫給他的，允許在報館裏給他一個職位，並註明給他匯悉尼銀行六百圓美金作他來香港的路費。端納的

心迷惑了。他從沒聽過有香港主筆這樣一個人。於是他讀每日電訊社的主筆給他看。一下。電訊社的主筆說：「容或是個騙局，可以到銀行去看看。假設有以匯到，那就是真事了。假設你願意去的話，你就可以到香港去。」端納確發見有這筆錢，於是搭輪來香港。他會見了他的新上司，新上司說，「好極了，端納，假設你馬上就開始工作我是很感謝你的，你的辦公桌就在那個角落裏。」仍然陷在迷惑中的端納又問，「你可否先告訴我你爲什麼要找我來呢？」主筆回答說，「很簡單。在七年前我曾請求一位不斷週遊世界的朋友，假設他若發見有不飲酒的新聞記者時請立即通知我。七年的時光飛逝了。在不幾個星期以前，從我朋友那裏接到一封無線電。『最後我已發見合乎你的要求的人了。他的名子叫端納，他在悉尼每日電訊社工作。』所以我就給你寫信去。很感謝你竟光臨了。你的辦公桌已放設好了。」

的確，端納雖然喜好在宴席間談論高論，但是生平確是滴酒不會沾唇。

端納的臉是緋紅色，帶有大眼鏡；身軀筆直，相當健壯；蒼白色的頭髮，發光的前額

；他是很和藹的，也是懇誠，很直爽的，很活潑，好說笑話。他的配實力很強，善於記憶，軼聞掌故；在幾個大湖上他的幽默是很出名的，他總不忘事。他的性格很率直，很愉快，並且每個故事他着開始總起這一定要堅持說完。

瑞納在香港報社裏工作了一個時段，然後走上更大的場面來。他一度當紐約報知新聞社（New York Herald）的訪員，到後來和中國人結不解緣，以致他除掉偶然的特殊工作外，放棄了問外國人的一切聯繫。他參加中國革命總與諸位宋氏同時。從一開始他就具有一種特殊能力，就是能贏得人民的信任。幾年前他曾創立個中國政府經濟調查所；他便從這裏拿到生活費；這個經濟調查所現仍存在着呢。除要維持一個簡單生活外他什麼也不多要求。他同蔣委員長夫婦每天在一起吃飯——但必須給他預備西餐——然而他可不同他們住在一起，也沒有固定的官銜如蔣委員長顧問之類；事實，他也不承認是蔣委員長的顧問。

在一九二八年瑞納為少年將軍張學良給徵聘去了。（參三）瑞納使少年將軍轉變成另

個人。在一九二九——三〇年他曾任張氏維新委員會長，曾陪同張氏出遊歐洲。多年以來他便是這位少年將軍的「人」了。在一九三四年他到蔣委員長處來工作。這件事請的發生是這樣：張學良正同蔣委員長爭辯激烈。甚至說出許多不好聽的字眼。當時蔣夫人在旁一面聽，一面爾給端茶聽，端納是很注意的。他這一生是很瞭解蔣夫人，可是曾有幾年他不在蔣夫人跟前。他對於蔣夫人侃侃回答少年將軍的旋風般的責難印象很驚佩不置；在他沒能把這項責難說下去之前，他不相信蔣夫人是有勇氣的。他們四位便由此而開始合作起來。端納便立刻把他最得意的話頭說出來，提議使中國富強的必要，以及肅清沒效率，腐化，和失敗主義的一切必需的方法。蔣委員長便靜聽着而予以贊同。端納於其放棄了離開中國的成議。幾天以後，蔣夫人的例常工作週於繁瑣了，一堆一堆的來信積壓在辦公桌上，許多機密事件也都在待理，於是他和端納說，「你能不能和我們在一起，能不能幫我點忙呢？」端納給了肯定的答復，從此以後就作下他們的朋友和同志了。

端納的長才起見，是沒有什麼派系的牽扯。他沒什麼企圖。在那天他都可自由的說

然而去——他也有時以飄然而去相威脅。他老實的告訴蔣委員長說在他的心裏沒有紛擾也沒什麼疑；他是在中國能向蔣委員長說一個「不」字的唯一的一個人——並且他還屢次說這一個字。他是一種「直諫」之士——雖然尚不像猶里色斯 (Ulysses) 之於波利非瑪斯 (Polyphemus) (按：此係希臘神話中故事，詳情見 Homer 所著之 *Odyssey* 詩中——譯者)——蔣委員長對於他的無懼無畏精神表示贊許。

他對於中國的禮節或恭謹的態度是不大注意的。他和任何人都敢爭吵。他是中國的一「面子」的最大敵人。他嘲笑許多外國學究要照中國的發音法讀中國字。如對蔣委員長的尊諱他便照外國人的發音法讀之。以及其他等而類此的事情。一直到六十歲他從沒害過病，在六十歲時他在施行全部摘出扁桃體後患了次嚴重的肺炎。因此他在牀上躺了六個月。同時又感染了神祕的胃病。他是位純粹的宿命論者。有次他的飛機被迫降落於西安附近的雪地上。端納聽到有一個發動機響了一陣後也隨着不轉動了。飛機師，當着陸以後，看見端納伸長了腿在飛機上所帶的沙袋裏躺着呢。端納始終一動未動。當檢查飛機損害情形以後，

飛機師說祇剩三分之一的機會，能使這機

端納說：「弄罷」。

他注意到蔣委員長從西安回南京是適在聖誕節日。（還有其他一些小專也都想到了）蔣夫人很感人的描寫端納如何籌備一顆小樹，找一些點綴品，和一些禮品，如他用他自己的打高爾夫的短襪來作聖誕老人的襪子。端納是無條件的崇拜蔣夫人。

在一九三三年端納曾購置一隻小快艇，打算離開中國。恰在他計劃要走之前，他遇到了蔣夫人。他並沒有看見他的小快艇。它現正空空的停泊在上海碼頭。端納會造一個大辦公桌放置在快艇裏，打算到用那張桌子寫一本他的回憶錄。假設他真的寫出來，那一定是

不朽之作。如在一九二九年。端納……

然而關於端納自己也就以寫出一部書了。

第十三章 第八路軍 (續)

「耕者有其田」

——孫中山先生——

現在在所稱共產黨的特區裏完全呈現着另一種世界的姿態。那裏的中國也是光明的活躍的。中國的共產黨軍隊從一九三八年編入國軍番號爲「第八路軍」以後，轉戰於中國北部各省，它的神出鬼沒的游擊戰鬥在抗戰鬥爭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若以爲中國的第八路軍僅是魯濱戶得(Robin Hood)（譯：魯濱戶得爲英國中古時代所傳說之綠林豪客，專作劫

劫掠) (註) 任何人在談論中國的共產黨時，總要提到魯濱戶得(Robin Hood) 新著夫人萊德爵士(Mrs. W. E. Leitch) 和史

林德萊女士(Mrs. Anne's Grant) 的著作。魯濱戶得是英倫下部的中國人。是所存最好的歷史記述的魯濱戶得。

富濟貧的勾當——譯者）式的游擊隊，則仍然失掉了問題的要點。第八路軍的首要而當前的工作，便是左一拳右一腳的打日本。除此而外，他們對於新中國有個理想中的遠景，以爲新中國一定是富強的，有光明前途的，清廉無私的，和自由的。無論戰爭怎樣日日在壓迫着他們，無論他們賴以工作的必需物資怎樣缺乏，共產黨人仍然進行工作，他們致力教育和社會改革的成績，使你不能不爲之矚目。

拿全中國作標準來說，共產黨的成就自然是太局部了；特區的疆界是被嚴格的限定着。然而第八路軍除在陝北外，並已控制了山西的大部，現正向河北河南推進。這就是他們所有的勢力所及的地區，雖然這可也不算小了，然而請看倫敦路透社發給的一個不常誇獎共產黨的報紙——欣羨的所引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氏的談話。最主要的一點，就是毛氏是有一個理想。太晤士訪員問毛氏以爲新中國將是個怎樣的國家。毛氏回答說：

「每人都有飯吃有衣穿。每人都知道國民的權利與義務，並且對於教育和享樂都有均等的機會。婚姻的慣例必須改進，公路必須修築，工業必須發展，每自六小時工作則必領

確立。這裏沒有外國的侵略勢力。沒有人剝削壓迫人的現象。這裏有平等自由和博愛。綜合起來大家都為建立世界和平而奮鬥。」

關於中國共產黨特區的淵源筆者曾有過一個簡單的介紹。前邊已經講過，在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左翼被迫退出武漢以後，這些逃出的左翼份子們曾在江西組織一個雛形的紅色政府。雖經蔣委員長雷厲風行的討伐，然而他們的勢力日漸擴展。最後竟能統治着一個很大的地區。蔣委員長於是開始一個長期的「綏靖計劃」和「剿共」的戰爭，對於人力財力都有極大的消耗；最後蔣委員長曾調遣九十萬大軍於剿共戰場上，打了五次大戰。江西的蘇區曾存在七年，直到一九三四年，共產黨再也沒法在那裏安居了。當時的紅軍，在覆攻之下，勢須遷移了。於是馳名世界的「長征」造成近代史中最偉大壯烈的事跡之一。

× × × × ×

這一長征是起始於位在上海西南的江西省，時為一九三四年十月；於一年之後在陝西——北平的極西邊的一省——的延安宣告結束。開始流徙的時候有十萬人；結果的時候就

剩有五萬人了。他們走有六千哩，經過了十二個省區；路程之遠與一支歐洲軍隊從君士坦丁堡起經西貢里西班牙而至斯得哥爾摩（瑞典首都）相比。從他們作了週密的準備後在一個夜間由他仍江西「首都」動身突破封鎖衝出重圍的時候起，至三百六十八日後雖損失了許多幹部，備嘗了無量艱辛，終於到達了延安的時候止，中間每一哩路程都須鏖戰着前進。據正式記錄發表，在「長征」途中一齊作了十五次大戰，三百次小戰。中間有一百天的「喘息」，二百六十八天的實際行動，平均每日進行速度十五英里。軍事專家們對於這些事跡都表示疑惑，認為是不可能的。當時的紅軍們會通過一些難於令人置信的那樣艱難險阻的地區，在那裏有許多地方居住着原始民族和不爲外人所知之境；他們會爬過十八個崇山峻嶺，會估據過六十二個城市，會橫渡過六道河流。他們攜帶着無線電，印刷機，和他們的檔案。有一次蔣委員長會以爲這一回最後算把他們圍困起來了。蔣委員長很少有感情衝動的時候，但是在大渡河附近他突然的說道：「這回他們算沒跑了！」然而紅軍們却越過了大渡河北進，在大軍緊臨其後之下而逸去。一般以爲長征是紅軍的末路窮途了，而事實則有未然。

最後，邀天之佑，紅軍到達了中國荒涼僻壤的西北。到了陝西延安後又會合了從河南來的另一股共產軍隊，建立起一個新的蘇維埃政權。從此以後蔣委員長即未猛烈向紅軍進攻。在一九二六年西安事變爆發了。共產黨後來也參與其事，並力主送蔣委員長回京，並主張同國民黨以及一切抗日黨派建立抗日民族統一陣線。中國以往的一切歷史都從西安事變裏演變出來的。也可以說由這個事變把內了戰十年的中國給統一起來——也因此不可避免的引起來日本的全副武裝的進攻，因為日本會竭其全力不惜任何代價以阻止中國統一啊。

第八路軍的英雄們

中國共產黨的首領是毛澤東和朱德。因為他們倆太常在一起了，所以在個很長時期裏人們都以爲他們倆是一個人；人們都熟識著名的「共產黨首領」是朱毛。其實毛澤東是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是政治方面的領袖。朱德將軍是軍事方面的領袖。很巧的「朱德」兩字照文義解釋，是——紅色的道德！

朱毛兩人是極密切的朋友，但在性格和屬性方面却迥不相同。他們很和譜的在相互生成着。毛澤東是一位哲學家，是個知識份子；朱德是位實行家，是個軍人。有人說，毛澤東是共產黨的腦，朱德是共產黨的心。毛澤東爲人是很鎮靜的，他是農家的子弟，他是一位建設家，理想家，和創造家；他總沒出圍門一步。朱德是比較熱情些，不怎樣孤高，會遊歷很多地方；他富有人類的天性，人們談到他就像談到林肯一樣。毛澤東在各處的中國知識份子中間都能佔得一席；朱德發言的時候很少。他們都很幽默的，而毛澤東則更好嘲諷些；他們都具有高貴的現代頭腦。毛澤東或者說更偉大些；但若沒有朱德發展並統率其勁旅，則毛澤東也不會有今日。

毛澤東是一八九三年生於湖南的一個鄉村裏。他的父親是農民，在六歲的時候他就住在小家庭的農場上開始勞作。他的母親是位很慈靜的婦人，他的父親卻很嚴厲；毛澤東記得在小的時候總也沒吃過雞蛋和肉，雖然旁的農家兒童有時會享受着這樣奢侈的食品。然而他的性格是很堅強的，胸懷是很高遠的，並且有強烈的受教育的要求；他甯願掙扎着負

及入學，在十七歲那年他自己徒步跑到附近的長沙那裏的學校。有件很大的事情映射到他的眼簾：他第一次看見一幅世界地圖。他很貪婪的翻閱着。他記述着，「每天早晨圖書館一開門我就到那裏去。午間我僅停頓一個買來和吃掉兩塊米餅的時間，這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坐在圖書館裏讀書直到閉館時間為止」。他曾研究讀亞當·斯密斯，達爾文，斯賓塞爾，密勒諸人的著作。有一本書給他的影響很大，那就是世界偉人傳，那裏包括有拿破崙，彼得大帝，盧梭等生平事蹟。他讀過美國革命史並讀到一句最有意義的話：「八年艱苦鬥爭後，華盛頓終於勝利了並建立起自己的國家」。〔註二〕

毛澤東當時開始練習寫作，充任新聞記者，並且發現自己是開始了政治生涯。爲發揮他的中國人的實踐精神，他在長沙報紙上就刊登了個啓事，徵求「耐苦而具決心」的和有政治興趣的愛國青年們和他取得聯繫。長沙一隅是容不下他的活動的。當時他有七塊錢。買了一雙鞋和一把雨傘。出發去認識廣大世界。他最先是傾向於國家主義；他想把中國從外人的

〔註二〕見斯諾作『紅旗下的中國』第一二二頁。

統治下解放出來。他進一步又看到，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具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於是他又變成個社會主義者。他的革命事業在一九二七年開始，當時他被任命為第一個中國農民協會的主席；他的升騰是很快的，在一九三〇年他是工農革命委員會的主席。長征來到了；偉大的年代開始了。蔣委員長對捕獲他，無論活的或死的，會懸賞二十五萬元中國錢；他的第一個妻子和他的妹妹，被捕後被處死刑了，他的現在的夫人——一位十分標準的配偶。

當毛澤東敘述他的自傳給斯諾聽的時候，她正在旁邊，所以她第一次聽到毛澤東的生平許多事蹟。她在長征時期也隨同着步行了六千哩的路程，並曾身負重傷。

朱德的歷史，詳細的講來，與毛澤東的有顯著的不同，雖然由國家主義轉向社會主義的個人發展過程是相同的。他現年約五十歲，是四川生人。筆者曾聽到西洋的軍事專家評論他，說他不祇是「中國的最優秀軍官」，而且是位這樣的軍人「有利（Lee）將軍的恢宏闊朗，格蘭特（Grant）將軍的堅忍剛強，有盧靈吞（Wellington）大將的卓絕天才」。朱德為人是親切的，沉靜的，高雅的，和極富熱情的。我們聽說中國人都是帶有一副微笑的面

孔；而未德則是發帶有微笑面龐的一個人。他照出來的像片總是張大口腔的、穿著熨妥的、自信很深的、和穿著齒鬚的在笑着。曾有十年的時間他的頭顱價格，和毛澤東的一樣，是二十五萬元。他和毛的頭顱總算佔入頭市場價格的最高峯了。

朱德幼年並不是個窮苦兒童。正相反的，他會出身於富庶的地主的家庭，他受過優等教育，有個時候他曾在德國格丁根（Göttingen）大學念書，他自己承認他幼年是在「豪華奢侈」中度過的。他會納過妾；也會吸過鴉片（後來他斷然把這惡嗜好戒除了）；他會是一位翩翩然的少年軍官。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到來了；就像給他當頭一棒。他墮到莫斯科去，學習馬克斯主義，辭掉了在雲南作軍官的職務。他加入了共產黨，發揮特殊的軍事天才，在一九三一年中蘇蘇維埃第一屆大會一致推選他為紅軍總司令。對他，次於對革命和紅軍熱情的，便是籃球遊戲。

第八路軍的其餘領導人物也都各有其彪炳的事業。可惜我們祇能在這裏用一兩段文字來描述他們。每個人描述成一章會部是很容易的。但機敏能幹的周恩來，他在政治方面是

毛澤東的第一個幫手，現代表共產黨在軍事委員會任職。對這一任務他是最能勝任愉快的；因為他是西安事件中主角之一，對於蔣委員長回京會頗多推動。當筆者在漢口的時候問他爲什麼要這樣做，他說因爲蔣委員長對於統一中國是不可缺乏的一個人。又問他共產黨有什麼把握在抗戰完了時不爲國民黨所排斥呢？他說仗仗着對於羣衆的教育，依仗着在戰爭期間他們共產黨人都英勇的抵抗日本，都表現出是純潔的忠於祖國的戰士等實踐行動，來保障他們將來的安全。周恩來是位滿清官吏的兒子，他是想種教育成一位學者，他的教育的階段一部份是在外人教會學校裏。他會到過法國，會幫助組織海外的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初年他曾任廣東黃埔軍官學校的總管，在那學校裏蔣委員長和加倫將軍訓練大批軍官。後來政府會懸賞十萬元購買周恩來的頭顱。他現年大約四十一歲。

在軍事方面地位於失利的吳彭德將軍，一位戰場上的指揮官。他是一位青年，現在僅三十七歲，也是一位優秀的軍官。但他的出身頗寒微；他曾告訴斯諾，他如何在九歲那年被家裏賣去，隨着他在大街上，因爲他會大膽的把他祖母的鴉片煙錢子給踢翻了

於是（！）經過家庭會審判處了他的死刑。彭將軍說：「我的生命倒是保留下來了，然而必須走出家庭。那年我僅九歲，那時正是十月冬初，我一身之上除掉褲褂而外別無長物」。彭將軍很能忍苦耐勞，長征的全程他幾乎都是徒步跋涉的，雖然按照規定副總司令可以有一匹馬騎的。在一九二八年的革命騷亂中他的夫人失蹤了；孤獨岑寂的彭將軍無論在江西或陝西總沒尋覓着燼的下落。

賀龍是位凜凜可畏的將軍，最像魯濱戶得式的人物。他是一位最早的紅軍組織者，他虎踞在湖南，甚至在長征開始以後他依然在那裏。他家庭是很富的，他曾拋棄五百萬元的家產而參加共產黨……另一位著名的人物是徐海東將軍，他出身於勞工。在好多年裏曾懸賞十萬元購買他的頭顱，在湖北他的一家都被處死刑了。徐將軍曾負傷八次……另有一位姓徐的叫徐特立，共產黨中的教育負責人，在早年他曾自己砍掉一個手指頭，留作毛澤東的紀念，並以自己的血寫成誓辭，以表示忠於革命的誠意……陳廣將軍現年僅三十二歲；他是黃埔畢業生，曾統率過蔣委員會長的衛隊，有一次救過蔣委員會長的生命。當他加入共

產黨的時候在上海曾被逮捕了，可是蔣委員長眷念他的前此勛勞把他釋放了。

共產黨究竟「紅」到什麼程度？

依我們看，他們並不算太「紅」。該黨誠然自稱爲共產黨；它服膺着馬克斯主義，也是依照着蘇維埃的模型組織起來的。但假如你問一位紅軍的首領人物他有沒有使中國生產國有的願望和計劃——這是共產主義在理論上所要求的——他幾乎會躊躇不能立予置答。關於這些理想是很遠的未來的計劃。毛澤東是頗重現實的。引用他自己的話來看看：「對於失掉國家自由的人民，革命的工作並不是要立刻實現社會主義，而僅是爲國家獨立而奮鬥。假若我們失去了國家，失去了實行主義地方的國家，我們連共產主義都不能討論了。」

中國共產黨所真主張的，却是土地改革方面。土地改革運動尙非共產主義，因爲在該

(註三) 見「紅旗下的中國」第四一五頁。

運動裏甚至尙未提出土地國有的口號；該運動的主張是一個大規模的土地改革方案，將土地分配給農民自己——並非土地國有。卽令如此，而在所謂特區的大部分裏，農民們也並沒有實際的強行分佔土地；地主的氣焰固然被攻擊着，而地主現在尙未被肅清。在那裏沒有實行沒收辦法。不過地租減低了百分之二十五，債務宣佈緩期償付，利息減訂百分之一。中國的共產主義是「土地平等主義」，目的在從腐敗的遙領土地的地主的可怕的重壓下，和從不可思議的墮人欲死的土地貸款的淫威下，來解放土地。

第八路軍裏沒有蘇聯的顧問或軍官，也沒有什麼蘇聯的津貼和補給。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時，加侖在廣州，鮑羅廷在漢口，那時蘇聯的勢力影響，我們知道確很深厚。今天在中國本部蘇聯的影響是微乎其微了，雖然在外蒙古和新疆的影響確很大的。當初中國的共產黨的政權是唱獨腳戲的。他們是完全獨立自主的，不過中國共產黨的確是一個「非獨生獨來」的共產黨，它與遼遠的第三國際發生聯繫，共產黨的組織裏稱「X」爲它的「忠實盟邦」。

中國共產黨在西北根據地內的非軍事設施中，尙有社會和文化諸部門。那裏有一個抗日軍政大學。校長是富有經驗的軍事教育家林彪，他以前曾是黃埔學生；有個出版部，裏邊有八百個工作人員，湧出着大量的教科書；第八路軍中的文化水準是非常的高，教育——教育高於一切——更多更好的教育——是他們的口號。共產黨員感於中國白話文尙屬艱深不易普遍應用，所以提倡漢字拉丁化。鴉片絕跡了，合作運動被鼓吹着，查禁制度被嚴禁着，無線電被重視着，體育被提倡着，落伍的孔教被揚棄着。

第八路軍的策略

第八路軍的基本信念是他們是不可分的屬於人民的。這個基本信念鑄成了第八路軍的精神，團結，和英烈，這個基本信念使第八路軍成爲一個非常優越的軍隊，第八路軍作戰是爲了保衛祖國和他們的理想而戰，不是爲報酬而戰。第八路軍的確每人每月僅發一元中國國幣；朱德自己，賺的算最多了，每月僅拿六元錢，合美金祇有九角六分。在第八路軍

裏沒有『揩油』的事，沒有任何官長能作出賣勾當。

軍官們都簡稱爲『首長』，都沒有明確的階級。戰鬥兵有三種，完全都是志願兵。第一種是戰場上的軍隊，他們大多數在內戰時期都是身經百戰的兵士；第二種是『義勇隊』或『黨軍』，他們是後備軍；第三種是駐屯區中的人民——正式說來屬於非戰鬥人員——他們和第八路軍軍隊合作着，也是第八路軍在戰略中的主要的一部門。

軍官們是很和藹可親的，同士兵都吃一樣的伙食；假設工作上若有需要，他們自己可以有一間臥室。每個士兵可因訴怨或其他理由去會見朱德。訓練是很嚴格的，可是採用『說服』的辦法。這裏有三種責罰的方式：（一）禁閉，（二）公開責問和自我批判，（三）開除名籍。第八路軍變着俘虜不像日本那樣採用槍斃辦法，而是想轉變感化他們。第八路軍士兵都被教會幾句日本話，當他們同日軍作戰的時候，他們就向日軍高呼着，『和我們聯合起來！殺掉你們的軍官』。第八路軍還有個特殊之點，就是那裏沒有娼妓，沒有隨軍的妓女。

第八路軍最偉大的力量是表現在游擊戰裏，關於游擊戰他們是驚人的熟練。日本軍隊前進他們就退，日本軍隊退去他們就前進；他們極力破壞日本軍隊的交通，在日本軍隊的後面建立游擊政權；他們破壞鐵路，焚燒村落，解決孤立的日本隊伍，從側面襲擊敵人——行動後又混雜在村民裏邊去了。當日軍佔領了一個大城市的時候，他們真個要欣喜起來，因為他們可以把他們的同志調出來，然後孤立這城市，疲困日本軍。一位共產黨的領袖說「外國人太重視城市了」。

從一九三七年後抗戰烽火燎遍了中華原野，新興的共產黨軍隊或類似共產黨軍隊，在國內他處仿照着第八路軍的模型也組織起來了，如轉戰於蘇皖一帶的新四軍即其一例。新四軍是由多年出入於贛皖一帶的紅軍名將項英將軍所領導。這支游擊隊，在一九三八年曾襲擊奪佔浙江各部，曾英勇的進襲到南京上海的近郊，這些地區都遠在日軍後方，距日軍前綫有一千哩之遙。日軍後方的「火線」一度距上海法租界不過一兩哩地那麼遠。在平津區的游擊隊堅決的進攻和破壞敵人的交通；使火車由北平到保定，一百五十哩的鐵路線內

不能暢行無阻。(註四)在河北，在日人佔領區內，已經有個很完備的共產黨領導的邊區政府，在行使職權；那裏包括有四千方哩和七百萬人民，形成日軍佔領區域中的「孤島」。

統一××的問題

在原則上第八路軍與其他共產黨領導下的游擊隊，現在不復是獨立的武力了。他們已經被編入國軍裏邊了，都推戴蔣委員長為最高統帥。這也是西安事變後統一戰線辦法的一部分。共產黨員拒絕取消他們的黨的組織，可同意取消紅軍的特殊性，今日的路軍都穿上中央政府的藍色軍服了。

所以，在事實上，共產黨依然是存在着。可是國民黨永遠不給共產黨以合法地位，在中國，共產黨主義，在理論上說，依然絕對被禁止着。在法理上，國民黨是中國的唯一政

(註四)聰明的中國人他們不僅把鐵軌破壞了，而且把鐵軌搬走並埋藏起來，因此日本就不能馬上盡

復和再利用這材料了。

黨，但是仍許共產黨繼續充黨員。由於這種畸形狀態，遂在統一××內造成若干不和諧與磨擦。蔣委員長同朱德在一九三七年第一次會面；在一九三八年蔣朱德又從陝西表第二次晉謁蔣委員長。在一九三九年統一仍然很順利的在進展着，然而國民黨中的保守份子們對於共產黨的不睦，依然存在着個很嚴重的問題。

第十四章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孔子——

少年將軍張學良，是一個奇異的心理學上之謎。筆者在此書裏曾描寫過幾位變幻莫測的人物，如日本的近衛等，以及在未來的章節裏所要描寫其他的變幻莫測的人物，如甘地等。不過綜合起來單從個人身上着眼，筆者以為所有變幻莫測的人物中當以張學良居其首。現在他已沒有政治上的重要性了，然而祇要他的有生一日他就是位難於捉摸的人物。我以為張學良是我要加以敘述的人物中的最難描述，最幽強，最引人注意的人物。

先描寫一下他的外表。和許多中國人一樣，他很具軀幹美並且很有吸人的磁力。在這位先生的柔軟的手指上就像有電力似的。然而他的面孔是不怎樣好看的。帶着寬厚，鬆弛，

多肉的唇；鼻子不像中國人的鼻子，它帶點鉤形；傲慢而射人的目光；幽默的，鬚尾聲綉的，帶些假嗓的聲音；沉着，穩健的步法——所有的一切都代表一種特殊人物的特徵。他過去曾經異常羸弱，可是也有一個時期他的聲勢特別的大。他現在的影聲雖屬潛沉却頗廣泛。

少年將軍在一九二六年繼承了他父親張作霖的事業。他的所有將領們都以為這位不經事故的少年不會掌握住東北的。其中以楊宇霆和蔭槐兩人最有野心和最腐敗。他倆都向張學良獻媚，又都想推翻他。張學良也疑惑他父親的被害，他倆曾經與謀。他請他倆來吃飯，對他倆招待的儘極尊崇，等到一杯咖啡喝盡的時候，安靜的把他倆都槍斃了。事後他贈給楊常兩家銀幣七十萬圓錢，這不能不說張學良是個恢宏闊達的人物。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直到最後一刻張學良對於槍殺這兩個將領仍躊躇不決。在那個下午的幾個鐘頭內他拿塊銀圓擲起來落下去；銀圓的人頭朝上他就殺他們。否則就不殺。他的意志仍不能決定。後來他把他的夫人——一位極美麗的女人——請進來監視他作最後的一擲。結果銀圓朝人頭朝下。張學良不滿意。他說他要再來一次。最後這次銀圓的人頭終

於朝上了。他很快樂，下令執行。嗣後他把這個賭賽幸運的銀圓投到一個大的保險櫃裏鎖起來以作紀念。兩年以後日本佔據了東北。他們把張氏的所有物件都送還過來，惟有這個保險櫃沒送還他。

翩翩少年

張學良字漢卿。於一八九八年降生於遼陽。他小時候是很頑皮也很好衝動的。他的名子，據某種解釋說，是學習善長事物之意。在早年他曾追剿一股土匪，恰巧匪首和饒同名。張氏當然不肯改換自己的名子，於是決定把這匪首的名子給改成「翩翩」了。

他是位剛強硬直的人。他的膽識過人，他的常識——在許多方面——是驚人的豐富。里昂納維(Royal Leonard)——原曾給張氏私人開飛機，現在到蔣委員長這裏來服務——發見張氏是位優秀的航空駕駛員。張氏曾發明試驗風向的新法；他曾使飛機低飛，使羊羣驚惶奔逃，然後看羊跑時所揚起來的塵土被吹往那方，就可以試出風向來了。他還曾發明

新的航空指標方法，就是當他飛近他的部隊的時候，他的兵士都臥倒在地上，用他們身體可以做出文字和消息來。

張學良是很好交遊的，他很喜歡他的朋友。不過，他們有時在同他玩布利及牌（Bridg）時，他會掏出手槍來表示他「叫牌」（Bidding）的嚴重性，使人覺得喫驚。張氏喜歡玩布利及，打高爾夫，打網球，並喜歡和朋友在一起。有次他檢閱軍隊。來賓中有一位美國新聞記者從馬身上跌下來了，並且在泥沼中輾轉。張氏也裝作墜馬隨着跳到泥沼中來，因而使他的潔白的制服都污染了，因為他不願意使他的來賓受窘。他們的「面子」就是他的面子呵。

張作霖——關於他我們已會描寫過——對張氏從小的時候就訓練他循規蹈矩。當他仍然是幼年時代，張作霖會教他給攝政王行禮。少年將軍在當時就和現在一樣具有民主精神，他拒絕向攝政王行磕頭禮，僅要行握手禮。張作霖對他兒子的抗性的勇氣頗為驚異贊許，但仍苦苦的打他一頓。少年將軍悲泣的說：「我沒有膽筋」。

多年來他都是很有錢的。他的一位美國朋友伊爾考(Games C. Elder)給他經理家產。日本在一九三一年佔領東北(當時他正在北平養病)後，把他的一部份財產送還給他，但決不能是全部。現在日本八利用他在瀋陽的公館來豢養警犬呢。

在一九二八年張學良深受一位外人端納的影響，端納對他照顧得極為週到。在那時張學良染有鴉片嗜好。他設法要戒除，不幸投到一位胡作亂為的庸醫手裏，竟裝作給他戒烟的樣子，而暗中的又給他染上了海洛英的嗜好。海洛英是更加危險的麻醉劑。這是日本人的陰謀；他們想利用張學良，又希望他變成個無能為力的人。健壯的，愉快的，親切的端納，把這些危險的麻醉劑都給肅清了，把張氏送到醫院裏，(註一)以徹底滅除張氏嗜好自任，使張學良完全變成個新人。

日本八雖曾贈給張學良以旭日勳章，但對張學良却不滿意。在日本有種種描寫張學良

(註一)是日 Seventh Day Adventist 派的末助 Dr. W. H. 大夫給醫治的，辦法是用麻痺直腸，使病人

胃子起水腫，使病人人身上吐血，應吉製成血於，再注射到病者身上。

殘忍不仁的影片，其實張氏並不是第一號人物。

少年將軍會五次解救蔣委員長於極度困苦之中；就中最少有一次是穩定了蔣委員長的政權，一次解救了蔣委員長的生命。但是他們中間卻沒存下多大感情。張氏五次援助蔣委員長的項目是：（一）張學良，在他父親死後，緊拉着在瀋陽城頭就抖起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這使蔣委員長把中央政權在名義上推行到東北，這種情形是幾十年來的第一次。張學良氏拒絕他的將領們的建議，面對着日本要致他於死的威脅，他擁戴蔣委員長爲陸海空軍總司令。（二）在一九三〇年，當北方將領們同蔣委員長軍隊拚死搏鬥將近勝利的時候，張氏會驅兵入關幫助蔣委員長解決了『北方戰事』。（三）一九三一年蔣委員長在被攻擊之下宣布下野。張氏會和他同進退，因而使新政權的基礎不能穩固。（四）在一九三三年熱河失守，雖然張氏不負什麼最後責任，不過爲了蔣委員長和國民政府的顏面計，他毅然的把責任担負起來。他公開的領受處罰，廣然的遠游歐陸，雖然他是最熱切於抗日的。（五）一九三六年在西安事變後，他力主並親送蔣委員長回南京。

端納會晤蔣委員長與張學良會晤。他們曾見於平漢路保定車站，張氏下野將他的軍隊交給蔣委員長。端納伴隨着張氏同赴歐洲，少年將軍得到個良好的修養機會。後來張氏的東北軍漸有反對蔣委員長之趨勢。端納突然返回中國。張氏單獨的被留在歐洲，雖然也有所慰藉，但仍覺得不安，在一天晚間，在一個游藝館裏把所有問題都討論妥當以後，端納離歐回中國了。張學良氏與端納之緣也返國了，於是他們三人——端納，蔣委員長，張學良——又開始在一起工作了。端納在蔣委員長和張學良兩處輪流的工作着。

現在我們談談到西安事件了。張學良氏的舊東北軍當時曾駐防在西北。蔣委員長小心翼翼的監視着於長征之後安抵陝西的共產軍；利用當時紅軍疲憊的有利機會，派遣張氏的軍隊進駐西安從事征剿。賦給張氏一個艱難而危險的任務，使他準備再次的進剿共產軍。但事實却這樣的演變出來，張氏不但不同共產黨作戰，而且同他們交睦起來，張氏當時，離開端納（端納常使張氏不陷入煩雜的漩渦中），獨處西安，遂同共產黨人互通聲氣。他決定要喜愛和羨慕他所要征剿的敵人。他的動機純粹出發於愛國心。像宋子文一樣，他不

同意蔣委員長最近對英的軍事。他渴望國家的統一，反對分裂。他渴望國家強盛——抵抗日本。

蔣委員長不久就覺到西北方面的氣氛不靖。他決定親飛西安，予以調查。以後發生的事件就是任何人所知道的了。少年將軍竟把蔣委員長留難下了。

西安事變

這是歷史中最不平凡的戲碼之一。若想勉強找些類似事件來相比擬，就會把他弄迷糊了，有時竟會弄錯了。但是揣摩它的情景，說來好像假設張伯倫被邱吉爾並輔以馬克司頓（Jimmy Maxton）和共產黨囚繫於愛爾蘭的荒僻地方十三日之久，最後經張伯倫夫人，巴利特（Bill Bullitt），和諾曼（Montague Norman）等，在英國政府要員派遣轟炸機來激怒每一個人的危機當中，把張伯倫拯救出來的情景相類似。

蔣委員長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到西安後對少年將軍嚴加申斥。他們爭辯得很厲害

。張學良說，他的軍隊不能進行剿共，而且行將聯共了。中國人不再打中國人。內戰勢須過去了。張學良請求給他個機會去打日本。……蔣委員長勃然憤怒，讓他閉口，讓他服從命令。張學良當時爲什麼不表示辭職呢？端納曾勸他辭職下野呀。但張學良說在他父親的屍體尙停在中國領土以外的一天他是不能自動辭職的。他不想辭職因爲他是誓必收復東北故園的。

筆者必須極力縮短的描寫一下十二月十二日的真實情況。先說在遼遠的南京，端納曾請一小時的假去看電影。回來後知道有許多電話在找他。他馬上到孔公館，在那裏會見着蔣夫人。他們突然說出許多驚人的消息道：「張學良把蔣委員長給扣留起來！」端納僅僅單的問他們是不是確知這事是張學良作的。假如是張學良作的，那必不是普通的兵變，蔣委員長一定是很平安的。端納火速的飛往西安。

在西安當時所發生的情形是這樣。蔣委員長住在西安城外。當時西安的學生們正在鼎沸；軍隊積於憤怒與激昂也正在不穩。這是十二月十一日夜間的事。張學良下令把城門關上

爲了不使蔣委員長受窘，他親自說服解散要到蔣委員長別墅去示威請願的羣衆行列。他會防止了一個不幸事件的發生。於是他和楊虎城將軍（記住這個名子）——西安綏靖主任——聯袂進謁蔣委員長作最後一談，並且解釋不能遵行緊急動員的命令的苦衷。又惹來一陣暴雨般的嚴酷責罵。蔣委員長從這次談話以後會注意到一些現象；他對張學良的「不安態度」和「顯然的情緒紛亂」深爲驚異。張氏同楊虎城同返西安，同被責斥得體無完膚。我們可以想像到當時他腦海中的煩惱雜沓。一切都完了。蔣委員長拒不接受他的意見。蔣委員長仍然申斥他們不能剿共，而當他們認爲剿共已成爲完全不可能的時候。意外的暴烈事件勢必演出，而且必要馬上演出了。張學良幾以必死之心來決定他勢必要作的事。「來個兵諫吧」他最後的突然決定了。

在十二日蔣委員長，在上午五點半鐘正當穿衣服的時候，聽到槍響。一個衛士突然的闖進屋來。兵衛！蔣委員長的促迫穿上衣服，忘記了帶上所鑲的假牙，從後門跑出，爬過一道牆，跌在一個壕溝裏，爬到一個山坡上以俟車駛避。蔣委員長所住的屋子被包圍了。

他的姪子殉難了。蔣委員長被張學良的衛兵營長孫銘久攔見了。這是一幕中國高音和低音的進奏劇。孫營長對於他當前所作的鉅大罪行便錯亂迷離了，當他強請蔣委員長到西安城裏去的時候，曾說：「蔣委員長面前應該零涕落；蔣委員長應該道，『住嘴，叛徒！你若想殺害我，馬上就殺掉我好了！』」（註二）

蔣委員長的背部受些微傷。他自己獨居一室。後來蔣委員長和張學良間舉行幾次特別的談話。蔣委員長拒絕進食，拒絕談話，拒絕聽取旁人的意見。他一動不動的躺着。有一次張學良說到這一點，「假設鈞座肯接受我的提議我仍將服從你的命令。」蔣委員長回答：「你是站在什麼立場，是我的部下或是我的敵人？假設是我的部下，你就應當服從我。假設是我的仇敵，你就殺掉我用不着遲疑。這兩個步驟你選擇一而行，不必再多說，因為我不想再聽你說話了。」

（註二）此章裏此處以及其他各處所引證，都是根據蔣委員長和蔣夫人原著的英國出版的「蒋介石傳」。

談到另一點時張氏說：

「在現在階段中我以為你是唯一偉大的人物，但是爲什麼你不能讓步一些，允諾我們回去領導我們從事這項革命，如此我們都可以有些成就，省掉僅僅犧牲你自己的生命？」

「對於這點蔣委員長是堅持不變的：

「假設我能堅守我的主張，我寧可犧牲我的生命也不犧牲我的主義，我一直到死必將維持我的獨立完整的人格，我的精神是永生的。」

談判一直以高尙的水準繼續下去，迄至蔣委員長表示不高興再聽取下去了的時候爲止。同時張學良氏正在讀蔣委員長的日記；當張氏讀到在總夜前蔣委員長會寫着：他（張氏）是『沒人格』的時候，每人都可想到他的心緒是該如何的不寧呵。他後來向蔣委員長表示他完全承認這一點。最後當張學良：「現在已經厭倦了——竟敢於提出來正式的要求的時候，蔣委員長異常憤怒。要求共有八項：

(一)改組國民政府。

(二) 停止內戰，開始抗日。

(三) 凡在上海被捕的『救國會』領袖。

(四) 廢除全國政治犯。

(五) 召集集會結社自由。

(六) 請人民只愛國不自由。

(七) 實行總理遺教。

(八) 召開『國門』會議。

在這同時端納亦到了。因為氣候惡劣會遲誤了他的起飛時日。他先愉快會見了張氏，然後去見蔣委員長，當時蔣委員長正靜靜的側面的躺着。蔣委員長一睜開眼睛，驚異的看見了端納在他的旁邊；他一點也不想這能有任何人前來援救他；淚珠慢慢的從他鋼鐵的額上滾落。端納勸他遷移到更安適些地方去住。端納預先已經成竹在胸，雖然他謹慎的沒宣佈出來。他對張氏的認識比世界上任何人都透徹；他自信能從張氏擺脫開他部下

的包圍，他勸張氏睜着他的部下釋放蔣委員長，然後一同飛到安全地方去。

然而事情並不太簡單。第一，端納須防備蔣委員長自殺。蔣委員長既失掉了尊嚴，他願意殉難赴義。端納提醒他說「百死不如一生呵」。第二，張氏既肯釋蔣，並且得請求蔣委員長的寬恕。沒人注意到這些事情。

當時南京的空氣是悲慘的。沒有一個人有正確的消息。蔣夫人勢須約束着國民黨的將領們以武力向西安進攻的企圖，那樣一來就一定會致蔣委員長於死地的。他們以為蔣委員長無論如何一定是死了。他們以為必須作出如此姿態，方足以紀念蔣委員長；也有些人以為他們若能奮勇當先，他們就可以取得蔣委員長地位而代之。蔣委員長當聽到南京進軍的企圖後，甚為欣愉，甚至於這就等於宣佈他的死刑，也覺着得了安慰。蔣夫人與端納的最費力的任務，不是從張學良那裏營救蔣委員長——這還是容易辦到的——而是防止政府內部的咆哮譁噪和防止因此而造成流血慘劇。

關於蔣夫人和南京將領們的爭辯奮鬥情形——在蔣夫人所寫的小冊子裏對這點寫的極

少——端納曾贊佩道：「她像男人一樣的獨立的奮鬥着」。

端納從洛陽給蔣夫人打電話。蔣夫人曾記載着：

「從西安飛回南京吧，」我催促他。

「不，我要停在這裏，」他回答說。我最後的話是：「那麼假設我阻止不住這個戰爭，你可要被殺害了。」

「可是另有開展的」，端納說，「不過現在我不能說。」

在二十日蔣委員長的內兄宋子文，前往西安協助調解。端納和蔣委員長講。在嚴寒凜冽的天空裏有一顆星星放出光芒了。他說：「你是一位基督徒。我不曉得上帝爲什麼要救你，不過上帝現在前來救你來了；子文明天要到此地了。」後來伊爾得——張氏的友人也是他的財政顧問——也來到了。於是形成一個集團。在二十二日下午四時蔣夫人自己也來到了。

蔣委員在他的日記上記着：

「她來使我如此驚訝。我祇覺像是在夢裏。在前兩天我再三的囑咐子文別讓誰來西安，當她冒犯一切危險前來虎口後，我異常感動想要放聲大哭……她盡力表示無憂的樣子……我對於她的安全是特別關心的。已有十天的時間，我把我自己的安全問題完全置之度外了。可是從這時候起我又必須爲她而關懷了。她是如此的英勇，聰明，和靚，和熱情……」

蔣夫人到西安時候，她的從容鎮定真是偉大。張氏迎迓之於飛機場：

「我和已往一樣的招呼他，當我們下飛機後我臨時的囑咐他別讓他部下的任何人檢查我的行李，因爲我不高興人家把我的東西給弄亂了。」

「是的，夫人，我不敢那樣作，」他回答着。

然她同楊虎城握手（彷彿像沒有什麼事發生似的），並且告訴張學良，她要在會見總參謀長之前同他們一起吃點茶，以「表示我以君子待他並表示我自己完全交給他們聽其處理」。但她事先已交給端納一枝裝好子彈的六輪手槍，命令他假設她的計劃失敗了「不要疑慮」的把她打死。

協議最後算成功了，雖然蔣委員長沒簽署任何文件，也沒允許什麼諾言。張學良氏要求領受懲戒。可是一個新的危機發生了。楊虎城顯然知道他的下場如何。其餘各人卻各有辦法而得到了保障，楊虎城自然不願意自作犧牲者，不願意被人砍掉頭。他是這幕劇的主角呀！所以雖然送蔣委員長回京的飛機已經準備停當，飛機上的發動機已經正在旋轉，而楊氏和他的部下却在反對釋放蔣委員長。

這是所有危機中的最嚴重者。正在這個當兒共產黨公開的走出來了。他們在西安的代表人是周恩來，此人筆者已在前邊描述過。當此絕望的難關，端納和蔣夫人說，「現在有一出路，不過困難些。你和委員長肯否接見一位共產黨人呢？」這是一個多麼使人震驚的請求！蔣委員長和蔣夫人不同共產黨人接談者已有十年；他們曾以十載光陰在中國各處追擊共產黨，共產黨是他們的死敵。然而蔣夫人是很明達的。她排除了震驚。她恢復了鎮定，並同意接見周恩來。他們又訂定出個新的協定來，在聖誕節那天蔣委員長脫難回京。最後這一遷延階段是很可怕的。一切福禍都在周恩來和楊虎城手中。蔣夫人雖然已經接受了

共產黨的援助，但對這一事仍感不適，因為在她的回憶錄裏很少很少的提到最後這幕蔣張和協議的經過。她永不提到周恩來。

蔣委員長在作完最後詞詞以後告訴張學良不必隨他去南京。而張氏堅決要親自送他回京，並且擠坐在飛機師的旁邊，飛機悠然的飛去了。

嗣後就進展到怎樣苦心孤詣的保存面子的階段了。每人的面子也都算過得去了。蔣委員長，自以為是會受羞辱了，自以為是不堪再行供職了，所以屢次呈辭；然而每次都被拒絕了。張學良自己的心裏，也灰心了；不過對於他的洞窟特予「寬赦」，然後送軍委會「嚴加管束」。有個時期他被禁在奉化——蔣委員長的故鄉——附近的一個地方，後來又遷徙到江西，直到一九三九年初他仍被拘禁在那裏。當「審判」時他會堅決的侃侃答辯；假設他當時不那樣慷慨陳辭。他或已被釋放了呢。

共產黨從這事件裏收穫很大。西安事件使蔣委員長在國內戰是不可能再行繼續延長了；也使他看到中國共產黨也可以作忘於國而的兒女們。他是位承認現實的人；他不能不發

他的「仇敵」的行爲所感動——他們已經把他控制在手裏（在十年搏鬥之後呵！）可又把
他釋放了。張學良的八項救國主張已變成了協議和未來國策的根據，雖然蔣委員長永不正
式予以接受。自然，共產黨人在這裏的作風是非常機敏。蔣委員長會無情的遠伐過他們，
那麼欲消除蔣委員長而甘心的情緒一定是很高漲的。然而他們能克服了這種情緒。他們的
收穫——不是取得蔣委員長的生命——是停止內戰和中國統一抗日。

至於楊虎城，他得到了三十萬圓錢到外國旅行去了。

第十五章 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

「縱然有如來佛的忍耐力，若被人接連批頰，也會惱怒的。」

中國格言

「困獸猶鬥」

法語

在一九三七年七月，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的中日戰爭開始了。日本所以在那時進攻，是因爲當時他們以爲有幾種理由必須那樣作。第一，中國在經濟上已經漸趨強大了。第二，已經穩固了，一個新的中央銀行在執行業務；孔祥熙在歐洲大事借債，中國工業蒸蒸日上可與日本工業相頡頏。第二，中國的軍事力量與政治團結，從西安事變和抗日統一戰線成立以後，日日在加強着。日本人知道現在不進攻將來就永無進攻機會了。最後，日本人以爲國際局勢順利，蘇聯無力干涉。

第十五章

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

一

蔣委員長與蔣夫人也知道戰爭在不可避免。一旦中國內戰停止了，一旦中華民國統一了，日本一定要進攻的。不過他們以為他們還能有一年的準備期間；他們預測戰爭是在一九三八年而不在一九三七年。他們以為日本——縱然在蘇聯清黨肅軍之後——仍然是恐懼蘇聯出而干涉的，而由日本財政情形看來，也要使戰爭還能耽擱一年的。他們計算錯了。但他們並不是沒有準備。他們準備給日本以回擊——終於予日本以回擊了。

這個戰爭中一個最顯著的事實是，雖然日本為了防止中國強大的最大目的而發動戰爭，但此戰爭却使中國剩餘各邦團結成個更堅固更有效的戰鬥組織，這是幾十年來所僅見的現象。日本固然已佔領有中國許多土地；然而中國的剩餘部分的向心力，比以前任何時期都更強烈了。由於戰爭的關係，日本所收獲的正是它所設法禦防的結果。

豈有時而蟻動。漣亦然——縱然中國這一條龍也是如此的。

事變經過

這次戰爭的緣由可以寫出一兩段來。(註一) 這個有預謀的事變，是於七月七日的夜間在距北平十哩的馬可波羅橋附近的蘆溝橋地方爆發的。日本天津駐屯軍當時正在舉行夜間演習，一個兵士失縱了。日本決定要要給「傲慢的」中國人一個教訓。爲了尋覓這個失縱兵士他們遂向中國進攻。戰爭爆發了。嗣後這個曾經失縱的兵士又出現了。他明明白白的是會住娼寮去了。但這沒關係。兵士失縱事件是「很好的」侵略口實；曾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就有三萬五千名日本軍隊從天津開到北平。一切已經準備好了。究竟一九三七年日本地方駐屯軍所造成的蘆溝橋事變——和一九三一年的瀋陽事變一樣——是否已得到東京政府的諒解，是不得而知的。可是無論如何，東京政府是無選擇餘地的來支持他們地方駐屯軍的行動。

參議員長當時力持鎮靜。假使戰爭可以避免的話，他還不想立即抗戰。但是他抑止不住人民的情緒。這次與東北和熱河事變迥乎不同；這次中國本部——幾乎是中國的心臟——部包括在內。七月十六日他在牯嶺發表一個談話，和他每次所發表的告日本或中國國民

(註一)關於中日戰爭初期的記述可參閱羅素 T. A. Bisson 氏著的「日本在中國」。

的談話完全不同。他曾要求日本軍隊從北平區域撤退。他曾正告中國國民，假設日本不撤兵中國不是戰爭就待亡國。他不打算再有一時的讓步了。日本的回答是向北平進兵，該城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一槍沒放就失守了。第二日天津也淪陷了。

和一九三二年情形相仿，戰爭在上海同時的爆發了。中國人對於華北事件已經奮激若狂。「惟恐戰爭擴大的」日本人，把戰艦佈滿長江。大批中國軍隊開進到上海附近，雖然這一帶是會規定着非駐軍區。當時一個身着制服的日本軍官在虹橋飛機場附近出現了。這是個危險事件。他曾被一位中國哨兵所干涉，他向中國哨兵開槍射擊，結果被中國哨兵給打死了。這是八月九日的事情。兩天之內，日本的大宗運兵船靠到上海了。戰爭——真正的戰爭——開始了。

在一九三二年第十九路軍在上海作戰的時候，中央軍隊尚未正式參加作戰。這次不然了。蔣委員長把他的最精銳的部隊輸送到上海附近，假設當時若不是因為參謀計劃作得不夠，這些軍隊很可能把遭受重壓的日本軍隊趕到海裏去。戰事延續至十一月九日。這是從

凡爾登戰役後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戰役；在三個月裏單獨中國方面的傷亡數目就不下四十五萬人。日本的進攻是很兇猛，中國的抵抗也很堅強；後來中國方面退却了，在十一月放棄了上海的三角地區，在十二月十三日失陷了首都南京。關於在如此鉅大的犧牲下，中國是不是應當保衛南京的問題，在各軍事家們中間曾引起個激烈的爭辯。德國軍事顧問團是不主張保衛南京的。但蔣委員長，因為南京在觀瞻上和歷史上的重要，決心要保衛它的，不管因為保衛南京而得犧牲多少人。

軍事專家們很久以前便說日本，由於佔據了南京，「戰爭便已經失敗」了。他們僅捉到熊——或龍——的尾巴；他們一旦深入內陸，他們就不能再返回來了；蔣委員長誘敵深入中國內地，這使日本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與金錢。他們勢須進而企圖「征服」中國。多數的優良觀察家們以為日本起始並沒想進攻中國中部，他們僅想一下子把華北五省永久拿到手裏；假使一個小規模的戰事能夠很容易的就達成了他們的目的，他們決不希望要有個大規模的戰爭。所以蔣委員長擬定這樣一個戰略可以叫做消耗戰略；他打一打，然後退一點

，再停一停，然後再退一點，抱定宗旨要使日本任何進展必須償付鉅大的犧牲代價。中國曾經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在山東省的台兒莊取得價重要的勝利。

在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日本的初步目的是想以南京爲中心，把在黃河附近河北山東區域的日本軍隊，同在長江附近他們的軍隊聯接起來。由於五月的徐州長期戰役的結果，這一目的算達到了。日本於是得以控制住隴海鐵路，一條橫貫中國東西的大鐵路（說來這條鐵路是由比利時所建築，起始並由比利時所管理的）；然後他們開始形成個大的弧形向西南推進。漢口，南京淪陷後蔣委員長會移駐於此，於一九三八年十月退守。中國軍隊向西撤退，並在四川造成新根據地。同時，游擊隊在華北堅強奮鬥，佔據大部山西。他們發展他們的專長，使中國民衆在敵人的後方起而抗戰。

但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廣州又失陷了。這是個嚴重的打擊，其嚴重性比丟掉漢口與南京之和還大些。過去中國大批軍火都是由香港經廣州運到漢口的，雖然日本在不斷的對粵漢路施以轟炸。廣州失陷了，這個路線斷絕了。日本進佔廣州的時候，正當歐洲挽救慕尼黑

危機的同時。中國並未籌劃怎樣激烈抵抗，同時也沒想到日本竟能侵略那樣迅速並與英屬地香港九龍那樣接近的中國南方。但是日本認定在慕尼黑會議後，英國對於其前此認為在遠東的重要利益，必不能再有予以保護的意志。張伯倫在慕尼黑出賣了捷克；他也給中國以嚴重的傷害。

從武漢退守廣州淪陷以後，直至一九三九年四月杪以前，尚無重要戰役發生。

極權國家的矛盾

關於蔣委員長和德國軍事顧問團筆者方纔已經提過了。在極權的集團裏也不見得任何事情都是站在極權立場的。德國在反共協定中是日本的盟友，而日本又正同中國作生死戰爭；若按照正常的想法德國必在各方面援助日本。然而在漢口筆者就曾發現了許多德國人幫助中國，幫助他們同盟國的敵人的驚奇景象。更有進者，筆者又曾發現許多蘇聯人——大多數是航空駕駛員——也在幫助中國作戰，和德國人協同一致抵抗日本。筆者有些模糊

了。德國軍事顧問團的總部和蘇聯的航空國際義勇隊的總部，都設在舊日租界的幾個區裏！爲了維持他們外交上的立場，無論德國人或蘇聯人都是不承認對方存在的，他們永遠不正式會見的。

德國是從幾方面來援助中國的。很惹人注目的，當筆者在漢口時青年的陶德曼，德國駐華大使的兒子，偕同着一個紅十字隊由柏林前來中國。據中國方面宣佈，有價值五十萬圓美金的醫藥用品運來中國，這是由德國的工廠或其他機關捐贈的。此外，中國各城市間不可缺乏的交通工具會是——現在仍是——由德國私人公司所供給。歐亞航空公司 (Lufthansa Company) 的容克式飛機飛遍中國的西部和西南各省。筆者曾坐德國飛機從香港飛漢口又飛回香港，飛機裏是德國的駕駛員和中國的無線電員。再有，直到廣州陷落以前，大約有百分之六十的中國軍火是從——信不信由你——德國來的。

最重要的，在中國有德國的軍事顧問團。這是從過去傳下來的。在一九二八年，或者就在那年將後吧，總委員長開始聘請許多德國軍官來訓練他的軍隊，總耳上被 (C. G. G.)

Max Bauer)。希克特將軍(General Von Seckt，德國國防軍前參謀總長)。和爾克豪遜將軍(General Baron Von Falkenhayn)也對德軍在中國服務。一共有六十至七十位德國軍官，他們多數是德國國防軍退伍下來的，許多人曾受過魯登道夫的訓練，他們都是優秀的天才家。在名義上他們都是軍事教官。在戰爭開始的幾月裏，他們急速的給組成三十一個中國師，包括五十萬人。他們也是顧問；當南京陷落後蔣委員長深知他們的建議是如何有價值，從那個時候以後無論在戰略和戰術方面他都很聽從他們的意見。德國軍官們曾協助佈置中國的台兒莊勝利。

這使日本大為憤怒。使他們忿火中燒的是，他們的盟友竟幫助了他們的敵人。東京向柏林方面施予壓力，經過幾月的磋商德國軍事顧問團撤退了。在那同時（一九三八年六月）德國向中國的軍火運輸也頓形銳減。不過歐亞航空公司仍然繼續執行其業務，軍事顧問中的少數德國軍官拒絕回國，他們同中國簽訂合同宣誓效忠中國，並且他們這些優秀的軍官們，是不會食言背約的。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反納粹的；他們犧牲了德國公民的國籍，

而和蔣委員長在一起。

至於柏林所以違背日本意向而援助中國的，是有許多理由。可以說，德國內心中並不願意日本征服全部中國。假設日本僅佔華北五省德國尚可不介意，不過日本想要佔領全部中國這對於德國的野心是不適合的。第一項理由，這樣會截斷德國對中國的貿易，這項貿易直至中日戰爭爆發時止是在蒸蒸日上着。與這相反的第二項理由，站在普及的歐洲戰爭或世界戰爭的立場上着眼，德國不願意日本被中國的持久而無結果的抗戰給削下去。

日軍暴行與巴納號事件

「東京的外務省要求各國在華制止一切於日本軍事不利的行動。任何帶點強硬性質的事件都是不合乎神經過敏的倭人的口味。」

——Howard Brubaker——

筆者提過會親見身着制服的日本軍人在大街上毆打老年婦人；也曾描述過日軍在南京

的大屠殺，成千的市民被殺戮着——有的被活埋了，有的把許多人捆到一起來作刺刀演習的目的物。戰爭中竟發生了這樣的事件。戰爭固然是個殺風景的事。戰爭裏永不會沒有殘忍橫暴的事件。戰爭本身就是個殘忍橫暴的勾當。然而日本確使戰爭比一般的更加恐怖。幾乎是凡他們所到過的地方，他們都大肆焚燒，搶掠，奸淫，殺戮。

在上海有個世界最特別恐怖的景象。筆者還沒看到任何恐怖事情能和這景象相近似。

關北和虹口的一部——那裏戰事最烈——其被摧毀的景象可與法國境內的上次歐戰的西綫相埒。日本把這塊地方——包括有幾方哩的面積——搶掠一空，不僅搶掠器皿，珍貴物品，家庭用具，而且舉凡每一鐵釘，每一窗子上的錫紗，每一螺旋釘，鐵的門門，螺旋釘轉，或鑰匙，以至每一極小極小的金屬片，只要他們碰到都給拿走，然後把全區縱火焚燬。現今這塊焦土地方尚無人居住。沒人會敢來此居住。但日本人仍使這街上電燈發光；一條洞亮的大街從全部黑暗和全部無人煙的區域中伸展開來，彷彿像具有燐光的時鐘指針閃爍在灰暗的空間裏一樣。

在上海日軍佔領區與公共租界的一個邊緣的中間，有一個著名的萬國橋。有鐵鍊鐵網和沙袋來保護着。日本的陸軍，海軍，和警察的斥候兵站在橋的一端；英國的斥候兵站在另一端。筆者曾看見許多高大的英國人從那裏走時，目觀幾呎外的日兵用腳踢苦力或猝然的用竹槓子打毆老年人，而氣憤的不得了；他們沒權提起抗議。對於這區域裏的每個人，日本都有生殺予奪的無上權威。中國人，從日本斥候兵面前經過，必須恭恭敬敬的鞠個躬，並且須脫下帽子。然而日本人——在這同時他們就可以開玩笑似的用槍刺扎過橋的中國人——還說他們在中國是與中國人民為友哩！

或者以為筆者的話不免言之太過，現在筆者引證下述的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日上海路透電的消息看看：

由於今晨蘇州河的橋上所發生的一個不幸事件的結果使此間英國軍隊中今日泛起一種高漲的激憤情緒。……日本軍人曾按倒和毆打一位發見在橋上的中國老人，然後又把他扔到河裏去了。

所有這一切行爲都爲杜哈姆(Hughes)哨兵所親見，當時他正在橋的那一端執行職務呢。英國兵士們，不能離開他們的職守的，祇好無援無助的看看這位老人淹死，同時日本軍人則大笑和鼓舞。

在南京，有位很正直的美國觀察家，他是四月到的南京，還看見中國僕人的無頭屍身仍暴露英國的宅地上。而南京是在十二月中旬就陷落了。

日本最彰明較著的暴行，便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正是西安事變後一週年——在南京上游幾英哩的揚子江中轟沉美艦「巴納號」事件了。在艦上的是從被圍困的南京城中救出來的美國外交官吏和其他官吏；當時巴納號正在保護三隻美孚行油船，這倒是稍微沾染一點帝國主義的氣味。那幾天以來長江中的風濤就特別險惡。在十一日日本陸軍就曾砲轟英戰艦驅蟲號，兩位英國軍官曾到陸上向日本提出抗議；其他英艦，鏡鯉號和蜜蜂號，也曾被攻擊，不過未沉沒而已。在附近的日本指揮官是橋本大佐，他由於一九三六年兵變事件（按：指二二六事件）而被解陸（暫時的）軍事職務時，曾在日本組織一個頑心

法西斯的團體。他說他曾接到上海高級司令部的命令讓他「肅清揚子江的船舶。」後來對這事件又「辯護」說給他的命令是不完全的，在「船舶」上邊的「敵」敵字遺漏了。

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一時三十八分對巴納號的轟炸開始了。在船上的人員已經看見日本飛機在上空盤旋；但是他們從沒夢想到他們會被轟炸的。雖然美國旗可以清楚的看到，但轟炸仍繼續着直至三點五十四分鐘，以至滿身皆洞的巴納號最後沉沒了爲止。美人會以機槍火力想擊退攻擊；換句話說，美日間的武裝衝突曾經演出。倖免於炸死的美人，當他們乘小船上岸的時候，還被機槍掃射着；甚至當他們都登岸了，都隱伏在結冰的池沼裏了，攻擊仍在繼續進行着。當時有兩位美國指揮官曾發揚過偉大的英勇精神：就是休士船長（Carran J.J. Hughes），他在第一次轟炸時已被傷及腿部，和安得斯副船長（Lieut. A. F. Andes），他便繼續着指揮。安得斯，被一顆子彈射中喉部，不能發言。他於是用粉筆在不平而多泡的甲板上寫發命令——直到一顆子彈射中了他的胸膛不能再寫了的時候纔止。

(續一)

巴納號的可能反響，使東京人士深爲驚恐。他們爲被難者的遺族贖金，一下子拿出二、二一四，〇〇七圓三角六分美金的支票聽歸美國政府支配。美國在東京的官方人員以爲斷絕外交關係是不可避免的。亞尼爾海軍司令(Admiral Panel)在施行政變的兩小時前會確切的通告過日本巴納號在什麼地方。日本轟擊巴納號的事件，似乎是狂妄的，也似乎是有意而爲的舉動。日本這個暴行的動機或者是由於「面子」問題，再加上興奮情緒的關係；日本想向中國炫耀他們甚至於都敢對白人的軍隊表示侮蔑的態度。

另一個著名的暴行，就是在八月二十六日由飛機上掃射英大使許爾森(Sir Hilde Kraushaar Hulsén)事件。據說英大使在打算從那條公路上通行之前，他未曾通知日軍。日本人誤以英大使爲蔣委員長遂加以射擊，的確在那同一的公路上可是在幾小時以後蔣委

(註二)遇難人員中有位意大利記者。甚至在死神肆虐的時候，也還保持是個「優秀」的法西斯主義者

●一位意大利的同志曾引說他臨死時話，他說他死的很快樂，因爲他以為殺害他的是蘇聯而不

是日本(一)●這自然完全是無聊的。

員長會從那裏通過。

中國的優越地位

在一九三九年的僵持局面下，中國方面的優勢是有許多的。第一，時間是獨厚於中國的，而時間又是個很重要的因素。戰爭的期間越延長，對於中國越有利，因為日本國內的生活程度隨着戰爭的繼續而逐月在低落着，同時中國人能夠——也確在——生活於鄉村之中和在物質極端貧乏的條件下戰鬥。第二，中國的軍隊，從一九三七年京滬退守重新編整以後，有無限的進步，雖然它還有更進步的餘地。第三，防禦比攻擊是少些消耗。日本爲了爭取勝利必須老打勝仗；中國是少些比較機動些。第四，我們知道，游擊戰對於日本的軍事運輸和作戰精神有極大的損害的。

中國的最大的優勢，或者是日本在軍事和行政方面現正面對着特殊的困難。戰綫延綿着二，三五〇哩，日本還正在掙扎着對於十一個很大省分加以控制，這裏至少包括有八十

萬方哩和二萬萬人民。筆者曾聽到人們說，中國像束絨被：日本佔據了許多被的線縫，就是說，佔據了運河、鐵路、河流、和大的城市。然而僅佔據住線縫是不夠的。日本在長城以裏還有幾近八十萬的軍隊，對於這項大量軍隊的增加問題頗示遲疑，維持大量軍隊是很費錢的。在長城以外還有七十五萬軍隊——控制偽『滿洲國』和蒙古的『關東軍』——那也是很費錢的。

最後，必須提到中國人民的精神，這種精神一言以蔽之，是偉大高尚的。中國爲自衛而戰，爲國家完整和生存而戰。中國人正在幾乎不能使人置信的困難之點相搏鬥，和高度配備的日本軍隊來作戰，其堅忍精神，真要使我們的想像力跳躍起來了。日本會以爲戰爭可以在三個月內結束的。現在他們知道了，這場戰爭三年以後也不能結束的。現在他們祇能說，他們要「在一九四一年」才能把北方的游擊隊肅清。日本的炸彈把日本的恐怖帶到了從來未曾聽過『日本』這一名辭的中國窮鄉僻壤裏來了。日本會有計劃的摧毀了不止五十四個大學或教育機關，焚燬了許多圖書館，毀滅了許多裝備品。（註三）許多戰區學子挾

着復興民族的強烈意志跑向中國深遠的內地裏來。在遠遠的四川裏子萬的青年都志願的加入軍隊保衛祖國，他們都赤着腳開赴前線參加戰鬥；許多鄉村幾十年來都世外桃源般過着安恬寧靜的日子，現在不同了，青年們正在以帶柄代槍從事訓練，歡呼着蔣委員長的名字，準備保衛他們的祖國山河。

日本的悲慘境地

「騎虎難下……較難困於淺水魚蝦狎之。」

——中國格言——

在一九三九年日本的侵略企圖有兩個。第一，堅持和鞏固前線。第二，搜括榨取佔領

（註三）可參閱一九三九年一月三日倫敦太陽士報，載着許多違反人性的使人驚駭的暴行。有許多證據

証實日本飛機飛到遠遠的中國城市投彈，單純為摧毀大學校，特別是圖書館，那裏常常收藏着不可數值的珍貴材料。到任何城市，日本首先焚燒書籍。

區域，於此可使中國償付日本侵略中國的損失。自然，在這些直接企圖的背面還有其他企圖：日本希望破壞中國的統一團結，打擊英國的勢力和利權，從戰爭中獲取些便宜，獲取些具體利益好在日本國民面前誇示。

關於第一點。日本現已佔領了中國由北至南的大鐵路綫的兩端——北平和廣州，也佔領了中間的漢口。他們現在的希望是獲得這條鐵路的全部控制權，庶可使他們的軍隊能夠機動調轉，而中國不能。然後在鐵路的前邊深溝峻壘，造成一條不可攻陷的中國邊界，至少在揚子江之北是如此。建築好防綫以後，他們計劃掉過頭來，從鐵路沿綫向海岸——和以前正相反——推進作戰，消滅一切消極的抵抗，個人的恐怖主義，和所有的游擊隊。他們希望由於這種戰鬥來保證他們的軍事完全穩定。然而這項目的的達到確尚渺茫呢，鐵路本身現尚無法全部拿到。假設他們的計劃成功了，中國就將是個無鐵路的國家。

關於第二點。政治方面日本企圖利用傀儡政權來統治已經佔領區域，這點我們不久可以敘述到，經濟方面日本企圖利用幾個機關向淪陷區域榨取。新的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

已經建立起來，百分之五十的資本是由橫濱正金銀行供給，雖然日本還厚顏無恥的不承認他們從中投機。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也發行紙幣，一圓可以兌換一日圓，利用偽鈔來套取中國的法幣，用命令把中國法幣價格貶低百分之四十。然而中國農民們不肯把他們的物品兌換成偽鈔。所謂貨幣戰爭現正進行着——特別從英美兩國各借給中國兩千五百萬美圓以支持中國法幣以後。

日本人曾企圖從中國農村中套取——沒有多少成功——中國法幣，中國法幣是以銀為準備的。套取到手後他們再賣出去以套取外匯，以破壞中國貨幣。因此中國在英國的支持下已施行嚴格的貨幣統制政策。因此雖然英國在關稅統治上已同日本合作，而支持中國法幣一點仍使日本對英國異常仇視。日本說，英國是支持中國的主要因素，第一因為它支持着中國的法幣第二因為香港——英屬地——像是中國的首府一樣，舉凡一切財政，補給，貿易都和他發生着密切關聯，也像中國要人的完好的家庭一般，他們可以無拘無束的自由出入。

日本已在佔領區內建立起來兩個大規模的產業榨取的機構，華北開發會社（資本三萬五千萬日圓，半數由日本政府拿出），和華中開發會社（資本一萬一千萬日圓）。二者都在東京「興亞院」的監視之下，「興亞院」是被統治於日本軍部之下，關於處置中國問題是不容外務省過問的。這兩個會社企圖發展中國的電氣事業，建築起交通網，搜集穀物、製造食鹽。開發礦藏，和其他一切榨取中國的方式。其目的是想把中國置於日本的嚴峻的獨佔之下，使開放着的門戶關閉起來，盡可能的排斥出去外人的商業。所以長江仍把持着不令開放，廣州商業路線仍在被截斷着。中國對付這項經濟榨取計劃的最好武器，是「焦土」政策。中國人退出時對於不能移走的工廠，寧肯焚燬之也不能令其轉入到日本手裏。青島的紗廠就都燒燬了，損失達一萬萬中圓。中國人寧肯把田地燒燬了，也不能讓日本食用他們的穀物。

日本的最大優點，是他們沒有較佔優勢的飛機和大砲。日本的最大危險，是從佔領廣州起的過分驕矜。在佔領廣州前日本就一點沒夢想到能把蔣委員長逼出武漢。祇要他們僅

僅佔據在華北的鐵路沿線和長江流域上，除游擊隊的襲擾外是沒有其他的軍事危險的。假設他們再企圖伸展進雲南和四川，他們就要遭受嚴重打擊了。

由於戰爭而損毀的物質，是普遍而不可計算的。中國百分之七十的工業，都被日本給摧毀或搶奪去了；單獨上海區域的工業損失，就有六萬萬美圓之鉅。除這項破壞損失之外而比這損失更大的，是近代史中無與比倫的人類浩劫。筆者還不是指着軍隊的傷亡說，其實軍隊的傷亡也就很大了。而是指着難民說的。我們曾聽到過許多種的歐洲難民。但與中國難民相去很遠。在中國，單在京滬的區域，就有六千萬難民；六千萬男人，女人，和兒童爲了保存生命而跑出了多難的故鄉，而永遠的飄泊異地，而忍受着困窮，幻滅、和饑餓。

最後提一提西方國家的態度。英國和蘇聯的立場幾乎差不多，都是援華——有限度的——反日，因爲不能讓日本再強大了。不過，有些觀察家覺得英國慢慢的可能同日本訂立協定，使日本至少仍保有華北的統治權，作爲停戰的代價，因爲這戰爭對英國的商業損

失是太大了。其實，假使戰爭能延持到足夠的悠長，世界各國都會蒙其利的；戰敗了日本一定會摧毀了日本的軍人勢力，而使中國變成個進步的，安定的，和平的國家。

向西方遷徙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老子——

中國正在利用「向西方遷徙」的辦法，以謀復興。紅軍長征已是個偉大的成功；十萬健兒曾橫貫了中國去創造新生命。這次向西方遷徙路程更遼遠，而成就也更偉大。幾百萬的難民，衝破難於置信的困難，從支離破碎的家庭裏走出來向前邁進，身後邊有他們的已被敵人殺戮的同胞，腰裏是一錢莫名，帶着已被敵人創傷的生命，開始從海濱和長江流域各省出發，向着西方步行數千哩。現在在未被開發的西陲開始建立新的中國。這個大遷徙，除掉當年美利堅開疆拓土時的向西開進的情形外，無可比擬的了，它也會產生許多驚人

的英勇堅忍事跡，它也曾表現出堅決、機敏和犧牲的精神。

詳細寫來將要需用一整章的篇幅哩。殘存的戰前大學都合併成新的學府。舊日的鐵路都已拆毀了，現存的鐵軌都被驚人的變動者和愛國的勞工們給搬運到西部安全地帶去，準備在那裏用這些鐵軌鋪設新鐵路。幾百家的工業企業都已全部——機器及其他——移走了，且慘淡經營的在距他們原來廠址幾百哩的城市裏重新建立起來。新的公路正在計劃和鋪設着。富源——特別是四川的金和雲南的錫——被開採着。阿利 (Rawi Alei)，一位新錫蘭青年，過去曾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工廠當監查員，現已組織了個「中國工業合作社」現正開始執行職務。遠分的遵循蔣夫人的意見發起的。

遷移工廠是一種非常的偉業。困難並不盡在遷移的技術問題。在漢口有個大紗廠拒絕遷徙，並於日本進城後廠方對於廠裏數千人也拒絕有任何處置的準備。因為日軍已迫近漢口，切處置必須從速。政府要求將它的機器毀壞，工廠又不肯。加以在這個工廠裏，勞工生活狀況又特別的惡劣。在一個早晨五點鐘的時候，正當夜班工人回家，日班工人上班

時候，蔣委員長夫人突然出現了。她把這些情形訴諸工人，她對工人是如許的有效力致使這個工廠被強行遷徙走了。

和平與僵局

在一九三七年當日佔據南京以後，他們以為蔣委員長，既然丟掉了首都，一定要求和的。結果蔣委員長並未如此於是他們又懇求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作日本的調人，向中國提出『和平條件』。蔣夫人，招待德大使，可是對於那些條件僅予一瞥而已。她很和平的說，『很愉快的又得會到你了，陶德曼先生。你的美麗的小孩們都好嗎？』一點也沒談到和平問題。

日本，在第一章裏已經提過，非常羞怒：他們不再以蔣委員長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為交涉對象，從那天起他們不承認蔣委員長的地位。從此以後中日之間就再沒有談判。在一九三五年蔣與汪精衛文持出和平條件，包括（一）中國承認偽『滿洲國』並加入『防共協定』

；(二)內蒙劃爲「防共」的特殊區域；(三)在中國的某幾據點日本得以駐兵；(四)中國

——特別是內蒙和華北得任日人開發；(五)解散國民黨。中國對此並無答覆；那樣的「條件」的確也無法答覆。在一九三九年一月蔣夫人曾提出中國最低條件——「光榮的和平，這裏必須包括着中國的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和『平等待遇。』」

現在的局勢完全陷於停頓狀態，也許會相持至相當長時期。日本絕對無力把中國推擠到西邊去；中國暫時也沒有足夠的力量能把日本推到海裏去。日本——假使他們能維持住現在的武力——可以繼他們「不宣而戰」的觀念的新發明再來個「不宣而和」吧。他們同蔣委員長談判的幻夢是不能實現的；他們祇可採用維持既佔區域，不用停戰而用經濟壓榨的政策，以代替戰略的進攻。然而他們又必須面對着中華民族的統一而新生的威力。中華民族現正給從未遭遇敗挫的日本帝國主義以打擊。

第十六章 中國的將領與執政人士

「瑕不掩瑜。」

——孔子——

國民黨是統治中國的唯一政黨，現由蔣委員長親身率領着。我已經簡單敘述它的來源是由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一一年以前和流亡在日本的中國政客創立的，並且他樹立了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國』是國家，『民』是人民，『黨』是政黨。國民黨——至少在理論方面——是中國最高權威者，因為中國政府是由它任命的。所以國民黨就等於其他國家的極權政黨。

然而國民黨和其他人民政黨迥然不同；它在政黨之中，確是獨特無匹的。第一，它聲稱以民權主義為它的三大主義之一；它認為自己本身就是中國革命理想的大本營，並且希

望這種革命要循序發展；發展的程序不是由於粗暴的獨裁而促成的，而是要由於機構的演進脫化而來。它既不像蘇聯的共產黨是忠實黨徒縝密的核心理，又不像德國納粹黨是一種民衆瘋狂的運動。雖然國民黨支配着中國政府，然而政府各部部长並不一定真屬於國民黨的。任何人只要有妥適的介紹人或相當的成績，若欲加入國民黨，就可以變成黨員；並且該黨同無黨人入黨之舉。黨員除掉在紀念週誦讀總理遺囑外，並無按期納費或其他責任。總理遺囑原文如下：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尙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關於國民黨的全體人數，我聽到了各種極端不同的估計，據大多數局內人想，約有十

萬人（按國民黨黨員實在二百萬以上——譯者）——決不會再多的——其中有兩萬左右的黨員是活躍的中堅分子。黨員都是帶有半祕密的性質。然而黨員與非黨員中間，並無絲毫隔膜情緒，決不像德國和蘇聯那樣把善人和惡人，黨員和非黨員，分得絲毫不爽。有幾次，我會和國民黨員及非黨員共同進餐；大家談談笑笑，竟而有嘲笑黨員的。

國民黨的組織和蘇聯共產黨極其相似，不過它的精神並不帶有排外性的。國民黨的最高機關是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每兩年開會一次。大會又將全權委託於兩個黨務委員會，一個是中央執行委員會，一個是中央監察委員會，前者是執行大會議決案的，後者是有勸告權的。從這兩個委員會中產生出來的一個較小的組織，就是中央政治會議，它的任務是處理例行公事和當權問題。對這些息息相關的機關負責任的，是統治中國的國民政府。政府內部包括有五院。

戰爭開始之後，必然的要創立許多附屬機關，集中管理的組織便更屬迫切需要。於是國民黨就任命了一個最高戰時會議，國民政府就組織了一個最高國防會議，以蔣委員長為

主席。最高國防委員會之下，便是一個極關重要的軍事委員會，也是由蔣委員長來主持，用以監督中央各軍事機關的活動。

院的制度是由孫中山先生創造出來的。這種制度的來源是廣採中國相沿的習慣，和蘇聯與歐美的理想，大體上說來，這是一個廣汎而流動的溝通線，藉使中國行政管理能夠依此線索而逐漸發展。我們應該記得，中國在一九一一年以前，向無與西方意義名實相符的政黨；中國經過數世紀的衰微的朝代才突然變成了共和國家。因而孫中山先生不得不兢兢業業而慎重將事。他的整個觀念是想要使人民準備自治。因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向無選舉的唯一的國家，並且也向未有過真正的國會。

形成中國政府的五院之中，首先是行政院，這就是中國的內閣。所以外國人稱孔祥熙為中國的首相或國務總理；在中國語句裏，他僅是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行政院每星期二早晨開會一次。其次是立法院，這是演進中的立法機關，真正國會便將由此而脫化出來。該院雖有創制法律約權力，但無多大實權。第三是司法院。它的任務是制定合於時代的野

考法制度。第四是考試院，它是舊日中國考試制度下的殘廢的文憑，用以來重新樹立文官試制度。第五是監察院，這是個從專制調整工作的機關，它要使各部的活動互相合作，監督議決的執行，並製訂共同的計劃。

兩位身分崇高的人

關於蔣委員長和張學良，蔣夫人和孫夫人，孔祥熙和宋子文，共產黨首領毛澤東和朱德，我們已經談過過了。這些人物可以稱為中國八大要人，（註一）雖然還有兩位名子也應該列在任何中國人名錄裏面，那便是廣西的兩位蔣蔣領李白二人。這八個——或十個——顯赫的姓名，並非把中國所有重要的人名網羅殆盡。還有許多別的要人和在政治上有相地當位的人。

倘就階層觀點來看，我們該由上面重要人物說起，就是從那位威儀可敬的國民政府主

（註一）在這這八人之中有五位是屬於一個家系的，就是蔣委員長，蔣夫人，孫夫人，孔祥熙，宋子文。

席林惹起。他的重要性是在名義上的；他所處的地位猶加里寧（Kalinin）之於莫洛托夫和史太林，或意大利的帝伊曼尼（Victor Emmanuel）之於莫索里尼是一樣的。林主席原籍福建，生於一八六四年，曾住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多年，在一九一一年他才返回祖國，參加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團體。自此以後，他就成了一位任重致遠的良好黨員，他所以能獲得現在位置的原因，全由於他的過去所做的事業毫無陰謀和野心所致。他很儉樸，有一次一雙外國皮鞋穿了五年。他長了一頓亂動的白鬚。有一次，他攀登特嶺步往蔣委員長家裏去，中途坐在石凳子上面休息，就在凳子上面潦草的寫着：『納妾的人，不要坐着』。他的每月薪俸是八百元，合美金是一百二十八元。

還有一位儀表特異的人物，就是孫科，大家都稱他是『太子』。他於一八九一年生於廣東，是孫中山先生與其前妻的獨生子。這位老夫人仍在人世，隱居在澳門的（香港附近葡國領土）；她是位浸禮會教徒；這位老夫人過着恬靜的生活，對於政治毫無趣味，她是一位單純而快活的人。

孫科曾負笈去檀香山就學，後又進入加利福尼亞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一九一七年回國後，他就做了他父親的秘書襄助革命，以後又歷充廣州市長，鐵道部長，立法院長，他在一九三九年仍充任院長一職。大家都臆斷，將來他要——在蔣委員長政權之下——做國民黨的副領袖。孫科是永遠富有進步性的。他所要打倒的是日本，而不是共產黨。現在他和民族統一XX異常接近，在一九三八年，他曾兩次旅行到莫斯科去，以調整更進一步的中蘇合作關係。

日本現在異常厭惡孫科。在一九三八年十月間，日本竟擊毀歐亞航空的定期飛機，殺害了十四位乘客。這是日本毀民用飛機事件之一；大家相信日本人發動這一暴行的原因，是由於他們以為孫科也是其中的一位乘客。

孫氏為人既外聰敏，態度和藹，闊綽而有修養，志向甚大，他會飛黃騰達的，然而他自林主席和蔣，他不敢苟同，沒有實權在握，唯其如是，除非受到別人的擁護，他要保持真正最高的地位是很難的。

兩位廣西將領

這兩位在中國都是優秀而有能幹的人物，不但在中國，即便在世界任何國家內，也堪膺優秀能幹之選。廣西的兩位將領，李宗仁和白崇禧，他們兩人的功績是不可分離的，所以總是爲人相提並論，恰如與登堡與魯登道夫二人一樣；又恰如共產黨將領「朱毛」二人一樣，「李白」這個名子往往被人認爲是一個人。他們是相互爲用的。李氏爲人誠懇，不拘小節。白氏比較足智多謀。因而大家都說白氏是李氏的絲手套裏面的鐵拳。李氏年齡較長，位置較高；白氏多在前線從事實際指揮工作。

這兩位將軍的重要性是很簡單的，可以概括的列舉出來：第一，他們是蔣委員長的最優秀的軍官，第二，他們的軍隊在大規模的作戰上是無可比倫的，甚至比較擅長游擊戰的第八路軍更高一等。李白二位兩袖清風，誠實過人，工作勤勉，愛國出於至誠。一九三五

年，他們因爲蔣委員長表面上對於抗日頗形躊躇，而拂恚不悅，遂脫離中央退回他們的

堡壘——廣西（註二）——樹立一個事實上的獨立政權。盧溝橋事變一爆發，他們馬上帶領軍隊服從中央統一的指揮。白氏——從前是蔣委員長離不開的輔佐——此時飛往南京；他和蔣委員長沒有會面已經八年多了。蔣委員長便立刻使他做了軍事委員會的參謀副總長，一直到現在他仍任此職。

李宗仁看來好像一位蒙古利亞種的碼頭工人，頑硬而強悍。他在一八九〇年生於廣西。早年曾做過——與一般中國人迥不相同——武術教師。一九二五年，他參加過革命運動，成爲中國最優秀的軍官。他和白氏有三種事情是與衆不同的，也就是他們和舊式的中國軍人不同的地方；他們都不私自利的剝削人民，「以飽私囊」；他們曾身臨槍林彈雨，軍事經驗特別豐富；他們懷抱着堅決而善美的政治思想——就是中國人應該團結一致打倒日本。有學識的觀察家都稱李宗仁是位「中國最誠懇的人」。

白崇禧將軍生於一八九三年。和李氏相稱，他也進過保定軍官學校，遂即參加革命工

（註二）說來這一省是中國唯一的普通徵兵的省份。

作。他是個回教徒，因而使他佔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在這次戰爭中，他會長途跋涉經過了甘肅到西北各省去，大聲疾呼的喚起回民的公意，反抗日本的宣傳，使處在扼要地帶（指西北寧夏而言——譯者）的回教徒服膺中央，因為他們在此地帶握有溝通蘇聯軍火供給的咽喉。據說他是中國唯一的人物，敢在前綫違反×××的軍令，如果他認為這命令不正確的話。大家都稱他是中國軍隊中最優秀的專門戰略家。

在第十一章裏，我已談到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的神速的戰役，就是蔣委員長率軍北伐，攻取上海，南京，漢口，北京，因而中國暫告統一局面，造成了異常驚人的近代軍事的功績。我們當然不應該藐視北伐大業的運籌的果決和組織的技巧，然而真正效命疆場屢奏奇功的，都是李白這兩位將軍。他們率領他們的堅決而訓練有素的南方軍隊踏進了浙江。李氏既攻取上海（白氏緊跟在後），白氏又打敗北方軍閥，以後兩人便會師武漢；白氏又率師北進直趨北京以北，數十年來，中國人中能率兵直趨長城抵到東三省邊境的，要以白氏爲第一人。

雖然白氏對於長征時對困苦交加的共產黨經過廣西時，伴爲不知，然而他是時常進攻共產黨的。據一般傳說，他曾救過周恩來——調停西安事變的共產黨員——的生命，因爲他對於周氏異常敬慕。周氏在白氏第一次清黨時即被逮捕。當時周恩來雖已改名換姓，但白氏很知道他就是周恩來。白氏設法親身審判，令其揚長而去，向未洩露此事的真象，恐怕萬一大家曉得，他必定要被處罰的。

白將軍以爲這次抗戰，將要延長三年以上的。最近他聽中國業已準備了應付這短期抗戰的充分的供給。如果蔣委員長不幸一旦下野，一般的輿論都覺得白氏是最有力量的候補者。如果日本能夠買動李白——日本確也費了心血做此事，但結果，却是徒然——那麼中國便要陷於不幸的境地。

陳誠和張羣

這兩位中國將領是各具有重要特色的，他們的名字非常類似（指英文讀音方面——譯者）

• 我到了中國，抱着兩種野心，第一，要訪問蔣委員長，宋氏的家庭，和紅軍的領袖；其次，就是要分別評論陳誠和張羣。他們兩個的名子的聲音是幾乎類似的。

陳誠將軍——我們可以簡稱他爲陳將軍。上面講過，他是國民黨的××的領袖。他做過武漢衛戍司令，現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也是前任的軍政部次長。縱然他沒有自己的軍隊，他却把強有力的黨的關係和軍事的力量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他生於一九〇〇年，看來却顯得異常年輕。蔣委員長非常喜歡他，他曾充他的結婚介紹人；他同蔣委員長在西安被難。一般人相信，蔣委員長認爲他是他的政治繼承者。許多中國人都異口同聲的講：在政治方面，他是委員長第二，正與在軍事方面，白崇禧是蔣委員長第二一樣。

張羣——我們可簡稱他爲張將軍。他曾做過上海市長，外交部長，軍事委員會祕書長，現任行政院副院長（即等於副國務總理）。他和蔣委員長是非常接近的。他們二位在一九一〇年在日本相遇，攜手同歸參加革命，從此以後，便永成莫逆之交。他的夫人是位基督教徒。他在外交部長任內（自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是處於異常困難的境地，因爲日本

繼續前進健步，而中國人却僅僅是觀日派。他是反對共產黨的。

四位陳先生

陳氏弟兄是國民黨××派中的首腦人物，是那位上海陳老實翁的令孫，陳老先生曾替蔣委員長作過第一步的奠基工作；有個很長的時期，兩位陳先生確是黨的首腦；在南京的時候，他們確實握有國民黨的大權。陳果夫先生是長兄，他是生於一八九二年，有個時期，他在上海作過交易所的工作；為蔣委員長準備革命基金。他曾做過江蘇省主席。陳立夫先生較其令兄年幼七歲，外表看來似不甚雄偉。據中國名人錄內所稱，「他曾根據總理遺教創出一種新的哲學理論，寫了兩大厚冊」，銷售的數目竟達十萬之多。他又是蔣夫人的新生活運動的主要的組織者，新生活運動是以提高青年會的方式來創造一種剷除軍閥主義的手段。兩位陳先生雖然適於作黨的首腦，但却不出現於公共場所。

★ ★ ★ ★ ★

另外一位陳先生，就是陳友仁，他和上面的兩位陳先生迥乎不同。他在一八七八年生於英屬西印度，是個混血兒，一九二九年，他曾充武漢政府的外交部長，因而馳名世界；他是外國生長和教養的，所以對於中國語言文字不甚通曉。他的為人異常急進，言大而誇。在政治上，是飛黃騰達的，他雖然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和周恩來，毛澤東，以及其在野多年的孔，重新擁護國民黨，但近來却消沉無聞了。他第一次任外交部長是在武漢政府時代，第二次是在一九三九年短期的廣東獨立政府，又次是在一九三四年在福建急進的十九路軍建立的政府。他的勤績確有就案可言。當他來簽訂陳對陳美素（Chen Pei-soo）的條約時，使美國運動激發美國租界對中國等讓領情。舉動誠恐不易。陳氏的學女鄭某，頗能諷刺的，男公子雅克（Jacques）是中國頭等的政治漫畫家，女公子西爾維亞（Sylvia）是富有天才的跳舞家。他在中國來去匆匆，每逢他返回祖國的時候，大家總是說他又在暗中進行什麼驚動四鄰的，他是以精於運籌而著名的。每日誌。

★ ★ ★ ★ ★

另外一個陳先生，是與其餘的人異常不同的，就是陳鶴秀。他在一八七九年生於安徽，他是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者，曾充該黨總書記多年。以後他的地位幾等於托洛茨基，大家都曉得他是中國的路勃茨基。他是個文人，是個預備，早年曾留法法國。一九三二年被捕，經過了「臨時審判」，被判為十五年徒刑。據說他在獄內頗受優待，尤其是在民族統一戰線成立以後，因為他曾對於中國文藝復興和革命有過很大的貢獻。

在中國名人錄內有一百三十一個不同的陳氏，程氏，錢氏，鐘氏。有許多人值得注意，但是我們必須迅速的掠過去。

胡適大使

「我們的軍隊現在正嘗試着大時代熔爐的磨練。」

——胡適——

充一句話，若不從狹窄政治的觀點，而從任何的觀點來講，中國現代唯一最著名的人物，無疑的是中國駐美大使胡適，不過在這書裏尚未提到他。他的生平事蹟是不可以草草潦潦以一兩段文字就寫完了的。然而我只能把具體的事實寫出來。

胡適和一般的中國人是一樣的，態度嫺雅，天性快樂，風采高潔，講求實際，他是所謂中國文藝復興的創始者。中國文藝復興，是在滿清推翻以後盛行的一種文學的和社會的運動，是協助並完成孫總理的政治革命運動，這種運動的路徑，本和其他偉大的運動一樣，說來是很簡單的。原來胡適三歲就起始讀書，十歲就能識字數千；鑒於中文異常困難繁雜，不禁爲之驚恐，因而他就提倡白話文，這種語言，我已經講過，是一種簡潔的語言。他所提倡的這種字，不但是容易學習，容易瞭解，而且能夠使人人去運用它。胡適和他的信徒是用白話寫成詩和哲學的，不用那些異常堅澀生硬的古文，因此白話文的勢力傳播很廣。胡適把中國文字簡易化的努力，在歷史上，是和歐洲中世紀以後改革英文的喬叟（Chaucer），或以法文替代拉丁文的功績，是前後媲美的。

一些名位顯耀的人物都是起始大運亨通，並且賦有特奇的聰明睿才，胡適也是其中之一。像那位信奉基督教將軍馮玉祥，在體力方面，可以算是個巨人；同樣，胡適在智力方面，也是個巨人——雖然他不像馮氏那樣古怪。

他在一八一九年生於上海，他的父親是位年長的碩儒和地理學家，他的母親是他的父親的第三個太太，年歲較輕，胡適生時，他的母親還不到二十歲。三歲時，他的父親就去世了，因而他說他的成功全賴母教。十二歲時，這位神童已能熟誦中國所有的經書——這種流風餘韻即等於背誦莎士比亞，坦丁，密爾頓，琉克理細阿 (*Lactetius*)，拉辛 (*Racine*)——並且在追尋着新的智慧世界。他的家庭很窮，所以他只好靠着教書維持他自己和他的母親的生活，後來又做過新聞記者。考取留洋官費以後，除到其他各處留學外，他曾進入康奈爾大學農業學校；他想只有科學的農業纔能使中國復興，因而他決定要作農人！然而他開始讀的是西洋政治和哲學的作品——讀到達爾文原著，他忽然發現他的名子是一「適者生存」的意思——他就離開康奈爾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專攻哲學和文學。他在這裏頗受社

威的影響。一九一四年，他作了一篇獎金論文，題目是勃勞甫（Robert Browning）論。一九一七年，他的哥德比亞博士論文的題目是「古代中國邏輯方法的發展」，此項論文付印後，立即變成文學名著。他自己也感覺他的名望真個有些高起來了。回國後，就大事著作（專用白話文來寫優美的散文詩，弄得批評家非常驚訝），以後又漸漸對於政治趣味濃厚起來。他曾任國立北京大學的哲學教授，他是中國哲學史大綱那部偉大作品的作者，是一種政治週報「奮鬥」的主編，又是一位精神不倦的演講者和政治的理論家。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三〇年，就任吳淞中國公學校長。後來又到外國遊歷一次，歸國後寫了十二卷的論文集，繼而起始着手翻譯莎士比亞，刊行其他的文學作品，主編「獨立評論」，一九三一年，他做北京大學文學部長。縱然他不是國民黨員（他確實嚴酷的批評過國民黨），縱然他未身居官職，但在一九三七年他却被任命為駐美大使了。日本聞訊之後，就決定派遣「三位大使到華盛頓去，以便和他那驚人的奇才相抗衡。」

從這幾段概要的敘述中，不要以為胡適是個「象牙之塔」式的學者，是個遁世者。相

反的，他是飽嘗着人生的快樂，喜歡講話，吸煙，宴會，會客，並且照顧他自己的家庭。

大家都稱他是中國的福祿特爾（Voltaire），因為他從十一二歲就讀亞里士多德神祕主義。可是有個很長的時期，他很傾向於反對暴力的主張，後因鑒於抗日的必要，這種觀念遂即打消。現在，他是位有見識的中國民族主義者。



中國是特別富於駐外大使的。在國聯的施肇基博士是頗能勝任代表中國，那位學問淵博的王正廷博士是胡適的前任駐美大使。駐英大使郭泰祺是個最活躍的中國人，敏捷睿智，擅長幽默，又是英皇最聽明最銳利的政客。他曾充實賽維尼亞（Dunaj-Vaiava）大學雜誌編輯，又做過孫總理的祕書和宣傳的指導。後又做過巴黎和會的代表，大學校長，和外交辭次長。

住在巴黎的顧維鈞博士是位非常理想的人物，除在中國有相當的功績外，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歷史上是一位最優秀的學生。初到該校時，他對於英文隔閡得很；三年以後，他

就獲得學士和碩士的頭銜，並且有過優等的成績，同時他還參加演說比賽，編輯哥倫比亞大學的兩種刊物：哥倫比亞報和勞觀報。他的法學博士（榮譽的）頭銜是耶魯大學贈給他的。他在少年英俊的二十七歲時，就做了中國駐美大使。他促使中國加入國聯——以後國聯竟置中國於不顧。他的事業受着他的能幹而漂亮的太太的幫忙很多。

基督將軍馮玉祥

馮玉祥是一位令人望之生畏的人。他的身材高大——長六尺四寸，看去似金字塔，頭大如瓜——是中國「農民士兵」的典型，正如吳佩孚（馮氏和他的關係異常複雜）之為「文人士兵」的典型一樣。馮氏出身田間——，所以他帶點土氣。

他穿的是農民的衣服，外表好像是一位身材高大的苦力。他向不穿軍官的制服，但卻喜歡大草帽（特大號的），用繩子繫在他的頸項後面。他吃的食品異常簡單，毫沒有任何精製和珍貴的奢侈品。他一生向來吃過像魚翅之類的珍貴物品。蔣委員長有一次派去一輛汽

車迎他赴宴，但他討厭坐汽車，結果他乘着一輛他的衛隊用的大型貨車，坐在司機旁邊往蔣委員長司令部去了。當他第一次到南京做軍政部長的時候，他不願意住在已經給他設備好的司令部內，却住在附近的泥屋裏面。有一次，一位美國新聞記者去拜訪他，他正穿着襯衣和他的兵士在院子當中，蹲在地上磕瓜子。

馮氏是一位基督教徒，過着一種樸素的生活。他那位信奉基督教的年青太太，從前會做過北平青年會的幹事，是他的形影不離的伴侶。有一次她勸他到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小禮拜堂去演講；他帶了四名衛兵，他們就把機關槍架在講臺上面，站在旁邊守衛，弄得學校當局目瞪口呆。

馮氏在每次戰役以前，總是拿着耶穌的道理來規勸士兵；所以上前線的時候，兵士們都唱着：「前進，基督的士兵」。然而一般所傳說的，馮氏曾用滅火皮帶來大批的給他的軍隊行洗禮，却不是事實。這件故事的來源，是由於一位美國新聞記者告訴青年會的愛德華氏（Dwight L. Edwards）說，馮氏利用滅火皮帶便可以很容易給他已經威化過來的大

批軍隊行洗禮了。據一般想像，馮氏之所以變爲基督教徒，是因爲他幼年時代在保定，曾目睹拳匪屠殺的傳教牧師，看到了他們從容就義的精神，纔使他大受感動。

馮氏在一八八〇年生於安徽。在他的自傳（尙未譯成西文）裏面，他曾描寫他的少年時代奮鬥。他的父親是做泥水匠的，因而家庭經濟異常窘迫，他有六位弟兄和姊妹，其中有五個孩子是餓死的。自然這種悲慘兒童時代的經驗，給他一種深刻的印象。在兒童時代他，就離開故鄉，直到一九三七年他才回鄉掃墓——這種長期離開家鄉是與中國習慣極不相容的。他的自傳上說，他的父母都是吸食鴉片的，但他個人却討厭鴉片。在一八九一年，他進入一個私塾，讀了十五個月的書，這就是他受過的教育。他的真名字叫作「科寶」，「玉祥」這個名字是以後偶然叫出來的。

他在自傳裏面公開的講，他首先痛恨的是西洋人，其次是日本人。十二歲的時候，他就拿着來福槍向教堂裏面射擊，這是由於鄰近的「鬼子」越少越好的普通理論所激勵的。幸而當時沒有傷人，等到六七年後，他自己就加入到從前他射擊過的教堂裏了。在一八九

五年時，他參加了第一次中日戰爭，那時他不過纔十五歲，自此以後他使對於日本人永遠的痛恨起來。當他作爲正式兵以後，他的綽號叫作「蘋果餅」；因爲他的同伴們想，他的身體這樣的畸形高大，一定要教敵人活吃下去的。

馮氏頗尚樸素，家內只有兩件裝飾品——一對日本造的彈藥箱。他對於金錢和虛榮固不在意。最近蔣委員長和蔣夫人曾在漢口和他一起進餐，馮氏僅以白飯和黑豆羹此二位高賓。最近馮氏個人發生一件不幸事件，使他頗爲悲哀：他的長子——前一太太所生的——在前線被日本人打死了。

馮氏一生的經歷過於複雜，不是這一種簡單敘述內所能包括盡的。但從他的正式自傳中所摘出的綱要，確可使人讀來趣味橫生。

一九二三年

充西北軍總司令

一九二四年

與李德全結婚（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女子）

一九二四年

背叛吳佩孚（他很坦白的用「背叛」這個字樣）

一九二四年

驅逐傅儀出宮(註二)

在一九二〇到一九二四年的中間，他是吳佩孚的親信部下。因為他要揮攬大權，就把吳氏推翻。以後他又和吳氏重新攜手。隨後在一九二六年，張作霖由東北遠關；作戰結果就把馮吳兩人驅逐出去了。馮氏便逃往蘇聯在莫斯科住了一年。有個時期 他下野不久，就跑到孔子出生處山東的泰山廟裏閉居。在一九二七年的前後，他就發覺了蔣委員長的勢力日形擴張。數年之間，他們二人之間，鉤心鬥角各不相下。顯然的，這位體格高大好像農夫似的馮氏，把那位身體短小的蔣委員長弄得恍惚迷離發生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不能以金錢買動的；更不得以戰爭征服。有個期間，他們兩人很不自然的聯合起來；以後馮氏就聯合山西的閻錫山，和山東的韓復榘，以及善於欺騙的國民黨政客汪精衛，召開『擴大會議』反對蔣委員長。『擴大會議』的結合幾乎陷入停止狀態。以後馮氏被韓氏出賣。戰爭旋即告終。(註三)

(註二)這是馮氏最活躍的一年。他在那年也曾設法支持過當時中國的大總統曹錕。

(註三)馮氏在最近的一九三三年又曾在蘇哈爾反抗蔣委員長。

現在，蔣馮二位極力合作，因為蔣委員長是抗日的，而馮氏本人多年以前就是抗日的激烈分子。西安事變蔣委員長脫險之後，這位馮先生曾經淋漓痛飲了三大杯，——多年以來他第一次以酒沾唇。然而在此困難的局面下馮氏是一個沒有軍隊的將領。他雖是軍事委員會的副委員長——確是一個重要的位置——但不在前線擔任什麼職務。

模範省長閻錫山

的「模範省長」，爲人似富猜疑。理髮的時候，他的衛兵拿着槍對着理髮匠的太陽穴，爲的是防備理髮匠被人賄賂來割他的喉嚨。

這位模範省長也是一位自成一派的好人。縱然他重徵農民，但也給農民以相當報償。自從一九一一年起，除一個短時期外，他都是作着山西省長（滿清甫經推翻以後，他就攫取了政權），這個紀錄不是別的軍人所能及的，而且多年以來，山西就成了中國行政的模範省份。閻氏至少在理論上是禁煙的，並且在設鐵道和學校。當他做這些建設工作的時候。

就獲得了一筆七千五百萬元的純收入。但是因爲『擴大會議』的結果，弄得他把這筆巨款一掃而光。他因爲戰事失敗，會帶着這筆巨款逃往大連；雖然日本人不久就用飛機送他回到山西，然而這筆存款仍然留在大連却拿不回來了。

閻氏的優點是，除掉在不幸的『擴大會議』一個階段外，他永不想把他的勢力擴張到外省去。他是一位有地方性的人。他決不像馮玉祥先生那樣冒險。同時因山西地勢險峻，物產不甚豐富，所以沒有人來擾害他；而他也不想擾害別人。結果山西省很少受着內戰的蹂躪，而得相當發展的機會。說來，他是很聰明，把山西鐵路建成窄軌，以免外省火車運侵兵入。

閻氏生於一八八三年，曾在日本讀書。有兩件事情是足以爲人稱道：一爲他受着孫中山先生的影響，早在一九二七年就贊助蔣委員長；一爲一九三五到一九三七年中間的軍事之秋，他曾盡力毀壞土肥原撥弄華北五省獨立的陰謀，功績不在何人之下。山西就是這五省之一；然而日本人不能使山西主腦人的閻老先生傾軋日本一寸。

一位王先生

中國姓王的為數百萬，而在中國年鑑(註三) 姓王的也是不下數百。現在我們再提一位姓王的，就是王寵惠。王氏現充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雖然他的姓是與汪氏有些相似，但他的為人卻與汪氏大相逕庭。他是一位處事謹嚴而專誠的官吏，他的功績頗有相當的歷史。他的專業多在司法界方面。在耶魯大學讀書時，他曾把德國民法譯成英文，並且合編美國律師協會雜誌(美國留學英國，得有內院(Inner Temple)英國四法學院之一——譯者) 俾師長委任為該處司法部長，並且在海牙國際永久法庭任職多年。

王君上列諸事，怕羞的人，對於日常事務頗繞趣味，並且對於自己的工作亦頗愛好。以他身任職時，也談長而論，可惜沒有什麼驚人的措施。

兩位何先生

恰(按) 國籍人尊嚴內有二百八十一個史密斯一樣。

第十六章 中國的將領與執政

何應欽現任軍政部長。他的重要性多限於在名義方面。我曾聽到別人把他形容成爲「水母」。他是在一八八九年生於中國的西南部的貴州省。他是孫中山先生早年留日朋友中另外的一個朋友；他在軍事方面頗有功績，而尤以向未對於蔣委員長懷有二心著稱。多年以來他就是國民黨內的××系分子，他曾以軍政部長的身分簽訂過何梅協定。他又是南京團體中熱烈主張以兵戎拯救被難於西安的蔣委員長的主腦人。

另外一個姓何的，就是何健將軍，前湖南省主席，現任內政部長（接現已辭職——譯者）。他在一八八七年生於湖南，對於文學頗自負，他是「人類五倫八德」一書的作者。他曾充剿共第一路軍總司令多年，唯其如此，在剿共將領之中，以他最爲激烈。他的面貌也確實有些雄糾糾的。

上海要人

這位先生據說是中國「最有趣味的人」。他的英文名子很多，通常當作「杜月笙」。他

的財產來源，雖不很正當，但現在已成爲老實的富翁。他現年四十多歲，原來他是賣白薯出身的，自然他現在已經謹慎持躬藉以息止少年時代的謗言；正式說來，他的職業是「銀行家，是盡釋社會公益事業者」，此項名義確屬正確，因爲他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銀行的總經理，又是中國銀行的理事之一，並且他對於慈善事業異常熱心，多年以來又是一位最有能幹的——反日最激烈的——上海市民協會的首領。

他是最有權威的青幫首領。自然他要轉作政治活動的。事實上，所有愛國革命的組織都是祕密的團體，等到相當的時期，就會變成公開的團體。這種情形在蘇聯的共產黨，在意大利的法西斯黨，都莫不如此，而在杜氏的青幫團體更不能例外。杜氏對於蔣委員長會有偉大的功績，他所說的話，委員長不能加以考慮的。

杜氏的大本營設在上海法租界都木路（Rue Doner），他的住宅隱藏在高大石牆的裏面，毗連着一所內有一個渺小神龕的美麗花園。現在他是十分的受人恭維，是異常愛國的。他不但是銀行家，是慈善家，而且還經營報紙（例如他是中國日報和中國時報的社長）

，電廠，製造工廠，和麵粉工廠。

最近在一九三八年，杜氏移居香港，因為法國當局認為他對於中國難民異常援助救濟，如果他還繼續在此逗留，恐怕造成什麼「事件」出來。杜氏素有「飢饉倭奴肉」的令名。

各位將領

直到廣州淪陷為止，廣東省主席是蔣委員長的最體幹的部屬吳鐵城將軍，他身材高大，面帶笑容，為人謹慎敏捷，又是中國最露頭角的人物。他不負有廣東失守的責任。他的英文是在檀香山學的，因而他的英文口音帶有一些古怪的音調。他的兒子在美國馬色薩州 (Massachusetts) 工學院讀書。他生於一八八八年，一九一一年就參加革命。他曾充蔣委員長的警備司令多年，繼而又做上海市最有能幹的市長。因為他有無限的耐力和堅決，對於日本在上海一帶從前所造成的乖戾，野蠻，以及煽動的侮辱，都予以擊退。大家都認為他是在張作霖死後勸導張學良與國民政府聯合兵力的居間人。

線屬於吳氏的參謀部——吳氏現正在前線作戰——同時還是致力於中國革命活躍的那位外國人是科根將軍（General Morris Cohen），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的英國人，曾充孫總理的主要副官和屢從多年。現在他在吳氏部下仍任此職。

宋哲元將軍，原籍山東，是屬於舊式軍人一類的人物。他先是基督將軍馮玉祥的部下將領，並曾任黨察政務委員會主席。因此他是應該對於一九三七年北平天津的失守負有責任的，遂被擢職。然而並不像一般所知那樣，他絕不是日本的傀儡；在政治立場上，他是服從蔣委員長的，但他所作的工作却在牽制日本上，這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他的主要政策是要故意延宕以應付日本；他的弱點是不曉得蔣委員長要作他的後盾。當抗戰爆發時，他幸而未在北平——幸與不幸全看個人的觀點不同，——却往山東掃墓去了。

蔡廷鍇將軍是位令人注意的人物，在一九三二年曾充保衛上海十九路軍的軍長。做起職來勇如猛虎，他是極端左傾的份子，上海戰後曾招集其殘餘部隊，退回福建，在一九三四年就成立一個短命的「獨立」政府。以陳友仁爲外交部長。蔣委員長調遣空軍消滅了這

個政府。一九三七年戰爭爆發時，蔣將軍仍在醫院內討著腿傷。等到最後蔣委員決心抵抗日本時，他才效法他的朋友廣西的「李白」二人的辦法，立刻聽命於中央了。

另外一個戰士便是張發奎，他因為在一九三七年保護浦東才有「老鐵軍」的勳譽。他曾久任浙江軍事首領，是蔣委員長部下最優秀的人物。他的偉大政治的力量，半由其與海外華僑有密切聯絡而來的；他曾小住美國，在指揮上海一帶游擊隊作戰以後，他便就任廣東陸軍指揮一職，負有收復廣東的反攻使命。他又是國民黨監察委員會委員。

各部部长與政治家

翁文灝博士是位才能卓絕的官吏。現任經濟部部長。他代表一種新進而健全的人物，是放棄學術專家生活來參加政府工作的廉潔官吏，因而襄助政府造成一種新的行政機構。翁氏的職業原係地質學家，畢業於比爾魯文大學（University of Louvain），曾任某大學校長；自從離開學校研究生活以後，他就去做開礦技師。他是中國最優秀的人物。中國實

業大規模西遷，多出於翁氏之力。他和他的僱屬到一九三八年底止所移動的工廠為數不下一百三十八所，其中含有六十四個機器工場，十八個電廠，二十四個化學工廠，五個玻璃工廠，七個棉花工廠，十二個印刷工廠，四個造船所，和四個別的工廠。這確是一件偉大的工作，由苦力身上背着走過數百里地之遠而遷移的機器全體重量，是兩萬四千九百一十九噸。

和翁氏站在同樣地位的人，是交通部長張嘉璈。他的職業原是銀行家，任中國銀行總經理多年（有時他被稱為中國最優秀的銀行家），直到一九三六年他才開始投入政界，縱然他是身居要職，至今仍然不是國民黨員。他是我在漢口訪問過的第一個高級長官；他是以熟練的技術貢獻於政府的，這種銳敏的意識真給我莫大的印象。上面提過的翁氏和他都在某一方面很像巴祿却（Bernard Baruch）那位實業大王，和他在一九一七年在美國準備效勞政府是一樣的。他的重要性的偉大，也恰像他所代表的運動的偉大是一樣的。

有些特別部門的官吏，縱然不是實際的行政院各部部长，但却屬於行政院的。甘乃光

是禁煙委員會的主持人，他會充新門的筆，作家，和政治學教授。管理蒙古西藏事宜的，是吳忠信將軍，他曾任貴州省主席。賑濟委員會代委員長是許世英，他曾任駐日大使；他是一位身材很矮的人，體重不過百磅，他的施政範圍包含救濟難民的偉大工作。他曾做過最高法院院長和內閣總理。海外事宜是由陳樹人管理的，他是在日本受過教育的，從前他是汪精衛的追隨人。

我們已經曉得第二院——立法院——的院長是孫科。而司法院長是居正，他是在日本政治專門學校畢業的，在國民黨內服務歷有年所，他富有經驗，是孫總理老同志之一。政試院是由戴季陶主持的，他是位學者，生於一八九〇年，九歲時就能作詩，十六歲時就成為革命家，他是佛教信徒，更是位素食主義者。于右任是監察院院長，他是生於陝西，受教育於法國，又是在一九一一年參加革命工作的新聞記者。他的鬚鬚之長，在中國是無人可比的，他也是蓄鬚運動年歲最高的人。

現充國民黨的祕書長，並且能夠使其職守變為異常重要的人是朱家驊（按現已改任組

總部長——譯者）他是位年歲較幼比較活動的人物，曾任交通部長，他在一八九二年生於浙江，他的博士頭銜是得自柏林大學，他曾充北京大學物理學教授多年，繼充中山大學校長，後任教育部長。他是一個，學止優雅，感覺銳敏，頗有成端的人，他是代表新派的國民黨首領。

國民黨外的政黨

直到戰爭爆發後，這些組織才被允許存在。先是因為與共產黨結成統一戰線，同時蔣委員長爲了履行他的真正全面抗戰的戰略，突然承認張君勱所領導的狹小的國社黨爲合法。這位張先生是在一八八六年生於江蘇，自稱爲法學家，作家，和演說家，他曾留學日本和德國，寫過一本『新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他的半法西斯性的黨員，約有一萬餘人。一九三八年四月，被蔣委員長『認識』以後，他就宣言永久忠於三民主義，獻身抗日，然而他曾猛烈的打擾統一戰線，並在一九三八年上季要求陝西省的共產黨放棄其半獨立性的政

權。

中國青年黨是由左舜生領導的，他是一位四十六歲的湖南人，曾在法國受過教育，並在理論上他也是獨立於國民黨之外的。此項組織是由住在巴黎的民族主義的流亡者而組成的，實際上沒有什麼重要性。它是極端的左傾，略帶些托洛茨基派的色彩，正式說來這派人並不屬於統一戰線。一九三八年四月，蔣委員長才讓這一黨出頭露面成爲一個合法的組織。蔣委員長有一個不能否認的步驟，就是選早他要花每個人都拉過去的。

第十七章 軍閥與傀儡

「中國是一個令人真誠的現代之謎，這不僅因為它的歷史悠久和土地

廣大……………」

——林語堂——

中國人是一個富有理性的民族，比較日本人和印度人都容易被了解得多，而日本人却神秘的人種，印度人更是受挫折於神秘主義與大英帝國的壓迫之下，陷入徬徨的途程上的。舊日中國的混亂現象是全由軍閥造成的。如果中國人民是愛好和平的，為什麼連年內戰呢？如果他們是富有理性，為什麼還讓軍閥禍國不止呢？

要寫一部中國大軍閥的興亡史，可以寫成一部很長的書。我是不願意這樣寫法的，縱使有很大的引誘擺在目前。第一，現在還要把本書繼續寫下去；本書已經寫了一半，而所

包括的還只有日本和中國。第二，軍閥彩色已呈衰微的現象。中國民族主義的擴張的力量，已經把軍閥彩色吞併殆盡。現在沒有一個軍閥，能像張作霖和全盛時代的吳佩孚樣佔得重要地位了。

簡單說起來，所謂軍閥並不是軍閥。他們是政治上的首領，扼住幾省的統治權，來榨取人民的血汗。他們實在是大地主。他們不時常作戰；就是打起來，也都是——除掉一九三〇年北方反蔣戰爭是一個特殊例外——不激烈的。很少有真正的戰爭發生，即便真有戰爭，也是那些老兵混子們的鬥爭，他們的目的像西班牙鬥牛似的，雖然接近危險，但却安全如故。人民向不過問此事。照例，戰爭的結束都是以金錢為歸趨，不是靠着戰場勝負。戰爭的主動者，可以利用金錢，在側面活動，買動對方的軍隊。

軍閥全盛時期，約在一九一六年——一九二七年正在蔣委員長統一中國的動機起始發動的時候。這種現象，是由於滿清政府的推翻和新產生的民國一時的無力所造成的。舊日的朝代崩潰了，舊日的總督塌臺了，目前野心的軍人官吏招集土匪（就是開散的士兵）練成

軍隊，割據一方。因此，舊日威信的破壞，便造成了大發其財的絕妙的時機。

哲學湛深的吳佩孚將軍

吳佩孚確是一位文質彬彬的紳士。他在一八七八年生於山東，十年以前積習委員長打下播臺後就退休了；他曾受過軍官訓練，供職於滿清軍隊，在民國成立的時候，他也顯過身手。然而他並未見過孫中山先生和廣東人，從一九二〇到一九二四年——經過數次的錯縱複雜的戰役起伏——他才在北京做了中國首領。當時就有許多人想，在近數十年內行將統治中國的，將是吳氏，而不是當時尚不知名的南方蔣委員長。在一九二四年，他就被他部的屬基督將軍馮玉祥驅出北京了，以後他就隱居在一個廟內二年，在一九二七年，他又忽然跑到政治圈裏。當黨察院將要正式成立的時候，他就做了名譽上的特別顧問，而薪俸便是從南京政府方面領來的。這以後未正式宣佈效忠於蔣委員長。除蔣委員長圈內的名人外，他幾乎是一位最馳名的中國人。因而日本曾經煞費苦心想要使他作成中國的第一名魏

係。他動巧用各種恭維和平手段來誘惑他。最後在一九三八年，據各方面消息，都說他已答應日本的要求，但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他並未就職證實了此項消息的謬誤。他時常誇：寧願爬進棺材裏去，也不替日本效力。他真是趣味橫生的一個人；當土肥原和若子日本人第一次訪問他的時候，他說：如果所有日本軍隊都退出中國，並且得到蔣委員長的允諾，我便願意爲你們的『中國』政府的首領。日本聽到他的論調，大爲憤怒。

吳氏是一位有勇氣的人；他雖是軍閥，却無諱得勢失意總是住在中國土地上；他向不逃往日本或外國租界。諺說他是很儂佛的；在天津閒居的時候，住在一間滿牆都在貼着符的屋子裏面，專心註解經書。對於金錢他是滿不在乎；與其他的軍閥不同之點是，他向不搜刮地皮，餓困慶民，並且與一切的軍閥絕對不同（除掉馮玉祥外）他只有一個太太。他是一位謙恭好禮的人，只是有一個好闊綽之點，就是每逢他出門的時候，總有一個拿痰盂的人跟着。

打败仗以後，吳氏就寫了下邊一首詩：

西風吹我舊征衣，

血跡斑斑魂歸低，

膽得忠心與浩魄，

彌天冰雪永相依。(註一)

(以上詩一章係意譯——譯者)

吳將軍的相貌在軍閥裏面在大多數中國人裏面——是特異的。他的頭髮略呈紅色，他的眼睛是淡褐色。羅素曾經講過一個表示他的特性的故事。有一次，他在下雨的時候打了一個勝仗，他以爲這是不合正規的。他立刻就告訴他的敵人，說他要放棄已得的地方，退還原陣綫，重新在日光之下再打一次，

老實講，這位老將軍當年是一位學問最淵博的人；自從十一歲起，他的學問著詣已大有可觀了。

(註一) 出自的克遜 (J. Hampton Jackson) 的戰後世界一書二八八頁。

三、個死去的軍閥

山東省的軍閥和主席韓復榘，現在已經烟消雲散了。他是一個騎牆派，這種騎牆派就

把他置之於死地了。

韓氏在一八九〇年生於河北，幼時貧微，做過苦力，並趕過馱子；他的母親曾經述過：『將來你能出息個軍人，每天吃着三頓飽飯』。後來果然達到這個目的。韓氏有才幹，腦筋簡單，善體人意，不問外務，依附馮氏作戰多年；但在一九三〇年，他就背叛馮氏了。後來他作了山東省主席。此外，他也做過：後方剿匪軍總司令，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北平軍事委員會分會委員。他是很努力的；處心積慮要替貧苦的農人着想；他不是

一個很大的『剝削者』，在被處死刑的時候，他在銀行內的存款僅有四百五十萬元，按照山東主席來講，這個私款數目——可憐得很——真是微乎其微了。

抗戰爆發之後，日本人要給他八千萬元，讓他放棄山東。他拒絕了。但他却有戒心；

採取騎牆主義，希望等到戰事結束之後，能站在勝利的方面。繼而未作激烈的抵抗，就退出山東；他未放一槍，就讓濟南，濟寧兩個大城市相繼淪陷了。

在上面第三章裏面，我已經講過，有一次，韓氏如何愚弄土匪，又有一次——這是韓氏所參加的最後一次——他自己上了圈套。蔣委員長召集總動員會。他自己覺得很有把握，並且很有充分的理由來解釋山東失守的原因，於是他就去了，帶了一大隊衛兵，足夠自衛之用。但是韓氏剛到了鄭州和蔣委員長會面的時候，就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突如其來的發出了警報。蔣委員長忙催他到一個特別防空洞去。因而他和他的衛隊分開。隨後就很平靜的逮捕了他。其實發出的警報是假警報，就是爲的要捉他。他被判以怯懦叛國的罪，而被槍決了。這一事件給與中國人民以很大的印象。這是抗戰初期的事，當時沒有人曉得這位副總動員委員長竟用這種手段，來對付他那些不上前線作戰的部下。

張宗昌與古德生等，值得當作歷史上的怪物來講他。他是在韓氏以前的山東軍閥

。他是另一典型中的人物。韓氏縱然是個漢奸，但爲人質樸，生活可以令人做法；張氏縱然熱心愛國，但品性不良，耽於惡習。大家都稱他『三不知』。他不曉得他有多少軍隊，池有多少金錢，他有多少美妾。但是大家確信他有二十六個國籍不同的姨太太，每位都有上面標明國旗的激盃。在他不稔『怪物』時，就稔叫作『老五老六』，這種命名來源，呵！據說連在家裏的報紙上都不好意思講出來呢。有一次，一位年輕的美國領事被張氏邀請到他的公館裏邊去。到了裏面看見張氏尙臥在牀上，不禁爲之大吃一驚，原來牀上還不止張氏一人呢。

張氏身長六尺六寸，目不識丁。幼時曾在海參崴做碼頭上的苦力，因此認識俄語。當他飛黃騰達的時候，他發現一個正經的中國人是有個祖先的，於是他就往山東到處尋找，結果找到一個墳墓，自此以後，這個墳墓就算是他的老墳了。在一九三〇年以後幾年，他曾遊歷日本。在日本會親此一位日本的貴族，因爲這位貴族的太太會爲他所迷戀。這件事情祕而不宣，就是因爲日本覺得此人將來或可以有用，一九三三年。他在濟南車站被一

「我們方針是……我們且自觀呢，還是被棋盤上令人看不到手推動而前進呢。」

——Alfred Lord Tennyson——

在本書內，我已所屢次說過，保證。現在再撮其簡單的確鑿傷傷情形，以便做這個令人厭倦的題目做收場。

日本入想出來了一種所謂「新」方法，就是利用漢奸來統治淪陷區域，藉以替他們效力；這樣一來，日本人表面還可以說：「如果他的計劃能以順利進行的話！」這是中國人統治着中國人啊；並且稱蔣委員長為法外人，而來承認他們自己造成的「中國」政府，藉系列強予以承認，簡而言之，便是造出一個完全由日本統治的「合法的」新中國，表面上雖是「中國的」，而實質裏却是由日本人做後臺老板。

因此在華北的北平，就成立了所謂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華中的南京，就產生了偽「中國維新政府」。每個傀儡組織都是日軍佔領區域的附屬機關，而日本人更狡猾或

性，決不使這兩個組織合流而為一個傀儡機關，因為他們存心就要使這兩個傀儡組織永遠分開而無力量，並且從中挑撥以使其互相猜忌。如果日後日本找着真正有地位的中國人，如吳佩孚或汪精衛之類，能夠來做首席傀儡，這兩個互爭雄長的政權或許聯合而為一。廣東淪陷以後，華南的第三傀儡組織已經成立了，不過就目前說這個組織仍在胚胎時期。在上海以及各大城市內，現在又在醞釀成立一些小的傀儡組織。（註四）

日本當前感覺最棘手的問題，是在搜羅相當的人才替他奔走號呼。最後才挑選王逆克做北京「臨時政府」的主席。其實他是日本接洽過的第十七個人，並且按着中國的標準，他是毫無作用的「廢人」。倘若一個中國人接受作日本的傀儡，他就會遭受暗殺的危險。中

（註四）上海的傀儡機關叫「大連政府」，這個名子是取義於孔子的學說，這是日本濫竽充數三十年前的新中國，使中國重返到舊的時代，但是從上海政府及其附近縣政府的，多數都是臺灣人。在偽滿政府內專的中國人都是從臺灣來的，他們在日本勢力之下業已安sett了一百多年。事實上，大多數的臺灣人都不是正牌中國人。

國的愛國志士不但要殺光那些爲虎作倀的大漢奸，有時甚至於掘其祖先墳墓，因爲祖墳被掘這件事，在有品格的中國人看來是一件奇恥大辱。

暗殺的名單日漸增多。直到一九三九年五月爲至，政治暗殺事件之發生約有八十餘起之多，而發生地點又多在上海一帶，因此上海——尤其是公共租界裏面——就成了中日衝突的焦點。其爲日本做漢奸被愛國志士殺死的人有：

李烈文 浦東傀儡警察局長

陳雲 南通市地方維持會傀儡會長。

席時泰 上海傀儡政府公安廳祕書主任

毛玉 南京傀儡政府祕書長

顧炳宗 南京傀儡政府財政顧問

王祖林 天津商務會會長

陳錄 南京傀儡政府外交部長

周鳳岐

南京偽政府軍政部長

任寶安

上海偽「大道政府」土地局長

陸伯鴻

信奉天主教的商人與慈善家，因有親日嫌疑而被狙殺

如此大規模暗殺的結果，遂造成復仇的伏線。日本的流氓武裝組織起來了，尤其是「黃道會」。在忠黨愛國的中國人中首先被犧牲的有上海大學校長劉滄恩博士，因為他曾利用他的力量來阻止老友去當漢奸。在一九三九年二月，一些住在上海，親華美國新聞記者，也曾遭受過暗殺的桐嚇，就中有高爾德(Randall Gould)、鮑維爾(J. B. Powell)、以瓦史諾(Edgar Snow)等人。

王逆克敏是北平偽「臨時政府」的行政院院長，生於一八七九年，曾在日本受過教育，後來成了銀行家，有個時期——約在一九二四年——做過財政部長。隨着就退休了，以後也沒有參加過什麼政治工作。直到日本特別需要一個做北平傀儡組織的首腦人，才把他從香港找出來。對他的談判條件，是由日本軍人梅津辦的。王逆長女曾經因此面和他斷絕

父女關係。王逆一目失明，戴的是黑色眼鏡。

日本人利用王逆作首領，在北平一帶樹立起來極端政體，以與偽「滿」政體相吻合。北平的「新民會」，和偽「滿」的「協和會」是具有同樣立場的，這個會體成立是在傀儡政府組織以後。教育部長湯逆爾和，就日本需要他奉讓，比較需要王逆還甚，但他拒絕做傀儡首領。湯逆是個有名的醫學人才和學者，他是中國人娶日本太太的小數人之一。

日本樹立北平政府頗感棘手，而樹立南京的偽「維新政府」尤為困難。雖然王逆在北平，並不是個有地位的人，然而他的地位還比在南京替日本當選奸的人高出一頭。南京的傀儡首領是梁逆鴻志，他是一個詩人和官僚，除掉他是（和王逆相同）安福系（註五）（二十年前統治北京的親日團體）裏面的分子外，沒有什麼了不起的資格來做這個角色。

（註五）安福系的人國會是在北京，當時胡漢民與梁鴻志家裏，因而會名為安福系，並且也是取其平安即是解

神祕的汪精衛

汪的天才華僑個體，他的名字國外較少有人知道。直到幾個月以前，他才可以列在中國十二個名人表內。

我遇到汪精衛時，不談發售。他雖已近五十三歲之年，外表好像一位二十八歲異常俊秀的少年，態度嫻雅而柔和。他是中國革命元勳之一，但他的派頭卻幾乎像個學生。

評述汪氏一生，極爲困難，因爲他的學業異常錯綜複雜。他是一位詩人，然而他的以往專攻盡是引用暴力的。開始他是站在極左傾的立場，結果他對於共產發生了不共戴天之仇。他在歷史上是最不忠實的人，就他的一生，對蔣委員長討效忠與背誓願者，是極盡反覆無常之能事的；然而他總是口口聲聲的說，時而擁護和時而棄絕他的人是蔣委員長。不壞氣的講，汪氏是有點自私自利的。

汪氏的家庭原籍是浙江，但他却生於廣東。他曾曾賞日本，在那裏遇到孫中山先生，

這即參加他的革命團體。起始他是個善於辭令的新聞記者，是黨的組織者，繼而又是個恐怖主義者。回到中國後，賴其未婚妻的幫助，就在一九一〇年三月二十八日炸毀橋樑謀刺攝政王（溥儀的父親）。按理經過審問以後，他是應該被處死刑的，然而西太后對於這個年輕的煽動者頗覺有趣——喜歡他那副特別漂亮的面孔——僅僅定他以終身監禁之罪。在一九一一年君主政體崩潰之後，他才被釋放了。

如是汪氏立即赴廣東，重新與孫中山先生聯合起來，一直作他的主要助手以至總理逝世為止。顯然孫總理打算使汪氏作他的政治繼承者，而以蔣委員長充任軍事首領，汪氏親筆寫過總理遺囑。此時汪氏極端左傾，一九二七年，他作了武漢政府主席，不過他的名子並沒有陳友仁和鮑洛廷那樣顯赫。

國共分裂後，汪氏便逃往法國去尋輯養晦。後漸轉向右傾，最後又與蔣委員長重新攜手。他們二人間是互有盛衰起伏的。一九三〇年，他參加擴大會議公開反對蔣公。結果再度與七國外。繼而重籌，再與蔣公攜手，因得蔣公默許，而出任行政院長。蔣委員長鈞為

人，是極端寬大爲懷，輕賂無恥的，他用汪氏以統一黨內，他自己却暫時避到後台來。一九三五年，汪氏突被暴徒狙擊，兇手是把手槍很巧妙的藏在照像機內冒充新聞攝影者的人。他曾受到劇傷，但後來又逐漸康復了。狙擊的動機是不待而知的，四年以後，此案仍在研究中。汪氏有過右傾時期，結果好像採取了折衷的左傾路線似的。因而左右兩派都對他有異常痛恨的理由。愛國志士都指他是個極端的親日派。

汪氏出國直到西安事變後才匆匆歸來，以後他在黨內仍然擁有相當的勢力。此時他又爲特別組織的「改組派」的首領。一九三七年，他是在蔣委員長之下作了國民黨的第二個領袖，但局內的人都認爲他是與日本表示好感的，然而蔣委員長却仍然任用他。但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發生了一件另外重大的陰謀，他就離開中國。他是在廣東淪陷以後才走開的。先逃到香港，後來又跑到安南。

汪氏在國內時，喜歡住在他的上海大宅內。他是很有錢的，但並不吝嗇。他有六個孩子，他很喜歡喝豆漿，對於僕人亦頗親切；家裏的人在晚十時必就寢，早六時必發起牀。

，他雖是無神論者，但却爲此特地在花園裏蓋了一間小小的佛堂；他的屋裏備有組織複雜的密約警號，汽笛，探照燈，和帶電的鐵絲網。

一九三八年聖誕除夕，當蔣委員長正在西安與其夫人及端緒過瀧前線的時候——兩年前的今日，他們才被釋放——聽到了汪氏的最後叛變的消息。他們早已對於汪氏發生懷疑。汪氏於十八日在重慶時曾遇見蔣委員長，並且說他將到成都演講。以後雲南省主席來電聲稱汪已乘機抵滬正擬與日媾和，並且該主席又以電請蔣委員長是否有議和其事，蔣委員長當即回電謂日本現時所宣稱的和平條件完全不難接受；而且汪氏又銀護和全權。蔣委員長後聞汪氏出國，即令端緒以電話通知汪在重慶的英美大使，謂汪氏已爲政府所不承認的人了。

隨後——蔣委員長處人的妙策——他即電請汪氏，謂若彼「急症」已痊，可以自由回來。但是別人就沒有像蔣委員長那樣寬宏大量的。報紙上都稱他是「漢奸」，是「一塊腐肉」，是「害羣之馬」。國民黨在新年日開了一個特別會議，把汪氏的職務完全革除了。

蔣委員長的人天性偉大，向不棄絕敵人，希圖將來有機會再行起用，因而對於汪氏尚望其能保持其殘存的正氣，但中國的年輕的直接行動者則不然。他們追逐汪氏到安南，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日狙擊他。這是這個老而不死的東西，竟又未被擊中。

以後，在五月時，據說那位無事不在場的日本將軍土肥原已抵華南，德蘆汪氏在中國主持傀儡政府，這件事情聽來好像很離奇，但在事實上是真的。

最後提到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隨着驚人的謠言之後，謂日軍已抵城外（實則尚在九河未攻取該城），湖南的省會，長沙大城，竟在一九三八年被火燒燬了。據說此次大火機會（由於那些愚蠢的鑒主德士波策的人們所幹的），以促成國民黨也。他把縱火的責任歸罪於共產黨，雖然在場的周恩來幾遭不測。現在共產黨說，狂的與此次凶險的大火有關——共燒燬六萬多間的房屋，死傷千百的人民。

嫩江之戰的馬占山將軍

這位將軍的姓格，是偉大而活躍的。他是一位最有膽量的中國人。他以「馬」為姓，西屬奇特，但在英美兩國人的名字中叫獅子、狐狸，或狼的，也是不可勝計。馬將軍是位方的回教徒，生在一位貧窮的牧人家裏，他是沿蘇聯邊境奮鬥義勇軍的一位首領。在一九三一年滿洲事變後，日本就起始進軍北上佔領全部東三省，馬將軍適駐兵該處，立即決定抵抗。自從一八九五年以來，中國人智勇兼備而敢與日本做殊死戰者，當以馬將軍為第一人。

他曾赫赫一時的作戰，後來撤退了，並且炸毀了嫩江鉄橋，等到日軍企圖渡江時，更予以擊退。因為日軍砲火過猛，他就求援於中央政府，並且拍發一通慷慨淋漓的電報，要求國聯干涉。縱然日本再三增援，馬將軍仍能且戰且退；後即在中東路一帶作戰，繼而又在齊齊哈爾附近抵抗，最後被日軍擊退到蘇聯邊境去了。

日本人覺得這個人很可以利用，因而就叫土肥原和他接近。土肥原就以大宗金錢利誘馬將軍，令其參加偽「滿」傀儡政府，而馬將軍竟立刻表示接受。以後他又聲明要往北邊

巡視，藉以安撫人心使其歸順日本。日本方面對於此種舉動亦頗採納。誰知馬將軍得此金錢後立即移兵北上，以圖逆旅鼓——抵抗日本——並在黑龍江下遊的黑河，樹起義幟，日本聞此消息，怒髮衝冠遂又派遣大軍向他進攻。同時馬將軍便以幽默的口吻把他所得到的日本的秘密宣告於於世了。

日本想要在此後發生的戰爭中，和馬將軍清算一下。當馬將軍正在設法逃脫的時候，日本的先鋒部隊就把他的駿馬和裝備掠奪去了。後來日軍把以上所竊獲的東西都運回日本，馬將軍便給日本國內帶去一個『馬氏已死』的好消息。豈知幾天以後他又出現了。他先向蒙古，繞了一個大灣，穿過蘇聯邊境和蒙古，加入北方的中國軍隊去了。

平抗戰開始的時候，這位百折不撓的馬將軍仍在苦戰中。他率領着幾
抵抗日本。

此亦軍閥又非偽滿，他是一位秀外慧中的純正的中國軍人。

